

Subarashiki Yuki Official Visual Archive

# 素晴日

美好的每一天 ~不连续的存在~

①







## 序章

001

## 第一章

Down the Rabbit Hole

193

## 第二章

It's my own Invention

001

## 第三章

Looking-glass Insects

001

## 第四章

Jabberwock

001

## 第五章

Which Dreamed It

303

## 第六章

Jabberwocky II

393

## 尾声：向日葵的坡道

491

## 尾声：美好的每一天

509

## 尾声：终之空 II

531



# 序章

我们的情人，  
不过是随便借个名字，  
用幻想吹出来的肥皂泡。

把信拿去吧，  
你可以使假戏成真。

我本来是无病呻吟，漫无目的地吐露爱情……  
现在这些漂泊不定的鸟儿有地方栖息了。

你可以从信里看出来。  
拿去吧，  
由于不是出自真心，  
话就说得格外动听。

拿去吧，就这么办！

---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埃德蒙·罗斯坦

星期五中午……。

正因为是一周的结束，这个中午最是繁忙。

在人挤人的车站大楼的楼顶上……。

跟站在街上的喧嚣中时截然不同，这里非常安静……。

如果说有什么人会在这种时间在这种地方闲晃的话……

那肯定要么是逃课的，要么是NEET……要不然，就是我。

「呼……」

「果然……好女人要有的是，

香烟、

楼顶

……还有

轻飘飘的衣服呀……」

烟的品牌是小众向的……但我很喜爱这种不会有人抽的烟。

星期五的天空。

一周的结束——尽管如此也没比平时好多少。

要说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一到周末世间就会发生相当的变化那就不得了了。

像什么一到周末世界就要陷入面临灭亡的危机之类的……唉呀这是哪门子的漫画或者动画啊……。

再平常不过的周末。

这片天空之下。

这次相遇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

这次擦肩而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然。

我和他在此处相遇，

然后擦肩而过。

最开始的时候是如此……今后也会一直这样下去……他和我不会走在同一条路上。

因为这是必然的……。

周五的天空下。

这个周末并非世界末日，平淡无比。

非常平凡的周末。

他就在那里。

我转过身，看见一张陌生的面孔……。

不……仔细看看应该是认识的人。

同校同班的……他是……应该是在我斜对面往前三排的男同学……名字是……。

由岐 「间宫卓司……」

卓司 「为什么水上同学会在这种地方？」

由岐 「……」

由岐 「我为什么非要让你问这种问题啊」

卓司 「啊……不……我不是那种意思……」

由岐 「我喜欢待哪跟你没关系……」

卓司 「是、是那样没错……但是……」

由岐 「……」

由岐 「不过还真是意外呢……」

卓司 「哎？什，什么？」

由岐 「在我的印象中，你应该不是那种能跟异性搭得了话的人」

卓司 「那、那是……」

由岐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的话」

卓司 「诶？」

由岐 「在我的印象中，你应该不是那种能跟人搭得了话的人……跟性别没什么关系……」

卓司 「那、那一点……」

由岐 「……那一点？」

卓司 「……也不能说是不对……」

由岐 「不过……你还真跟我聊了不少啊」

卓司 「因、因为……」

由岐 「因为？」

卓司 「……」

由岐 「不出声啊……啊，对了。间宫君」

卓司 「什、什么？」

由岐 「来一根NEVER KNOWS BEST吗？」

卓司 「啊，不……我不抽烟……」

由岐 「是吗……不抽烟啊……」

卓司 「嗯……」

由岐 「但是……我懂……我懂的……你为什么会向我搭话……」

卓司 「诶？」

由岐 「我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于此的呢……」

由岐 「从何时开始……我成为了我呢……」

卓司 「那，那个……」

由岐 「瞎～说的啦」

卓司 「哈、哈啊」

卓司 「……」

卓司 「水上同学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由岐 「……那么间宫君在那里多久了？」

卓司 「我、我……我早就在这里了……」

由岐 「是吗……我也待在这蛮久的了，却没注意到你……」

卓司 「我、我……没什么存在感……」

由岐 「确实是那样没错……存在感太低了啊」

卓司 「你在这里……在看什么？」

由岐 「没什么……在看天空呢」

卓司 「是那样啊……」

由岐 「神呢」

卓司 「诶？」

由岐 「啊，抱歉……没什么……」

卓司 「神？」

由岐 「嘛……不说了……」

为什么会说出神这种的词呢……。

世界上明明不存在那种东西……。

为什么呢……。

看着这片蓝天……不由得就说出了那句话。

神吗……。

是跟我无缘的存在呢……。

由岐 「啊……」

由岐 「什么啊……又不在了……」

由岐 「真是没什么存在感的人啊……」

我回过神来时，间宫卓司已经消失了。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在这片天空下注视着——

这个世界……。



7月12日

*Down the Rabbit-Hole*

「由岐」

由岐 「嗯？」

由岐 「啊，是若槻姐妹里……比较小的那个」

「比较小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嘛」

由岐 「身高？」

「我、我也没那么矮啦……真是的……」

若槻司……我的青梅竹马兼邻居。

是住在我家隔壁的跟我同年的女孩子。

司 「真是巧遇呢，在杉宫见到你……」

啊对了，你好像说过，是在打工什么的吗？」

由岐 「是嘛……也许是有这样的设定吧……」

「在说什么呢……由岐，打工哪来的什么设定啊……」

由岐 「你、你是……」

「嗯？看来由岐连工都翘掉了是吗？」

由岐 「哪位啊？」

「哪位啊？」

这算什么反应嘛！为什么不记得我了啊！」

由岐 「诶？那个……这样的“记得本小姐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的公主气似乎不太妥吧？可謂是已经过时了……」

「这跟什么公主气根本没关系。你明明记得司怎么就不记得我了啊！」

由岐 「这种情况也是会发生的啊……」

「什么」

司 「不可以这样哦由岐……我们不是从幼儿园的时候起就是邻居了嘛……由岐不可能记不起姐姐的吧……」

由岐 「原来如此啊……已经设定成这样了吗……」

司 「由岐，你的打工呢？」

由岐 「非常遗憾，因为大人的事情停工了」

司 「因为大人的事情停工是指……」

「胡说什么嘛……」

啊，够了！司，再说下去的话笨蛋可是会传染的，快走吧！」

司 「啊哈哈哈哈……什么笨蛋会传染……姐姐……」

由岐 「哦～……的确也是呢……司的笨蛋劲儿会传染——」  
「呜」  
「再说司的坏话我可要扁你了啊……」

司 「姐、姐姐」

由岐 「你已经在扁了吧……」  
「打排球可是有先手的哦……」

由岐 「这跟排球没有关系，而且你压根就没学过排球吧！」  
「哼……连那样的事都知道，却记不起我的名字吗？」

由岐 「啊，那么……若槻姐妹等有何贵干呢？」  
「加个等是什么意思……我们是社团活动完了在回家的路上！跟某人可不一样」  
「走啦」

由岐 「镜还是跟往常一样……火气很大啊」

司 「你不是明明知道名字嘛，非要那样捉弄姐姐……」

由岐 「不是呀……因为其实我是个傲娇呢……」

司 「傲娇可不是用来捉弄别人的借口啊」

由岐 「是吗？」

司 「嗯，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是这样的吧」

由岐 「不过镜成天都是火冒三丈的样子啊……」

司 「不是这样的哦。姐姐很温柔的呢」

由岐 「唉？不是一直都在冒火嘛」

司 「不是的啦。因为由岐惹了她生气嘛……」

由岐 「我可没说什么惹她生气的话啊？」

司 「啊哈哈……由岐，如果刚才那句话你是认真的，那你是该记住天真无邪的恶鬼这个词了啊……」

由岐 「啊哈哈，我懂我懂。司是说自己吧。真是自虐的笑话啊」

司 「啊哈哈……由岐」  
「欸……」

由岐 「啊哈哈……我说啊，司……」

司 「嗯？」

由岐 「我、我的脚要断掉了……你这么用力踩的话……」

司 「啊，对不起。  
没留神啊」  
不可能吧……。

果然都流着若槻的血……这种凶暴劲儿姐妹俩一模一样……虽然平时的言谈举止截然相反……。

司 「你是不是在想一些很过分的东西啊？由岐？」

由岐 「哎？才、才没有啦……啊哈哈」

司 「唔……不过……由岐。对姐姐来说，你可一直是她的目标呢……」

由岐 「……目标？」

司 「所以呀，我想，要是由岐也对姐姐温柔一些就好了」

由岐 「温柔吗……」

温柔吗……嘛，司的意思我也很明白……可是一到实际情况……。

镜 「好啦司！快回家啦！」

司 「知、知道啦。由岐拜拜」

司追在镜的后面跑了过去。

看着妹妹那样追赶着姐姐……。

不由得感觉这看上去像是让人怀念的情景一样……

为什么呢？

由岐 「是因为很久之前……司就像那样追在镜的后面吧……」

可是，我却想不起来那般情景了……虽然记不起了，我还是觉得那身影让人很是怀念……。

由岐 「那么……」

由岐 「今天大老远地来到杉宫这边，是为了买喜欢的乐队的新专辑呢……」

从车站前的环行岛往外走一会便没有什么人了……住宅也多了起来。

专卖店这种地方一般都位于繁华街之外的地方。

我到杉之宫站来，就是为了去那个CD专卖店的……。

可是……。

由岐 「啊咧？我好像走错路了？」

有点搞不明白……但我好像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啊咧？这条路我应该很熟才对的啊……。

由岐 「CD店是在这边的吧……这里完全不认识啊」

进了某条小巷吗？

「……」

由岐 「嗯？怎么了？」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惨叫的声音……是错觉么？

而且，头上好像忽然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

我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好像沾上了什么小沙粒一样的东西。

由岐 「？沙粒？上面掉下来？」

我抬头往上看，刚好能看见面前的公寓楼顶的边上。

由岐 「人影？哦？哦哦？」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那种地方……！！

由岐 「有人在互相推撞！？」

由岐 「那个，是不是都翻过栏杆了？」

有人翻过了铁丝网，在楼顶的边缘推搡着。这样下去就要摔下来了。

由岐 「搞、搞什么啊！」

因为逆着夕阳……所以看不清楚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隐约能看到人影穿着的好像是我们学校的校服。

由岐 「啧」

我拔腿就往公寓跑了过去。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要一定要去阻止……那么危险的行为……。

我按下了电梯的按钮，电梯却迟迟没有下来。

由岐 「搞什么啊真是！」

楼梯在外面吧？

我急忙又跑了回去。

可是……

我无法相信我看到了什么……。

上面在推搡着的人影……其中一个飞到了空中。

坠落。

楼顶上有人掉下来了。

我死命地跑了出去。

可是，我想做什么呢——

要去接住那个人吗？——

接住从那种高度掉下来的人——

不，再怎么想都不可能吧——

不过，我可是有过锻炼的啊——

对不对，不关那的事——

以正常人的逻辑来考虑，这样我自己也会死的吧——

我的脑中闪过各种冷静的吐槽。

多到连我自己都不禁吐槽“为什么我会这么乱七八糟地胡思乱想啊？”……

说起来……

我本以为是飞快下坠的……那个东西……好像……意外地掉得很缓慢呢。

这就是传说中的死前精神高度集中吗……。

俗称，走马灯？

由岐 「呜哦哦哦哦哦」

一阵什么东西相撞的巨响……比踹房间的墙壁发出的声音还要大……。

声音很大，让人觉得这混凝土造的地面都会凹下去……。

我是这么想的。

不……这应该是真的吧……。

「噗通」

噗通？

由岐 「哦？」

伴随着摩擦的声音，有什么东西掉落到了我头上，猛地撞了下来，发出一阵闷声。

在与我的脑袋相撞之后，那东西又噗通噗通地滚到了地上。

由岐 「哦？」

怎么回事？

软绵绵的……这是什么？

我捡起了掉在地上的东西。

由岐 「……布偶……」

这家伙……你区区一个布偶也这么瞪着我？

是那个吗？

才、才不是为了你才落下来的呢！

你想这么说吗？

那我也要告诉你。

由岐 「我可是为了你才拼命地跑过来的啊，至少你也说句感谢啊」  
正在我想抬头仰望的瞬间，

由岐 噗  
「哇」

虽然不怎么痛，但有东西砸到了脸上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

由岐 「这、这回又是什么？」

我捡起了砸到我脸的那个东西。

由岐 「……真不舒服……」

明明我是抱着必死的觉悟来救人的……

然而，这个布偶仿佛在说“我就是掉下来了，怎么着？”一样……。

呜唔——……。

由岐 「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布偶……会从天空中掉下来？」

布偶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原因也就那几个。

是拿着飞行石的少女吗……。

叔叔辈的就是小拉姆……当今的就是『东月西阳』……不，东月西阳也太久远了吧……。

说到当今的，应该是『天降』了吧……不对，那个也很快会变成旧东西了……那么，应该把这形容为什么？

由岐 「不……这个……扯得有些太远了……」

我抬头往上看去。

由岐 「在那儿啊……」

公寓的楼顶上有黑影在动。

由岐 「……在干什么呢啊……」

黑影一直盯着下面，是注意到了我了吗？我不禁浑身抖了一下。

由岐 「……是恶作剧吗……搞这种事情……」

总之，我先把手中的布偶举到头上扬起来，向上面的人表示出“这两只娃掉下来了哟”的意思。

黑影还在盯着下面。

我看到了她仿佛向前迈出了一步……。

我不加思索地……。

由岐

「哇——」

我莫名其妙地边叫喊着边张开了手。

我的叫声突然消失了……、

在那微妙的沉默和世界一瞬间的静止之后……

那个身影……离开了楼边消失了。

由岐

「呼……原来不是自杀啊……」

真是有一点被吓到了……霎时间我还以为她要跳下来呢……。

呼……真是给人添麻烦啊……。

……为了把木偶还给她……还有好好地训斥她一顿，我爬到了楼顶上。

迎着夕阳的光辉，少女的身姿显得曼妙无比。

她的长发在楼顶的微风中轻轻摇摆……看上去甚至有些如梦似幻……。

「对不起」

我正要将牢骚和不满发难……没想到她一开口就是道歉……。

感觉那股劲一下子就瘪了……本还想大声训斥她一顿的……。

由岐

「……不，道歉的话就免了，能不能别搞这种恶作剧……」

「恶作剧？」

少女，似乎对我所用的“恶作剧”这个词有着相当的疑问。

由岐

「啊咧？不是在恶作剧么？」

「是……不过好像把你给卷进来了……对不起」

由岐

「卷进来？」

「您是水上由岐同学吧……」

由岐

「啊，嗯……果然你是北校的学生」

我一下子就从她的校服看出来。

由岐

「你是？」

柘榴

「我是高岛柘榴

……水上同学隔壁班的……」

由岐

「隔壁班？」

说起来，好像是有这么个女生……。

基本上我连同一个班的女生都记不住……隔壁班的就更不用说了。

柘榴 「啊哈哈……

记不得了嘛……」

由岐 「啊哈哈……对不起……」

柘榴 「嘛……也是的呢……

其实，我自己或多或少也知道的……」

由岐 「或多或少也知道？」

柘榴 「啊，

不……对不起。人偶掉下去，砸到水上同学的时候我就隐约地感觉到了……」

……。

呃……总结起来就是……。

在我被那个布偶砸到的瞬间，这个女孩就注意到了我不认识她这个事实……。

就是这么回事……。

原来如此……

根本就搞不懂嘛！

这人谁啊……就是传说中的不可思议系少女吗？

柘榴 「呵呵……对不起……好像把你弄糊涂了呢……」

看来没我想的那么糟……。

总之，我把拣起的两个布偶递了给她。

柘榴 「……………看来，没有被受理呢……」

由岐 「受理？」

柘榴 「……我以为会被接受的呢……看来是太勉强了」

柘榴 「而且，还把水上同学也卷了进来……真是做了过分的事呢……」

不……老实说，我的感想是……不是你做了过分的事，而是你根本打算解释吧……。

由岐 「这什么？不是恶作剧的话……难道是什么咒语吗？」

她好像还提到了“受理”这个词……应该就是那类玩意儿了吧……。

如果在傍晚的时候从楼顶往下扔布偶，就能愿望成真，这样子？

柘榴 「咒语……啊哈哈……也是呢。您说的没错……」

由岐 「这样啊……是类似于恋爱的咒语之类的吗？」



柘榴 「……诶？」  
 不知为何，少女的脸有些泛红……。  
 搞什么啊？

柘榴 「……那个，水上同学为什么……那个时候要张开双手呢？」  
 由岐 「诶？」  
 柘榴 「在我从屋顶往下看的时候……您张开了手吧」  
 由岐 「啊，那个只是……我在想上面的人是不是在找这个布偶呢……然后又看到你好像要跳下来的样子所以有些害怕啦……」

柘榴 「跳下来……」  
 由岐 「不，怎么说呢，虽然可能性不大，不过高岛同学的身材……看起来像是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走一样让人感觉很危险呢……」

柘榴 「所以……你就张开了手，表示“不可以掉下来啊”还有“不能往这边走啊”吗……」  
 由岐 「嘛，应该是吧……那时都是本能反应了」

柘榴 「本能……吗……」  
 柘榴 「呵呵……」  
 由岐 「？」  
 柘榴 「噗…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由岐 「??」  
 柘榴 「对不起，我好像……从肺里跑出空气了呢」  
 由岐 「从肺里跑出空气……正常点说就是“笑”的意思吧」  
 柘榴 「嗯哈哈。就是这样呢，我…忍不住就笑了出来呢……对不起」  
 “出于本能冲上去想接住她”这一说法有那么好笑吗，可是她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柘榴 「啊，对了……」  
 由岐 「嗯？怎么了？」  
 柘榴 「啊，不……请等我发一下短信……」  
 由岐 「短信？」  
 柘榴 「是……纪念短信……」  
 由岐 「纪念短信……给谁发啊？」  
 柘榴 「也是呢……通讯簿里有158人……就给所有人都发吧」  
 由岐 「写的什么啊？」

柘榴 「啊，不……  
这个不能看哦……因为这非常的骇人听闻哦……」

由岐 「骇人听闻？」

柘榴 「啊，请等等……  
我想试一试，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恶作剧……」

由岐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柘榴 「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柘榴 「来个这样的恶作剧也不错……吧」

由岐 「哈……」

如此笑起来的高岛同学的笑容有些可怕。  
有点儿……看上去有些凶恶……。  
她的表情有种诅咒着什么人的……恐怖感？

柘榴 「……2012年7月12日……22:44……原来是这个时间吗……」

柘榴 「这边明明还是傍晚……」

7月13日

*Down the Rabbit-Hole*

一阵开门的声音从A栋那边传来。  
我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向那里……看见有一位少女正在朝我这走来。  
这位少女……印象中是……昨天见过的高岛柘榴同学……。

柘榴 「早上好」

由岐 「啊，早」

柘榴 「我在旁边会不会打扰到您？」

由岐 「啊，不会，请随便啦」

这里又不是我专用的地方，也用不着拒绝吧。  
嘛，不过身边突然来了个人，要说紧张心里也还是有些紧张的。

柘榴 「那么，打扰了」  
高岛同学一手按着裙子，在我旁边慢慢地坐了下来。

由岐 「……你居然知道这种地方呢」

柘榴 「唉？您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由岐 「啊，怎么说呢……这种地方好像大家都没注意到呢……所以一般只有我一个人……」

柘榴 「啊，你说这个啊，那是因为，从教室的窗户望着天空的话，就能在蓝天中看见水上同学……」

由岐 「看见我？」

柘榴 「沾您的光了……」

由岐 「沾、沾光？什、什么意思？我可什么都没吃啊??」

柘榴 「我说的是天空啦……我觉得吧，在这么一个好天气的日子里，一个人独占着并不好」

由岐 「天空？」

柘榴 「是的……  
可以把天空分给我吗……」

由岐 「这是在请求我吗……我说……没这回事吧……天空又不是属于谁的东西啦……」

柘榴 「天空不是谁的东西？」

由岐 「你这样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可是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哪个人的……嘛不过如果说领空侵犯什么的那还是有分所属的……」

柘榴 「也是呢……要是水上同学这么说，也许就是这么一回事呢……」

由岐 「不……这跟我的发言没什么关系吧……」

柘榴 「那个，水上同学好像在读着什么书呢……」  
高岛同学的视线停在了我手里的一本书上。

由岐 「呃，啊……就是这个啦」  
我给她看了看封面。

柘榴 「啊，原来是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呢……这么一来，就没办法了呢」

由岐 「哎？没办法是什么意思？」

柘榴 「我刚才在想，难得天空这么晴朗，为什么你却在看书呢……如果是西哈诺那就可以理解了」

高岛同学仰望着天空，樱唇轻启，静静地说道。

柘榴 「我们的情人不过是随便借个名字，用幻想吹出来的肥皂泡……」

柘榴 「把信拿去吧，你可以使假戏成真。」

柘榴 「我本来是无病呻吟，漫无目的地吐露爱情……现在这些漂泊不定的鸟儿有地方栖息了。你可以从信里看出来——」

柘榴 「拿去吧！——由于不是出自真心，话就说得格外动听！」

柘榴 「拿去吧，就这么办！」

这是我正在看的书《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的其中一节。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法国人。他是剑客、是作家、是哲学家，还被称为理学者。

我在读的这本书，是剧作家埃德蒙·罗斯坦以那个实际存在的人物为原型创作的戏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不过，能把西哈诺背下来的女生为什么会在这所学校呢……。

柘榴 「他一直很向往月世界呢」

就像是在谈论很熟悉的故人一样，她直接用“他”来称呼西哈诺。

柘榴 「在戏剧中，他在死前出发去往月世界……可是为什么没有描写他在月世界里的生活呢」

柘榴 「月世界，对他来说应该是个非常美妙的世界吧」

由岐 「不清楚啊……我可不是西哈诺，不知道啊」

这大概是第五幕第六场中的一节。

「今日我便要飞往那洁白的月世界……即便不借助什么机器，我也能一跃而就。」

「没错……只有那个月之世界……才是为我而造的天堂……」

这应该是《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的最后一幕中的台词吧……。

由岐 「不介意的话，要不要看看这本书？」

我把一本书递给了高岛同学。

柘榴 「啊咧？这本书……作者是西哈诺·德·贝热拉克……」

由岐 「这本书里有现实存在的那个西哈诺所写的月之旅行的故事哦……」

柘榴 「里面写的……真的是……」

戏剧中并没有一个场景，描述了西哈诺写了那样的小说。

不过，现实存在的那位西哈诺，写下了有如SF的先驱者一般的小说。

而他写下的东西，便在今时今日收录进了一本《日月两世界旅行记》（《月世界旅行记》以及《太阳世界旅行记》）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斯坦在戏剧的最后让西哈诺踏上前往月世界的旅行，这样的构思也是颇为了得的……。

柘榴 「非常感谢。能再次从您那里借书，真是我的荣幸」

由岐 「啊？再次？」

柘榴 「啊，不……  
没什么……啊哈哈哈哈……」  
「啊，已经下课了呢……  
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由岐 「啊，嗯……拜拜」  
高岛同学站了起来，认真地行了个礼之后离去了。  
她好像说，“再次借书给我”……。  
明明是第一次借书给她啊……为什么她会这样说呢……。

由岐 「真是搞不懂这位小姐……」  
这就是所谓的不可思议系少女吗……。  
似乎不是我擅长应付的类型呢……。  
高岛同学离去时，又有两个学生和她擦肩而过，来到了楼顶。

由岐 「哦哟？那是……若槻姐妹？」

镜 「那个人……是谁啊？」

由岐 「那个？那个是高岛同学。好像说是天空很漂亮所以到楼顶来了」

镜 「哎……天空很美丽是吧……」

由岐 「嗯，好像之前吧，傍晚在公寓楼顶也见过她的，大概是喜欢天空吧」

镜 「哼——……把我这个幼馴染的名字给忘了，她的事情倒是记得一～清～二～楚呢……」

司 「啊哈哈，姐姐别这么说嘛……不过，由岐会把别人记得这么清楚还真是少见呢」

由岐 「这么说的话，你们俩到楼顶来不也是很稀奇的事嘛。怎么啦？」

司 「呃，怎么说呢。姐姐有事要找由岐，然后我算是跟班吧……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由岐 「哈…镜有事找我……然后还特地跑到这种地方……那么，有何贵干啊？」

镜 「……」

由岐 「……」

镜 「……由岐……」

由岐 「在」

镜 「干嘛？那直勾勾的眼睛……」

由岐 「不，只是有些警戒……」

镜 「哼……警戒啊……」

为什么我才一出场就非得让你这样警戒我啊……」

由岐 「因为啊，镜找我有事……一般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事啊」

镜 「……」

镜 「啊，是么……」

知、知道了……我回去……

回去了！司！」

司 「啊，姐姐等一下」

司 「由、由岐」

由岐 「嗯？」

司 「快去道歉，刚才完全是由岐的不对」

由岐 「哪里？」

司 「全部」

由岐 「是，对不起」

司 「不是对我说，是对姐姐呀」

由岐 「可是……镜说有事的时候一般就是对我火冒三丈的时候吧」

镜 「那是！那还不是因为你总是做一些令人火大的事情啊」

由岐 「呜哇……听见了……明明离得这么远的」

司 「呜……为什么你们俩总是这样……」

镜 「因为那家伙太差劲了！」

由岐 「因为镜总是这样二话不说就对我发火……」

司 「啊啊啊，够了！两人都不准吵架！禁止！真是的！」

司又把镜拉回来了……。

司 「嗯，首先是由岐对姐姐道歉！」

由岐 「哎？」

司 「没叫你“哎？”。来，快道歉」

由岐 「可是为什么？」

司 「由～岐……」

由岐 「是、是……对不起」

司 「要更拿出点诚意来」

呜哇……司好可怕……。

明明一直都很温顺的……为什么偶尔也会露出这么吓人的表情啊……。

由岐 「啊，嗯……呃……镜，对不起……我不该一上来就摆出警戒的样子……」

镜 「这、这样一句话才不会原谅你呢……」

司 「姐姐！」

镜 「哎？嗯、  
好……」

司 「原谅！」

镜 「哎？我说……」

司 「由岐已经好好道过歉了，不行哦，姐姐也要好好道歉！」

镜 「为、为什么连我也！」

司 「姐姐……」

镜 「啊，嗯……呃……  
原谅你」

司 「哪有这样接受别人道歉的……要好好说啊！」

镜 「啊，嗯……我也是……一下子就发火，对不起……」

由岐 「……对不起」

镜 「……我也是……那个……」

司 「嗯，这样就算是和好了」

镜 「……哼，哪，哪里是和好嘛……我可没有吵架啊……」

司 「呜……姐姐真是的……」

镜 「……不过」

镜 「……对不起……我也不想老是对由岐生气的呢……我有那么火吗？」

由岐 「哎？不……也、也不至于……」

镜 「……我也该多少反省一下了」

由岐 「嗯，嗯……」

镜 这是怎么了？

虽然镜平时都带着点火气……不过今天倒是老实的时候相当老实……  
发起火来又很猛烈……。

由岐 「那么？有什么事？」

镜 「我找你……我才不是有什么事找你呢……只是到来楼顶转换下心情而已…只是这样……」

司 「真是的，姐姐你啊」

镜 「啊，对不起……  
那个……嗯……是有事情……」

由岐 「这样啊……什么事？」

镜 「有、有些事情呢，错过了之后就算再问起也很难说出口的了」

由岐 「哈……」

镜 「别给我“哈……”！  
不对！为什么你总是这样一幅优哉游哉的样子啊。什么时候都是这张臭脸」

由岐 「嗯～……其实我也很奇怪为什么镜一见到我就火冒三丈啊」

镜 「哎？我、我又生气了？」

由岐 「嘛，算是吧……」

镜 「呃……那个……」

镜 「……」  
「我懂了……」

由岐 「诶？懂什么？」

镜 「果然，就是你不好」

由岐 「诶？为什么？」

镜 「就、就是因为你那个吊儿郎当的样子才惹得我生气的！」

镜 「对我来说你的存在就是最最最最不合理的啊！」

由岐 「好过分的批评，批评空间啊。……这么说，莫非您就是为了说这个才大驾光临这里的吗？」

镜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走吧回去了司」

司 「根本就不是吧！」

镜 「痛、痛」

司 「呼……我说啊姐姐……」

镜 「呜，是……」

司 「姐姐说过能做得到吧」

镜 「是……说过……」

司 「根本没做到嘛」



镜 「没有做到……」  
司 「这样不好」  
镜 「是……」  
哦哦？怎么了这是？怎么轮到司给镜挑错了？跟平常正好倒过来了？  
今天是这样的DAY嘛？  
由岐 「嗯，是镜不好」  
镜 「你说啥……」  
由岐 「很痛的……」  
司 「真是的，由岐也有不对」  
由岐 「哎？我也不对吗？」  
司 「当然。真是的，搞不懂你们俩都在想些什么啊。尤其是姐姐你！做不到的话一开始就应该说做不到！」  
镜 「呃！  
这、这点小事人家能做得到啦！  
司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  
司 「不……我本来也是想相信的……姐姐你真的能做到嘛？」  
镜 「……能、能做到啦……  
嗯」  
司 「姐姐明明说过要做到最后一步的……」  
司 「事到如今却害怕了？」  
镜 「我、我才没有……  
害怕……」  
司 「……」  
司 「……那，我先到外面等着，  
完事了之后叫我哦？」  
镜 「哎？啊？」  
司 「再见，由岐」  
司向我摆摆手，走出了楼顶。  
由岐 「司走掉了，不去追嘛？」  
镜 「司，司……」  
呃为什么你一脸不安的样子啊？镜？  
镜 「……」

镜只是一直盯着我……非常吓人地盯着我。

由岐 「哎？那个……怎么了？」

镜 「没、没办法啊。说一个人能行的是我自己啊」

由岐 「哈」

镜 「呼……嘛，算了……」

镜 「那、那个，由岐！」

由岐 「是、是……」

为什么……镜原来就很锐利的视线现在更是透出了一股杀气，死死地  
盯着我。

我说啊，小姐您好像脸都被怒火烧得通红了哦？

我还从没见过她这样的表情。

为何？

为什么？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天的镜好奇怪。

说起来司也有点奇怪……。

说起来刚才她就一直把双手都藏在身后……拿着什么呢？

镜很不自然地隐藏着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唉——司怎么突然不见了？

！？

司 「我本来也是想相信的……姐姐你真的能做到嘛？」

镜 「……能、能做到啦……嗯」

司 「姐姐明明说过要做到最后一步的……」

等……等等……做到最后一步……是什么？

做到……做到……。

回想一下……。

司 「事到如今却害怕了？」

镜 「我、我才没有……害怕……」

司 「……」

司 「……那么，我先到外面等着，完事了之后叫我哦？」

镜 「哎？啊？」

司 「再见……由岐……」

完事之后？

完事？

也就是……。

做→杀。

也就是……。

司 「姐姐明明说过要做到最后一步灭口的……」

司 「再见……由岐（永别的意味）」

！？

嗷嗷嗷??

真的是要杀了我么？

为啥子啊？

也就是说镜身后的手里藏着的东西是……、

！

武、武器？

镜 「呃，呃……首先，你、你要谢谢我」

为什么突然低下了头……这难道是……为了不向敌人暴露出手的时机吗??

由岐 「哎，呃……那个……那个，镜……」

镜 「呃，呃……这个，可是花了很多功夫……做了很多准备的……还得瞒着其他人……」

由岐 「瞒、瞒着其他人!？」

这……她的意思是要实施完美犯罪吗？

由岐 「那、那个……为，为什么……要把我……」

镜 「那、那个你之后就会知道的了。总、总之先谢谢我吧。

人家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

哎？感谢？

为什么？为什么要被杀了我还要感谢啊？

由岐 「我、我有这么……惹你生气吗？镜？」

镜 「你、你在说什么啊……我没有在生气啦……我冷静着呢……很冷静……」

是说……你要冷静地……实施……犯罪吗？

由岐 「那、那个……镜小姐？请……请不要这样……」

镜 「哈？什么意思？」

由岐 「那个……不要杀我……」

镜 「杀你？谁啊？」

我战战兢兢地指了指镜。

镜 「！」

镜 「我是哪根筋抽了才会杀你啊！」

由岐 「很痛的啊」

其实我想抗议，就是因为您动不动就对人拳脚相向才会招致那种误解的……。

由岐 「您不会杀我吗？」

镜 「这不是废话嘛！」

镜 「气死我了……人家以前不知道多少次在你翘课的时候帮你拿老师的讲义、告诉你考试范围、抄好笔记给你看不是吗」

镜 「……人家明明……为你做过那么多的事……」

是、是啊……想想也是……镜就是再暴力，也不可能大白天动手把我杀了吧……。

那是为什么呢……。

镜 「所、所以你得先谢谢我」

由岐 「哈，嘛，谢谢……」

呼，她都说到这份上了，我终于懂了。

镜一直藏在身后的东西的真面目。

面前这个一本正经的镜同学把我叫住，要给我的东西是……。

这个东西，从爱好学习的镜同学来看我当然是应该感谢万分，可是对我来说可是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倒不如说是属于我完全用不着的那一类玩意儿吧。

也就是说，那肯定是在我翘课期间所做的笔记或者一大堆讲义之类的东西吧？

由岐 「那个，镜在后面藏着的东西……应该有很多吧？」

镜 「哎。嘛……算是不少吧」

由岐 「很厚吗？」

镜 「嘛，算是不薄呢」

由岐 「很厚啊……」

镜 「那、那种事情不重要啦。总之你好好谢谢我吧」

由岐 「不，怒难从命」

镜 「哈？为、为什么啊」

由岐 「因为很多而且很厚对吧？也就是说那里面装得满满的对吧？」

镜 「是、是的哦。里面装得满满的哦……我觉得应该……很充实」

由岐 「充实……呜哇——」

镜 「你、你你你“呜哇”的算什么啊！干嘛一脸嫌弃地看着我啊！量很多的话你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

由岐 「不，我想那是镜一厢情愿的想法吧。总之我就不用客气了」  
我打了几个滚，跑到了楼顶的栏杆那边。

镜 「哎，哎！？等、等等，等等我啊！」

由岐 「才不等你」

镜在后面小跑着追了过来。

镜 「等等！总、总之你收下啦！这是给你的啊！」

由岐 「不需要」

镜 「什么……。对、对了！很、很有营养的！」

由岐 「哈，是吗」

是指对大脑很有营养吧。

镜 「我可是有考虑到让身体吸收的哦？」

让身体吸收呢。

镜 「至少有试一试的价值吧？」

由岐 「……」

真有点意外。

若是平常的镜，再怎么也不会坚持到这个地步的。只不过是给我个笔记或者讲义，用不着这么卖力吧。

以前也只是留下一句话就走了呢，比如说“放进你桌子了，之后给我记得拿回来啊。若不然我就拿到你家里去，要想那样就做好觉悟吧”这样的。

真是麻烦啊，要不要收下呢。

我在心里这么想到。

镜

「……」

总觉得镜那双直勾勾看着我的大眼睛里正冒着精光。

不好了啊。这可是瞧见了胡萝卜的兔子的眼睛。一旦我有靠近的举动，她很有可能就会一下子咬住不放，然后嘎吱嘎吱地把我咬个粉碎。

接受了之后，她会自个儿地就误以为我对学习有了心思，接下来就是紧接着课堂之后的小组学习，小组学习会之后是课堂，然后又是小组学习。

这个循环会不断重复无休无止，简直是无限地狱。

唉呀不能上她的当。差点就因为惰性而被诱进地狱了。

由岐

「呼……我说镜同学啊」

这里一定要拿出一种冷静的、绅士的态度，来把这来自地狱的勾魂者好好请回去。

镜

「怎么了」

由岐

「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叫“不欲之食乃为毒。同样的，不欲之勤奋学习也是进不了脑子的”」

镜

「呃……由岐。你不饿吗？」

由岐

「什么？不，我说的是进不了脑子啊」

其实，我还算是比较饿的啦。

镜

「……………是嘛。因为不饿，所以不行了吗」

由岐

「啊」

镜

「……等等，刚才那个声音是什么啊」

由岐

「啊，不，这个是——」

镜

「你不是明明饿了嘛！」

由岐

「哎，嘛，差不多吧」

镜

「那，为什么不肯收下它呢」

由岐

「呃，因为那东西是进不了我的脑子的，说来就是像毒一样」

镜

「毒！？你明明肚子都饿成这样了，还非要说我的东西是毒么」

由岐

「是」

虽然不明白跟肚子饿有什么关系，不过她应该听明白了我刚才的比喻吧。

镜 「呜～～～!!  
由岐是笨蛋!! 人家再也不做了!!」

由岐 「痛」  
镜把手里的东西往我脸上一扔，

镜 「早知道就不为了做这玩意起那么早了!! 我真是笨蛋!!」  
泪奔着跑出去了。

司 「哇哇，姐姐，别跑啊，你要去哪啊?!」  
在门外等着的司也追着镜跑下了楼梯。

由岐 「痛痛……不是说了不要嘛……结果还是不顾我的意思就扔在这里了吗」  
我捡起了用包袱裹着的那个东西。  
包袱布包起来了? 笔记没这么大概……不过倒是挺厚的。

由岐 「怎么回事呢。这沉甸甸的感觉，还有那给人予珍贵感的椭圆形。这不正是……」  
我带着不好的预感，在胸前打开了那个包袱，里面装的是……

由岐 「……………这样子啊。最近流行便当箱外形的笔记本啊」  
啊，不知不觉又开始逃避现实了。  
我打开了盖子。

由岐 「……量很多……内容充实……有营养……原来如此啊」

由岐 「可、可是! 可是镜同学怎么会!? 以前也就是给我带带笔记和讲义，为什么这次是便当!? 我、我压根都没往那个方面想过，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是便当啊」  
一见面就三句不离“别翘课”“学习去啊”“认真点啊”，接着就是拳脚随机飞出。给人以暴力正经人类这样的印象的镜同学，  
为什么会给我做便当?

由岐 「哈! 难不成，这是以便当为幌子的暴力吗!?!」  
把它拿起来放在耳边仔细听了听，

由岐 「……没有倒计时的声音。看来不会爆炸啊」

由岐 「呼……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总之镜给我做了便当。她还说过这是我呢」  
我要不要接受呢。就为了这种事情，她居然会双眼放光……。

从她的眼神和便当里装的东西就能看出，她到底投入了多少心意。不过由于刚才她是扔过来的，便当里的饭菜有些不成样了。

由岐 「糟了啊……这下不好好道歉可不行了啊……作为人来说」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镜会突然给我做便当。

虽然我们从小开始就在一起，已经很长时间了……但镜应该没有给我做过便当吧……。

我记得是没有的……这回吹的到底是哪门子的风啊……。

我想着这些问题，去找镜道歉了。

镜虽然自始至终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最后还是原谅了我。

应该原谅了吧？

她大概已经原谅我了吧。

镜 「好啦！」

就扔下这么一句……

在这种情况下，我把“好啦”理解为已经原谅我了O不OK呢……。

应该不行的吧……不好意思。

我在车站前闲逛，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今天还真是总能遇到呢……。

不过她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

如果在平时，我应该会放着她不管走掉的，不过——

由岐 「啊咧？走进之前的公寓里了……」

高岛同学走进了那栋先前碰见她的公寓里。

恐怕她要去的的地方是……

由岐 「难道说……高岛同学就住在那个公寓里？」

很微妙地，在有闲空这一前提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也跟着她进去了。

我走进公寓时，电梯已经在往上运行了。

不断改变的数字显示出，她乘着电梯一直到了楼顶。

由岐 「楼顶？也就是说……她果然不是住在这里的吧……」

乘上了回到一楼的电梯，我也直接上了楼顶。

而她就伫立在前面的那个地方。

有如理所当然一般，少女正站在那里……。

由岐 「你果然在这里啊……在做什么啊？」

柘榴 「水上同学……晚上好」

由岐 「啊，晚上好」



柘榴 「对了，水上同学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呢？」

由岐 「没……就这两天吧？主要是看到了高岛同学，觉得有些在意就跟过来了……」

柘榴 「让你费心了么……」

由岐 「嘛，要是麻烦到你就抱歉啦。如果我碍事那我现在就闪人」

柘榴 「才没有觉得麻烦呢……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就这样……」

由岐 「哦？」

柘榴 「……」

躺在高岛同学的脚下的，是之前见过的那只布偶。

由岐 「……你又打算把它扔下去么？」

柘榴 「啊……是的」

由岐 「你是讨厌那个布偶？」

柘榴 「不是。倒不如说……喜欢。它很重要」

由岐 「那还要扔下去？」

柘榴 「是的……因为我非这么做不可……」

由岐 「非做不可？为什么？」

柘榴 「……哈」

对于我的疑问，她只有一声无力的回答……然后便抬头看着天空。

由岐 「非做不可的原因是什么？」

柘榴 「……天空……吧」

由岐 「天空？」

没错……高岛同学所注视的方向，是一片广阔的天空。

那里不可能有人，也没看见其他的生物……有的只是夜空和繁星……。

高岛以点头回答了我的问题，表示肯定。

由岐 「……天空可以成为必须那样做的原因吗？」

柘榴 「寻找天空的所在……就这样的感觉」

由岐 「寻找天空的所在？」

柘榴 「是的……水上同学怎么想？」

由岐 「什么？」

柘榴 「天空的起始和终焉……」

由岐 「天空的起始和终焉？」

柘榴 「嗯」

由岐 「不……没有这种东西吧？从哪里开始都行，在哪里结束也无所谓……」

柘榴 「是呢……我也这么认为的……」

柘榴 「可是，我还是不得不去寻找终焉和起始……」

由岐 「不得不？终焉和起始？」

柘榴 「对……从结束那时的地方……到起始的地方……我不得不去寻找那个地方……」

由岐 「呃……那个，难道是说那个？高岛同学是在寻找天空的终焉或者是起始的地方？」

柘榴 「是的……」

由岐 「那个……莫非高岛同学你是那种人」

柘榴 「哪种？」

由岐 「就是卖壶的家伙……还卖所谓注入了教祖大人的力量的水……你是不是进了那样的组织里？」

柘榴 「不是。我没有加入任何宗教法人……而且我做的事情也与宗教无关……」

由岐 「是、是吗？那是文学性的比喻吗？」

柘榴 「并不是比喻……」

由岐 「那、那到底是……」

柘榴 「是空气力学」

由岐 「诶？」

什么？难道说这位女同学……是通过抛下布偶来研究流体力学？

不对啊光是抛下去就能弄出什么道理来吗？

搞错了吧？

柘榴 「此处眺望到的街道中，无数的言语在流动……许许多多人的言语……」

由岐 「哈……嘛，人是很多啦……」

柘榴 「可是，这片天空中没有言语流动……这片天空中没有语言……」

由岐 「没有言语……」

总觉得……搞不懂她是在打比方，还是在认真地说这些话……。

柘榴 「这个世界里，有一位少女」

由岐 「哈……一位少女？」

柘榴 「嗯，这个世界里有一位少女……不，有一位她即为世界本身的少女」

由岐 「她即为世界的少女？」

柘榴 「这位少女仅有一人……如果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她即为世界……而更重要的是……」

由岐 「更重要的？」

柘榴 「那位少女不可存在于此……」

由岐 「等等……这不是很奇怪吗？其为世界的少女为什么却不可以在这里……」

由岐 「世界本身，反而不可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中，不明所以啊……」

柘榴 「不明白吗？」

柘榴 「她即为世界的少女……原本就是不应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仅此而已」

她喃喃低语……然后望着繁星。

柘榴 「在夏日中闪耀的大三角……亲眼看见之后，就发觉之前想得并没有这么大……」

柘榴 「巨大的三角……连银河都囊括其中……」

由岐 「呃……刚才你说什么？」

柘榴 「无限的线即三角形……」

由岐 「哎？什么？」

柘榴 「您知道吗？」

不……其实我是知道的。

我听说过……不对，应该是看过那本书……印象中书名叫《论有学识的无知》……作者是叫……

柘榴 「尼古拉·库萨……」

由岐 「对，那个神学者。你居然知道这种东西呢，是发烧友吗……」

柘榴 「想像力无法超越感性之范围，无法运用到线与三角形的比例关系上，而又因为有量上的区别，所以我无法理解“线可以等同于三角形”这一说法……」

由岐 「这是那位被誉为开启了近代哲学的神学者的书呢……“这个三角形既是圆又是球……”也就是说，三角形可变化为一切图形，而这一切的图形便能得到无限……」

由岐 「书里是想借三角形这一图形，来证明三位一体说的正确性……」

柘榴 「你还是觉得这些理论说不通吧？」

由岐 「哎？」

柘榴 「各种证明的方法，与神的证明没有任何联系……而三位一体就更是与三角形没有丝毫关系……」

由岐 「呃，为什么你会认为我是这么想的？」

柘榴 「我说错了吗？」

由岐 「……」

她没没错……我的确记得自己是边抱着那些想法边看库萨的书的……不过，为什么她会知道这一点……。

由岐 「那个……请问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偏门的知识啊……而我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要假装知道我在想什么？」

柘榴 「假装？您是这么认为的吗？」

由岐 「嘛……从常识上来说，人不可能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吧？」

柘榴 「不知道别人的心思……是这样的吗？」

由岐 「不，应该这么说，不可能跟其他人共享记忆吧？」

柘榴 「不，这是可以做到的」

由岐 「为什么？」

柘榴 「因为那是她本身即为世界的少女……」

由岐 「哎？」

呃……这人在说些什么??

这人果然是个危险系的人吧？

说自己是世界本身……这是受了动画的影响吗？是凉宫还是别的什么……。

柘榴 「其即为世界的少女并不应该在她所在的地方……她应该回到身在天空中某处、等待着的少女那里去……」

由岐 「呃……我姑且随便问一下……是谁在天空中等待啊？」

柘榴 「……在这片天空中的某个地方等待的是，负有守护义务的、曾发誓必须要去守护的少女……」

柘榴 「她本身即为世界的少女，必须归还于空之少女的身边……」

由岐 「呃……那个本身是世界的少女啥啥的……在寻找空之少女？」

柘榴 「是的……」

由岐 「难道说，这就是你扔布偶的原因？」

柘榴 「……是的」

高岛同学拿着两个布偶，走近了栏杆。

然后她把布偶举向天空，嘴里说道：

柘榴 「……这个世界……其本身即为这个世界的少女就在此处……所以回应我吧……淡咲展羽的少女哟……」

淡咲展羽的…少女……那是天使还是什么呢？

印象有过这样的动画啊……还是什么游戏？

这片天空中有一位长了翅膀的少女……这样的……。

动画那方面我不是很熟悉，所以记不太清楚了……。

柘榴 「在天空中闪耀的无限的三角啊……包含了银河的伟大的无限啊……请倾听少女的话语……」

她这么低声说着，把布偶扔了出去。

布偶只是停在了空中一小会……然后掉下去了……接着便落到了地上。

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柘榴 「……掉下去了」

由岐 「这不是你之前做过的事？」

柘榴 「不，虽然有些相似……但不一样」

高岛同学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神情不知为何看起来有些悲伤。

她将下一个布偶举向了天空。

柘榴 「三个星星……三个灵魂啊……三角形既是圆又是球，而那又是无限的线……」

柘榴 「无限之线即为绝对……一即是全，全即是一……请引导那灵魂吧……」

接下来这个布偶在空中停了一阵……然后马上掉下去了。

柘榴 「呼……掉下去了」

由岐 「那个……你应该学过点物理的吧，世界上有个叫做重力的东西……」

柘榴 「空气力学的先驱……站在小小的埃菲尔铁塔之下……」

由岐 「这是神马啊？」

柘榴 「空气力学的咒语」

由岐 「空气力学……呃……就是流体力学吧」

柘榴 「不是哦……空气力学是更倾向于精神方面的力学……」

由岐 「啊哈哈……偏精神方面的力学……么……」

这……已经完全是怪力乱神的领域了吧……。

高岛同学准备下楼，去回收布偶。

陪着这位小姐下去会发生什么呢……虽然我这么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有些在意，于是就跟了上去。

柘榴 「……」

高岛同学正清理着捡回来的布偶上的污迹。

由岐 「那个……我能问个问题吗？」

柘榴 「请讲……」

由岐 「本身即为世界本身的少女，要是从这个世界消失了的话，这个世界会怎样？」

柘榴 「这个世界将会重生……」

由岐 「这、这样啊……」

总觉得……对话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下去了……。

由岐 「难道，因为这个世界不正确，为了使它变回正确的样子，高岛同学才不停地扔布偶？」

柘榴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

由岐 「啊，不……世上是有信仰自由这一说的，高岛同学如果这么想我也不会说什么……不过……」

柘榴 「不过……怎么了？」

由岐 「越过护栏抛布偶这种事还是不要做了吧。太危险了，而且附近的人也会觉得你行迹可疑的……」

柘榴 「也是呢……只是，要是发生了那样的事情……那也是世界所决定的命运……是本身即为世界的少女的意志……」

呜哇……她这话应该说是很有深度还是胡言乱语呢，但我是搞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了。

由岐 「我说啊……你说世界上不公正的事情比比皆是无法原谅我能理解，你说想要改变这样不堪的世界我也能理解……」

柘榴 「哎？您在说什么？」

由岐 「啊，就是…你不是说，因为世上如此恶劣，你才要做这些事来改变吗……」

柘榴 「不…这不是什么恶劣不恶劣的问题……只是不得不这样做而已……」

哇…真正的教徒啊……。

由岐 「那…要让世界少女回到空之少女身边需要什么条件呢？」

柘榴 「世界少女……」

由岐 「呃？怎么了？」

柘榴 「啊，不……感觉这名字很帅气……呢……」

这是哪门跟哪门啊。

柘榴 「能观测到夏夜大三角的时间……」

由岐 「现在正是7月份，能看见夏季大三角的时间相当长呢……」

柘榴 「而今天是13日……在日暮时分……那将从东方的天空升起……又在黎明时分于西边的天空消失……」

由岐 「那么是几点呢？」

柘榴 「不知道……所以我在不同的时间尝试……」

由岐 「这样啊……」

由岐 「那么，不能清楚地看到星星的日子就不行了呢……」

柘榴 「没错呢……」

由岐 「说来，为什么你要来这公寓的楼顶呢？」

高层建筑明明多得是啊。

柘榴 「只是因为要进这所公寓的楼顶很容易，而且周围没有碍事的高层建筑」

由岐 「原来如此啊……那就是说不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喽……」

柘榴 「嗯，只要能清楚看到星星的话……」

由岐 「这样……」

由岐 「还有，为什么要扔布偶？」

柘榴 「只要和人差不多形状的什么都行……而普通的人偶或者人体模型一类的东西又太危险了」

由岐 「嘛，这个倒没错呢……只有软材质的东西才行，于是就用布偶了」  
天空很晴朗，抬头便能看见星星，要找到夏季大三角的位置很容易……。

由岐 「说起来差不多到暑假了呢……」

柘榴 「虽说还有一周的时间……」

由岐 「真像是提前了一点到来的暑假作业呢……寻找那片天空……」

柘榴 「哈……」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按常理来考虑，对于一个这么危险的人，明明是越早说再见越好的……

可是我却有如早已下定了主意一样……这么回答道：

由岐 「那我也跟你一起找吧，寻找那个世界少女与空之少女相遇的地方……」

柘榴 「……好、好的！」

柘榴 「非常感谢」

高岛同学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

我心想，你说多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同时，我心里又有个疑问，怎么自己就这样脱口而出了呢？

不过，在夏天的夜晚……一边像这样看着繁星，一边寻找她所说的那个世界少女与空之少女相遇的地方……却有点说不出的快乐……。

即使我知道根本没有那种东西，可还是觉得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于是，在回家的路上。

不知为何高岛同学就这么一直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走着。

难道说……她想监视我，看看我有没有把刚才的话泄露给其他人？

嘛，我倒是觉得那种话题没办法轻易地跟别人说……。

由岐 「那个，高岛同学」

柘榴 「嗯……」

由岐 「我不会把这些事给别人说的哦？」

柘榴 「哈？」

由岐 「呃，我在指刚才高岛同学说的那些」

柘榴 「啊，如果是那些话，就算您跟别人讲也没关系的哦？那么荒诞的话，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由岐 「呃，诶……」

原来她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啊……知道自己说的东西非常奇怪……。

可是，为什么她会对我说了呢……。

由岐 「那么，为什么要跟我说呢？」

柘榴 「她即世界的少女所期望的事……全部都会实现……所以我会对水上同学说这些话也是必然的……」



呜哇……这原因你也用电波来解释么……。

就这样，我们说着说着就走到了我家门前。

为什么高岛同学就这么停在我家门前不走了呢……这也就是在暗中透露出那个意思吧……。

由岐 「呃……要不要进来坐坐？」

柘榴 「嗯，那我就打扰了……」

由岐 「喝茶可以吧？」

柘榴 「啊，真是麻烦了。非常感谢」

我从冰箱里拿出装着茶水的塑料瓶，从手边取了两只茶杯，将茶倒了进去。

由岐 「来，请喝」

柘榴 「啊，谢谢。麻烦了」

由岐 「哪里哪里」

我和她一起坐下来喝茶。

由岐 「我说……已经这个时间了，家里人不会担心你吗？」

柘榴 「你是说我吗？」

由岐 「呃……这里除了你也没其他人了啊……」

柘榴 「这个没问题的……我的父母，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由岐 「哎？」

这个世界……这，这是说……。

由岐 「那、那个……我说错了什么吗……对不起」

柘榴 「啊，请不用在意……」

由岐 「您的父母……是出了事故还是？」

柘榴 「不是事故……不过，我现在见不到父母……」

由岐 「这、这样啊……」

柘榴 「嗯，他们回乡下了……」

诶？

由岐 「啊，是这个原因啊」

柘榴 「是……」

就因为你说“这个世界”我才误会了啊……这种情况应该是“这个城市”吧……真是奇怪的女生啊……。

由岐 「就算是这样……不回家也不好吧……」

高岛同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认真地直视着我的眼睛。

柘榴 「我深知这会给您带来诸多困扰，但是，能否在回归天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允许我暂时寄居于府上……」

由岐 「什么？」

柘榴 「当然，我也不是打算在这里吃白饭的。我会粉身碎骨全力以赴照顾水上同学的生活起居努力服侍您做好煮饭打扫卫生等一切工作的……」

由岐 「服侍？」

柘榴 「由岐大人，从现在开始，请用您喜欢的称呼来叫我，无论是女佣、女管家还是女仆」

由岐 「由岐大人？」

柘榴 「是的……可以允许我这么称呼您吗……」

从高岛同学的表情来看，这可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我应该怎么回答呢……在这种情况下……。

柘榴 「那个，虽然是很唐突的请求，可是能给我一段试用期吗？」

由岐 「试用期？」

柘榴 「是的。能否让我工作一段时间，若是我的服侍能让由岐大人满意，就让我与您同居。若是您不满意，我便会马上离开」

由岐 「哈……」

嗯～……我倒是没什么不愿意的，

家里还是有地方能多住一个人的，而且她还能帮忙做家务活……嘛，虽然因为我自己并不讨厌做家务所以一个人也能搞定，

不过要是得帮助她寻找回归天空的地方，住在一起效率应该会高一点吧……而且我也不讨厌高岛同学呀。

柘榴 「……嘿哟」

由岐 「呃，哇！你、你突然把裙子掀起来做神马啊！」

高岛同学那白皙柔软的大腿都露了出来啊！

柘榴 「不是的，我正准备去烧洗澡水呢。还想稍微打扫一下浴缸的卫生，所以裙子会有点碍事，想把它给束起来」

由岐 「啊、啊……原来如此」

柘榴 「……穿这样长的裙子去干活总会有点困难呢」

由岐 「是、是呢……可能、吧」

为什么啊？

每当高岛同学的大腿越过裙摆的下端露出来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偷偷地往那边瞥两眼。

由岐 「啧这是怎么回事呢」

奇怪啊……我也是女的啊……又不是男人……为什么会对女孩子的大腿感兴趣？

柘榴 「……实在很麻烦，还是脱掉可能会好一点吧……」

高岛同学伸手就摸向裙子上的扣子。

由岐 「哎哎！脱、脱掉?!」

柘榴 「啊，是的……不可以吗？」

由岐 「啊……哎？」

反正都是女孩子，也没啥……。

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的。

柘榴 「……嘿」

她慢慢地拉下了裙子的拉链。

从拉链的那个间隙中……

由岐 「哇，等等」

由岐 「你在干什么啊!？」

「哇——!!」

背后突然传来的声音，让我不由得举起双手，全身都激灵了一下。

我朝怒吼的方向看去，镜正像哼哈二将一样叉着双腿站着，头上青筋暴露。

由岐 「又、又从窗户里进来？」

镜 「因、因为都深夜了你们还在吵」

由岐 「我想还算不上深夜吧……」

镜 「那是你过着不健康的生活。按常理来说，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柘榴 「啊，镜同学啊。晚上好……」

高岛同学微笑着向她点头致意。

镜 「啊，晚上好」

镜不由得也跟着低下了头。

镜 「不、不对，为什么高岛同学会在由岐的家里啊?!」

柘榴 「诶？是的，在服侍她」

镜 「服侍？」

柘榴 「是的」

镜 「为什么是高岛同学来？」

柘榴 「因为这是早已定好的命运……」

镜 「定好的……命运？」

镜 「那个……由岐」

由岐 「诶？你在问我？」

为什么我会感觉镜的身后似乎在散发出强烈的怨气，还听到了一种咬牙切齿般的效果音……

镜 「这、这是怎么回事？」

由岐 「呃……您为什么这么生气啊？那、那个，反正都是同性啊」

镜 「就算是同性，“已经定好的命运”是怎么回事？服侍又是怎么回事？光用同性一句话可没法就这么蒙混过关吧？」

由岐 「那、那个……不过镜因为这种事情如此生气……也很奇怪啊……」

由岐 「欸！」

镜用力砸下拳头，那劲头猛得像是要把桌子一分为二一样……。

镜 「才、才不奇怪呢！我是你的青梅竹马呀！再说我们若槻姐妹可是肩负着你父母不在家期间照顾你的责任呢」

由岐 「有、有这么回事？」

司 「嗯……没错哦。你父母的确说过请我们姐妹俩照顾你呢」

由岐 「呃，司？」

司 「呵呵，因为由岐的家里好像很吵闹，就过来看看啦」

由岐 「嗯……家里有说过让你们照顾我吗？」

柘榴 「不说这个了，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好不好？」

镜 「话题？」

柘榴 「是……继续刚才的话题」

司 「……说到哪里了……」

柘榴 「呃……总之我决不允许你对由岐大人施加暴力」

镜 「哈，哈？」

柘榴 「是的……我是由岐大人的管家。管家是守护家宅的人，也就是保护主人不受外敌伤害的人」

镜 「外敌？嚯，哦」

镜背后的那股诡异的气息正在缓缓地摇摆。

糟了。这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啊，就像在魔法师面前耍Love Plos啊……  
也就是说她不灭的萌起来的斗志……不对！是燃起来的斗志……。

不不，现在应该说点什么让气氛缓和一下吧！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

镜 「高岛同学。听你的意思，我是外敌了？」

柘榴 「没错」

镜 「什么」

柘榴 「至少，从现状来看，连由岐大人的话都不听不由分说地就要诉诸于暴力的人只能认为是敌人了。不对，在分敌友之前，人格上就有问题了」

镜 「呜……人格、人格问题……」

柘榴 「至少要听完大人的话再做出判断才是正确做法……难道不是吗？」

镜 「知、知道啦…我、我听她解释还不行嘛」

柘榴 「非常感谢」

高岛同学微笑着点了下头。

高岛同学真厉害啊。我家的女仆难道是最强(Aegis)之盾？

镜 「总、总之，高岛同学，请你穿上裙子」

柘榴 「我明白了……」

镜 「你和高岛同学在同居？！」

柘榴 「是的」

由岐 「不，这不是同居只是在同住而已啦，像现在这样」

镜 「同居和同住不是一回事嘛！」

由岐 「不一样吧……」

司 「嘛……也许是主观上有区别吧？」

由岐 「倒是你为啥这么生气啊？」

镜 「我当然火大了！」

柘榴 「为什么呢……」

镜 「呃？」

柘榴 「为什么，镜同学会因为我住在这里而感到不快呢？」

镜 「我才没有不快」

柘榴 「是嘛……那么，为什么您会这么生气呢？」

镜 「不，那个……怎么说呢……」

由岐 「怎么说？」

镜 「那、那个……」

柘榴 「又不是留男人过夜……我们是同性，应该没问题的吧？」

柘榴 「为什么，镜同学会如此介意呢？」

镜 「因、因为……那个……」

柘榴 「啊……我听过这么一种说法」

柘榴 「以他人为镜……这是理解的第一步……但有时过了，就会变成以己度人……」

柘榴 「尤其是自己想做的事……可能去做的事……」

镜 「呜……」

柘榴 「为什么……明明是同性……镜同学却如此介意我和由岐大人两人独处，原因正是因为……」

镜 「呜哇——呜哇——呜哇——」

镜 「才、才不是呢！只、只是突然有些吃惊了而已……才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要阻挠呢……」

不……你明明就是在阻挠吧……、

柘榴 「是的，我是明白的……在以让我住下来为前提的情况下，我也准备尽心尽力地服侍好大人」

镜 「都、都说了那个我明白的……可是很奇怪啊……就算说你们都是女孩子……再说了，高岛同学，你的父母也担心你的吧！」

柘榴 「那方面的话没有问题。双亲不在了」

镜 「这、这样啊……呃……」

我感觉……这个说法有问题吧……。

正确来说，是你的双亲没有在“这个城市”里才对吧……。

不过，刚才的这句话似乎把镜的气势压下去不少……这种小节我就不提了吧……。

总之先静观其变吧……、

柘榴 「由岐大人发过话，说要帮助我实现我那重要的目的……所以，我想多少也得报答她的恩情……」

镜 「高岛同学的目的？」

由岐 「啊，她好像说，要寻找让世界少女回到空之少女那里的天空什么的……」

镜 「回到空之少女那里……那不就是……」

由岐 「咦？你知道吗？」

司 「在这座城市中可是有名的传说哦……就是那个吧。在能够看见夏季大三角的地方，每个夏天只有一次的……地上的世界少女与空中的天空少女相会……」

由岐 「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对了……这听起来就像是七夕一样……牛郎星和织女星也是一年一次在夏天的某个晚上相见……。

镜 「嘛，虽然不知道到底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还是最近闹出来的都市传说……」

司 「也就是说，这只是街头的流言蜚语一类的东西？」

柘榴 「这不是街头流言……而是由世界所决定的事……」

由岐 「你的意思是，这是在全世界流行的传言？」

司 「不，这算不上世界规模的传言吧……」

司 「不过七夕节也快到了呢……那是发祥于中国的，在台湾、越南、韩国都要庆祝的节日呢……」

镜 「不过最开始是按农历来算的，实质上是公历8月了吧，而高岛同学要寻找的那个传承的天空是7月份的……我感觉应该不是一回事……」

由岐 「不过，织女星是天琴座的零等星Vega，而夏彦星是天鹰座的一等星Altair哦……这便是夏季三角中的两个了呢……」

司 「原来如此……这么一来，也不能说它完全与七夕的传说没有关系了吧……」

由岐 「应该是七夕传说在这个城市中独立进化后所衍生出来的传言一类的东西吧？这么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无视了农历而发生在7月份了……」

镜 「不过，不管它是不是，那个日子都不是7月7日啊？这不是很奇怪吗？」

由岐 「那我就清楚了……」

镜 「不管它是或不是，住在一起也太不健康了！」

柘榴 「又……又回到这个了么……」

由岐 「不……这不正常啊……为什么你要死死抠着这一点啊？高岛同学和我是同性啊」

镜 「吵死了！不管怎样，她也说出了服侍啊命运啊这样的不寻常的词语没错吧！」

柘榴 「请问，由岐大人是否觉得难办了？要是您觉得难办，那就算了……」

由岐 「啊，不是的……嘛，老实说，你能帮我打扫下卫生是帮了大忙的……不过呢，我说一起寻找天空其实是带着打发空闲时间那种意思的……让你给我做那种事不太好意思的……」

柘榴 「完全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哦，这只取决于由岐大人」

镜 「我不管你是什管家不管家的，这样子下去，无论是在吃饭洗澡还是睡觉的时候，高岛同学都会一直在这里哦？」

柘榴 「因为我是女仆」

镜 「这种东西太不健康了！」

由岐 「不我觉得这不算不健康吧……司你怎么看啊？」

司 「嘛……我觉得也没什么不行的啊？」

镜 「司！」

司 「因为，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就算我们住在由岐家里也不会有问题了吧？」

由岐 「哎？」

司 「如果说高岛同学是同性所以可以一起住，那我们住在这也没啥问题不是吗？」

柘榴 「可、可是我是作为答谢才……」

司 「那么，我们一直以来住在隔壁，也给她添了不少麻烦」

柘榴 「什、什么……」

司 「不管怎样，世界都因世界少女而变化……说到底我们也只是扮演自己的角色，不对吗？」

柘榴 「这、这个……」

司 「若是本身即为世界的少女如此希望的话，世界就一切有如她的想法去运行……传说是这么说的吧」

柘榴 「说、说得没错呢……可能就如司同学所说的那样……我明白了」

由岐 「你们在说神马啊？」

司 「那个……简单点说的话，就是假如高岛同学可以作为女仆住入这个家中，那姐姐作为幼驯染角色住在这里也没任何不妥……就这么回事」

镜 「刚、刚才你们说的是这事？我说啊怎么司自顾自地就谈定了啊」

司 「啊咧？姐姐对这个提案有什么不满吗？」

镜 「没、没什么不满……可是……」



司 「嘛，有什么不好嘛，不要想太多哦……」

镜 「呜……」

由岐 「……」

总感觉她们的对话中有挺多地方无法理解……更让我觉得有些不对的是，为什么司和高岛同学的谈话某些部分那么容易就达成共识了呢……。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刚才那对话听起来除了电波还是电波……但就是在这么电波的对话中，怎么高岛同学就和司把事情给谈好了呢……。

有点不可思议……。

柘榴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的，由岐大人家里住进了一位名为高岛柘榴的女仆，而因为这一点，来给人惹麻烦的青梅竹马角色来了，说也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司 「啊，那么高岛同学还可以这么考虑哦……除了女仆和青梅竹马……接下来要的就是妹妹角色了」

司 「现在随手可得的这里就有一个哦？虽然是那种必须让人叫起床的而不是起得早的。啊，不过也有双子属性哦？由岐你觉得怎么样？」

由岐 「你在问我啊？」

还以为你们早把我晾一边了……。

司 「那么，这个提案怎么样啊？」

由岐 「不、不是……我也不是说喜欢这样的游戏啊……」

由岐 「而且这种设定大概是游戏或者小说里才有的，要是放到现实中的话，总觉得会很不得了……」

司 「是吗……可能吧。那么，妹妹就先走了」

司一副失落的样子，没精打采地往玄关走去。

由岐 「啊，不……你不要这样啊……」

司 「那么，我也可以住下来吗？」

由岐 「呜……够、够了……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司 「哦耶」

由岐 「嘛，我不太喜欢吵闹……不过热闹我是喜欢的……」

司 「太好了姐姐！是合宿哦！」

由岐 「呼……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吃过高岛同学做的晚饭后，若槻姐妹回家了一次，去拿合宿用品。

柘榴 「由岐大人，水烧好了，我是来叫您洗澡的」

由岐 「啊，多谢」

司 「由岐，难得住这了，不如一起洗吧？」

由岐 「啊，嗯」

她兴冲冲地就往浴室去了。

柘榴 「那么，我也去」

镜 「哎？我说高岛同学。你打算往哪里走啊？」

柘榴 「真是愚蠢的问题啊。当然是去浴室给由岐大人搓背啊」

镜 「什么，等等，你给我等等，这也做得太过了吧？」

柘榴 「我认为，做得过不过分应该根据由岐大人本人的意见决定……」

镜 「你、你说什么」

镜 「等、给我等等」

柘榴 「怎么了……镜同学」

走到浴室外面，我看见了一丝不挂的高岛同学。

她那匀称美丽的身躯，即使是同性看到也要赞叹不已。

镜 「哇……等下，你、你难道打算……就这个样子进去？」

镜不禁把脸转了过去。

柘榴 「我是打算就这么进去的啊，怎么了么？」

镜 「你还问“怎么了？”啊，不行，绝对不行，这种不健康的事情不可以」

镜 「再说了，为什么高岛同学对由岐如此没有保留啊。女孩子之间也是有羞耻心的吧？」

柘榴 「是吗？可是同性都一起洗澡了……为什么还要在意那样的羞耻心呢……我倒是觉得镜同学你有点过虑了……」

镜 「我、我不知道！总、总之少自吹自擂了！至少得穿个泳衣」

镜用力地握住了高岛的手臂。

柘榴 「可是我没带泳衣来……」

镜 「那，你休想从这里过去」

柘榴 「……呼……好吧。今天我就放弃吧」

……。

……。

唰唰唰……、

唰唰唰唰唰唰……、

狭窄的洗漱间里，四个人挤在一起刷牙。

司 「诶～高岛同学的是咖啡味的啊」

柘榴 「啊，嗯。司的是草莓味的啊」

镜 「这丫头，非得要用这个才刷」

司 「呵呵，真是羞死人了……」

司 「不过真是成熟呢，高岛同学。咖啡可是很苦的啊」

镜 「不，挑牙膏的味道本来就是小孩子才会做的……」

司 「是嘛……由岐呢？」

由岐 「嗯？我的是普通的……不知道是薄荷还是香草什么的……这有什么关系吗？」

柘榴 「……」

司 「……」

两人看了看我和镜的牙膏管。

司 「姐姐，我也要薄荷味的」

柘榴 「也请给我薄荷味的」

镜 「你、你们啊……」

由岐 「？」

柘榴 「被子铺在这里可以吗？」

由岐 「啊，嗯。既然这么多人，就在这里睡吧」

司 「哦～耶！感觉像是合宿到了高潮！」

司欢快地跳进了被窝里。

镜 「喂，注意形象啊」

司 「呵呵～这个被窝就是由岐家的味道啊～呼哧呼哧」

柘榴 「是嘛，呼哧呼哧……」

由岐 「你们干嘛一脸满足地在那里闻来闻去啊！？」

镜 「真是的，太吵人啦……」

司 「那是当然的，难得来一次住宿过夜哦？就这么睡觉可太浪费了啊。应该要像这样在被子里打滚，然后一边聊很多很多的东西还玩玩游戏」

镜 「不行哦，司。明天还要早起，今天就早点睡吧」

司 「哎～」

镜 「别给我“哎～”啊」

司 「由岐也是现在就睡觉吗？」

由岐 「哎？我是打算先看一会儿书再睡觉～吧」

司 「不可以这样哦，好不容易大家聚在一起，读书还不如玩呢！」

由岐 「哈。嘛，我倒是没意见……那么，玩什么游戏呢？」

司 「哎…那个～……要来玩扑克吗？」

由岐 「我没关系啊」

镜 「喂喂喂，由岐也别这样太宠着司啦」

司 「噗～。姐姐就不想跟由岐玩吗？只是一起睡就满足了吗？」

镜 「什么，等等啊司。怎么说的好像是我很想跟由岐一起睡的样子」

柘榴 「是这么一回事吗，既然如此」

镜 「哇一！我说，高岛同学，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被子拿起来啊，而且你要拿到哪里去啊，等等」

柘榴 「要是您不想和由岐大人一起睡，我就为您安排一下到走廊去吧」

司 「姐姐再见～」

镜 「司、司」

司 「等你肯说实话了再见面哦？」

镜 「～～～～！我、我知道啦！是是，我想一起睡，想跟由岐一起睡，还想玩游戏，这下可以了吧！够了吧！！」

司 「很好」

镜的被子被抱了回来。

镜 「哈、哈……真是的，为什么就爱捉弄我」

由岐 「镜也不容易啊～」

镜 「你以为这是谁害的啊！」

由岐 「哎哎??」

为什么要对着我吼啊!?

.....。

.....。

.....。

镜 「到这个时间了，该睡了吧？司也玩够了吧？」

司 「哎～再玩一会儿吧」

镜 「不行。明天还要上学呢。要听话」

司 「学校什么的都消失掉就好了」

由岐 「我很同意！」

镜 「喂!」

柘榴 「由岐大人。请您先休息吧」

由岐 「哎，那高岛同学呢？」

柘榴 「身为女仆，我没有比主人更早休息的道理。我去检查下门窗」

由岐 「啊，谢谢」

我想我已经检查过了没问题的。

司 「呜～由岐，要睡觉了吗？」

由岐 「嘛，我要是不睡，高岛同学好像也没办法睡了」

司 「是嘛……那，就没办法了呢」

镜 「有话直说是好事」

由岐 「那就……晚安」

司 「晚～安」

镜 「晚安」

我钻进了被窝，闭上了眼睛。

……………。

……。

司 「由岐，睡着啦～？」

由岐 「……」

镜 「喂，司」

司 「再让我看看嘛。因为啊，由岐睡着的样子很可爱的哟？姐姐也来看看吧」

镜 「哪里可爱了啦……」

我的脸上感觉到了两个人的视线。

镜 「呼……要是这家伙嘴巴不那么毒的话……。啊，品行也不咋地」

真是多嘴。倒不如说这些话我想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呢，以为学习成绩好点就可以随便对别人拳打脚踢啊。

司 「打～扰～了」

好像有谁像虫子一样钻进了我的被窝里。

镜 「你、你干吗呢司」

司 「姐姐你也进来吧？很暖和哦？」

镜 「不、不行。那样太不健康了」

司 「我们小时候也试过在由岐家里看恐怖片，然后吓得晚上三个人都挤一个被窝哦？」

镜 「那、那只是小时候的事，现在我们都是大人啦。不是有“男女七岁不同席”这一说么？」

司 「不是男女之间哦？都是女孩子哦？」

镜 「啊，也、也是……」

司 「一起来取暖吧？闻一闻可以嗅到由岐的味道哦？」

镜 「对啊，像狗脚掌心那样的味道吧」

司 「由岐的气味让人安心，明明都长高长大了，在被由岐的味道所包围着的时候，还是会有种“真是没有变啊”的感觉。姐姐也靠过来呀，好吧？」

镜 「真、真拿你没办法呢。司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试一下下好了」  
我感觉到身体的另一侧又有人像虫子一样钻进了被窝里。

司 「哎嘿嘿。独家的由岐睡相哦」

司 「我是司哦。姐姐能听得见吗？现在我正在和由岐零距离接触哦」

镜 「我、我问你啊……司、司。现在由岐的睡相是怎样的？请描述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看起来这姐姐还真是拿妹妹没办法啊～。

司 「哎嘿嘿。很可爱哦。就像是天使一样呢」

天使一样的睡脸，那不是父母形容孩子时常用的吗。

镜 「天使？啊，一定是被雷劈到然后摔到地面那种吧」

司 「真～想摸一摸由岐的脸蛋呢」

蹭蹭——

哇，有点痒痒的。

蹭蹭——

脸颊上感觉到一个圆圆的指头。

司 「哦～……这触感还真是不错呢」

镜 「哎，有多不错？」

另一边脸蛋也感觉到了个圆圆的指头。

蹭蹭——

蹭蹭——

镜 「……的确，意外地很好玩呢」

我的两边脸轮流被按来按去。

司 「哎嘿嘿」  
 镜 「司。你从那边摁住。我从这边摁住」  
 司 「了解」

脸从两边被按下去了。

镜 「噗，由岐的脸，真好玩」  
 司 「噗噗，姐姐你笑得好没品啊」  
 由岐 「我说啊，我还醒着呢」  
 镜·司 「「呜哇」」  
 镜 「醒、醒着你就早说啊」  
 司 「对不起哦，由岐」  
 由岐 「真是的，别拿人家的脸当玩具啊……」

尤其是镜，你先给我道歉。

柘榴 「……………」  
 由岐 「啊，高岛同学你回来了」

确认完门窗的高岛同学在我们旁边呆呆地站住了。

柘榴 「镜同学，司同学，你们两位，在由岐大人的被窝里做什么呢？」  
 镜 「呃、呃，这个么，怎么说，只是一时兴起……」  
 由岐 「嗯嗯，只是小小的恶作剧而已」  
 司 「你们两位，这样会被误解的啦」  
 柘榴 「各位」

高岛同学的双肩轻轻地颤抖着，她似乎有些激动。

柘榴 「可以让我也加进来吗？」  
 由岐 「诶？」

7月14日

*Down the Rabbit-Hole*

镜 「我说啊……为什么高岛同学要……要抱着由岐啊……真不健康啊」

镜想把抱着我的腰缠在我身上的高岛同学扒下来，还死死地拽着我的袖子。衣服都被你拉长了啊。

柘榴 「嗯……早上好……」

为了不被拉下来，高岛同学更加用力地抱紧了我的腰。

司 「你们两个，不可以吵架呀……呜啊」

司睡眼惺忪地伸了个懒腰，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想要劝解这两个人。喂，同学你很像僵尸哦。

由岐 「结果，一晚都没睡着啊」

昨晚一直在胡闹，不知不觉间天都已经亮了……、

我望向静静地发出滴答声的时钟……、

由岐 「哈……10点了啊」

镜 「嗯？诶？」

听见我的话，镜扭头看了看钟。

镜 「啊……真的呢。咦？之前看才12点啊……由岐，你们家的钟是倒着走的吗？是不是坏了啊？」

坏掉的是你的脑袋。准确说是你的时间感坏了。我全身疲倦不已，连嘴都懒得跟她斗了。

由岐 「早上了……已经是早上10点了」

镜 「哎？啊～……这样啊。已经这个时候了啊……早上……10点……上午，10点……」

镜 「上午10点!？」

镜噌的一下跳了起来。

镜 「什么！天都这么亮了，真的是早上了啊」

镜掀开窗帘，人都傻掉了。

镜 「啊……我真是笨蛋笨蛋笨蛋！还、还在做什么呢笨蛋」

看着镜嘭嘭嘭地敲自己的脑袋，觉得好稀奇……。

镜 「司！快起床！」

镜扑过去抓住了司的双肩拼命摇晃起来，司的脑袋被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上下乱晃。

司 「机机机机野野野耶耶耶耶，刚、刚才你不是还在说快睡觉吗」

被摇得晕头转向的司有气无力地抗议道。

镜 「知道现在几点了吗!?都早上10点了!!快起床不然就要迟到——不对已经迟到了啊啊!!快点给我起来!」

司 「呜、呜啊～～～咿」



司一边长长地打着哈欠一边迷迷糊糊地伸手去解睡衣的纽扣。

镜 「司！胸罩都露出来了！」

由岐 「哦？」

啊，的确是胸罩……

镜 「不准看」

由岐 「好痛」

柘榴 「由岐大人，您还好吗？」

拦腰抱着我的高岛同学担心地看着我。

由岐 「啊，还好……」

柘榴 「我认为镜同学总是把说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付诸拳脚是不好的……」

由岐 「这一点我也深表同意……对了，我想问个问题……你打算这么抱着我抱到什么时候啊？高岛同学」

柘榴 「哎？啊……失、失礼了」

高岛同学唰一下站了起来，正坐在我面前深深地鞠躬道歉。

由岐 「啊，不，我不是说不高兴……那个，只是随口一问而已啦」

镜 「由岐，你也别在那里发傻了，快点起床做准备啦」

由岐 「准备？准备，准备些什么啊？」

镜 「哈？当然是准备去学校啊。老大不小了还装什么傻啊？」

由岐 「呼～犯傻的是你好吧……通宵之后的第二天我从来不去上学的。今天就翘课然后睡觉了。就这样」

我哧溜一下钻进被窝，躺好。

镜 「你这算哪门子歪理啊快起床！」

头被轻轻地踩住了。

由岐 「啊呜……踩别人脑袋是犯规的……」

镜 「迟到才是犯规的吧」

由岐 「真的吗……我觉得现在这个样子不太好啊？」

镜 「什么啊？」

由岐 「因为啊……你这样用脚踩着我……真是不禁让人感叹道……到了这个年纪也确实是会穿些少女风情的东西呐……那个穿着可爱卡通图案小内内的小镜镜……真的是长大了呢」

镜 「什!! 什么什么」

注意到我所看着的方向，镜的脸唰一下红透了。

镜 「由岐个大笨蛋!!」

由岐 「痛痛痛……脸被踹到了」

镜叉着腰怒气冲冲地去洗漱间了。

由岐 「为什么非要踢我不可……明明是镜自己让我看到的嘛……」

再说啊，为什么只是被同性看到就要像被色狼偷窥了小裤裤一样愤怒呢……、

镜 「总之快起床!」

由岐 「是……」

说完……镜就不见了。

去上厕所了吗?

啊，又回来了。

镜 「……」

由岐 「嗯? 怎么了?」

又被踢了一脚。

然后又不见了……、

搞什么?

由岐 「痛痛痛……我了个去，还来个带时间差的二次攻击啊……真是过分啊!」

由岐 「气死我啦! 你这么二段攻击的话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哦!」

5分钟后。

由岐 「ZZZZZZ……」

司 「呼——、呼——、姆喵姆喵」

镜 「你们! 在干些什么啊! 连司都是，一不紧紧盯着你们就给我——」

柘榴 「啊，先别踢……她让我给您留言」

镜 「留言?」

柘榴 「“你踢了两次，我也睡两次。敬上”……她这么说的」

镜 「敬上你个头啊……这个笨蛋……」

由岐 「嗯，嗯嗯? 怎么了? 着火了?」

睁开惺忪的睡眼后，我看见镜正拿着勺子敲着平底锅。

由岐 「什么嘛，镜的新玩法啊……玩得还挺开心的样子」

镜 「开心你妹啊，快点给我起床!」

由岐 「唉呀，我不是说过了不去了嘛」

镜 「别想这样蒙混过去」

由岐 「我说啊。到底是因为谁我才睡不成觉的啊？」

镜 「这、这个……」

司 「啊哈哈……这么说的话……」

柘榴 「也是呢……的确由岐大人说要像平常一样正常的睡呢……」

镜 「这……的确是因为我们……可是！」

由岐 「可是？」

镜 「呃……」

由岐 「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也不要太在意了啊？」

柘榴 「是，所以请慢慢休息吧……」

高岛同学从旁边一把抱住了我的胳膊。

镜 「这！为、为什么高岛同学会跑到由岐的被窝里啊」

柘榴 「因为我是女仆……为了让主人舒适地睡眠，我要在一旁侍寝啊」

胳膊上传来了一阵很～是柔软的触感。

转过头去，我发现高岛同学正温柔地笑着，看着我。

柘榴 「因为就是因为是我们才导致由岐大人睡不成觉的……所以必须由我来服侍由岐大人」

镜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柘榴 「这个，当然是因为人家的设定是女仆角色啦……」

镜 「角色设定……又，又是这个……」

镜 「……知道了……」

镜 「你要是想这样的话……知道了……今天我也不去学校了……」

由岐 「哎？这样可不好吧。这不就变成旷课了嘛？」

镜 「这句话也不知道是谁的嘴里说出来的呢……」

镜提起握紧的拳头，露出吓人的笑脸瞪着我。

由岐 「啊，不……偶尔旷一两次也不错嘛」

由岐 「不过，怎么连镜都想翘课了呢？」

镜 「因、因为……」

镜避开了我的视线……小声嘟囔道。

镜 「高岛同学是女仆角色的话……我就是青梅竹马的角色嘛……既、既然如此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好的……」

由岐 「哎？幼馴染角色就是这样的吗？」

镜 「鬼才知道啊！不过我作为青梅竹马的角色，是绝对无法容许女仆角色的高岛同学和你两人独处这种事的！」

由岐 「哈、哈……」

怎么变得如此积极了呢……镜……。

由岐 「可是……也不算是两人独处吧？因为——你看？」

司 「嘶一呼一、嘶一呼一……」

镜 「也是呢……还有这个自称是妹妹角色的呢……」

不对，要这么说的话，女仆啊青梅啊妹妹啊什么的不都是自称的吗……？

啊……对了，青梅竹马可不是自称的吧……。

镜 「呼……本来想至少让司去上学的……现在可好，哎」

司娇小的身体正幸福地闭上眼睛蜷成一团。

镜 「这孩子，睡不够整整8小时就不行啊……一直闹到清晨……等她起来得到下午了吧……」

镜 「呼……就算不是两人独处，只把妹妹留在这里也不行啊……」

镜 「真是的……」

结果，大家一起睡起了大头觉，

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日落西山了。

光阴似箭啊……。

柘榴 「由岐大人，我现在去准备晚饭，今日的晚膳您有什么要求吗？」

由岐 「哎，啊，嗯～，也没什么特别想吃的……直接用冰箱里的东西应该够了吧？」

柘榴 「刚才已经确认过了，有咖喱和炖菜，土豆炖牛肉的话，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由岐 「这样啊，那么吃咖喱怎么样啊？」

司 「咖喱很好吃哦」

镜 「咖喱嘛……也不错吧」

柘榴 「那么，在我准备菜肴的这段时间里，请您们尽情畅谈吧……」

高岛同学低头行了个礼，走向了厨房。

由岐 「嗯……尽情畅谈吗……」

司 「总觉得。由岐突然变成了什么大人物一样呢……高岛同学简直就像是真正的女仆一样呢」

司 「好，那么我也要投入地当好妹妹的角色」

镜 「为什么要在这种事情上认真啊……」

司 「哎？因为不是约好了这样做才让我们住在这的吗？」

镜 「不过这个……不只是借口而已吗？」

司 「就算是，约定就是约定……」

镜 「那、那我的这个角色该怎么演啊……要更投入的话……」

司 「姐姐就现在这样就可以啦。因为本来就是青梅竹马嘛」

镜 「那司你不也是……」

司 「我想要演妹妹角色嘛」

镜 「……你不是我的妹妹嘛」

司 「可是在角色上不是这样的啊？我想让由岐把我当妹妹一样对待呢……」

镜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啊……」

司 「呵呵……也许因为是双子吧？」

镜 「因为是双子？」

司 「对……那种感情，就是作为青梅竹马就会喜欢上……而作为妹妹则是想成为家人……」

司 「这种矛盾的感情不正是以双子的形式呈现出来了嘛？」

镜 「什么成了形式啊……我们生来就是双胞胎啊……」

司 「啊，不……这里面也许带着命运的含义吧？」

镜 「那是什么啊……」

镜 「不说这些了……让高岛同学干活，我们却只在这里闲聊……还是过意不去的」

镜 「我去问问她需不需要帮忙吧」

镜 站了起来。

司 「啊，姐姐……」

柘榴 「久等了。各位」

司 「哇——咖～喱的香味。看起来好好吃哦」

司 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司 这时候幸福溢于言表的司真是纯真的好孩子啊。

镜 「做的可真不少啊……」

柘榴 「嗯，是两人一起做的。请用心品尝吧」

司 「好～嘞!」  
 在小山丘状的米饭上，咖喱被精心地浇了上去。  
 看起来确实很好吃。

镜 「嗯? 为什么高岛同学不坐下呢?」  
 柘榴 「不不，身为女仆怎么能跟主人一同进餐」  
 镜 「哈?」  
 由岐 「不……难得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吃吧?」  
 司 「就是啊。大家一起吃才好吃嘛」  
 镜 「就是啊……要是那样的话帮忙的我岂不是也得站着吃了吗」  
 柘榴 「呜呜……知道了。真是让人感激涕零。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高岛同学拿过一把椅子，插进了我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

镜 「……哼，居然就这样直接插进……旁边……」  
 柘榴 「所谓女仆，就是要比任何人都贴身地在主人的身边服侍她啊」  
 镜 「嚯……对了，司……这个时候幼驯染角色应该要怎么做啊?」  
 司 「像姐姐你现在这样燃起斗志就是正解吧」  
 镜 「这、这么做算是正解吗……」  
 司 「因为姐姐是纯天然的幼驯染，所以不用在意自己的角色要怎么办啦……」

镜 「呜……总、总觉得有些无法释然……总之我知道了……」  
 由岐 「那么……先别说了，开吃了」  
 司 「我开动了!」  
 镜 「开动了」  
 柘榴 「开动了」  
 由岐 「呜! 好烫」  
 柘榴 「没、没事吧由岐大人」  
 由岐 「呜哈哇，没关系……只是有点烫」  
 柘榴 「真是对不起。请用」  
 高岛同学马上拿出了凉好的茶往杯子里倒。

由岐 「啊，真是谢谢了」  
 她给人感觉就像是真正的女仆一样啊。

柘榴 「看起来有点太烫了呢。真是非常抱歉」  
 高岛同学微微一欠身，用我放下的勺子舀了一勺咖喱，然后……

柘榴 「呼～呼～，由岐大人，请用……」

我一口将送到嘴边的勺子里的咖喱吸了进去……。

镜 「!」

由岐 「呃，啊，谢谢」

柘榴 「不用客气，照顾主人的起居正是女仆的任务，请不用在意」

由岐 「嗯？」

“呼”的一声闷响，好像是碗被重重的按在桌子上发出的声音，我望了过去。

镜 「哼，怒，呜，呜呜呜～～～～～～」

由岐 「咿!」

镜单手拿着勺子，肩部颤抖，还直直地瞪着我。

而且还一副吓人的样子。

她涨红了脸，咬着嘴唇，头顶的两根呆毛（比常人蠢两倍的证据。※但是对本人说出这话就会被揍一套轻拳×2、前Dash、轻脚、重拳的连接……）似乎也像鬼的两根角一样立了起来。

由岐 「啊，那个，镜大人？小的鲁莽，又犯了什么不合您的意的事了吗？」

不知不觉间使用了奇怪的敬语。

镜 「……我、我说啊……司…在这种情况下……」

司 「嗯，完全正确呢。这样才是幼驯染角色呢」

镜 「是、是吗……那就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嘛……、

都要吓死我了啊……、

柘榴 「由岐大人？」

由岐 「啊，抱歉抱歉」

正说着高岛同学已经把汤勺送到了我的嘴边。

由岐 「啊呜」

我一口吞下勺子里的咖喱，脸鼓得满满的。

镜 「!! 呜呜呜～～～～怒怒怒怒怒……」

镜原本眼里就要喷出火来（喷我），还咬牙切齿地恨恨地瞪着我。

由岐 「都说了这样很吓人啊，怎么回事？我和您有什么深仇大恨么？咖喱？是咖喱的原因么？是吃了咖喱我就要被镜处死吗!？」

我也没控制住语气，如此问道。

镜 「才、才没……是你自作多情了吧？」

哈？

镜 「我、我才懒得去管你怎么样了啊……笨蛋啊你？」

由岐 「我、我可是确实地感觉到了……」

镜 「有、有蚊子在这边飞！我只是瞪着空气而已！所以说你自作多情啊……」

自、自作多情？

怎么看也不是瞪的也不是空气，而是我吧……这样也能算我自作多情吗？

柘榴 「呼～吮～由岐大人，请」

高岛同学又把第二勺送到了我嘴边。

由岐 「啊，嗯……啊呜，（咀嚼声）」

嗯，正好。

柘榴 「合您的口味吗？」

由岐 「嗯，挺容易入口的」

柘榴 「呵，太好了。……啊，失、失礼了。合您的意真是太好了」

由岐 「啊哈哈，不要这样啦。对我用不着说敬语的啦」

柘榴 「不，因为由岐大人是我的主人」

镜 「真是的！果然不太对劲啊司！这不是只有女仆占便宜了嘛！」

司 「是嘛……我觉得大概是姐姐这个青梅竹马角色的傲娇补正值中“傲”的比重太大了吧？」

镜 「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傲娇还是熬焦什么的……知道了……知道了……这种闹剧我可是受够了……」

由岐 「闹剧？」

镜 「给我！」

柘榴 「哇」

镜 「吮～吮～，来，很烫的吧，张开口吧。我给你吹凉一下哦」

由岐 「诶？」

司 「哦」

柘榴 「镜、镜同学，这个是女仆的工作」



镜 「我管你的……好啦由岐，我都给你吹凉了，你该不会说吃不进的不对啊」

司 「虽然口口声声说这是闹剧，但还是忠于青梅竹马这个角色，真是个天然属性满满的青梅竹马呢」

镜抓着我的勺子，舀起咖喱，然后轻轻地吹了吹，再将勺子递了过来。

由岐 「诶？」

镜 「快、快吃啊」

镜难为情地避开了我的视线。

由岐 「啊，呜，嗯」

镜拿着勺子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由岐 「我、我说啊……镜。你晃成这样我很难吃到嘴里的啊……」

镜 「什么嘛！为什么一到我的时候就这么多意见啊！」

由岐 「没、没有啦……真的是勺子在晃，很难吃进嘴里啊……」

司 「嗯……的确是在晃动……倒不如说是在颤抖」

镜 「看、看错了吧。还是说地震了？」

柊榴 「我没有感到摇晃啊……」

镜 「那就是由岐吧……是由岐在抖……」

由岐 「不……为什么我要抖啊，我是什么老太婆嘛？」

镜 「吵、吵死啦。那么就用这样说好了」

由岐 「怎么说啊……」

镜 「呃……那个……对、对了，其实人家是连筷子都拿不稳的纤弱少女啊」

由岐 「那样的少女怎么可能会使出如此漂亮的飞踢啊」

镜 「漂亮嘛……被你称赞还真是荣幸啊……」

由岐 「好痛……」

镜 「总、总之别在强词夺理了赶快给我吃掉……」

由岐 「是是……」

我尽量张大了嘴，总算把食物接住了。

由岐 「啊唔」

镜 「啊」

在我将勺子含在嘴巴里的时候，镜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一副极力忍耐着什么的样子。

由岐 「(吞咽)……谢谢」

镜 「哈……」

镜松了一口气。

柘榴 「那个……镜同学」

镜 「什、什么？」

柘榴 「刚才你为什么闭上眼睛啊？」

镜 「哎？我闭眼了吗？」

柘榴 「是，的确闭上了哦……这样子会漏出来的……果然对于镜同学来说这还是太困难了吧」

镜 「才、才没这回事呢。好啦，由岐张嘴！」

镜 我说啊……这还算是服侍嘛？

镜 我自己倒觉得像是动物园里被人投放饲料时的动物呢？

镜 「唔～唔～……给你」

镜 又送到了我的嘴边。

由岐 「哈……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镜 我只能张大了嘴等着那个晃动着的勺子逼近过来……镜啊你为啥会打成这个样呢……只不过是勺子喂个饭而已嘛……

镜 「……啧」

柘榴 「都说了，不可以别开眼睛啦」

镜 「吵、吵死了。就算不直接看也知道的啦！」

柘榴 「哎……是这样嘛，是通过设置在头顶的两根天线来探测的吗？」

镜 「是、是啊。这两根天线可是连接到我的大脑，通过空气振动来获知你的情况的好东西呢！」

柘榴 「嚯……这还真是……我抓」

柘榴 高岛同学紧紧地抓住了那两根呆毛。

镜 「你干嘛」

柘榴 「这样你就看不见了把？」

镜 「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啊」

镜 「你、你别当我是白痴啊，笨蛋」

柘榴 「啊呜……说谎的不是镜么……」

镜 「那、那倒是……」

司 「那么，大家还是先和和气气地喂由岐吃饭吧……」

由岐 「哎？」

柘榴 「这是指公平竞争嘛？」

镜 「那么我接受了！」

柘榴 「女仆和青梅竹马到底谁更好……来决一胜负！」

司 「还有妹妹啊……老是把我给丢掉……」

由岐 「不，更要紧的是，我自己的意思也被扔到一边了啊」

镜 「谁管你这个啊！来由岐快张嘴！」

柘榴 「我不会输给你的！请吃我的吧」

司 「啊哈哈……要是可以也请吃我的吧……」

这是哪门子的混战啊？

真是一点也搞不懂……。

由岐 「……吃、吃撑了……」

准确的说应该是被喂撑了？

嘛，都一样啦……

司 「由岐，你还好吧？」

正在客厅里滚来滚去的司问了我一句。

由岐 「嗯，下手知道轻重的也就只有司了啊……」

司 「啊哈哈……她们俩战得热火朝天的，有些吓人呢……」

呜呜……看来司看起来傻乎乎的，却是最可靠的人啊……。

镜在厨房里默默地洗着餐具。

顺便说下，高岛同学正在打扫浴室，准备烧水洗澡。

不知是不是因为咖喱太美味了，司还是老样子地在起居室里滚来滚去。

虽然看上去她是最傻乎乎的……但说不定是为了不刺激到那两个人，她才故意什么也不做的吧……。

司就是这样的丫头啊……。

我这么想到……。

由岐 「刚吃完饭就睡觉会长胖的哦……」

司 「我施过咒语让脂肪都聚到胸那儿去，所以没关系的……」

收回前言……看起来笨笨的司，果真是笨笨的啊……。

不过突然间这么安逸我也不太自在啊……一直以来自己做的事情现在由别人来做了……。

由岐 「镜……我也来帮忙洗碗吧？」

镜 「不用啦。这点东西马上就弄完了……由岐就在那里坐着就行啦」

由岐 「不，刚吃完饭就坐着会长胖的不太好。所以呢，我想稍微做点运动」

司 「那么，我把让脂肪都跑到胸上面的咒语告诉由岐吧」

由岐 「呃，哇，干嘛」

司 「呜哇，由岐的胸还相当大的嘛」

司 「这个就是呢，通过刺激乳腺让胸部变大的咒语哦」

由岐 「我说，这不是什么咒语吧」

司 「是咒语啦，因为这都是安慰人的啦！」

由岐 「知道了你还……在这里滚来滚去……也太那啥了吧……」

司 「常说病由心生，其实贫乳也是一样的哦」

由岐 「我才不是贫乳！」

司 「不管啦，变得更～大、更～大一点吧」

由岐 「啊，嗯，听我说啊！住手啦」

镜 「你在干什么啊……司」

司 「呜哇，姐姐，对不起，由岐先借我用用」

镜 「呵……借什么的，由岐又不是我的东西……」

看来刚才还和高岛同学唇枪舌剑了一番的镜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

太好了……。

由岐 「呼……总觉得就像是突然变成了四姐妹了一样呢」

不，如果是四姐妹还好点，

现在这种气氛有些怪怪的……。

由岐 「真是的……为什么遇见高岛同学以后净是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啊……」

柘榴 「让您久等了，由岐大人」

镜 「久等了，由岐」

由岐 「哎……」

怎、

怎么回事

？

为什么穿着泳装的高岛同学和镜会出现我面前啊？

在我张着嘴说不出话的时候，高岛同学已经占领了我身后的阵地，而镜则有些为难地留在了我前面。

柘榴 「让我来给您擦背吧」

由岐 「呃……」

镜 「就是这么一回事……赶快把后背给交出来……」

由岐 「那、那个……这种事用不着两个人来吧……我的背可没有那么大啊……」

柘榴 「那么，让我来洗前面吧？」

镜 「没有哪个女仆会去洗前面的好不好……」

柘榴 「没有吗？」

镜 「这不是废话么……」

柘榴 「那么，就由我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给主人洗前面的女仆吧」

柘榴 「所以由岐大人……请称我为“高岛世界上给主人洗前面的女仆第一人柘榴”吧……」

镜 「等等，那还不如让我来洗」

柘榴 「可是……没有哪个青梅竹马会去洗前面的吧」

镜 「那么我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洗前面的青梅竹马……」

由岐 「我说两位啊……好像破罐破摔地说了不少有问题的话吧……总之前面我自己还是能洗的」

柘榴 「用“自己什么都能做”为理由，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下来的人可成不了什么事啊……」

柘榴 「即使自己能做，也让其他人有表现的机会……这才是大将风范不是吗？」

由岐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柘榴 「我认识某位先生，从剧本、原画、CG、演出素材到背景，都说自己能做，然后就全部揽下来了……」

柘榴 「其实这种人正是无可救药的啊」

柘榴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要自己做才搞得游戏延期发售啊！这就是我作为代表想替大家说的话！」

柘榴 「本来定好的录音日期都推迟了好几次了……录音当天才拿到脚本来不及看的啊，真是希望那位先生不要再这样子，很是让人困扰的啊……」

柘榴 「就算你一边奇怪地喘气一边解释说“嘿，嘿，好、好久没有写剧本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哦ww嘿w嘿嘿w”，我们也不知怎么办好啊」

柘榴 「这是工作，不是什么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事情……真是的」

由岐 「呃……我明白这位先生作为一个人已经没救了……不过和现在的情况好像没什么……」

柘榴 「有关系。分工是很重要的，由岐大人!」

由岐 「哈……」

柘榴 「近代化就是所谓分工的时代……大家都在发挥着各自的特长，为社会做出贡献……」

柘榴 「这才是正确的现代生活方式!」

柘榴 「鉴于以上所言，请让我来负责由岐大人的前面吧」

柘榴 「呀，好凉」

镜 「对不起……水弄出来了……弄错了」

柘榴 「刚、刚才您是故意的吧……镜同学」

镜 「怎么可能……您多虑了……」

柘榴 「不……故意的……我看出来了!」

镜 「哼～嗯……那么高岛同学你又到底想干什么呢……为什么一边拼命理论还一边流鼻血呢?」

柘榴 「这、这个……这不、不是鼻血，是血泪啊!」

镜 「喔……原来高岛同学鼻子里会流出血泪啊……」

柘榴 「这种情况很少有的」

镜的太阳穴跳动着……而高岛则是鼻子里流着血……同时她们都狠狠地瞪着对方。

在浴室里……我全裸，这两位穿着泳装……。

这、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由岐 「知、知道啦，你们俩一起洗背吧」

柘榴 「哎? 前面呢?」

由岐 「前面我自己洗……」

柘榴 「咳咳……我说啊……我有一位朋友，他既担任社长……」

由岐 「我说啊你刚才已经说过一遍了」

镜 「呼……那我就开始洗了」

柘榴 「啊，真狡猾……」

镜 「怎么会是狡猾呢……看这，这半分是高岛同学的领土啦……」  
沙沙～。

镜的手指沿着我的脊骨滑过……。

柘榴 「啊，这条边界不太对吧。正中间应该在这里」

又是一道～。

由岐 「我说啊，别用手指在背上画来画去的很痒啊」

柘榴 「对、对不起……」

镜 「开始洗吧」

柘榴 「我不会输给你的……」

然后的事么，正如你们所想……

她们两个沿着边界一次又一次地划我的脊骨，挠啊挠，挠啊挠。

还你一句“这是我的领土！”她一句“不，是我的！”这样吵来吵去  
……最后我……

由岐 「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领土吧！」

柘榴·镜 「  
「  
对  
抱  
不  
歉  
起

…

唔

…

…

」

…」

我快要被玩坏了……。

领土战争总会以双方都一无所获的结局收场。

对此我可是有切身感受的啊。

啪嗒啪嗒啪嗒……。

啪嗒啪嗒啪嗒……。

啊～……呜～……、

脸上有凉爽的风吹过。

由岐 「呼……怎么了这是……她们俩……」

她们俩原来是这种性格吗？

谁说高岛同学的确原本就是个怪人没错……可是连镜都被传染成这个怪样子了……。

由岐 「为什么她们俩总是动不动就闹起来了呢……」

司 「那是因为，她们都喜欢由岐啦」

由岐 「哇，司」

司 「就是因为两个人都喜欢由岐，所以才较上了劲啊……」

由岐 「啊，不对……前提就很奇怪了吧……我可是女的啊？」

司 「是嘛？不是只要有爱就没问题了嘛？」

由岐 「啊，原来这种喜欢是“爱”吗!？」

司 「不是吗？」

由岐 「不……不对吧……你看，镜是青梅竹马，高岛同学也只是不久前才认识的……」

司 「而且两人都是女孩子？」

由岐 「嗯，对对」

司 「这样啊……由岐不喜欢她们两个吗？」

由岐 「哎？那当然是喜欢的啊……可是……」

司 「你想说这不是Love而是Like吗？」

由岐 「那当然啦。再说司你也是吧？」

司 「哎？我？」

由岐 「司对我总不会是Love吧」

司 「不是哦……我对由岐可是Love啊」

由岐 「咳？」

司 「所以呢，她们俩Love着由岐也没什么奇怪的啦……」

由岐 「那、那个……我说司同学？Love这个词……怎么说呢……」

「刚才对不起啊……背还疼吗？」

我转过头去，看见镜一只手拿着团扇站着。



柘榴 「刚才是不对……有点得意忘形了……」

司 「你们俩不要再吵啦，对待由岐必须要用“Love & Peace”的精神哦……」

由岐 「诶？」

“Love & Peace”……难道司刚才说的是……。

仔细一看，司正看着我苦笑……。

你、你们拿我开心啊!?

7月15日

*Down the Rabbit-Hole*

由岐 早上了……从小鸟的叫声和窗帘的缝隙间渗入的阳光便能得知。

「……呼，都因为司说了奇怪的话，又没怎么睡成呢……」

连续两天缺乏睡眠……。

什么Love嘛……明明都是女生……

可是为什么……

由岐 「为什么……我会微妙地有些动摇呢……」

而且，我一点都搞不懂这种不安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

按常理来说，这种时候应该是觉得不愉快并且伴随着惊愕吧……。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觉得不愉快呢……。

这种感情怎么说呢……最接近的是……

果然还是，不安。

为什么会如此不安呢……。

由岐 「……完全搞不懂」

真是的，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啊……。

最开始是高岛同学为了寻找天空，暂时寄居在我家里……接着情况就变为，镜和司也在这里住了下来……。

等等……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对了……

没错……原先高岛同学是为了想办法寻找天空而住在这里的……为什么不去找而一直搞这种事呢？

就算是为了消除这种莫名的不安感……我也应该尽早帮高岛同学找到天空，让高岛同学能回到自己家里去，然后让镜和司也回去……。

如果不这样做……

感觉有些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奇怪了哦？

由岐 「啊哈哈……搞什么啊……总觉得事情向着糟糕的方向发展了……向着不正常的状况……」

司 「什么事情糟糕了啊？」

由岐 「呜，哇啊，司」

司 「你、你干嘛这么吃惊啊？」

由岐 「啊，不……没什么……嗯」

司 「没什么…你的表情可不是没什么呀……」

由岐 「那、那还不是因为，昨晚司说了些奇怪的话」

司 「奇怪的话？」

由岐 「Love什么的……」

司 「奇怪吗……嗯～，要说奇怪可能确实有点奇怪啦……」

镜 「行了，别说了要迟到了啊」

由岐 「呜哇，真的啊……得快点准备了」

虽然昨天翘课了……今天还是要老老实实去学校的。

课还是一如既往地无聊得很……可是却这么不可思议地觉得课是如此的漫长。

快到暑假了……再忍忍这段无聊的时间就过去了……。

放学……四人一起回家。

总觉得像这样结伴回家很久没有过了。

嘛因为要回的是一个家……一起走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啦……。

由岐 「今天差不多该去寻找天空了吧……」

柊榴 「是的…昨天偷懒了呢……」

镜 「寻找天空……是夏夜的大三角吗？」

由岐 「嗯……好像是世界的少女和那个什么宇宙刑警少女的相遇来着吧……」

司 「你记错得有些离谱呢……由岐」

镜 「要到哪里去找呢？」

由岐 「我想应该先在杉之宫的公寓附近找找看吧……」

镜 「由岐，我说啊……你知道光污染这个词的意思吗？」

由岐 「这点知识我还是有的啦……光污染不就是指，因为有了过强的照明灯光导致天文观测无法进行嘛」

由岐 「不过在东京的夜晚要找没有亮光的地方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吧。再说只是要看夏夜大三角的话，东京也看得到的啊……」

镜 「不……不能因为这样就挑这附近街灯最密集的地方吧……一提到杉之宫马上想到就是热闹的夜市不是吗」

由岐 「不过灯光较少的地方没有能进去的楼顶吧？不管有光没光，要是进不了楼顶，那就是万事皆休了啊……」

镜 「要不要找天文部的商量一下啊？」

由岐 「天文部？」

镜 「北校的天文部啊。只要事先获得了许可，那边在晚上也可以使用教学楼的屋顶哦」

由岐 「是吗？」

镜 「不过如果弄到深夜还是会有很繁杂的手续要办……只是日落后的几小时内就没那么多麻烦的手续了……」

司 「那里能看清楚星星吗？」

镜 「嗯，北校的地势比较高，周围又被森林环绕。尤其是C栋的楼顶最高……」

柘榴 「C栋……么」  
高岛同学的表情突然阴沉了下来……。

由岐 「怎么了？好像一提到C栋你的脸色就不太好看啊？」

柘榴 「啊，不……没什么……对不起……」

柘榴 「不过，我觉得C栋应该是学校里最高的建筑了……曾经去过那里几次……」

由岐 「是吗？」

柘榴 「我以前是美术部的……从C栋的结构来说，要到楼顶只能从美术准备室上去，所以以前经常去那……」

由岐 「哎……现在不是了么？」

柘榴 「因为发生过事故……美术部已经停止活动了……」

由岐 「美术部发生过事故？」

柘榴 「嘛，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不说了，还是说学校的楼顶吧」

司 「晚上一般不会在学校里晃来晃去，没怎么留意。不过北校到了晚上确实是一片漆黑呢……」

镜 「听说能看见街道的东边那片天空由于光污染而难以观测，但过了晚上八点以后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夏夜大三角了」

由岐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镜 「因为班里的美羽同学是天文部的」

由岐 「美羽同学？说起来好像有这么个人呢……」

镜 「由岐真的对班里的同学没什么印象呢……」

柊榴 「由岐大人总是没法将别人的长相和名字对上呢……当时见到我也是  
一点印象都没有」

由岐 「哎？是这样的吗？印象中只和高岛同学在那个公寓的屋顶上见过一  
面而已吧……」

柊榴 「这样想的也只有由岐大人……嘛这个没关系了……」

听她的口气……似乎我以前已经跟高岛同学见过几次面了吗……说起  
来借她书的时候我记得是第一次，她却对我说“您又借我书了呢”……。

也就是，我们已经熟到可以借书了吗……呜，完全没印象啊……。

镜 「由岐，你这个毛病该改一改了……总是记不住别人长相会惹人嫌  
的」

由岐 「嗯……嘛，以后会注意的……」

镜 「总之先给美羽打个电话拜托她这件事吧。我想快的话明天，最迟到  
后天应该就可以使用楼顶了」

由岐 「那么，今天呢？」

司 「要不要去那个公寓的楼顶上看看？」

柊榴 「不……既然如此，今天回由岐大人家里吧……有重要的事要告诉大  
家……」

由岐 「重要？」

司 「是呢……今天有重要的事情……」

由岐 「哎？是这样嘛？」

是什么呢……司和高岛同学所说的重要的事……

我也觉得有些诧异，为什么她们的话会这么有默契呢……。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高岛同学和司到家以后就马上开始准备做饭……。

今天似乎是轮到高岛同学和司……。

而司似乎主要是出去买菜……、

不过，重要的事到底是什么呢……。

虽然我一直纠缠着……不过回到家后她们就马上去准备晚饭了，完全没提那件事。

司 「料理做好了哦！」

由岐 「好快」

镜 「不过……这就是……料理吗？」

那些被称为“料理”的东西，无非就是些咸饼干、奶酪、炸薯条和披萨（大概是冷冻的）……嘛，这个炸的倒还算是料理……但真要说起来……。

柊榴 「对了……那个…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我有」

由岐 「重要的事情？」

柊榴 「总之……我简单地做了几个签……」

由岐 「签？这些签是决定各自的任务的吗？」

镜 「不过，天文观察需要什么分工啊？」

柊榴 「不，这跟天文观察的分工没有关系……」

由岐 「那又是什么的分工呢？」

镜 「说起来昨天高岛同学好像很是殷切地对分工的重要性发表了相当多的看法……」

柊榴 「是的，世界上的人就应该分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居于高位的人和在下面劳作的人……」

由岐 「诶？」

司 「嘛，那的确很重要呢……」

镜 「我说，为什么你能理解啊……」

柊榴 「就像镜同学说的那样，杉之宫公寓的屋顶上光害太强，应该不适合天文观测……今天就算是去了恐怕也没有什么意义吧……」

镜 「这个，跟支配别人的人和被支配的人之类的，有什么关系吗……」

司 「那就是！决定谁是国王啊！」

镜 「哈？」

柊榴 「是……就是这么一回事。难得有机会今天大家就尽兴玩吧……找到天空的那天也不是什么遥远的时候吧……」

司 「那么，国王游戏开始咯！」

由岐 「……国王……是什么？国王游戏！？这跟天空观测有什么关系啊」

柊榴 「嘿！」

她把签都打乱了。

不过，有句话更让我在意……。

由岐 「呃……高岛同学…刚才你好像说找到天空也不会太久什么的……」

柊榴 「是，的确说过」

由岐 「那么……为什么你能下这个结论呢？」

柊榴 「不……只是从愿望性的推测。我是这么想的，有这么多人一起帮我找的话，应该要不了太长的时间吧……」

由岐 「这、这样啊……」

愿望性的推测吗……那不无道理……。

反正天空的开始和终结什么的，本来就不可能存在……。

她把找到这种地方说得那么轻松，有点怪怪的……。

她即为世界的少女和空之少女相遇的地方……开始之天空，终结之天空……。

总让人觉得这地儿不可能有……

那么，为什么我要和她一起去寻找呢……。

司 「那就快点开始吧。我早就梦想着能有一天，能跟朋友们围在一起吃着垃圾食品玩游戏了——」

镜 「是你想玩这个的吗……司」

司 「嗯，在家里可是没玩过啊。难得在朋友家里过夜，不玩点这样的怎么行呢」

柊榴 「饮料也有很多哦——」

什么啊……重要的话就是这档子事么……。

司和高岛同学啊……、

司&柊榴 「谁是国～王」

司 「好啦，你们两个也要一起说啊」

镜 「呃……我不知道该怎么玩……」

司 「大家一起喊谁是国～王一边抽签，然后成为国王的人，随便点一个号码说出命令，抽到那个号码的人就必须执行国王的命令」

镜 「这样啊？有、有点害怕呢……」

司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给太过分的命令呢。要不等到自己中招的时候肯定会被以牙还牙的，然后就会玩得越来越过火了呢」

司 「嘛，就像联谊会那样子就可以了，不过反正都是女孩子，不要顾虑那么多啦……」

司 「那就开始咯」

一同 「谁是国～王」

话音一落……大家各自抽了签。

镜 「啊……我的签……上面写着王……」

司 「镜国王即位啦……」

司 「那么，姐姐要向几号下什么命令呢？」

由岐 「求老天保佑……不要被镜叫到」

司 「判处由岐死刑！来人，把这小子拖出去砍头！」

由岐 「哎！？这突然是怎么回事啊，这哪来的杀鸡儆猴啊?!」

司 「看嘛，就因为由岐用这种口吻来质问国王，所以是不敬罪，斩立决」

由岐 「我说这跟国王游戏没关系吧……」

司 「国王啊，请问要如何处置这个愚蠢的家伙？」

镜 「是嘛……嘛，如果她道歉了，也不是不可以原谅……」

司 「您也太心慈手软了啊！」

镜 「哎哎??」

司 「为王者，便是“我即为绝对。凡我为者皆正确。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没有这种精神，可统一不了三国的哦」

由岐 「哪里是三国啦……明明是四个人……」

司 「你少给我插嘴！」

司 「既然如此，殿下，对于接下来的时代，已经没有您什么事了」

由岐 「什、什么意思……」

柊榴 「的确……下次也不知道会是谁当国王呢……」

镜 「这、这么说也对……呢。也许就没有下一次了呢……让由岐做什么都可以吗……哼哼哼」

由岐 「为、为什么您笑得这么可怕……」

是长年累月的积怨吗？镜大人您要对小的做什么啊……真不安啊。

镜 「哼哼……给我做好觉悟哦……」

镜 「咳，咳咳。那、那么……由岐」

镜 「嗯，赞美一下我吧……」

由岐 「哎？真的？真的要吗？不过……正常来说这个会害羞的吧……」

司 「休兵罢战，以和为贵。你连这个都不懂吗～」

由岐 「够了别再来三国志的neta了啊……而且还全是横山o辉版的……」

司 「不过……平时由岐老是对姐姐说三道四的，偶尔称赞她几句也不错吧？」

由岐 「嗯～……是要称赞，么……」

我认真地端详起镜来。

由岐 「嗯……要拍马屁的话要怎么找到可以拍的地方呢……」

镜 「司，速速取下由岐首级！」

司 「唰～唰～」

由岐 「司、司——」

司 「这里应该说“糟了，是关羽”才对啊」

由岐 「好吧……我知道司很喜欢三国志了……」

司 「最喜欢啦。三国志最棒了。说到国王游戏，最先想到肯定就是三国志吧」

没有哪个女人会这样想吧。

司 「由岐萌什么呢？果然是孔明配周瑜吗。三国志就是以这两人的爱为中心展开的啊」

由岐 「不对啦，别给我捏造历史」

司 「是真的呀，因为因为法大人也说过啊」

由岐 「我说法大人是谁啊？」

司 「法大人就是法大人啦……嗝……」

嗝？

呃？

我好像注意到了……。

由岐 「司……我觉得你的脸是不是有些红啊？」

司 「才这么点酒不会醉的没关系啦」

这么点不会醉……

什么！难道！！

我特意确认了下饮料。



然后忍不住吐槽……。

由岐 「这根本就是酒吧！」

司 「哼哼哼……国王游戏里酒可是必备的啊……」

镜 「那么……」

镜脸上泛着红潮，站到了我面前……。

眼神看起来有些迷茫。

由岐 「等、等等，那可是真家伙的菜刀啊？等等，请等一下啊！」

司 「请做最后的遗言吧」

由岐 「姆姆姆」

司 「姆姆姆你妹啊！」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这两人看起来都有点醉了……呃……太刺激她们的话恐怕会……。

由岐 「知、知道了……」

由岐 「呃……嗯……呃」

由岐 「呃，呃，呃，呃……啊，那个，嗯，怎么说呢……」

镜 「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啊……是说要夸奖我就这么困难吗……」

镜 「总觉得越来越火大了……司，你真的可以去把这家伙的头砍下来了……」

由岐 「啊，刚才是玩笑，玩笑，我马上说啊。嗯」

由岐 「呃……这个……那个……呃、呃、呃……哦哟、那个、嗯～那个、呃……呃、呃、呃……啊呀、那个、嗯～那个、那个、呃……」

镜 「司……把她给我摁住……看来只给一菜刀还解决不了她的样子……」

由岐 「我、我觉得镜很可爱啊。身材出众，擅长运动身体健康，头脑也很聪明。嗯！」

镜 「……」

由岐 「哎？哎？干嘛这么瞪着我啊……我可是好好称赞你了一番啊？」

镜 「不，总觉得被你称赞也高兴不起来……虽然本身听起来就是反话」

由岐 「小、小的应该怎么做呢？」

柊榴 「不过……这不叫国王游戏……要规规矩矩地喊号码下命令才行……」

镜 「是吗……原来还有这种规则啊……呃，那就让一号做 20 个仰卧起坐……」

柘榴 「呜……我真是自掘坟墓啊」

由岐 「哎？高岛同学是一号吗？」

柘榴 「是，真郁闷……」

柘榴 「既然是国王的命令就没办法了呢……啊哈哈，虽然我对自己的体力没什么信心……」

高岛同学趴了下去，开始做仰卧起坐。

柘榴 「嗯……哈……嗯……一……哈……嗯……啊……二」

因为她要收紧双臂，于是胸部就压到了手上，她那深不可测的事业线更为明显了。

柘榴 「嗯……哈……嗯嗯……三、三」

就如她自己说的，她体力不太行，气也喘得越来越快了。

她真的能做完20个吗？

而、而且……。

柘榴 「哈……嗯，嗯……哈……嘶，四」

看到那汹涌的波涛我就想……。

这妹子真是有一副好胸器啊……。

柘榴 「对、对不起……请不要管我继续游戏吧。剩下的签就算我的……」

镜 「要不少做几个吧？」

柘榴 「不行。规矩就是规矩」

司 「高岛同学，不要勉强自己啊」

柘榴 「谢谢关心」

由岐 「呃，那么……」

我把签混起来搅了搅。

一同 「谁是国～王」

大家挨个抽了签。

司 「啊！我是国王啦！」

镜 「司当王啦」

司 「姆，众爱卿平身……」

镜 「那么，要对谁下命令呢，国王？」

司 「首先，在南岸摆好阵势……然后用诈降计，让黄盖将军去烧曹军战船！」

由岐 「扯太远了把！」

司 「姐姐……取下这家伙的首级」

由岐 「又来吗」

司 「由岐不会说话啊。我现在可是孙吴军的总司令啊……不要说些破坏气氛的东西」

由岐 「那是周瑜吧……周瑜可不是国王啊……」

司 「人家最喜欢周瑜大人了」

司 满脸红晕一副陶醉的表情……

司 算了，这样也不错……喝点酒啥的……。

司 「嘛，算了……嗯～呐……二号做20个俯卧撑！」

柘榴 「还有两次……哈……哈……十，九」

镜 「加油高岛同学…最后一个啦！」

柘榴 「哈……嗯，哈……二，十……」

由岐 「辛苦了!!」

柘榴 「哈……哈……谢谢。那……我的签是……」

柘榴 一脸终于做完了表情的高岛同学看了看自己的签。

由岐 「啊……」

柘榴 「……呜」

镜 「……请节哀顺变」

司 「啊哈哈……要不换个命令吧……」

柘榴 「不……那样就不叫国王游戏了……国王游戏就是不管命令如何，都要绝对服从，执行命令……」

柘榴 「所以……请一定要让我做完俯卧撑……一～次」

司 「至少减几次吧？」

柘榴 「不……规则是绝对的。现在改的话就太不像话了……请继续游戏吧」

镜 「知道了……那么」

镜 签又被打乱到了一起。

一同 「谁是国～王」

一同 大家挨个抽了签。

柘榴 「啊……」

镜 「难、难道」

柘榴 「就是那个难道……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

司 「高岛同学成国王了?!」

柘榴 「我便是新世界的神……哎呦……四」

由岐 「又不是神……还有啊，要么做俯卧撑，要么发表宣言，别一起来」

柘榴 「请先等一会，让我做完……」

柘榴 「嘿、嘿、嘿、嘿、嘿、嘿……」

司 「我、我说……高岛同学……还好吗？」

柘榴 「不、不用担心……在命令完成之前我还不能死……嘿、嘿……」

酒劲正在兴头上，她还做了仰卧起坐和俯卧撑共计40下……应该相当的难受吧……高岛同学连呼吸都没平复下来。

等到她喘过气时，疲劳和酒精让她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柘榴 「嗯……我要命令三号!」

高岛国王这么说道，看着大家的脸色……看来她是要在说出号码的时候通过脸色变化来判断出谁是被抽中的人……。

不过真有人会上这种当吗……

司 「哇，哇，哇……」

柘榴 「呼……是司同学么……」

司 「啊，嗯……是我」

柘榴 「对司同学就温柔一点吧……喏」

司 「啊，啊哈哈……」

柘榴 「脱光就原谅你～」

由岐 「!?」

镜 「!?」

司 「呜～哇」

这、这是何等高难度啊……。

在国王游戏里，这种事情不是在最终场面才会出现的吗？

不对，在喝了酒做过运动之后，高岛同学的大脑也许已经进入了最终时间了……。

可是……为什么要全裸？

柘榴 「隔……那个…做不到吗？做不到的话也没关系……只不过是游戏而已……呵呵」

喂，刚才还在游戏中逞强要做完俯卧撑的不是你吗。

司 「……能、能做得到啦」

司 「为了下次能当上国王，现在苟且偷生也要活下去才是真武将啊！」  
您在说什么啊……。

镜 「啊，我说……司……」

司 「而、而且，反、反正只有女孩子嘛。人家才不会害羞呢」

司 「不过，下次要是我上了位……一定要命令你做更害羞的事情！」  
总觉得这国王游戏毫无缘由地就白热化了呢……你们到底玩得有多么认真啊……。

司 「人、人家会乖乖脱掉啦……」

镜 「呃……要不要加上 3 秒规则啊？」

司 「不、不用这样子，好了快进行下一轮游戏吧」  
司泪眼汪汪的样子，满脸通红……要真是这么害羞穿回衣服不就好了……高岛同学也说了可以不这样的啊……。

由岐 「呃，司……」

司 「我、我才没有害羞呢，好了赶快开始下一次吧」  
确实，我们都是女性，在澡堂之类的地方大家都是裸着的……不过在屋子里只有一个裸着……真是感觉非常奇妙……  
再者，司明显是在强忍着羞耻感，这更是让气氛变得有点微妙……。  
司的脸红得都要冒汽了……还一边害羞地抱着身子……。  
签再次被打乱。

一同 「谁是国～王」

司 「呜哦哦哦。抽到了！我是国王！」

由岐 「这、这可怕的执念……」

司 「呼呼呼……这回轮到我了」

司 「二号！」  
司国王她喊了一声，同时盯着大家的脸……不会有人中这种招的吧……

司 「啊咧？为什么要往边上看呢？高岛同学……」

柘榴 「这、这个……」

司 「二号的人脱光！」

柘榴 「呼呼呼……」

司 「哎？」

镜 「……二号，是我……司……」

司 「这、这是孔明的诡计吗!」

由岐 「不……这只是很初级的把戏吧……」

司 「还有，把由岐给斩首……」

由岐 「说过了那样根本就不是国王游戏吧!」

司 「呃，姐姐……」

镜 「哼……我没关系哦……要是现在更改规则，就没有机会复仇了啊……司」

司 「姐姐……」

镜 「竟然让我们吃同样的苦头，不可原谅……让你瞧瞧什么叫双胞胎的心灵感应能力……」

我说……如果双胞胎能够心灵相通的话，刚才您是怎么中招的啊……?

柶榴 「差不多该结束了吧～呵呵」

镜 「可不能在只有司出丑的情况下就结束了」

镜 「……」

啊～啊……总觉得她们三个人都不太正常了……虽然酒精也是原因……不过更主要的还是这个游戏本身的调调有问题吧……。

镜 「我、我脱就是了……」

柶榴 「你们两个都可以用 3 秒规则哦……用不着那么较真的……」

镜·司 「不用您费心」

镜 「呜……才、才没有什么害羞的啊……本、本来都是女生嘛……」

司 「姐姐也脱光了，让人稍微安心些了呢」

镜 「是、是吧……还是赶紧开始下一局吧……」

司 「嗯……对呢……这样可没法就此作罢呀……」

由岐 「……呜」

镜 「你、你在看哪里呢」

由岐 「不不……总觉得屋里只有你们俩光着身子很怪啦……这样……」

镜 「这、这种事情用不着再强调一遍啦」

司 「由岐是大笨蛋。我、我们明明在尽量不去想这个的呜」

突然她们俩脸红得像是要哭出来一样……。

由岐 「要、要不就玩到这里吧?」

镜 「你说什么呢……才不许就这么完事呢……」

司 「都到这地步了不会停下来的」

镜 「加油啊司」

司 「嗯，姐姐！」

由岐 「用、用不着这么认真吧……只是游戏而已嘛」

司 「人家很努力的！」

一同 「这回谁是国～王？」

大家挨个抽了签。

然后结果是……、

镜 「我抽到国王了……」

柘榴 「……啊」

镜 「那我要下命令了……三号！」

又来这一套吗……不过我觉得不会有人再中招了吧……。

顺便说下我是二号所以安全……抽中的应该是司或者高岛同学吧……。

镜 「哼哼……三号是高岛同学嘛……意外地脸上藏不住事呢」

柘榴 「才没有这回事，脸上没有什么破绽的」

镜 「谁知道呢」

不愧是镜……相比高岛同学她是高明的谋士啊……。

镜 「这是在虚张声势哦……司的脸色一看就明白，马上就可以知道她没中，剩下就是由岐和高岛同学二选一了……」

镜 「你们两人都是一副扑克脸的样子，所以我就先叫了个号看看……仅仅是叫了而已……」

镜 「如果没中的话，就不会继续绷着脸，一般会“哈？”地表现出来。脑子里虽然想控制好自己但是那一瞬间还是会表露在脸上……这就是人类啊……」

柘榴 「呜……真不愧、是镜」

镜 「那么就请三号的人脱光了」

柘榴 「知、知道了……」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红透了脸的高岛同学……就顺着到现在为止的氛围，理所当然地脱掉了衣服。

我说各位，这回已经玩大发了啊，你们要玩到什么地步啊……。

柘榴 「完、完事了……」

镜 「呜……总觉得……」

司 「胸好大……真是自愧不如……」

柘榴 「哪、哪里……请别这么说……」

镜 「不过，这下高岛同学也跟我们一样脱光光了呢……待会儿会有更刺激的事吧……」

柘榴 「镜如果叫到我了的话，会让我干些什么呢？」

镜 「那就届时敬请期待了……」

司 「不过……高岛同学……」

柘榴 「因为你让我脱光……我也在考虑用羞耻系的play来奉还呢……」

司 「呜……要来怎样的羞耻系啊……」

柘榴 「司同学在想什么啊？」

司 「嗯……总之如果抽到由岐了也让由岐脱光光吧？」

由岐 「我、我也要？」

司 「嗯，就是。如果抽到姐姐就让姐姐穿上衣服……如果抽到了高岛同学的话……哼哼哼」

司 「要不要做点工口游戏里的事情呢……」

由岐 「工、工口游戏？」

司 「是啊。世界上有一种被称作工口游戏的、玩一下人格就会被破坏的充满魔性的游戏呢……传说中那些游戏里有一切人们所能想像到的包罗万象的羞耻play呢」

由岐 「不、不过……那不是空想世界的设定么……」

司 「不呢。我呀，到了晚上就会犯困，有时就区别不清空想和现实的差别了……而且还喝了点酒……哼哼哼」

这、这也太蠢了吧。

柘榴 「那么下次……就不客气了……」

镜 「啊，很好……反正都已经进行到这种程度了……下次可不要以为会只用普通的play放过你」

已经到了play的程度了么……。

由岐 「那么……差不多该开始了吧……」



一同 「  
「  
嗯  
是

」  
」

签又被混到了一起。

一同 「谁是国～王」  
大家挨个抽了签……让我看看……。

由岐 「哎？」

柘榴 「呃……」

司 「难道说？」

镜 「由岐当国王了？」

由岐 「啊哈哈……看起来是这样……」

如果是平常的话，我会说些“全员斩首——”之类的玩笑吧……但总觉得现在不是那种气氛。

有没有命令呢……能改变现在这种势头的命令……

柘榴 「呜……我当国王的时候都完全中不了由岐大人的……」

司 「为什么这个节骨眼反而是由岐当上国王了呢……」

镜 「真是不会挑时候啊」

我这国王还真是一点威严都没有啊。

由岐 「我说，各位如果抽到我了打算对我做什么啊。反正是些很过分的事情吧」

柘榴 「才没有这回事……我打算亲一下呢」

镜 「什么」

柘榴 「虽然不知道其他人希不希望……我可是期望着的呢」

镜 「什么嘛，你怎么知道别人就不想啊！」

柘榴 「那，镜同学呢？」

镜 「啊，不……我觉得吧，虽然这不是目的……嘛只要大家能玩得热闹点的话……这样也不错吧……」

司 「就是。那么国王，请宣布你的命令吧！」

由岐 「为、为什么只有我……」

司 「因为由岐国王很不会看气氛呢……所以现在就请你展示一下君主的气度吧」

由岐 「作为君主的气度要怎么展现啊？」

司 「那就是给予所有人他们所期望的东西。这么一来，民意会直线上升哦」

由岐 「这种东西……就算要给……应该也找不到大家都一致想要的吧」

司 「大家都盘算着要和由岐亲亲呢」

由岐 「……大家都盘算着要和由岐亲亲……」

由岐 「开什么玩笑!？」

由岐 「这、这不可能吧，起码司不会吧？」

司 「不是，我也想找个机会下亲嘴的命令呢」

镜 「司、司……」

由岐 「不过镜就……」

镜 「刚、刚才不是说过了……我也……」

……。

不过这是为什么啊??

为什么大家都对我的嘴唇虎视眈眈啊??

这些家伙绝对是喝多了……她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正常判断能力……。

由岐 「我、我说……咱们是同性吧……」

司 「如果由岐不愿意就算了……」

我、我……、

由我来决定吗?

明明都是女生?

由岐 「知、知道了……亲吧」

我是国王……原本命令是由我来定的……为什么会顺着大家的条件去做了呢……。

我想，或许是因为我也喝了点酒吧……虽然不是很清楚……大概就是  
这样吧。

不然我不可能说OK的……女孩子跟女孩子kiss什么的……不正常。

镜

「呃」

司

「要、要来了……」

柘榴

「嗯，那么要和几号呢？」

几号……完全不知道几号是谁啊……。

选哪个呢……。

那就一号♠ p88

那就二号♣ p91

那就三号◇ p94

## 序章♠

由岐 「那就一号!」

镜 「哎? 我、我说……真的吗?」

由岐 「……那我换一个……」

镜 「搞什么啊!」

由岐 「哎——因为……镜，看起来很不情愿的样子啊?」

镜 「你怎么知道的啊」

由岐 「不，因为是镜啊，所以我觉得你只是一时冲动说的吧……」

由岐 「要硬来的话也太可怜了……」

镜 「笨蛋……」

由岐 「哎?」

镜 「刚才的是命令吧! 命令是要绝对服从的吧! 由岐!」

由岐 「哎?」

全裸的镜抱紧了我的身体……然后顺势就……。

由岐 「!」

镜 「啾……啾……」

……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啊，镜在亲我……!

而且连舌头都伸进来了。

镜 「啾……啾……由岐……」

由岐 「呜～～」

这、这是……怎么了?

镜吻了我让我很惊讶……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

为什么我自己会如此心跳加速呢……。

难道说我……、

其实……、

镜 「……亲了」

由岐 「呃」

镜 「我的初吻……」

由岐 「我也是啊! 跟、跟女孩子亲……」

镜 「对、对不起……原来你不愿意的吗？」

由岐 「呜……」

镜水汪汪的大眼睛陶醉地盯着我……。

为、为什么她看上去会这么动情呢……镜……你别这个样子啊。

你这样子，我会……

我会……。

由岐 「呃……我不是不愿意啦……那个……」

我连视线都不敢和她对上……我无法直视镜那热切的眼眸……。

真的是没办法看着她啊……。

这种感觉……。

就像是……

司 「好羡慕你啊……姐姐」

镜 「啊……司也是真心想和由岐亲吗？」

司 「咦？姐姐这么说，难道是以为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是开玩笑的吗？」

镜 「哎？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柘榴 「……」

由岐 「那么，差不多就玩到这里吧？」

再闹下去的话，不知道事态会升级到什么地步会发生什么啊……。

而且，我现在连正眼都不敢看一下镜了啊……。

镜 「也、也是呢……」

司 「什么嘛……姐姐占了便宜就退兵了吗」

柘榴 「没办法啦……已经很晚了……而且因为一直光着，酒也醒得差不多了……」

这么说着，高岛同学开始穿上衣服。

司 「也是……就算是在屋里，一直光着身子也太怪了……」

柘榴 「呵呵……我都快习惯了呢……」

司 「我还没法习惯……」

司也开始穿上衣服。

除了我剩下的人都变成了全裸，国王游戏闹成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结局……。

这个游戏，似乎将我心中那种模棱两可的感情变得逐渐清晰了起来  
.....。

可是，我自己仍然没有发觉这一点.....。

|             |
|-------------|
| 继续..... p95 |
|-------------|

## 序章♣

由岐 「那就二号」

司 「哎？真、真的吗？」

由岐 「……看这个反应」

司 「嗯，是我啊由岐」

由岐 「那、那个……那就换一个……命令吧」

司 「干嘛那么欺负人啊……」

由岐 「因、因为这种事，司可是不愿意的吧？只是附和着气氛随口说的一句……」

司 「昨天晚上我应该就说过了哦……由岐」

由岐 「哎？」

司 「我说了，如果由岐不愿意的话我会放弃的……不过，如果由岐不讨厌的话，……我很高兴能跟由岐亲亲的呢」

由岐 「那、那就是……」

镜 「命令要执行到最后……由岐」

司 「姐姐……」

镜 「看……快点老老实实亲啦由岐」

由岐 「呃……」

正在我犹豫不决时，司突然向我蹦了过来。

司 「嘿」

司全裸的身体和我紧密地相贴……即使同为女孩子，在我看来，司的身躯也显得纤弱……刚刚就让人感觉要折断一样。

司 「由岐不愿意的话，就不用勉强了……」

由岐 「啊，不……没有不愿意……真的……可、可是…!？」

司 「啾噗……」

这还是那个司吗？

突然就亲了上来……。

我说……司你……

司 「啾……咕啾……卟啾……啾」

她好像一直在舔弄我那紧闭的双唇……难道说她是想和我深吻吗？

由岐 「呜～～」

我慢慢地张开了嘴……司马上就把舌头伸进了我口中。

司 「啾…嗯、噗啾…嗯嗯…啾…噗啾…噗啾哩……嗯」  
 由岐 「！」

大脑都麻痹了……

女孩子的嘴唇原来是这么香甜的啊……、

我不禁这么想……。

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就想这样把司推倒在地上的冲动……

不过……我当然不能这么做……。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把她推开……。

司 「啊呜…啾…嗯、噗啾…嗯嗯…啾…噗啾…噗啾哩……嗯」

若是平时的她，这种事情完全无法想像……她正贪婪地搅动地我口中的舌头。

司的那个地方，碰到了我的大腿好几次……

于是我感觉到，我的大腿被打湿了……。

这样可……、

这样下去……、

就算是喝了酒……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由岐 「等等……做、做得太过了吧」

司 「啊、啊咧？不行吗」

由岐 「虽说也不是不行……那个……」

司怔怔地看着我。

可是我却无法看着司……。

看着她的脸，我心脏就会跳得飞快……不仅如此……。

司 「我的初吻，给由岐了呢」

司的一举一动都妖艳非常，她呆呆地笑着，这么说道。

大腿好凉……沾满了液体粘粘的……。

仔细一看，司的大腿上也有液体流下……。

由岐 「你、你这么高兴啊……」

司 「人家就是很高兴嘛……难道说，不行吗？」

由岐 「不……也不是不行啦……那个……」

柶榴 「……」



由岐 「那么，差不多就玩到这里吧？」  
再闹下去的话，不知道事态会升级到什么地步会发生什么啊……。  
而且，我都不敢正眼看司了啊……。

司 「要结束了吗？姐姐你呢？」

镜 「我没啥……刚刚的也是高潮了吧……」

柘榴 「说得呢……时间也不早了……而且因为一直光着，酒也醒得差不多了」  
这么说着，高岛同学开始穿上衣服。

镜 「就算是夏天，一直光着司也会感冒吧……乖，穿上衣服吧……」  
镜也开始穿上衣服。  
除了我剩下的人都变成了全裸，国王游戏闹成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结局……、  
这个游戏，似乎将我心中那种模棱两可的感情变得逐渐清晰了起来……。  
可是，我自己仍然没有发觉这一点……。

|          |
|----------|
| 继续…… p95 |
|----------|

## 序章◇

由岐 「那就三号」

柘榴 「是我……」

镜 「什么」

司 「唔……」

柘榴 「那我就不客气了……」

由岐 「啊」

柘榴 「啾……」

我闭上了眼睛……。

不过没有闭上的必要……因为高岛同学亲的是我的脸颊……。

由岐 「……脸、脸颊？」

柘榴 「嗯，您有什么不满吗？」

由岐 「啊，不……没什么……」

柘榴 「那么，差不多该结束游戏了吧？」

镜 「这就结束了吗？」

柘榴 「是的，是我不好……玩笑开得有些过了……总觉得，要是再这样下去，事情会继续升级一发不可收拾的……」

镜 「……确实，脱了衣服之后酒也慢慢醒了……大概是玩过头了……」

司 「啊哈哈……的确有些玩得太大发了呢……」

柘榴 「是呢……时间也很晚了……」

这么说着，高岛同学开始穿上衣服。

司 「啊哈哈……不知为啥大家一起冲锋让人有些害怕呢。应该是暴走了……」

镜 「嘛，借着恶作剧真的来kiss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呢」

镜也开始穿上衣服。

除了我剩下的人都变成了全裸，国王游戏闹成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结局……

不过，没有闹得更大真是太好了……。

不知为何，只有这一点让我有种安心感……。

## 序章

7月16日

*Down the Rabbit-Hole*

早上醒来，一睁眼就看到穿着校服的镜站在我被窝旁边。

由岐 「呼……早上了吗……」

镜 「是啊……早上……你不是挺清醒的嘛」

由岐 「昨天去上学了，今天就休息……大概可以的吧」

镜 「这是哪门子的歪理啊」

镜 「真是的，一下子又想翘课……好啦快点」

由岐 「一路走好～」

我对着镜摆了摆手。同时尽可能地挤出笑脸……

镜 「你也得一起去!」

由岐 「哎——」

镜 「你啊……露出这个被吓到的表情算什么嘛……好啦快点给我准备……穿着睡衣可什么也做不了」

由岐 「才不是呢……穿着睡衣也可以做很多事啊……比如睡觉睡觉睡觉滚来滚去睡觉睡觉睡觉……还有睡觉!」

镜 「给我去上学!」

说着镜猛地用力抓着我的衣领把我提了起来。

由岐 「呜……好难受……」

司 「哦哦哦～～今天钓到好多～～姆喵姆喵」

不知为何司抱着我的脚不放，然后她也跟着被拖到了被窝外面。

镜 「司、司……」

司 「钓上了……钓上了……第一次就钓上了……姆喵姆喵……」

镜 「不，怎么看被钓上来的都是司你吧。这孩子都做了什么样的梦啊」

司 「下次要慢慢地钓……姆喵姆喵……」

镜 「这、这到底是……什么梦啊?」

由岐 「先、先不说这个……镜同学，我的脖子快要被你勒断了……」

镜 「啊，对不起」

由岐 「哈、哈、呼呼。还以为要被勒死了……」

镜 「由岐你太夸张了啊」

由岐 「才没有夸张呢！脚上挂着司这个秤砣，衣领又被你扯着，是人都会觉得不舒服吧」

由岐 「真是的。镜大人啊，您想杀了我吗？」

镜 「……没有………没有…啦」

由岐 「那中间省略掉的是神马!？」

呼……这么一闹想睡也睡不着了……。

司 「噗姆噗姆的哦……这只油库里长得真肥呀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呢～」

司一边用脸蹭着我的腿一边说梦话。

由岐 「真失礼啊，我的腿上可没有肥肉啊」

司 「开动啦……我咬」

由岐 「疼疼」

司突然咬住了我的腿。

司 「呼～真好吃～」

镜 「看来脂肪不少呢……弄掉点不也挺好么……」

由岐 「呼……我说你们姐妹俩要怎么折磨我才算开心啊……气死我了」

司 「no」

我随手敲了下司的脑袋。

司 「疼疼疼……啊，咦？那些肥肥的油库里呢……？」

司用双手揉着脑袋被打的地方，眨了眨眼睛。

由岐 「说得真是难听啊……我的腿可是非常苗条的……」

镜 「是、是，知道啦，总之，司也起来了快点准备去学校！」

由岐 「哎～困死啦……司，你也想翘课吧？」

司 「嗯……可是，因为我很笨，再翘课就跟不上啦」

由岐 「是嘛。司是个笨蛋呢」

镜 「不准说司的坏话」

由岐 「开玩笑的啦……司成绩不差啦，司成绩很正常啦」

司 「没有啦，我的成绩可不怎么样………所以不能跟由岐一起翘课……」

由岐 「是吗……知道了。我会连司的份一起睡个够的。所以司你就安心去上学吧！」

司 「由岐，谢谢了」

镜 「你·也·给·我·起床！懂吗!？」

由岐 「呜呜呜呜呜……镜大伦……不肖抓我脸～～」

柘榴 「镜同学……早上好」

镜 「啊，高岛同学。你起来了？」

柘榴 「是的，早饭也已经做好了……便当也……」

镜 「不止早饭，连便当都？」

柘榴 「是，大家的便当都做好了……」

柘榴 「难得做一次……能请您带上这个去上学吗？」

由岐 「呜……既然你这么说……」

柘榴 「而且，大家一起去学校不是才更开心吗……镜同学？」

镜 「呜……这不是开不开心的问题……我、我只是……」

柘榴 「是、是，那么请司和由岐大人都开始更衣吧……我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

司 「那么，出发吧？」

由岐 「嗯，一路走好啊」

镜 「没有忘东西吧？手帕带上了吧？路上小心车啊」

司 「没关系啦。姐姐啊，我也不会一直长不大啊？」

镜 「嘛，这我知道……那就出门吧」

由岐 「嗯，加油啊!」

镜 「哼！你还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

由岐 「疼疼疼……什么嘛，人家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镜 「真是让人笑不出来的玩笑啊……真是的……」

柘榴 「那么，请快点了。再这样下去就真的要迟到了……」

从家到学校所在的杉之宫只有几站……也算不上远……。

我经常眺望着这片风景……窗户上映出来的，是我们住的城市……。

普通的风景、

普通的事情。

还有……

普通的人所居住的这个城市。

在我们出生很久之前，这里被称为New Town……。

大概是过去的人怀着梦想起了个这样的名字吧……。

当然这里没什么不好……我也很喜欢这个城市……。

古老的风景……。

已经算不上新的一栋栋建筑……。

不过正因如此，或许我们可以说，New Town这个名字反倒更为贴切……。

因为现在已经不在新事物前加「New」这个词了……如今，这个词给人以昭和时代的感觉，除此之外再无特点……。

我真是个昭和式的怀旧厨啊。

在这里，普通的风景日日如是。

一成不变、无休无止……。

镜 「你在看什么啊？」

由岐 「啊，不……从车窗往外看的话……就会不禁想到……还真是一成不变呢……」

镜 「一成不变？」

由岐 「啊，嗯……总觉得仿佛从我们出生以前很久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变过……」

镜 「不对吧……喏，刚才那栋大厦……不是两年前才建起来的嘛」

司 「嗯，喏，那边的房子也翻新过了……」

由岐 「嗯……虽然这也没错啦……」

不变风景……、

连续的日常……。

可是实际上，那些都在变化……一点点地渐渐发生变化……。

不管怎样，我的感觉……并没有变。

这里是被冠以“新城市”这一名称的、古老的风景……。

这片风景……就是这般不新不旧的。

「嗯，没问题的……虽说还是不可能今天马上就用，不过几天后是没问题的……」

镜 「是嘛，谢谢你啊美羽……」

美羽 「用不着啦……又不是什么大事……」

镜 「得到许可了，由岐」

由岐 「哎？什么许可？」

镜 「说啥呢你……不是要去夜空里找东西么……」

由岐 「啊……夏夜大三角嘛……」

美羽 「不过我真不知道原来水上同学也会对天体观测有兴趣呢」

由岐 「呃……哪位？」

镜 「你个有眼无珠的！」

镜 「美羽啊！为什么你能若无其事地把同班女生的名字给忘掉啊？」

美羽 「啊，没事的。我也没跟水上同学说过太多话就是了……」

由岐 「不过，还真是对不起呢。明明是部外人，却让你动用天文部的特权」

美羽 「没关系、没关系。一点问题都没有」

美羽 「的确，雨季差不多要过去了，要到能看见美丽的夏空的时期了呢。水上同学想进行天体观测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哦」

由岐 「啊哈哈……也、也是呢……」

鸣……总不能说是为了寻找终焉与起始的天空才去观察夜空的吧……。

美羽 「我记得……是要看夏夜大三角吧。那些星星很容易分辨……嗯，还是把这个带上吧」

由岐 「这个是？」

美羽 「星座一览表……然后是指南针……有这些就可以正确地辨别星星的位置了」

司 「嗨……这个应该怎么用呢？」

美羽 「首先，像这样用指南针确定方向……嗯～北在这边所以要这样……」

美羽 「接着，将星座一览表对上方向……再这样把时间和月日对上……」

美羽 「比方说，今天是7月16日，20时……那就这样，嗯，然后以明石为基点，将地点变更为东京……」

美羽 「大概就这样，今天晚上8点的夜空就表示出来了……」

由岐 「嘿……真方便呢……」

美羽 「这个跟望远镜配着很好用的，要借去用吗？」

由岐 「啊，不用了」

美羽 「这样啊，如果想用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我说哦。折射望远镜很容易使用，很有趣的」

镜 「呼……真是麻烦了你很多呢」

美羽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也是找社团的顾问老师商量的……反正考试也完了，接下来便要进入夏天，天空很晴朗，我想要观测到是OK的」

美羽 「只是今天没办法马上就开始观测呢……」

嘛，总之北校的楼顶是能看见夜空的吧……太好了……。

这一天的学校生活也平安无事地结束了。

周四的天空。

与平时别无两样的天空……。

在我这么想着的时候，课就结束了。

镜 「你又发什么呆啊……」

由岐 「啊，镜……」

镜 「看来刚才的话你也没听见了？」

由岐 「话？」

司 「嗯，今天我和姐姐再不参加社团活动就说不过去了……所以请你和高岛同学先一起回家吧？」

镜 「嗯，最近社团活动缺得有些太多了，作为学长影响很不好，被训了呢……被学妹」

由岐 「学妹？」

司 「嗯，被横山君的妹妹靖子发火了，说我们“太偷懒了！”」

由岐 「横山君？谁啊？」

镜 「你还真是，对班里同学没印象呢……不就是我们班的男生嘛」

由岐 「是嘛……不，男生的长相我更记不清，或者说不想去记吧……」

司 「啊哈哈……由岐讨厌男生嘛？」

由岐 「嗯，差不多吧……男人就是很烦人的东西啊」

镜 「嘿……偶尔也能有一样的看法嘛」

由岐 「和谁啊？」

镜 「啊，不……没什么……总、总之！」

由岐 「是、是，我先回去就行了吧……」

司 「拜拜……」

由岐 「呼……先回家……吗」

虽说感觉上这样也不错……不过我还是拿着书包走上了楼顶……。

放学之后，天开始变得暗起来……。



如果是往常，现在差不多就是凉风吹起的时候……天黑之前在这天空下看看书挺好的……。

这里的楼顶很合我意，

建筑正好制造了不少阴凉的地方，即使在盛夏也会有凉风吹过，让人神清气爽。

由岐 「好了，要看点什么呢……」

我是那种同时会读好几本书的人……只看一本可没办法坚持下去……。

平均起来大概是一次十本左右……最多的时候差不多20本。

所以也有的书会看到一半就被我遗忘了。

也有的书在半年之后再挖出来，赶紧又接着从头读。

呃……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放松地躺了下来。

由岐 「哇啊啊啊啊啊!!!!!!! 你谁啊?」

彩名 「我是音无彩名  
……很久不见了……」

由岐 「音无彩名?」

彩名 「很久不见……没想到会在这里的地方重逢……」

由岐 「我也是，这个楼顶上居然会有其他人在……」

彩名 「呵呵……这里是楼顶啊……」

由岐 「什么意思……怎么看这里都是楼顶吧?」

彩名 「对……楼顶是能看到天空的地方……」

由岐 「天空现在就能看到嘛……」

彩名 「 'and if you' re not good directly, ' she added, 'I' ll put you through into Looking-glass House. How would you like THAT? ' 」

彩名 「 'Now, if you' ll only attend, Kitty, and not talk so much, I' ll tell you all my ideas about Looking-glass House. 」

由岐 「这、这是啥啊?」

彩名 「我正在读的书……」

由岐 「哎? 书?」

彩名 「我们的头脑比天空更辽阔……」

彩名 「来，将二者对比着看一看……我们的思维可以轻易地将这片广阔的天空完全容纳……」

彩名 「然后……连你也可以……」

彩名 「我们的头脑比海更深……」

彩名 「来，将蓝与蓝重叠瞧一瞧……我们的思维可以完全吸收大海」

彩名 「有如海绵吸收桶里的水一般……」

彩名 「我们的头脑正好与上帝有相同的重量」

彩名 「来，试试准确地量一量……」

彩名 「若是有所不同，那便是……」

彩名 「有如语言和声响的不同……」

由岐 「哎？不过好像跟刚才的英文不一样啊」

彩名 「刚才的英文是镜之国的爱丽丝……」

由岐 「现在的……」

彩名同学向我指了指手上的书。

那是一本诗集。

作者是艾米莉·伊丽莎白·狄金森。

虽然她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留下了1700篇以上的诗文……顺带一提，刚才那首诗是她在1862年写下的……。

由岐 「你还真清楚呢……像狄金森这样的人」

彩名 「你喜欢这首诗吗？」

由岐 「嗯，算是喜欢吧……」

彩名 「是吗……」

说句“是吗”什么意思啊……

不是你在问我吗……。

真是的……

比起这些，还有更要紧的……。

由岐 「那个……彩名同学？」

彩名 「嗯」

由岐 「你站在那种地方会露出小裤裤的哦」

彩名 「是嘛……」

由岐 「不，就算是同性，这也太不稳重了吧……」

彩名 「是吗……知道了」

看你一动不动的，  
哪里知道了啊……。

由岐 「对了，为什么你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种地方啊？」

彩名 「我来观察……」

由岐 「什么？天空？」

彩名 「不……整个世界……」

由岐 「哎？」

彩名 「站在这楼顶边上看到的风景……你有何感想？」

由岐 「也没什么……只是能看到城市吧……」

彩名 「能看到城市……这里是楼顶……能看到天空，能看到城市……」

彩名 「看得见的是天空和城市……」

彩名 「而前方的城市，看不见……再前方的城市，也看不见……」

由岐 「嘛，也是呢……」

彩名 「呵呵……前方是看不见的……」

由岐 「您、您想说的是……？」

彩名 「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看得到，看到这里的风景，然后延伸、延伸、再延伸……一直到无限……」

由岐 「那、那个……音无彩名同学……」

这人也跟高岛同学是一个系列的么……

虽然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讲什么……不过大概是宗教、电波或者艺术方面的吧……。

彩名 「呵呵……你以为我是个奇怪的人吧……」

由岐 「嘛，算是吧……不过我想一般人听到这个，都会……」

彩名 「啊……天空变快了……」

由岐 「哎？天空？」

天空刚刚还是一片湛蓝，不觉中慢慢地染上了夕阳的颜色。

音无同学说，天空变快了……确实在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太阳加速向西方落去了……。

不过这应该是我记错了吧……。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啊……。

由岐 「真的……阳光已经开始变弱了呢……」

彩名 「嗯，已经傍晚了……」

由岐 「已经读不成书了……太暗了……」

彩名 「嗯，所以看看那边也不错……」

由岐 「那边？」

音无同学所指着的是C栋。

由岐 「啊咧……」

由岐 「那个不是……高岛同学吗？」

彩名 「布偶落了下去……」

由岐 「哎？可是夏夜大三角还没出现……」

彩名 「夏夜大三角？」

由岐 「她跟我说，那个仪式是为了寻找归还天空之地点而做的，必须要有夏夜大三角……」

彩名 「她是这么和你说的啊……」

由岐 「嗯，我听到的应该是这样没错？」

彩名 「她这么说那这个就是正解了吧」

由岐 「什么意思？」

彩名 「啊……」

布偶从高岛同学手中飞出来，被投向了天空……。

我原以为会先上升……但布偶马上就坠落下去了，加速着落向了地面，很快便看不见了。

由岐 「为什么……这种时候会在C栋楼顶上……」

彩名 「2012年7月16日……17：58……」

由岐 「哎？突然说这个干嘛？」

彩名 「高岛同学从楼顶把人偶扔下去的时间……」

由岐 「这、这样啊……」

怎么回事……在最近几天的这个时间，夏夜的大三角确实是刚开始从地平线升起来……。

可是由于阳光还很强烈，根本不可能看得见……。

为什么她要挑这个时候扔布偶呢……。

彩名 「……于这个世界不存在的地方……于这个灵魂不存在的地方……那个行为被反映了出来……」

由岐 「哎？这个世界不存在的地方？灵魂不存在的地方？什、什么意思……」

彩名 「即便在这个世界中没有需要……大概在其他世界是有所需要的……」

彩名 「这个行为反映在不同的2012年7月16日17:58之中……」

彩名 「一个灵魂……将成为无限之灵魂中的一道风景……」

彩名 「变为从楼顶落下这一风景……」

由岐 「那，那个……难道说彩名同学，你知道高岛同学到底在做什么，或者说连这个城市的传说都全部知道？」

彩名 「城市的传说？」

由岐 「那个，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她即世界的少女，然后她还要和空之少女相会……」

彩名 「她即世界的少女……」

由岐 「看来你是知道的啊……」

彩名 「怎么说呢……只不过我所知道的是……」

由岐 「你知道的是？」

彩名 「来，将二者对比着看一看……我们的思维可以轻易地将这片广阔的天空完全容纳……然后……连你也可以……」

由岐 「……那只是狄金森的诗吧……」

彩名 「正是……」

正是……正是你个头啊。

彩名 「啊……」

听到她的声音，我再往C栋的方向看去……高岛同学却消失了……。

由岐 「高、高岛同学不见了……」

彩名 「没关系……她正在从楼梯走下去……」

由岐 「是吗……」

彩名 「没错……普通地走下去……」

由岐 「……」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音无同学的话让我有种恐怖感。

虽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她扔布偶的行为，让我有一种相当不舒服的恐惧感，我不禁觉得那很可怕……。

柘榴 「是这样嘛……非常感谢」

司 「真不愧是姐姐……」

镜 「司不也是嘛……我去跟美羽说之后，你也不直接去找顾问老师了么……」

司 「嗯，因为其实我也想看看夜空啊……」

司 「虽然我不清楚这个城市里的流言是什么意思，不过对于夏夜的星空我还是有些兴趣的呢」

镜 「于是便准备去借个望远镜回来了」

司 「嗯，对于在寻找这个城市流传的传说的高岛同学来说可能用不着……但我想好好地看一下夜空……呢」

镜 「那么，应该需要双筒望远镜吧……」

司 「啊，是嘛？」

镜 「嗯……嘛，我觉得有总比没有好……双筒望远镜比单筒的用起来要方便多了呢」

司 「这样啊……那就去问一问能不能借吧……」

镜 「嗯……」

由岐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北校的楼顶呢？」

司 「我看看……星期六吧」

镜 「看来明天是没办法的了……」

柘榴 「没问题的哦……」

高岛同学还是和往常一样……。

关于今天的事……我挺想问问她的……但不知为何没能开口。

以前也见过那番情景……她在楼顶往下扔布偶……。

这是她用于寻找天空的终焉与起始的手段……。

她是这样说的……

可是……为什么我开始觉得这个说法有些不对劲了呢……。

为什么呢……。

她即为世界的少女……以及空之少女……。

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柘榴 「让您久等了，由岐大人」

由岐 「哎？」

我一进浴室，就听见高岛同学说了些似曾相识的话。

镜 「等等，真的要进去嘛？」

柘榴 「当然啊……难道说你怕了吗？」

镜 「才没有呢！同性之间有什么好在意的嘛！」

怎、怎么了？更衣处……好像很吵闹的样子？

之前分明二话不说就跑进来的……。

镜 「久、久等了，由岐」

柘榴 「让您久等了」

由岐 「哎……」

怎、

怎么回事

柘榴 「今天想要给您洗洗身子……」

由岐 「为什么你没穿衣服啊？」

柘榴 「啊哈，您又说些奇怪的话了……进浴室当然要脱掉衣服吧？」

由岐 「上、上次还是泳装呢……」

镜 「所、所以今天呢，不是洗背，而是要跟你一起洗澡的……」

由岐 「这、这样吗……」

镜 「没、没什么奇怪的吧……反正是同性嘛……」

由岐 「没，我没感到奇怪啊……」

不过……为什么镜你的脸会红成这样啊……。

柘榴 「嗯，今天是一起洗澡，那么洗的地方也就不限于背啦……所以今天来洗洗前面吧」

由岐 「前、前面我自己会洗啦！」

柘榴 「不行嘛？」

由岐 「当、当然不行了还用说吗！」

柘榴 「是吗……分工是很重要的啊」

由岐 「我求你了别在搬出那套莫名其妙的理论了总之不行就是不行！」

镜 「由岐」

由岐 「哎？」

镜 「那，我开始洗了啊」

由岐 「什么！为什么你会跑到我面前啊！？」

镜 「不是说了要给你洗身体嘛……」

由岐 「那、那个镜……我刚才的说明……」

镜 「你在说些什么啊……是我自己想做的，有什么不行啊」

这套胡搅蛮缠的理论到底是啥啊？

柘榴 「什、什么，镜同学？」

镜 「怎么？高岛……高岛同学你是女仆吧」

柘榴 「没、没错……」

镜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呢，我们在这个家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对吧」

柘榴 「是、是的……」

镜 「那么，作为青梅竹马角色，我做这种事也没什么不好吧……」

柘榴 「啊，啊……那个，虽然硬要这么解释也可以……不过一般来说幼馴染应该更稳重一点才对……」

镜 「是，是，那就打开喷头吧……」

我本想说刚才已经洗过了，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我话都说不出来了。

镜 「那、那么……我…我来洗、前面吧」

由岐 「呃……」

你突然这么一副害羞的表情做什么啊……我才应该害羞吧……。

由岐 「那、那个……镜」

镜 「什、什么？没什么奇怪的啦！明明是同性，而且是青梅竹马！」  
不……就算是同性的青梅竹马……洗前面也很奇怪吧……而且……

由岐 「我、我说……你好像在颤抖啊……镜」

镜 「才、才没有发抖呢！这是武者震哦！」

由岐 「是、是吗……」

为什么只是洗一下前面都会弄到武者震，真是微妙啊……。

镜把搓澡棉弄起泡，轻轻地在我肩膀上擦了一下。

由岐 「嗯，哈哈，嗯」

镜 「能、能不能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

由岐 「就算你让我别这样……可是这么痒……」

镜 「你，你给我忍住啊……真是的」

镜别过眼睛，用那满是泡泡的搓澡棉擦拭着我的脖子、肩膀和胸。

镜 「这个柔软的感触是……由岐的胸？」

由岐 「嗯，没错……」

镜 「我说……由岐你的胸还真大啊……」



由岐 「我、我说…恳求你不要用那种说法好吗……很是觉得不好意思啊」  
镜的视线躲躲闪闪地在我的身上扫来扫去。

呜～……羞死人了啊。

由岐 「呃……果然还是让我自己洗吧」

柘榴 「不行的哦……由岐大人，这里就请交给女仆吧，我会让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干干净净的」

背上感觉到有个柔软的东西在摩擦着……

我感到那个东西又软、又有弹性。

由岐 「啊……什么啊，这个澡棉好软啊」

柘榴 「这是特制的搓澡棉哦。您觉得舒服吗？」

好软、好有弹性……

由岐 「总、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柘榴 「不舒服吗？」

由岐 「嗯～～嗯……舒服倒是舒服……总之」

柘榴 「是吗……您能感到舒服就再好不过了。不枉我对漫画苦心研读一番啊」

从漫画中研习是怎么回事!?

太奇怪了吧！洗身体的方法什么的就不要去学了啊。

呃……首先，她的两只手臂正温柔地抱着我的身体，手里并没有拿着搓澡棉……那么……

弹呀弹、弹呀弹……

这种柔韧的弹力意味着……

那个是……。

由岐 「那、那个……」

大概……应该是在戏弄我吧……、

对，肯定就是女孩子之间普通的肌肤之亲啦，跟揉揉胸啊掀掀裙子之类的没什么区别啦，嗯就是这样……

那个……

好像有一种莫名的悸动感使我悸动不已……身体也似乎变得炽热起来……

由岐 「呜，呜呜」

好像快要失神了，背后袭来的那肉感十足的弹力的魔力要让我失魂落魄了。

镜 「由、由岐……那个……腿再分开一点……这样没法洗啊……」

由岐 「……………呃，哈？」

面前的镜因为害羞脸红得跟苹果似的……她的呼吸好像慌乱起来了啊？

她、她用这样的表情看着我……

冷静啊冷静，那可是镜啊！？她是我的青梅竹马不是吗，她是女孩子不是吗。

不过即使是同性，看到她这样的表情……我心里也不禁荡漾起来……。

镜 「那、那个，如果用海绵可能会弄疼你……我就、用手指了啊」

由岐 「！等等，你、你在摸哪里啊镜」

我都快喊破嗓子了。

镜 「那、那个……由、由岐的很重要的地方……」

由岐 「不、不用说下去了，小姐您能放开我吗……」

镜 「不、不要」

由岐 「为、为什么」

镜 「因、因为……只便宜高岛同学我很火大……」

这、这算哪门子的理由啊～～。

镜 「我会温柔一点的，好吧？」

不～～要！谁来救救我～～！贞操危机啊一！来人啊～～～！！

司 「我、我进来了～」

干得好司！！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于危难之中的……。

由岐 「咳、噗！」

为、为什么连你也裸体啊！

镜 「等等，司！怎么连你也裸了，你不是带着泳装的吗」

司 「呜，嗯……可是，穿上的话会像小孩子一样，然后又会被由岐笑的吧～」

司 「可是你们都来洗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又不想等下自己一个人洗……然后」

镜 「然后就果断光着身子进来了」

司 「而且……你们俩都没有穿泳装……怎么回事？」

镜 「哎？」  
 司 「不是说好穿泳装给由岐洗背嘛……」  
 镜 「那、那个……」  
 司 「还有……高岛同学拿着的可不是肥皂啊……」  
 司 「那是什么……那个黏糊糊的液体？」  
 柘榴 「！」  
 由岐 「哎？」

我瞪着高岛同学手上的物体……。

我刚才也觉得这泡泡又多又粘不太正常……这家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把浴液换成了洗发水抹在了我身上……。

由岐 「你、你们两个……」  
 柘榴 「啊，啊哈哈……」  
 镜 「哎？怎么了由岐？」  
 由岐 「闹得太过分了！所有人都给我出去！」

7月18日

*Down the Rabbit-Hole*

星球六的中午……为什么我会在电车上呢。

「乘上这辆电车，一直坐到终点站吧」

感觉像是被高岛同学赶着上了电车一样。

由岐 「说起来……这趟电车的终点是哪里啊？」  
 柘榴 「游乐园……由岐大人没去过那里吗？」  
 由岐 「没错……别说去过了，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呢……」  
 柘榴 「……」  
 柘榴 「是吗……」

总觉得她的声音瞬间沉了下去……。

是我又说错了什么话吗？

由岐 「那、那个……高岛同学去过那里吗？终点站的游乐园」  
 柘榴 「我……我以前只来过一次」  
 由岐 「喏……和父母一起来的吗？」

柘榴 「不……是和最喜欢的人一起」

由岐 「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啊。高岛同学有喜欢的人了？」

柘榴 「嗯，有过的……」

由岐 「有过的……为什么要用过去式呢？」

柘榴 「我所认识的那个人……他已经连外表都改变了……」

由岐 「外表改变了？」

柘榴 「是……所以，我最喜欢的那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由岐 「这样……」

难道是因为……事故或者疾病么……。

由岐 「对、对不起，好像问了不该问的东西啊？」

柘榴 「没什么，您不必多虑……由岐大人没有错……不说这个了……」

高岛同学指着窗外……。

柘榴 「已经能看见这条线路的终点了哦……你看，游乐园啊，那里」

由岐 「啊……」

终点站就在游乐园门口。

虽然我坐这趟电车很长时间了……却不曾注意到有这么个终点站呢……。

因为这里是终点站，我见过好几次写着“前往游乐园”的标语了……不过一直没啥兴趣……。

到达终点站，车门打开了。

人们下车的速度比普通车站慢了很多……。

在终点站车门打开的时间很长……不需要像在中途站那样匆忙地下车……。

在名为游乐园的这一站，大家一起悠闲地走出了车站。

通往梦想的世界……

说是这么说，不过这个游乐园还真是又破烂又……廉价。

大家有说有笑地向着如此一个廉价的梦之世界慢慢走去……。

柘榴 「我们下车吧？」

由岐 「……不然为什么要带我来这种地方啊？」

柘榴 「嗯……也是呢，这里只是我的回忆之地……跟由岐大人没什么关系，你现在掉头回去也可以的哦」

由岐 「那不就没有意义了嘛……」

柘榴 「是吗？对我来说，能和由岐大人独处就已经非常有意义了哦？」

由岐 「你又在说这些了……。就是因为你老开这种玩笑……」

柘榴 「你想说镜和司都被传染，行为变得奇怪起来了么？」

由岐 「嗯，差不多吧……」

柘榴 「不过，被您说成玩笑我还真是想不到呢……由岐大人」

由岐 「哎？」

柘榴 「我可是真心想和由岐大人在一起的呢……像这次两个人偷偷出来幽会……」

由岐 「偷偷幽会……」

柘榴 「大概，如果这事让镜和司知道了……她们可不会善罢甘休吧……」

由岐 「你、你又在说这个啊……她们两个，不会是认真的啦……」

柘榴 「你是想说……那要么是玩笑要么是一时冲动对吧」

由岐 「嗯，没错」

柘榴 「那么……就请陪我，一起逛逛游乐园吧……将这也当作玩笑或者一时冲动……」

由岐 「啊，不……我也不是不想陪你……」

柘榴 「非常感谢……」

由岐 「那就走吧……」

柘榴 「是……」

哗啦哗啦……、

哗啦哗啦……。

由岐 「……有多少年没吃过刨冰了呢」

柘榴 「好吃吗？」

由岐 「嗯，明明只是冰块却很好吃呢……」

柘榴 「呵呵……明明是我不由分说硬拉你来陪我的，却只能做这么点表示……」

由岐 「不，让你请客我感觉很过意不去啊……」

柘榴 「嗯，我知道由岐大人一定会这样说的……因为您很温柔……」

由岐 「我才没有那么好啦……」

柘榴 「呵呵……是吗？这么说本身就是一种温柔了啊」

由岐 「怎么就成了温柔了呢……」

由岐 「不过今天人还真多呢……明明是个寒酸得不行的游乐园……据说现在这种地方几乎都是亏本的呢……」

柘榴 「正因如此，这个游乐园才更显得很棒啊……大家都到这里来了……」

由岐 「也许吧……」

布景用的城堡……生锈的人偶……再配上各种荒唐的梦……。

这是一个由种种形式的梦想、在没有任何统一的构思下组装成世界。

在这个廉价的世界里，有热闹的人们……有看上去很幸福的人们……。

我在这群人之中走着，仿佛自己变成了幽灵……。

有种脚没有沾到地的感觉……

就像是真正的梦一样……

柘榴 「今天我请客哦，所以请尽情地放开玩吧！」

刚才的那股奇怪的感觉随着高岛同学的微笑消散了。

由岐 「啊，嗯……」

廉价的世界和随处可见的笑脸……

涌出的这股不好的感觉，被亲近的人的笑容所驱散了。

由岐 「啊，不过……不用你请客啦。难得出来一次就好好玩吧……我上次来还是在童年时代呢……」

柘榴 「这样子啊……由岐大人童年以来第一次来呢……啊，对了由岐大人？」

由岐 「怎么了？」

柘榴 「今天这样子，可以叫做约会吗？」

由岐 「哎？应该可以吧……怎么了？」

柘榴 「啊，不……作为我的纪念……」

由岐 「纪念？」

柘榴 「明天……是19日了吧」

由岐 「嗯，没错……怎么了？」

柘榴 「天文观测……就在19日……明天晚上我就要去寻找天空的终焉和起始了……」

由岐 「嗯，没错呢……要能找到就好了呢」

柘榴 「嗯，但是如果找到了的话……大概，后一天……20日就不能在一起了吧……」

由岐 「哎？那、那是什么意思啊？」

难、难道……高岛同学，认为自己是世界少女……于是她在19日就要回归天空了吗？

不过，要是她真的这么做了……、

由岐 「那、那个，高岛同学」

柊榴 「呵呵……怎么了？你该不会以为，19日我会从楼顶跳下去吧？」

由岐 「啊，不……只是……」

柊榴 「放心吧……我不会做那种事的啦……」

柊榴 「只是个玩笑啦。玩笑……也不是说20日以后就不能在一起了呢……」

由岐 「是吗……别吓我啊……」

柊榴 「对不起……」

由岐 「不久前那个……」

柊榴 「不久前？」

我不禁脱口而出……虽然我还是有些迷茫该不该说下去，可是前半句已经说出来了。

由岐 「我看见你在学校往下扔布偶……可是我听你说那个仪式是要在夏夜大三角出现的时候进行的……」

柊榴 「2012年7月16日……17：58……是吧」

由岐 「！？」

为什么连她都如此深刻地记住了这个时间呢……音无彩名也说过的同一个时刻。

精确到连分都不差……。

难道说，她的那个行为在那个时间点有着什么重要的意义么……。

由岐 「当时……你是站在学校的C栋往下扔布偶吧」

柊榴 「……你看见了呢……」

由岐 「是不是看到了会妨碍你？」

柊榴 「没有……我只是在往下扔布偶而已……」

由岐 「可是，你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往下扔布偶呢？那个不是为了寻找天空的方法么？」

柊榴 「是的……没错」

由岐 「可是那个时间，还看不见本来应该很显眼的夏夜大三角呢……」

柘榴 「还没出现呢……」

由岐 「那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扔……」

柘榴 「境界线……也许应该这么说吧……」

由岐 「境界线？」

柘榴 「是的……」

由岐 「那个……彩名同学说过会对其他世界产生影响……」

柘榴 「音无……彩名……」

高岛同学突然变得面无表情。

由岐 「怎、怎么了？」

柘榴 「音无彩名吗……那个东西在这种地方也可以存在吗……」

由岐 「这种地方也存在？」

柘榴 「……不过这也是当然的吧……现在我懂了……就算是我也弄明白了，为什么那种东西能够存在于此……」

真让人起鸡皮疙瘩……这对话怎么回事啊。

从刚刚开始我就一直冒冷汗……。

高岛同学还是跟死人似的面无表情……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

为什么一说到音无彩名她就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呢……。

柘榴 「不过，音无同学……现在想想的话，也许也有她温柔的地方吧……」

柘榴 「我所选择的命运……已经……无法更改」

柘榴 「那是偶然还是必然……人是无法正确判别的……」

由岐 「你在说什么？」

柘榴 「音无同学最后对我说过的话……」

由岐 「最后？」

柘榴 「啊，对不起」

柘榴 「那、那个……我跟她吵过架……那是她对我说的离别的话语……」

由岐 「是、是吗……」

原来高岛同学和音无同学认识啊……。

这么说起来……她们都是不可思议系少女，这一点倒是很相似……。

由岐 「高岛同学，跟彩名同学吵过架么……」

柘榴 「算是吧……所以也请您不要再想下去……不管是刚才的话……还是布偶的事情……」



柘榴 「那个时间在C栋往下扔布偶……只是在练习」

由岐 「练习？」

柘榴 「嗯，因为最近都没有在楼顶扔过布偶……就有些担心，会不会变得手生了呢……」

由岐 「那种事情也会有生不生之说的吗？」

柘榴 「是的……其实这也挺难的呢，因为我得想办法让布偶在投出去之后浮在空中……」

由岐 「可是实际上一次都没有浮起来啊？」

柘榴 「没有过哦」

由岐 「那怎么……练习……」

柘榴 「浮不起来是因为天空不对。只要方法没有弄错，在正确的天空里，布偶就会浮起来了」

柘榴 「不过，如果方法错了的话，即使在正确的天空下也浮不起来……」

柘榴 「那么……也就无法找到终焉与起始的天空……」

由岐 「这、这样啊……」

看来在不可思议系少女之间，也不可思议地有着必须遵守的不可思议法则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很辛苦呢……。

柘榴 「不过……」

突然间高岛同学的表情又放松了下来……。

她又恢复了笑脸看着我。

由岐 「怎么了？」

柘榴 「跟那个时候紧张的我完全不同……我现在非常冷静。然后……我在慢慢地……品味着这幸福的时间……」

由岐 「这是指之前跟那个人一起来游乐园的事吗？」

柘榴 「啊，是……没错呢」

由岐 「那就没法比较了吧……那时的紧张不是因为那是高岛同学喜欢的人么」

柘榴 「不过，由岐大人我也喜欢呢」

由岐 「喜欢不是也有区别么……Love和Like的区别」

柘榴 「这么说的话……以前喜欢的那个人是Love，由岐大人也是Love哦」

由岐 「呜……」

怎么连这个人也开始说这些了……真是的……。

由岐 「不管是Love还是Like，也不用对我这个同性感到紧张吧……」

柘榴 「呵呵……嘛，那种事情怎么都好啦……让我们好好享受这个梦世界吧！」

由岐 「梦世界么……还真是廉价啊……」

柘榴 「梦正因为廉价才美妙哦……如果梦不廉价，那也就不是梦了……看……那个怎么样？」

柘榴 「坐了不少东西呢……」

由岐 「嗯……还有没有其他想玩的？」

柘榴 「说起来……这里不就是乘船的地方嘛」

由岐 「诶……没错呢」

柘榴 「怎么样？要坐一下船吗？」

镜/司♠♣ p119

柘榴◇ p156

## 序章♠♣

划呀划……划呀划……

划呀划……划呀划……

柘榴 「对不起……结果还是让你来划了……明明我才是女仆的……」

由岐 「不……啊哈哈哈哈……」

一开始高岛同学自告奋勇说要划船……不过手无缚鸡之力的高岛同学几乎连桨都划不动呢。

由岐 「要是晕船的话你马上说啊……我也不怎么会划船」

柘榴 「没关系……只要是由岐大人划的船我就不会晕……」

由岐 「……为什么能说得这么肯定啊……」

柘榴 「啊哈哈……为什么呢……」

柘榴 「……这里的湖总是很凉爽呢……」

由岐 「也许吧，我是头一次来这里所以不怎么清楚啦……」

柘榴 「很舒服……很不错……」

由岐 「的确，湖面上吹来了凉爽的风呢……」

柘榴 「很舒服呢……」

柘榴 「水面就像是镜中世界的天空一样……船好像在天上行驶着一样……」

由岐 「要这么说……会让人有些害怕啊……」

柘榴 「是吗？我倒是觉得在空中行走很让人心旷神怡呢……」

由岐 「啊哈哈……怎么说得好像是你曾经在天空中走过似呢……」

由岐 「我没试过空中漫步，不知道到底如何……不过啊，如果这里真是天上那可有些吓人呢」

柘榴 「害怕么……跟之前正好反过来呢」

由岐 「之前？」

柘榴 「啊，不……只是我自言自语……」

划呀划……划呀划……

划呀划……划呀划……

柘榴 「呵呵」

由岐 「嗯？怎么了？」

柘榴 「啊，不……像这样摸着水面，就好像手能够到天空一样……了呢」

由岐 「呵呵……你说得好有趣……」

柘榴 「这是我喜欢的人说过的话……」

由岐 「嗨……那个人，是诗人啊……」

柘榴 「我喜欢的人是……诗人……也是剑客……哲学家……还是空气力学的先驱者……」

由岐 「……」

……………。

……。

由岐 「……☆」

柘榴 「……」

归途的电车上。

座位随着车子摇摆，整个人觉得很放松。

还有——

音乐。

高岛同学开心地听着我带的音乐。

给她听了几首曲子，观察过她的表情之后，我把音乐类型固定了下来……看起来高岛同学比较喜欢古典音乐……。

之前有人跟我说，这是每年外国举行的新年音乐会上的演奏。

指挥家有着天才这一美誉，而柏林爱乐乐团也在世界上颇负盛名。

华尔兹。

波尔卡。

进行曲。

舞动的旋律。

电车以一定速度的摇动着，就好像在跟随着音乐的节奏一样……

我的手放在了装载着音乐文件的Pod上，高岛同学的手轻轻地盖在了我的手上面。

正在播放的曲子恰好是《快乐列车波尔卡》——屏幕上显示出了标题。

可是我们乘坐的只是慢行电车……而心情也跟音乐一样，轻松、愉快……窗外的景色看上去十分亮丽……。

柘榴 「您喜欢古典音乐吗？」

由岐 「算不上……只是因为以前母亲很严厉，还逼我学过钢琴之类的罢了」

柘榴 「您会弹钢琴呢……」

由岐 「嗯，不是太难的话还是能弹的……」

柘榴 「那么今晚，能为我弹奏一曲吗？」

由岐 「今晚？」

柘榴 「嗯……我知道有家店里有钢琴」

由岐 「是嘛」

柘榴 「是，这也是我喜欢的人告诉我的地方……」

由岐 「嗯，这样啊……」

柘榴 「要一起去吗？」

由岐 「行啊。我很乐意……」

由岐 「这里似乎是个酒吧呢」

柘榴 「这种事情不用在意不用在意……来来就坐在这里吧」

由岐 「的确……有钢琴……」

柘榴 「请……用这个……」

说着，高岛同学把钥匙交给了我。

由岐 「这是？」

柘榴 「这是，钢琴的钥匙……这个Bar的……」

由岐 「钢琴的钥匙都有啊……你在这里打工吗？高岛同学？」

柘榴 「呵呵……怎么说好呢……」

由岐 「名字是……Bar白州峡……唔」

这里的布局还真是整得跟Bar一样啊……虽然是第一次来，我却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有种熟悉的感觉……。

由岐 「这个，我可以弹吗？」

柘榴 「没有问题……钢琴……请尽管用」

由岐 「啊，嗯……」

我试了试声音……音已经调好了……。

弹起来也比较顺手……看起来这台钢琴跟我的相性很好……。

由岐 「你有什么想听的吗……」

柘榴 「嗯……就先从埃里克·萨蒂的……Le Piccadilly开始吧……」

由岐 「欸……你喜欢萨蒂啊，品味不错……」

柘榴 「没错呢……萨蒂的曲子很有品位……很有型哦」

由岐 「什么，真少见，自卖自夸吗？」  
柘榴 「好像是变成这样了……」  
由岐 「不过真是很巧呢……我也喜欢萨蒂……」  
我慢慢地把手摆在钢琴上。  
我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然后手指舞动了起来。  
手指敲击键盘，几层不同的音符流淌而出，  
交织成了一曲欢快的旋律。  
那是十分愉快的节奏，  
明快、  
华丽、  
还有点让我感到怀念。  
有种朴素的感觉……。  
萨蒂的音乐就像是家具一样……嵌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  
高岛同学静静地听着……。  
我愉快地弹奏着。

由岐 「弹得怎样啊？」  
柘榴 「很美妙……」  
由岐 「我也很开心呢……很久没弹过钢琴了呢……」  
不过看起来手还没有生疏……。  
因为家里的钢琴我根本不弹，本以为技术会荒废的……。

柘榴 「可以再演一曲吗？」  
由岐 「啊，可以啊。哪一首呢」  
柘榴 「请由岐大人演奏你最喜欢的曲子吧……」  
由岐 「我最喜欢的曲子？」  
柘榴 「是的，最喜欢的……」  
由岐 「最喜欢……」  
我坐在钢琴前面，瞑目思考。  
然后双手慢慢搭上键盘……。  
音乐开始……。  
我最喜欢的曲子……。

高岛同学一脸幸福地听着。

她知不知道这首曲子呢？

她喜欢萨蒂的话也应该知道这首曲子吧……也算是名曲了……。

曲子的名字叫……做梦的鱼。

这旋律让我联想到的是……住在水中的鱼所梦见的梦……。

在萨蒂的曲子里面，有很多曲子的标题并跟内容没有什么关系……。

据说这是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曲子因为曲名而给听众一个固定的印象……。

所以他的曲子经常会取一些很奇怪的名字。

枯胎……为了狗狗的松软松软前奏曲……官僚风的小奏鸣曲……3首梨形小曲……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不过现在这首曲子给我的印象……正如鱼所做的梦一样……。

由岐 「怎么了？」

柘榴 「……」

由岐 「怎、怎么啦？」

柘榴 「嗯……谢谢」

由岐 「哎？你、你怎么哭了？」

柘榴 「不……我才没有哭……」

由岐 「可是……」

柘榴 「不……谢谢了」

柘榴 「这个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

由岐 「是呢……虽然我今天翘课了」

柘榴 「嗯……所以就在今天结束吧」

由岐 「今天就结束了？」

柘榴 「是的，所以我任性地要求要您陪我去游乐园玩」

由岐 「这、这是什么意思？我有点搞不清楚你的意思……」

柘榴 「我……在这个学期内就会转学……」

由岐 「哎？」

柘榴 「这个学期结束的20日……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了……」

由岐 「是、是吗？」

柘榴 「是……搬家都进行得差不多了，但因为学期还没结束，我还留在这个城市……」

由岐 「是……这样啊……」

柘榴 「所以……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住在由岐大人家里的日子……」

柘榴 「后天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了……」

由岐 「不过，你这么想留在这里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由岐 「听你这么说，你家人应该已经搬过去了吧……你是硬要留在这里呢」

柘榴 「嗯……我任性地向父母提出了这个学期让我留在这个城市的要求」

由岐 「为什么呢？是有什么事情没做完吗？」

柘榴 「嗯……正是如此。最后我有个人，无论如何都想见他一面啊」

柘榴 「然后，我想起了那个传说……」

由岐 「那个传说？」

柘榴 「她即世界的少女，和空之少女相遇的地方……」

柘榴 「这个传说，在这个城市已经快成为一种咒语了……」

由岐 「咒语？」

柘榴 「相当有名的哦。看起来由岐大人不知道呢……那是……使恋人相遇的咒语……」

由岐 「这样啊……那么，高岛同学最后想见的……就是你所喜欢的人了吧」

柘榴 「是……」

由岐 「那样的话，就别依靠什么咒语，而是去找他好好说，让我们也帮忙找他不就好了……」

柘榴 「不……没有找的必要哦」

由岐 「哎？没有必要找？」

柘榴 「嗯……因为那个咒语已经生效了呢……」

由岐 「生效……是指高岛同学遇到了喜欢的人了吗？」

柘榴 「嗯，多亏了那个咒语呢」

由岐 「可、可是……不是很奇怪吗？要找喜欢的人……那为什么这段时间一直呆在我的家里呢……这不是在白费时间吗……」

柘榴 「所以啊，我想见的那个人就是由岐大人……你啊」

由岐 「我？」

柘榴 「正是……」



由岐 「呃……先让我整理一下……呃……首先我们是同性啊，而且我们才见面没几天啊……」

柘榴 「在由岐大人看来应该就是这样吧……可是这只是因为由岐大人很健忘而已」

柘榴 「如果同性算是一个问题……那不仅是我……那两个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吧」

由岐 「那、那两个人是……」

柘榴 「镜同学和司同学啊……」

由岐 「那个，感觉上那大概是自然而然的吧……」

柘榴 「或许呢……大概就是这样吧……」

柘榴 「不过一个人喜欢上另一个人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还是说，人会有计划地喜欢上另一个人吗？」

由岐 「啊，不……不是那样……怎么说呢」

柘榴 「我，这几天很快乐」

柘榴 「最初是因为喜欢由岐大人，只是想和由岐大人在一起……可是，在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镜同学和司同学」

柘榴 「我非常喜欢和大家在一起」

由岐 「高岛同学……」

柘榴 「为了由岐大人和镜争风吃醋，和司一起玩闹……」

柘榴 「所以，我从心底里非常感激……」

她即为世界的少女和空之少女的相遇这一传说，

似乎已经变成了少女间的一种咒语。

我们一直准备要去找的那片天空……在我们产生找这个想法的瞬间，高岛同学就已经得到了。

这就是答案……。

7月19日

*Down the Rabbit-Hole*

镜 「为什么要这么黑灯瞎火地走啊……要是灯的话多好啊」

司 「姐姐你说什么呢……灯是特意尽可能地关掉的啊」

柘榴 「为什么啊？」

司 「对天体观测来说灯光可是最大的敌人呢，眼睛习惯了光亮的话，那原本看得见的星星都会看不见了」

镜 「不、不过夜晚的学校还真是让人不舒服呢……没灯光的话一片漆黑……」

司 「啊哈哈，因为学校被森林包围着呢……校园里还真是黑啊」

由岐 「请注意自己脚下啊～」

镜 「呀啊啊啊啊」

司 「呃……不要搞把灯放在脸下面这种老套的把戏嘛……」

由岐 「啊哈哈，可是你也听到了镜刚才的尖叫吧？瞧她尖叫着一脸被吓坏了的样子，啊哈哈」

司 「手电筒上贴着红色的玻璃纸，放到脸下面肯定会吓到人的啊……」

由岐 「就是……就像是浑身沾血的人一样……」

镜 「诶……那就让我把你变成浑身是血好了……」

由岐 「哎？」

由岐 「痛、痛啊……」

镜 「自作自受……没流出血来你就应该感谢我的宽宏大量了……」

柘榴 「可是为什么手电筒的灯会变成红色呢？」

司 「你看，就是这样子，用橡皮筋将玻璃纸绑在手电筒上。要让光变成红色的，一般的手电筒的光亮度都是充足有余的」

由岐 「事实上，在抱怨望远镜之前，我们应该意识到，是东京的天空太明亮了，以至于星星都看不见了……」

司 「虽说北校离商业街很远……不过天空也不会暗到哪里去啦……」

由岐 「嘛，不过，让眼睛习惯黑暗还是很重要的啦……」

柘榴 「原来如此……」

柘榴 「对不起……夏夜大三角现在只不过是借口而已了，还让你们……」

司 「别这么说嘛……多亏了这个我们才能像现在这样开心地度过这最后的夜晚啊」

镜 「也是呢……最后一个夜晚了……大家要开开心心的啊」

柘榴 「好的……」

镜 「嘛……果然是东京……这里看天空也比在家里好不到哪里去……」

司 「是吗？不是还能看见不少星星嘛？」

镜 「我觉得啊……在我看来，银河就应该是一条大道那个样子的」

司 「那得到空气清新的偏僻小山村才有可能看到吧……」

由岐 「我觉得这是在做梦……」

镜 「嘛，月光比较弱也许不错呢……」

柘榴 「那、那个……你们看城市那边」

司 「哎？」

镜 「啊……啊咧……」

一瞬间我没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城市里的灯光一片接一片地消失了……。

由岐 「不是吧……停电了？」

镜 「我、我还是第一次见……」

司 「我也是……」

由岐 「我还以为停电是昭和时代的产物呢……今天还真见到了……」

柘榴 「啊……」

高岛同学望着天空惊叹了起来。

由岐 「哇……」

司 「好漂亮……」

我们头上出现了一片与刚刚完全不同的天空……这应该也利益于之前我们的眼睛适应了黑暗。

镜 「这、这是奇迹吧？」

司 「太厉害了，这真是神来之笔啊」

由岐 「不……司，如果这是神所为之的话，现在城市里不是有很多人陷于不便吗……」

柘榴 「对啊……对于其他人来说，现在的状况就是突然没有了灯光……」

司 「这次停电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由岐 「不知道呢……最长也就十分钟左右吧？我不很清楚啦……」

镜 「呜哇……好漂亮……」

司 「真清楚呢……看东边……能看到银河……」

由岐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东京夜空呢……」

镜 「之后跟美羽说这件事，她一定会抓狂的吧」

司 「没错呢，那么热心于观察天空的美羽同学都没看到，却偶然让一时起兴的我们看到了……」

由岐 「而且……星星真漂亮呢……」

- 司 「那颗最明亮的是Vega星……也就是织女星……」
- 由岐 「那么，那颗是Altair（牛郎星）吗……牛郎跟织女一比，前者还真是不够闪亮啊……嘛，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没办法的事情啦」
- 司 「这跟时代没关系啦」
- 由岐 「那么，你们知道让他们两人能相见的桥叫什么名字吗？」
- 司 「不知道……有名字吗？」
- 由岐 「叫做鹊桥哦」
- 司 「鹊是什么啊？」
- 由岐 「一种鸟，虽然在日本不怎么看得到……」
- 司 「为什么是鸟呢？」
- 由岐 「喜鹊这种鸟呢，整个背部和尾部都是黑的，只有腹部是白色的。因此从下面往上看，一群喜鹊连起来之后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桥一样……」
- 由岐 「为了让织女与牛郎相会，喜鹊会到一起排队，将羽毛收拢在一起，架起一座从银河南岸跨到北岸的桥……」
- 由岐 「真是的，所以我说牛郎一点都不够亮，还要靠喜鹊这样的小鸟的力量！」
- 司 「没这回事哦……牛郎星是一等星呢，已经足够亮了」
- 由岐 「不过还是织女星更亮啊。她的亮度在夜空中也是排名第五的哦」
- 司 「嗯……牛郎也很努力了嘛」
- 柘榴 「两人是为什么被分开了呢？」
- 由岐 「据说他们开始都在好好工作，结婚了以后就都翘班了，然后天帝发怒了就把它们用银河分开了」
- 柘榴 「什、什么啊，听起来一点都不浪漫啊……」
- 镜 「呃……那个就是Deneb（天津四）么……」
- 由岐 「刚好在天鹅的屁眼上耶」
- 镜 「你又在瞎说什么啊」
- 由岐 「可是位置就在那里啊……正好在屁股上……」
- 镜 「由岐，关于天鹅座你知道些什么吗？」
- 由岐 「这个啊……你将天津四看作脑袋吧……」
- 镜 「脑袋？」
- 由岐 「对，如果那里不是屁眼，而是脑袋的话，你能看到什么？」

镜 「嗯～就算你这么说，实际上看这些星座的时候，也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能看成那个样子……我就只看见一个十字啊」

由岐 「正解。那个呢，在基督教文化圈里被视为象征着处刑基督所用的十字架……所以也叫北十字……」

由岐 「北十字星这个名字这是对应南十字星的哦」

镜 「诶……」

司 「感觉好浪漫呢」

由岐 「不过是白鸟的屁眼呢」

司 「才不是呢」

由岐 「不过居然到现在还没来电啊……」

柘榴 「啊、来电这个……刚才在 1 seg 上看了新闻……说是到恢复还要一段时间呢」

由岐 「发生什么了？怎么大停电了？」

柘榴 「好像说是起重船在吊臂升起的情况下在河上行驶，结果就撞断了基干输电线……」

由岐 「我了个去这不是挺大事吗」

柘榴 「主线和备用的两个系统都被搞断了……所以要花费相当的时间修复」

司 「是吗，那就去天文部的活动室借他们的天文望远镜用用吧！」

柘榴 「这个也能借？」

镜 「至少是得到许可的哦……」

镜 「看啦，楼顶的钥匙跟活动室的钥匙都在一起啊」

由岐 「那么谁去拿啊？」

镜 「当然是由岐啊」

由岐 「为什么？」

镜 「因为就你力气最大啊？」

由岐 「不不……我怎么能比得上，镜同学您的一身怪力啊……」

镜 「你说什么？」

由岐 「不……没啥……」

由岐 「可是啊……我不知道天文部在哪里啊」

镜 「是、是吗……那还得有一个人跟由岐一起去啊……」

镜 「呃……东西由岐拿就行了，剩下只要个知道天文部在哪的……」

柘榴 「我不知道哦」  
 司 「我倒是知道……」  
 镜 「那司你就一起去吧」  
 司 「为什么姐姐你又要这样啊……」  
 镜 「怎、怎么啦？」  
 司 「其实姐姐也想去的吧……」  
 镜 「哎？你、你瞎说什么啊！」  
 柘榴 「谁都能看得出来啊……」  
 镜 「什、什么!？」  
 柘榴 「因为啊，你一说到跟由岐大人一起去这句话的时候脸就红了哦」  
 镜 「不、不是吧!？」  
 司 「啊哈哈……当然是骗你的……这么暗根本就看不清你脸上什么表情嘛」  
 镜 「哇」  
 由岐 「哎？这是干嘛？」  
 镜 「高、高岛同学你要干吗……」  
 司 「把手放在我们胸上？」  
 柘榴 「嗯～两个人都心跳加快了啊。话说跳得真是太快了啊」  
 司 「才、才才没有这回事呢」  
 镜 「你、你你你有什么证据」

镜♠ p131

司♣ p144

## 序章♠

柘榴 「不过……好像还是镜同学搏动得更快呢……」

镜 「你又在瞎说什么啊！」

柘榴 「你说呢……仅仅如此镜同学就心里小鹿乱撞了不是么？」

镜 「那、那又怎么啦」

柘榴 「司同学、镜同学……你们把手……」

司 「哎？」

柘榴 「像这样……放在对方的胸口上……然后再摸摸自己的胸口……」

司 「啊……」

镜 「呜……」

司 「的确……姐姐的心跳比我的快多了……」

镜 「才、才不是啦。我、我只是有点害怕吧？或者，纯粹只是心跳有点快……」

司 「那、那就三个人一起去吧……」

镜 「啊，嗯……就这样吧。嗯」

柘榴 「要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吗？有点害怕呢……」

司 「对不起……那我们先走了」

司拉起我和镜的手走下楼梯。

真担心笨笨的司走那么快会不会摔倒啊。

司 「啊……不好……」

镜 「怎、怎么了？」

司 「诶嘿嘿……想上厕所……」

镜 「诶？」

司 「对不起，好像是憋不住了，姐姐，你跟由岐就先去天文部拿望远镜吧」

镜 「你、你说什么啊，那我也一起」

司 「天文部有个很大的沙发哦！」

镜 「司、司！」

司就这样跑下楼梯了……。

镜 「呜……」

由岐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吗？」

镜 「要、要去吗？」  
由岐 「哎？不行嘛？」  
镜 「也、也不是不行……那、那就走吧！」  
由岐 「嗯……」  
镜 「果然到了晚上教学楼里好吓人呢……」  
由岐 「越往活动大楼里面走就越觉得可怕啊……」  
镜 「天文部……天文部……啊，到了」  
由岐 「这里吗……」  
镜 「呃……钥匙是……这个吗」  
镜 「好黑啊……呃……是那个吗……」  
由岐 「放的地方还真够高啊」  
镜 「呃……啊～到底在哪里呀？根本找不到哇——」  
由岐 「啊，镜、镜！」  
由岐 「疼疼……」  
镜 「由、由岐？」  
由岐 「你干嘛呢……地球仪掉下来了啊！」  
镜 「是……对、对不起」  
由岐 「真是的……」

为了避开地球仪，我现在趴在了镜的身上。

两人的脸不自然地靠得非常近。

啊哈哈哈哈……因为之前的事情，现在总有些胡思乱想……。

我苦笑着，准备起身……。

就在那时，镜开口了。

镜 「啊，那个……由岐」  
由岐 「哎？怎、怎么了？」  
镜 「说起来……之前，亲过呢……」  
由岐 「哎？啊，嗯……」

……镜……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分明我都尽量让自己不要去在意了……

不知为何，心脏噗通噗通跳得飞快。

到底怎么了……平时我可不会去注意自己的心跳声的啊……



我和镜四目相对……

首先开口说话的还是镜。

镜 「我说啊……抽到自己的时候我很高兴呢……啊哈哈，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变态？」

由岐 「镜是变态吗……」

镜 「什、什么嘛……」

镜的脸上满是不服的表情。

她摆出这样的脸，我不禁想捉弄捉弄她了。

当我在黑暗中一直看着镜那白嫩的肌肤时……

我的心跳得更猛了。

由岐 「是呢……那时你突然亲上来，我吓了一跳啊……你是女孩子，却亲了我这个同为女性的……」

镜 「那、那是因为国王游戏规则如此嘛……」

由岐 「所以，你就突然亲过来了？」

镜 「是、是啊……」

由岐 「那么……」

镜 「哎？」

我顺势压到镜的身上……双唇贴着她的嘴角轻轻地对她说……

由岐 「这次就换我来亲你吧？」

镜 「哎？」

我的唇慢慢地逼近。

镜闭上了眼睛……。

由岐 「噗啾……」

镜 「啊」

我用舌头轻轻地舔了下镜的嘴唇。

只是个玩笑。

以前都亲过了……这次只是抚一下嘴唇……。

这只是一个基于上次那件事的恶作剧……

那种心脏乱跳的感觉，让我没能抵挡住恶作剧的诱惑。

由岐 「呵呵……这可不是kiss啦」

我笑着说道。

下一个瞬间——

镜 「!」

由岐 「!?」

身下的镜突然用双手捧着我的脸，径直地吻了上来。

镜 「啾…嗯、噗啾…嗯嗯…啾…噗啾…噗啾哩……嗯」

两人的牙齿激烈地碰撞，嘴里的声音接连不断地响起……不过镜还是若无其事地……和我接吻。

镜 「啊呜…啾…嗯、噗啾…嗯嗯…啾…噗啾…噗啾哩……哈呜……」

嘴巴跟嘴巴分开，唇与唇之间拉出了一条银色的线……。

镜无言地看着我，水汪汪的眼中是无限春情……。

跟那时的眼神几乎一样……被她这么看着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变成现在这种状况只是时间问题了……。

因心跳而做出的恶作剧……又使我心跳更加剧烈……于是又会有更大的恶作剧。

简直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这也有如我们的心……

无意识中，我自己又吻了上去。

镜 「嗯……啾……嗯嗯……啾啾……」

镜不安分的舌头，侵入我的口中。

由岐 「嗯……啾……嗯……啾……啾……」

我也回应着她，用自己的舌头和镜的舌头纠缠。

两人的唾液相互交换。从唇间滴下的口水，发出了一阵颇为淫靡的声音。

镜 「呃……哈、由岐」

由岐 「怎么了？镜」

镜 「由岐是笨蛋……由岐个笨蛋、笨蛋、笨蛋……」

由岐 「老把别人笨蛋笨蛋的叫，真过分啊……」

镜 「呜……都是你的错……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由岐 「是我的错吗……」

镜 「就是啊……由岐，我对由岐……」

由岐 「可是……你也不用忍着啊……」

镜 「哎？」

由岐 「因为我也是一样啊……」

由岐 「哧…嗯、噗啾…嗯嗯…啾…噗啾…噗哧……嗯」

那时我只是装作不去看……

实际上，我是很明白的。

那次国王游戏的时候，

游戏中的感觉变为了现实。

那些许的捉弄的心……变成了真正的爱意之心……。

我来回抚摸着镜的大腿……。

由岐 「镜的皮肤……光溜溜的呢……好软」

镜 「啊呜，由、由岐？」

由岐 「什么？那我停下了哦？」

镜 「啊，别！不要停……」

由岐 「嗯？什么？」

镜 「呜～～笨蛋，笨蛋，笨蛋！」

镜 「啊，啊呜……哈呜」

由岐 「安心吧……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我的手径直向裙中摸去。

由岐 「哈……镜的这里……好暖和呢……这一块布的后面，就是女孩子的  
那个地方啊……」

镜 「啊、咦呀」

镜的那个地方，非常的热……还非常的湿润。

由岐 「……出汗了吗？」

镜 「呃，对、对啊，今天很热嘛！所、所以我出汗了……」

由岐 「哦～镜的汗还能这么黏糊糊的呀……」

我的手指从那里掏起一点流出来的液体，伸到她面前给她看……。

压在她身上的我的身体，感觉到了一阵抽搐般的颤抖……。

镜 「啊、不对、没有……不、不是的……」

由岐 「什么不是？这不是汗吗？」

镜 「那个、我、我、那个……就是呢……」

由岐 「呵呵……噗啾……啾……镜的汗粘粘的，还有股奇怪的味道呢……」

镜 「啊、才没、不、不行……不要这么舔啊不、不行啊……啊、由岐、由岐在、我、我那里……」

镜的身体在颤抖着……我只是这么舔了一下，她就抽搐得厉害，让人不禁在想，她是不是就这样泄身了呢。

由岐 「呵呵……为什么镜的大腿那会流出这样的汗来呢？大腿那都黏得不行啦」

镜 「诶？啊呜……呃哈！」

隔着内裤，我细致地抚摸着她的花园。

镜用两只手捂着嘴巴，可是却捂不住那剧烈的喘息。

镜 「为什么、为什么、由岐要捉弄我喔……别再逗人家了……」

由岐 「逗啥了？你不是说这是汗吗？那镜就没什么好害羞的啦……是吧」

镜 「不、不行啊……由、由岐，这个……啊、啊啊……不行……由岐……」

由岐 「镜？有什么不行的啊？说清楚呀？」

镜 「再、再这么摸下去的话……我……我就要……啊」

在她努力求饶的时候，我将她的内裤脱了下来……。

虽然房间里很暗，但推起了裙子之后，她的下半身还是完全暴露出来……。

镜 「啊，啊呜……由岐……」

由岐 「怎么啦？」

镜 「呜呃、哈、啊」

镜死死地捂住嘴巴，想要盖掉自己的声音……。

每次她捂着上面的口，下面那个口里却是爱液哗哗地往外流……。

手上只要稍微动一动，那里是个什么情况就一指了了然了……。

手指一活动，拌爱液就发出水声……。

由岐 「镜的汗……好厉害呢……镜的汗其实是小o那流出来的？」

镜 「呃」

由岐 「湿成这个样……镜确实是个变态呢……变态啊」

镜 「变、变态……我、我才……」

由岐 「被女孩子摸着都这么兴奋，不是变态是什么？」

镜 「不、不对……不是的……我、我……因为是由、由岐摸的，我才会这么兴奋……」

由岐 「是吗……被我摸到兴奋了吗」

镜 「啊、哈、啊、呜、好高兴……由岐的手指……让人好舒服……」

镜自己按住我的手指，往她那重要的地方压过去。

镜 「哈、啊、啊嗯……啊啊……由岐的手指……让我……好兴奋……啊」

由岐 「是吗……镜是淫荡的女人呀……」

镜 「哈、嗯……抱歉……哈……哈……我……那么……淫荡……可是好高兴……能让由岐对我……做这种事……」

由岐 「呵呵……原来、如此吗……镜想让我对你做这样的事情啊……」

镜 「呜……别，不要逗我啦……」

由岐 「没法呀，看你那脸……真是可爱极了」

滋滋……指头感觉到一种温热的湿气，跟那声音真是相衬。

在我的爱抚之下，镜完全湿了。

由岐 「哈……哈……镜太可爱了……不觉中、就想捉弄一下你……」

镜 「哈呜、嗯……你不要这么说……不然我、我会……由岐啊」

由岐 「呵呵……镜你个变态……」

由岐 「可是呢……你看，镜和我都……都湿成了这样……自己都难以相信……」

我拉着镜的手伸进了自己的裙子里……我的大腿已经有如尿床了一般湿得不行了……。

由岐 「我也跟镜一样的……变态呢……」

由岐 「噗啾…嗯…啾…噗啾…噗啾哩……」

镜 「啾……呜咕……呼啊啊！由岐啊啊！啊啊！」

我和镜死死地吻着，一点也不松开……两人的上下粘膜都沾到了一起……。

镜 「啊、啊、啊啊……啊呜啊呜啊呜…不、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了啊……快、快……快不行了……」

镜 「咕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嗯啊嗯啊啊啊啊——！！」

镜的身子剧烈地扭动、抽搐……紧接着……她的身体又好像触电了一般绷得紧紧的。

镜 「哈…哈…哈……咕……哈…哈啊…哈啊……呃啊啊咕」

由岐 「呵呵……舒服吗？」

镜 「嗯，嗯……很舒服……」

镜 「可、可是只有我……」

由岐 「镜……呃……噗啾…嗯…啾…噗啾…噗啾哩……」

我和镜来了个长吻……。

然后把她身上的衣服一件接着一件都脱了下来……。

从未体验过的快感向我们袭来。

我们俩互相摩擦着对方的……那个暖暖的湿湿的地方……。

镜 「呃啊、好爽……由岐的和我的在……」

由岐 「嗯…啊、咕……」

仅仅是摩擦对方的性器……非常单纯的行为……。

可是这种两人最有感觉的器官相合的感觉……这种和青梅竹马的女性一起偷尝禁果的背德感正愈发膨胀……。

镜 「不、不可以啊！由岐！不行……由岐……这太舒服了……太舒服」

由岐 「镜……你看你都这么湿了……太厉害了……真是湿得……太下流了啊…我想、感受一下你的……更深入地……更贴切地」

镜 「啊呜、啊呜、啊呜啊啊……这样子把女孩子的那个地方贴着……」

由岐 「好爽……镜的蜜o让我好舒服啊……太爽了……啊啊……明明我们都是女孩子……两个女的如此摩擦着那个地方……那种部位……」

镜 「哈…哈…可是由岐都这么湿了啊……我…我也不由得变成这样了啊……」

由岐 「镜那个相当舒服的……变得通红的，我看得很清楚啊……下半身已经洪水泛滥完全分不清那是汗还是爱液了啊……」

镜 「不……不、不要说这种话……呜啊啊啊啊……不行不行……啊啊啊……不行啊由岐……真的太舒服了啊」

我和镜在深夜的社团活动室里磨着豆腐。

两个人都是全裸的……。

我们尽一切可能地把最炽热的那个部位重合到一起……于是欲火又将我们推上高峰，在花园的深处剧烈燃烧……。

我们死劲挺动着腰身……不停地磨动……就像是要融为一体那样……。

而且还在接吻。

舌头搅动，已不分你我。

镜 「呼啊啊、好……由岐……由岐的那里好舒服啊……我感觉到由岐了啊……啊呜、啊呜」

由岐 「嗯……咕……咕啾…噗啾…嗯…啾…噗啾…噗啾哩……镜的那里变得如此温热……」

镜 「啾…啊、啊呜……由岐、由岐、由岐……噗啾…嗯…啾…噗啾…噗啾哩……噗啾哩……由岐的身体、我还想要……我还要啊……」

由岐 「呜……呜哇……哈、镜的小o……好淫荡……呜哇……啊呜……」

由岐 「哈……哈……噗啾…嗯…啾…我也想我也想要镜……好想更深入地合体……更激烈地……摩擦你的小o」

镜 「嗯……我想感受更多你的体温……我想要更多由岐的体温……我想要啊……」

由岐 「啊呜……啾…嗯…啾…噗啾…噗啾哩……更多地合在一起吧……身体……全部、体液的全部……都更多更多地合在一起……」

镜 「哈呜、呜呜呜……啾…噗啾…嗯…啾…噗啾…噗啾哩…好激烈啊哈呃哈啊……由岐由岐由岐……啊呜好舒服……」

由岐 「我也……好激烈、好爽啊…啾…噗啾…嗯…啾…噗啾…噗啾哩……我…我……」

镜 「呀、呀啊啊啊……咦呀啊啊啊！快、快不行了……由岐让我太爽了……」

由岐 「啊、要不行了……忍不住了……镜……要去了啊啊…哈啊嗯！哈啊啊啊啊啊啊！」

镜 「啊、没关系……我、我也……要……来了……要去了我也要我也……啊……啊呜……啊呜」

镜 「啊呜呜！好…爽、啊啊啊啊啊啊呃啊啊…去、去了…！再忍不住了啊」

由岐 「哈呜呜、我也是……我也是……我也要去了！啊啊啊哈嗯嗯嗯…啊啊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两人差不多是同时抵达高潮……。

我们都摊在了地上……然后……

都累坏了，于是便一起睡着了……。

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被司她们叫醒了。

她们看见了我们全裸着相抱的样子。

可是她们也没有露出惊讶或者厌恶的表情。

司 「姐姐……能不能也给一直在楼上等你们的人着想着想啊……」

司青筋暴怒地说道。

后面的高岛同学苦笑了起来。

柘榴 「唉呀，洗澡的时间都没有了呢……快点把衣服穿上……回家吧……」

就这样最后一天也过去了。

7月20日

*Down the Rabbit-Hole*

……………。

柘榴 「正好，下一班电车就是呢」

由岐 「特急电车。那样的话应该会直达目的地吧」

我看了看液晶屏，又回头望着高岛同学。

柘榴 「是呢……」

镜 「如果有空的话就过来玩啊」

柘榴 「嗯，等我在那边安顿好了就会联络过来的」

司 「嗯，一定要联系啊」

柘榴 「是……不过那里很远……」

由岐 「很远……再远不也还是在这片蓝天下么……不要说的像是要去特别远的地方一样呀」

柘榴 「这样说的话，地球上哪里不都一样了嘛……」

镜 「真是的……由岐说话老这么极端……」

司 「就是就是，由岐就喜欢极端」

柘榴 「这几天真是感谢大家……真的很开心……」

司 「不不我才是，多亏了高岛同学才能体验了这么多的事情呢」

镜 「的确……真的是这样呢……」

司 「电车快来了吧？」

柘榴 「嗯，再有10分钟的样子……接下来，我就要坐上电车去往那个城市……听着摇摆的电车发出咯嗒咯嗒的声音……然后呆呆地看着窗外的景色了呢」

由岐 「呼……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日子呢」

柘榴 「呵呵……不可思议吗？」

由岐 「嗯，明明和之前没什么不同，可是感觉完全不一样呢」

柘榴 「……」



这时，高岛同学的脸上有一瞬间露出了悲伤的神色。

柘榴 「那、那个……由岐…同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由岐 「哎？什么？」  
 柘榴 「这个世界幸福吗？」  
 由岐 「说什么呢啊……这不是当然吗」  
 由岐 「我很幸福啊」  
 由岐 「不过你不应该说“生活在这世界上”吗？」  
 柘榴 「呵……是呢」  
 司 「啊……电车来了……」  
 柘榴 「司同学」  
 司 「嗯？」  
 柘榴 「由岐就拜托你了……」  
 司 「嗯，没问题」  
 柘榴 「镜同学」  
 镜 「……怎、怎么了？」  
 柘榴 「没，由岐也……拜托镜同学了」  
 镜 「什么，不是吧……怎么会」  
 柘榴 「并非容器的世界满了……」  
 柘榴 「或许，这就是有如轻飘飘的肥皂泡一般的幸福的形式……」  
 柘榴 「只不过确实存在的记忆，有如肥皂泡那般膨胀，那般梦幻……」  
 由岐 「呃？什么？」  
 柘榴 「没、没什么……只是我也——」

电车在我背后驶过。

那声音盖住了高岛同学的话语。

看她的嘴唇，似乎是在说“那时的我很幸福”。

电车到了。

我听见背后传来车门打开的声音。

由岐 「电车已经到了呢……」  
 柘榴 「嗯……不过没关系」  
 柘榴 「……知道吗？我们可是连着的哦？」  
 柘榴 「这辆电车，可以到达那边的城市」

由岐 「呵呵，也是呢……」

柘榴 「所以呢，我还会来见你的……如果你忘了我的话……我还会……」

柘榴 「别了」

高岛同学笑了起来。

电车的车门关上了。

电车带着咯嗒的声音……开了出去。

高岛同学在不断地向我们招手……。

那是一个瞬间。

是一个漫长之又漫长的……瞬间。

镜 「你看上去有些寂寞呢……」

由岐 「哎？有什么寂寞的？」

镜 「高岛同学不在了……」

由岐 「是吗？但那不是寂寞吧？」

镜 「什么啊……那也过去不就好了，和她一起？」

由岐 「谁？」

镜 「你啊……」

由岐 「这算啥？嫉妒？」

镜 「什、什么」

由岐 「因为呢……你好像生气了啊，还偷看我的表情……」

镜 「别、别自恋了！为、为什么我要这么在乎你啊」

由岐 「那就是，因为你喜欢我？」

镜 「呃～～」

由岐 「脸红了脸红了」

镜 「你、你又逗我玩啊？」

由岐 「逗？说啥呢……」

镜 「呃？」

我紧紧地抱住了镜。

镜虽然看上去很强势，身子却很娇小。

好像我一用力就会一下子把她弄伤……。

要说高岛同学来了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变化……那就是青梅竹马不再是青梅竹马了。

我交到了女朋友。

明明我也是个女的，还女朋友……真是……不过我也觉得这样挺不错的……。

幸福的每一天……。

每一天都很幸福……。

我便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

*THE END.*

## 序章♣

柘榴 「不过，好像……还是司同学的脉搏要更快一些呢……」

司 「哎？怎么、怎么可能」

镜 「哦哟……你在想什么呢啊司？」

司 「这是误、误解啊。人家什么也没想嘛」

柘榴 「那样的话……你们俩就把手放到对方那……」

司 「哇？」

柘榴 「如何，对方传给你的心跳，还有自己传给对方的心跳……」

司 「呜呜……」

镜 「呜哇，好快……」

司 「不、不对，这是诱导审问啊！这么说当然会心跳加速啊！」

镜 「那我不也跟你一样嘛……」

司 「才、才不是。这是孔明的诡计啊，就算是周瑜也会中计哦」

柘榴 「这不是诡计啊……只是事实而已啊」

镜 「嘛，那就快点去把……我们要在这里健康地进行天体观测了哦」

司 「什、什么嘛，好像说的我们要去干什么不健康的事情似的」

镜 「呵呵……这话我可没有说哦……我只是说我们要健康地进行天体观测而已哦……」

司 「呜哇，诸葛孔明啊」

司 「真是的，够啦，不要管我了让我一个人去吧」

由岐 「啊……司一个人……」

镜 「喂，快去追啊……」

由岐 「哎？我吗？」

镜 「对啊……现在快跑吧仲达！孔明死了！」

由岐 「我已经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吐槽了，完全不知道你想说啥……」

镜 「总之快点去追啊！」

由岐 「嗯、嗯……知道了」

不过司到底跑哪里去了？

天文部大概也在社团活动大楼里面吧……往那里走就能找到了吧……。

由岐 「啊，司！」

司 「哎？」

司 「由、由岐……」

由岐 「你跑什么啊……追都追不上……」

司 「对、对不起……那、那个……」

由岐 「？怎么了？」

司 「那个……请不要靠近我……」

由岐 「咳？」

司 「请尽量别靠近过来……尤其是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

由岐 「那、那个……是……」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好像很讨厌我！？

为什么！？我们最近不是一直有说有笑的吗？？

司 「嗯，天文部在社团部室楼的最边上……看，就是那个！」

由岐 「……真的呢」

真的就在最边上啊……。

司 「嗯嗯，钥匙，钥匙……啊，这个」

司 「不，不，不快点找到的话……呃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书架的……」

由岐 「在书架里面吗？」

司 「啊！停下！」

由岐 「哦？怎，怎么了？」

司 「那、那个……由、由岐不可以再靠近我了啊……」

由岐 「为什么嘛……为什么突然间司要这样躲着我啊」

司 「不行，别啊，别过来」

由岐 「！」

司 「不，不……不可以哦……我」

由岐 「司，司？」

司 「！」

发生了什么？

哎？这、这是？我被推倒了？

司 「所、所以人家刚才不是说……不要靠近过来……」

司 「我、我呢……意外地非常没有耐性呢……那时我不也是亲你亲到大家都吃了一惊吗」

司 「我想由岐也知道了吧……我、我啊……都湿到……连由岐的大腿都被弄得黏糊糊的了……」

司 「从那次以来……只要看到由岐的正脸……就是这样……」

由岐 「呃!？」

司 「嗯…啾……啊……噗啾…嗯嗯…啾…噗啾…噗啾……嗯」

由岐 「呃……噗啾……嗯……嗯咕……」

司贪婪地在我嘴里搅动着，我也用舌头回应她。

每当我的舌头在她嘴里拌动时，她的身体就会强烈地颤抖。

一抖，司就会发出低沉的叫声。

司 「哈、哈、哈……由、由岐这个笨蛋，因为由岐太强了才不得不停下来的……不然我……我就……」

由岐 「不、不然你就怎样？」

司 「我已经不想只做你的青梅竹马了啊……那次之后，我就一直在想着你的双唇……也一直一直忘记不了那个吻……我已经……」

由岐 「是、是吗……我的唇……有那么好吗……」

虽然还想要装作平静……但我自己都能听见我的声音在颤抖……。

心脏砰砰跳得，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要听不见了……

司 「嗯……哈、哈、所以我想更激烈地吻你、更多更久地，一直吻下去……」

司的眼睛有些湿润……她的皮肤十分柔软……嘴唇也相当的别致，又暖又湿……。

由岐 「我、我……可以啊……!？」

话还没有说完，嘴就被司塞住了。司紧紧地抱着我的头，亲吻着，贪婪地向我索吻……。

由岐 「嗯……嗯嗯…啾…噗啾…噗啾…啾…噗啾哩……嗯」

司 「嗯嗯…啾…噗啾…嗯…啾…噗啾…噗啾哩……噗啾哩……哈、哈、哈……」

司 「哈、哈、抱、抱歉……抱歉啊……由岐……我……哈、哈……很奇怪吧，你肯定觉得我不正常……」

司 「因为我原本觉得kiss就足够了，哈、哈、哈，原来想着要能kiss……那也很好了……」

司 「哈、哈、想要更贴近地感受由岐的体温的心情止不住啊」

由岐 「嗯嗯!？……嗯嗯嗯…啊呜啊……」

司毫无厌倦地亲吻……她舔拭着我各个部位……不仅是嘴巴……还从脸吻到脖子……就像是小狗一样，舌头在我的脸上来回游动……。

司 「哈、哈、最喜欢由岐了……喜欢……啾…噗啾…噗啾哩……哈、哈、我想感受由岐……噗啾哩……」

即使身处黑暗之中，我还是能看出司的脸正一片潮红……这并不是热得脸红……而是只能说是全身都像火烧一般发热那种样子……。

接着，司的嘴游走到了我的上衣那，而不仅停留在脸上……然后她用嘴巴解开了我衣服的扣子……。

司 「由岐……由岐……哈、哈……由岐……」

解开之后，司将脸埋在了我那空荡荡的胸口……。

司 「由岐的皮肤……由岐的哈啊哈……由岐……」

司把头埋进了我的胸口……我已经搞不清楚那上面的到底是汗还是她的唾液了……她整个人都湿透了，还将脸贴着我胸口上。

我解开了自己的胸罩的钩子……那时，我发现自己的手正因为害怕而抖动不已。

因为兴奋，我的身体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

那时，我脑中只有一片空白……司在索求着我……我也在索求着她……。

因为体内的那把火烧得厉害，我的大脑完全短路了……之后便只能听见自己那心跳的声音，以及剧烈的喘息声……。

由岐 「啊、啊啊、啊呜，别、啊」

司把舌头伸进了我的胸罩里……直奔我的乳头……。

其实只要用手推开，让自己冷静下来就好了……

司 「哈、哈、哈…啾…是由岐的肌肤啊…由岐好软啊…软绵绵的……还有股香味……噗啾…嗯…啾…噗啾…哈、哈……」

由岐 「司、司……啊呜、那、那里」

司伸手掀起了我的裙子……她的手指开始在我那个地方抚动……。

司 「哈、哈、哈……由岐……由岐…由岐……」

那种未曾料到会被她隔着内裤抚摸的感觉……带来了潮水般的快感，让我全身都麻掉了……。

司的脸靠近乳房，舌头则是没停下来……。舌头舔动的感觉真是太舒服了……她的舌真的好软、好暖……

由岐 「哈…啊…啊啊……哈…啊啊…嗯…哈…啊啊…哈…嗯…嗯…啊啊…」

司 「哈、哈、由岐的那里、哈、哈、暖暖的…这一片布的后面…就是由岐…的啊啊啊」

我也把手伸到了她的裙子之中。

司 「呜啊!？」

咕啾……她那里已经泛滥到连内裤都起不了吸收作用的程度了……。

由岐 「咕……呼啊」

她的手指不停地隔着内裤爱抚着我那重要的地方。

由岐 「哈、哈、哈、司……」

司 「啊、哈……好、好高兴……由岐的手指、手指摸着我这里……好舒服啊……」

司 「哈……啊嗯……啊啊……好厉害……好厉害啊……哈、哈……由岐、最喜欢由岐了啊……」

衣服摩擦的声音和两人的喘息声交织在了一起。

受到司的手指带来的刺激，我也自己动手揉弄自己那重要的部位。

司 「真像梦一样，好像在做梦啊。和由岐……偷尝禁果……什么的」

由岐 「司……哈呜……哈、哈……」

我们错开身子……摆出要进入对方体内的姿势……想要更贴近对方，想要更多地感受对方……想要更进一步合为一体……。

司 「哈……哈……好喜欢由岐……所以、更想逗逗这个地方了……哈、哈」

两人互相索求对方的体温，互相交换体液……身子就像要将一切都融化一般……剧烈地扭动。

我们都已经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

只是在不断地索求……只是在与对方交合……。

急促的呼吸……相互喊着对方的名字……体液的声音……

司 「哈、哈、哈、啊呜、不、不行不行不行……我、由岐、我已经不行了、要去、要去了啊」

由岐 「哈、等一等……我、我还差一点、所以、啊呜……哈、哈」

体液交融在一起……指头已经满是粘液，也不知道到底是在怎样、是在爱抚什么了……。

由岐 「哈呜、啊、应该不行了……我也、啊、马上就要……啊呜……」

快感的顶峰就在前头……应该忍不了几秒钟了……霎时间快感穿透了全身……。



由岐 「啊、啊啊啊啊、嗯—————!!」

司 「呼啊啊啊—————嗯!!」

舒爽的刺激感从下半身侵袭而上，让我整个人感觉都要飘起来了。

由岐 「哈、哈、哈…哈……」

司 「哈、哈、哈、哈…哈……哈……由岐……」

我们又开始亲吻……虽然并没有谁提出这样的要求……。

由岐 「嗯……嗯嗯…啾…噗啾…噗啾…啾…噗啾哩……嗯」

司 「嗯嗯…啾…噗啾…嗯…啾…噗啾…噗啾哩……噗啾哩……哈、哈、哈……」

司 「你看，我的手指都成这样子啦……噗啾…噗啾哩……噗啾哩……」

司相当地淫靡地含住自己的手指，舔了舔上面的液体。

司 「哈、哈……好想再亲吻由岐的身体……亲在可以感受到由岐的体温的地方……」

由岐 「哈，哈……司想要舔么？」

司 「嗯，让我舔吧……好想舔由岐……」

由岐 「变态……」

司 「人家就是变态嘛……喜欢女生的变态嘛……人家可是一直、一直，都喜欢着由岐的呢……」

由岐 「好啊……不过也要让我亲亲司的那里……」

司 「呃？可是这样不好啊……让由岐给我做那种事……」

由岐 「我都说了我想做了……」

司 「呀……」

司 「啊呜，啊呜，羞死人了……」

由岐 「好厉害……已经不是湿这么简单了啊……明显就是下半身洪水泛滥……」

司 「才没有呢……啊呜」

眼前是司那膨胀了起来并且张开的花瓣，我轻轻地吻了上去。

明明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下，司的身体却剧烈地跳了起来……。

由岐 「嗯……有司的味道呢」

司 「哈、哈……由岐的……不也跟我的一样湿得不成样了嘛……」

司 「得帮由岐打扫一下呢……」

由岐 「哈、哈…啾…噗啾…哈呜……噗啾…啾…噗啾哩……嗯」

司 「咕啾……嗯…啾…嗯…啾…噗啾…噗啾哩……噗啾哩……哈、哈、哈……」

司 「哈、哈……由岐那个地方，用舌头打扫真是没个完啊……一浪接一浪……连绵不断的潮水呀……」

由岐 「啊呜……哈……没、没办法、啦……那个……司你那柔软的舌头这么舔当然就……」

由岐 「司才是……全是水呢……都成这个样子了……司……」

司 「啊呜呀、啊、啊呜……呀、啊、由岐的由岐的舌头……由岐的舌头……啊、舔得好用力啊……由岐在舔我……哈呜」

由岐 「哈、哈、哈……发现了……司的……哈、哈……于是就舔了……用力地……」

司 「哈呜、咦呀、哇、不要含住啊。啊、啊、啊啊啊不行太爽了、爽飞啦……不行啊……」

花蕊里涌出了源源不断的花蜜，就像是在表示她的快感一样，填得我嘴里满满的……。

司 「哈、哈、哈……只有我一个人可不行……由岐也……也要让由岐快乐……」

司把手伸到我大腿之间，像我刚才那样含住了小豆豆的表皮，舔了起来。

由岐 「哈呜、嘿啊啊、啊嗯、哈呜呜。好、舒服……不行、真的好舒服……那个、司……啊呜」

司 「哈……我也……好舒服啊……好喜欢由岐啊……所以你要更舒服啊……啊唔唔」

手指时而挑逗一下豆豆，时而轻轻地捏一捏，我俩的花园都已经湿得一塌糊涂了。

由岐 「哈、哈…啾…噗啾…哈呜……噗啾…啾…噗啾哩……嗯」

司 「咕啾……嗯…啾…噗啾…嗯…啾…噗啾…噗啾哩……噗啾哩……哈、哈、哈……」

我们都只是在贪婪地舔食着对方的某个部位。

舔的地方不断移动，两人的全身都沾满了体液……。

由岐 「啊呜、哈、嗯咕、哈呜、啾……呼啊啊嗯。好舒服、好舒服啊司、司、司!!」

滚烫的体温让我们都再无法思考……只是一味地互相舔着、摩擦着敏感的地方，享受那更上一层楼的快感和合为一体的感觉。



司 「因为，因为，由岐，由岐……我，我……呜啊啊啊啊啊」

由岐 「真是的……小笨蛋」

我们又一次赤身裸体地紧紧相拥……。

司一直在哭……我一直紧紧地抱住她……。

等她停止哭泣，我带她回楼顶的时候……晨光已经普照大地了。

镜微笑着走到了我的身旁……

然后照着我的脸给了一拳。

镜 「你啊……也给我适可而止一点吧……再怎么也不用做到天亮吧……」

镜 「知不知道还有人在等你啊！」

20日的早晨到来了……。

7月20日

*Down the Rabbit-Hole*

……………。

柘榴 「正好，下一班电车就是呢」

由岐 「特急电车。那样的话应该会直达目的地吧」

我看了看液晶屏，又回头望着高岛同学。

柘榴 「是呢……」

镜 「如果有空的话就过来玩啊」

柘榴 「嗯，等我在那边安顿好了就会联络过来的」

司 「嗯，一定要联系啊」

柘榴 「是……不过那里很远……」

由岐 「很远……再远不也还是在这片蓝天下么……不要说的像是要去特别远的地方一样呀」

柘榴 「这样说的话，地球上哪里不都一样了嘛……」

镜 「真是的……由岐说话老这么极端……」

司 「就是就是，由岐就喜欢极端」

柘榴 「这几天真是感谢大家……真的很开心……」

司 「不不我才是，多亏了高岛同学才能体验了这么多的事情呢」

镜 「的确……真的是这样呢……」

司 「电车快来了吧？」

柘榴 「嗯，再有10分钟的样子……接下来，我就要坐上电车去往那个城市……听着摇摆的电车发出咯嗒咯嗒的声音……然后呆呆地看着窗外的景色了呢」

由岐 「呼……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日子呢」

柘榴 「呵呵……不可思议吗？」

由岐 「嗯，明明和之前没什么不同，可是感觉完全不一样呢」

柘榴 「……」

这时，高岛同学的脸上有一瞬间露出了悲伤的神色。

柘榴 「那、那个……由岐…同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由岐 「哎？什么？」

柘榴 「这个世界幸福吗？」

由岐 「说什么呢啊……这不是当然吗」

由岐 「我很幸福啊」

由岐 「不过你不应该说“生活在这世界上”吗？」

柘榴 「呵……是呢」

司 「啊……电车来了……」

柘榴 「司同学」

司 「嗯？」

柘榴 「由岐就拜托你了……」

司 「嗯，没问题」

柘榴 「镜同学」

镜 「……怎、怎么了？」

柘榴 「没，由岐也……拜托镜同学了」

镜 「什么，不是吧……怎么会」

柘榴 「并非容器的世界满了……」

柘榴 「或许，这就是有如轻飘飘的肥皂泡一般的幸福的形式……」

柘榴 「只不过确实存在的记忆，有如肥皂泡那般膨胀，那般梦幻……」

由岐 「呃？什么？」

柘榴 「没、没什么……只是我也——」

电车在我背后驶过。

那声音盖住了高岛同学的话语。

看她的嘴唇，似乎是在说“那时的我很幸福”。

电车到了。

我听见背后传来车门打开的声音。

由岐 「电车已经到了呢……」

柘榴 「嗯……不过没关系的」

柘榴 「……知道吗？我们可是连着的哦？」

柘榴 「这辆电车，可以到达那边的城市」

由岐 「呵呵，也是呢……」

柘榴 「所以呢，我还会来见你的……如果你忘了我的话……我还会……」

柘榴 「别了」

高岛同学笑了起来。

电车的车门关上了。

电车带着咯嗒的声音……开了出去。

高岛同学在不断地向我们招手……。

那是一个瞬间。

是一个漫长之又漫长的……瞬间。

司 「哦哟」

由岐 「哦你个头……」

司 「我来玩了」

由岐 「别来玩啊……」

司 「又在读高岛同学寄来的信啊……」

由岐 「啊、嗯……」

司 「啊哈哈，她是个有趣的人呢」

由岐 「是呢……真是有趣的人……」

司 「正是多亏了她我才能得到由岐呢」

由岐 「啊哈哈……」

司 「Chance!」

由岐 「哇，你又抱上来了」

一成不变的日常。

一成不变的风景。

世界似乎仅仅只是一个装东西的器皿，没有一点生机……

不过，我们的生活在慢慢发生变化。

可以说是好，也可以说是坏……。

我交到了女朋友……。

明明自己是女孩子，还说什么女朋友，真是有够胡闹的……不过，这真是相当的幸福。

由岐 「你好沉啊……司」

司 「啊哈哈……」

司 「那个啊，由岐」

由岐 「什么？」

司 「亲亲」

由岐 「好吧好吧……」

幸福的每一天……。

每一天都很幸福……。

我便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

*THE END.*

## 序章◇

由岐 「什么？」

柘榴 「是，看起来挺有趣的。那边那个」

由岐 「幽灵房间……终之空……」

柘榴 「真是奇怪的名字呢……写作终结之空却读作终之空呢」

由岐 「为什么呢……如果写成幽灵房间，不是更有冲击效果吗……」

柘榴 「不知道啊……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会不会是什么少见的杂技？不叫鬼屋叫幽灵房间听起来也挺吓人的嘛……」

由岐 「也是呢……去看看吧……」

柘榴 「好的」

这是一栋奇妙的立体构造的建筑物……。

最让我感到奇怪的地方……不是它的立体构造……而是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演出设施似乎显得太不起眼了点……。

屋子里面是用随处可见的那种轨道来移动的……也许是因为锈得厉害，轨道上削铁般的噪音就没停过。

游客坐上这种东西……依次游览以门槛划分开成多个区域的这个世界……。

一开始是延绵不尽的黑暗。

总之就是上上下下的……有时又好像在横向移动……由于光线不好，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怎么移动。

由岐 「这、这是……什么？」

由岐 「这是……便利店里面？难道我们进错了地方？」

柘榴 「不是吧……便利店可不会用这么神奇的东西来作交通工具哦……而且也没看到店员和顾客……」

由岐 「真的没有任何人呢……灯光也很昏暗……要是跑出什么东西来可能会吓到人……」

我们的移动座位在空无一人的便利店中缓缓挪动……。

我预计可能会有藏起来的幽灵向人袭击而来……但实际情况则与预想所相违背……。

可是……商品上积起的薄薄一层灰，营造出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由岐 「呼……要不要拿些点心呢」

柘榴 「不行啊……这里可没有写可以随便拿啊？」



由岐 「不过，防盗摄像机好像没接电源哦？」

柘榴 「那个，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我抓起手边的一包薯片。

保质期为……1999年7月20日。

由岐 「啊哈哈……这算是陈年佳酿嘛……」

柘榴 「放弃吧……」

原来如此……陈旧的布局，并不是人为制作的……而是因为本身就是很旧的东西……。

真是完全搞不懂这个演出的作者的意图……。

无人的便利店……的确让人感到不舒服……可是作为演出，它的意义何在？这让人不禁产生了疑问。

伴随着生锈的钢铁发出的摩擦声，我们所乘坐的轨道车将我们带往了收银台后面的门槛那边……。

往收银台看去……

就看见上面有几个很潦草的字……。

只有一句话……。

作品名

『便利店终结』

由岐 「作品？便利店终结……这是什么意思啊？」

柘榴 「不知道呢……是不是指便利店的终结呢？」

由岐 「便利店的终结……」

由岐 「这什么啊……听着像是社会派人士的调调？」

柘榴 「不清楚……太难的事情我不明白……」

轨道车最后沿着连接着墙体的楼梯爬了上去……最后我们便是俯瞰着便利店……。

轨道车慢慢沿着楼梯向上走。

竟然能上楼梯，真是不得了的机器呢……我不禁如此感叹……。

柘榴 「好长的楼梯啊……」

由岐 「我也觉得……这楼梯还真是漫长啊……」

柘榴 「啊……看到尽头了……」

本以为要走完了，楼梯却折了个方向……然后轨道车还在继续往上……。

由岐 「这个建筑有这么大吗？」

柘榴 「不……从外面看可没有这么大……」

由岐 「什、什么？」

柘榴 「好黑啊……」

由岐 「怎么了……这是……」

柘榴 「好像这个轨道车……走进电梯了呢……」

由岐 「这个演出怎么回事啊……」

柘榴 「到了个看起来像是公寓的地方呢……」

由岐 「公寓啊……」

柘榴 「啊……轨道车又开始动了……」

车子在水泥地面的走廊里徐徐前进……这条走廊毫无生气……而前方则是……。

由岐 「那个……这里是走廊吧……公寓的……」

柘榴 「是的……的确……」

由岐 「公寓走廊的窗户有这样的窗帘吗？」

柘榴 「哎？」

公寓上那些原先是现代风格的窗户，在不觉之中变成了古式住宅楼的窗户……。

刚刚还是在走廊里……轨道车却不知何时跑进了某个房间里……。

柘榴 「这里……有个房间啊……」

由岐 「很古老的样子……」

柘榴 「啊……」

由岐 「这里……是叫起居室吗……」

柘榴 「……真有昭和风啊……」

桌子上放着先前见过的那种牌子。

作品名

『起居室终结』

由岐 「这是什么？难道这个真的是社会批判性质的演出？」

柘榴 「感觉就像是，全家团圆这一习惯渐渐消失，而这里想表现出父亲对此的担忧？」

伴随着生锈的钢铁发出的摩擦声，我们所乘坐的轨道车将我们带往起居室的中间……这番光景实在让人有种超现实主义的不寒而栗的感觉……。

起居室中的日历和时钟……都是停止的。

由岐 「又是……1999年7月……」

这个日期到底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这个演出诞生的日期吧……。

走出这个起居室一般的地方之后，前方是一段小小的楼梯，就像谁家门口的那种一样，轨道车又沿着楼梯渐渐下行……。

真是看了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东西啊……。

由岐 「呃……下了楼梯就是教室啊……」

柘榴 「起居室和教室连在一起呢……呵呵……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就不会迟到了吧？」

由岐 「不过反过来老师也可以轻松地跑到客厅里，问你“做作业了吗？”呢……」

柘榴 「啊哈哈……那种事情还是免了吧」

讲台上放着一个牌子。

作品名

『终结的教室』

便利店、起居室，然后是教室。

原来如此，作者是把原应有人的地方却没有人，

以及原应没人的地方我们却进出自如这两点作为演出的方式，表现出了这种让人脊背一凉的感觉吗……。

由岐 「原来如此……幽灵房间指的就是这个吗……」

柘榴 「什么意思啊？」

由岐 「所有的房间，都是人们生活着的场所……而坐着这个古怪的轨道车，我们在这些独立的空间中穿行，俯瞰着的则是把“生活”这一概念割离出去的房间……」

由岐 「那种俯视着……宛如被割离出去的人俯视着人们的生活一般……紧盯着的视线……」

由岐 「没错，我想我们才是扮演幽灵的人啊……」

柘榴 「那么，不会有幽灵出来了么？」

由岐 「我想他应该不会做这么杀风景的事吧？」

由岐 「如果幽灵出现了，我们不就又变成普通的人类了么……」

观览车离开了教室，进到走廊……。

这个演出设施……到底有多大啊……。

柘榴 「真是个很长的演出呢……」

由岐 「嗯……只不过看着这些一个人都没有的景物……这么大还真是让人有些心里发毛呢……」

轨道车就那么在走廊里行走着……铁锈不断地发出让人牙齿发酸的尖刺的声音……。

走到教室的另一边时……轨道车停下来了。

柘榴 「停住了呢……」

由岐 「嗯……」

后面响起关门的声音。

轨道回转了一下……然后……。

由岐 「不知不觉间又到电梯里了嘛……」

柘榴 「嗯，这个建筑还真是大啊……」

作品名

『终老之棚屋』

由岐 「把医院称作终老之棚屋……还真是恶趣味啊……」

柘榴 「终老之棚屋……意思是说死前居住的地方吧……」

由岐 「这么说的话……的确大多数人的终老之棚屋都是医院呢……不过这种说法实在太恶趣味了」

不过怎么说呢……这设计也太乱来了吧。

轨道车向着医院的病床驶去……。

柘榴 「哇，要撞上了……」

由岐 「哇……」

轨道车进入了被窝之中……、

这个演出……到底是怎么构造的啊??

柘榴 「好黑啊……」

由岐 「呜……好黑啊……」

柘榴 「有、有光亮……」

头上赫然出现一片蓝天。

接着，我低下头，

便看到了那个地方——

有一块牌子。

作品名

『终之空』

由岐 「……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

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贯通全身，我不禁歪着一边脸笑了起来。

换作是一般的鬼屋，就算屋子里再恐怖，走出屋子之后就会被抛于脑后了。

可是，这个鬼屋似乎有所不同。

刚才的所有演出，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最后的作品而设的。

这个演出给人的感觉就是，该在的地方你不在，不该在的地方你却出现了，那种阴森的、让人毛发悚然的感觉在这片天空下持续了下去。

观览车就这么停住了。

以常理来说，车子还应该继续转回去……不过如果没有结束，牌子上写的东西就跟假的一样了吧……。

由岐 「真、真是微妙呢」

柘榴 「呵呵……也是呢……」

由岐 「那么……让我们坐点更有意思的吧……」

柘榴 「嗯嗯……要是能玩点更爽快的就好了……」

这个恶趣味的演出设施……到底是什么呢？

虽然也不是多么大不了的事……但还是让我很不舒服……。

由岐 「那个演出，让我体验了一下幽灵的感觉……」

柘榴 「喏，由岐大人，这里有船哦！」

由岐 「啊，嗯……等等……」

柘榴 「由岐大人怎么了？能跟我一起坐船吗？」

由岐 「嗯，不错啊……刚刚也看了个奇怪的演出……这样会让人心情舒畅点吧……」

划呀划……划呀划……

划呀划……划呀划……

柘榴 「对不起……结果还是让你来划了……明明我才是女仆的……」

由岐 「不……啊哈哈哈哈……」

一开始高岛同学自告奋勇说要划船……不过手无缚鸡之力的高岛同学几乎连桨都划不动呢。

由岐 「要是晕船的话你马上说啊……我也不怎么会划船」

柘榴 「没关系……只要是由岐大人划的船我就不会晕……」

由岐 「……为什么能说得这么肯定啊……」

柘榴 「啊哈哈……为什么呢……」

柘榴 「……这里的湖总是很凉爽呢……」

由岐 「也许吧，我是头一次来这里所以不怎么清楚啦……」

柘榴 「很舒服……很不错……」

由岐 「的确，湖面上吹来了凉爽的风呢……」

柘榴 「很舒服呢……」

柘榴 「水面就像是镜中世界的天空一样……船好像在天上行驶着一样……」

由岐 「要这么说……会让人有些害怕啊……」

柘榴 「是吗？我倒是觉得在空中行走很让人心旷神怡呢……」

由岐 「啊哈哈……怎么说得好像是你曾经在天空中走过似呢……」

由岐 「我没试过空中漫步，不知道到底如何……不过啊，如果这里真是天上那可有些吓人呢」

柘榴 「害怕么……跟之前正好反过来呢」

由岐 「之前？」

柘榴 「啊，不……只是我自言自语……」

划呀划……划呀划……

划呀划……划呀划……

柘榴 「呵呵」

由岐 「嗯？怎么了？」

柘榴 「啊，不……像这样摸着水面，就好像手能够到天空一样……了呢」

由岐 「呵呵……你说得好有趣……」

柘榴 「这是我喜欢的人说过的话……」

由岐 「欸……那个人，是诗人啊……」

柘榴 「我喜欢的人是……诗人……也是剑客……哲学家……还是空气力学的先驱者……」

由岐 「……」

……。

……。

由岐 「……☆」

柘榴 「……」

归途的电车上。

座位随着车子摇摆，整个人觉得很放松。

还有——

音乐。

高岛同学开心地听着我带的音乐。

给她听了几首曲子，观察过她的表情之后，我把音乐类型固定了下来  
……看起来高岛同学比较喜欢古典音乐……。

之前有人跟我说，这是每年外国举行的新年音乐会上的演奏。

指挥家有着天才这一美誉，而柏林爱乐乐团也在世界上颇负盛名。

华尔兹。

波尔卡。

进行曲。

舞动的旋律。

电车以一定速度的摇动着，就好像在跟随着音乐的节奏一样……

我的手放在了装载着音乐文件的Pod上，高岛同学的手轻轻地盖在了  
我的手上面。

正在播放的曲子恰好是《快乐列车波尔卡》——屏幕上显示出了标题。

可是我们乘坐的只是慢行电车……而心情也跟音乐一样，轻松、愉快  
……窗外的景色看上去十分亮丽……。

柘榴 「您喜欢古典音乐吗？」

由岐 「算不上……只是因为以前母亲很严厉，还逼我学过钢琴之类的  
罢了」

柘榴 「您会弹钢琴呢……」

由岐 「嗯，不是太难的话还是能弹的……」

柘榴 「那么今晚，能为我弹奏一曲吗？」

由岐 「今晚？」

柘榴 「嗯……我知道有家店里有钢琴」

由岐 「是嘛」

柘榴 「是，这也是我喜欢的人告诉我的地方……」

由岐 「嗯，这样啊……」

柘榴 「要一起去吗？」

由岐 「行啊。我很乐意……」

由岐 「这里似乎是个酒吧呢」

柘榴 「这种事情不用在意不用在意……来来就坐在这里吧」

由岐 「的确……有钢琴……」

柘榴 「请……用这个……」

说着，高岛同学把钥匙交给了我。

由岐 「这是？」

柘榴 「这是，钢琴的钥匙……这个Bar的……」

由岐 「钢琴的钥匙都有啊……你在这里打工吗？高岛同学？」

柘榴 「呵呵……怎么说好呢……」

由岐 「名字是……Bar白州峡……唔」

这里的布局还真是整得跟Bar一样啊……虽然是第一次来，我却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有种熟悉的感觉……。

由岐 「这个，我可以弹吗？」

柘榴 「没有问题……钢琴……请尽管用」

由岐 「啊，嗯……」

我试了试声音……音已经调好了……。

弹起来也比较顺手……看起来这台钢琴跟我的相性很好……。

由岐 「你有什么想听的吗……」

柘榴 「嗯……就先从埃里克·萨蒂的……Le Piccadilly开始吧……」

由岐 「喏……你喜欢萨蒂啊，品味不错……」

柘榴 「没错呢……萨蒂的曲子很有品位……很有型哦」

由岐 「什么，真少见，自卖自夸吗？」

柘榴 「好像是变成这样了……」

由岐 「不过真是很巧呢……我也喜欢萨蒂……」

我慢慢地把手摆在钢琴上。

我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然后手指舞动了起来。

手指敲击键盘，几层不同的音符流淌而出，



交织成了一曲欢快的旋律。

那是十分愉快的节奏，

明快、

华丽、

还有点让我感到怀念。

有种朴素的感觉……。

萨蒂的音乐就像是家具一样……嵌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

高岛同学静静地听着……。

我愉快地弹奏着。

由岐

「弹得怎样啊？」

柘榴

「很美妙……」

由岐

「我也很开心呢……很久没弹过钢琴了呢……」

不过看起来手还没有生疏……。

因为家里的钢琴我根本不弹，本以为技术会荒废的……。

柘榴

「可以再演一曲吗？」

由岐

「啊，可以啊。哪一首呢」

柘榴

「请由岐大人演奏你最喜欢的曲子吧……」

由岐

「我最喜欢的曲子？」

柘榴

「是的，最喜欢的……」

由岐

「最喜欢……」

我坐在钢琴前面，瞑目思考。

然后双手慢慢搭上键盘……。

音乐开始……。

我最喜欢的曲子……。

高岛同学一脸幸福地听着。

她知不知道这首曲子呢？

她喜欢萨蒂的话也应该知道这首曲子吧……也算是名曲了……。

曲子的名字叫……做梦的鱼。

这旋律让我联想到的是……住在水中的鱼所梦见的梦……。

在萨蒂的曲子里面，有很多曲子的标题并跟内容没有什么关系……。

据说这是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曲子因为曲名而给听众一个固定的印象……。

所以他的曲子经常会取一些很奇怪的名字。

枯胎……为了狗狗的松软松软前奏曲……官僚风的小奏鸣曲……3首梨形小曲……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不过现在这首曲子给我的印象……正如鱼所做的梦一样……。

由岐 「怎么了？」

柘榴 「……」

由岐 「怎、怎么啦？」

柘榴 「嗯……谢谢」

由岐 「哎？你、你怎么哭了？」

柘榴 「不……我才没有哭……」

由岐 「可是……」

柘榴 「不……谢谢了」

柘榴 「这个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

由岐 「是呢……虽然我今天翘课了」

柘榴 「嗯……所以就在今天结束吧」

由岐 「今天就结束了？」

柘榴 「是的，所以我任性地要求要您陪我去游乐园玩」

由岐 「这、这是什么意思？我有点搞不清楚你的意思……」

柘榴 「我……在这个学期内就会转学……」

由岐 「哎？」

柘榴 「这个学期结束的20日……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了……」

由岐 「是、是吗？」

柘榴 「是……搬家都进行得差不多了，但因为学期还没结束，我还留在这个城市……」

由岐 「是……这样啊……」

柘榴 「所以……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住在由岐大人家里的日子……」

柘榴 「后天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了……」

由岐 「不过，你这么想留在这里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由岐 「听你这么，你家人应该已经搬过去了吧……你是硬要留在这里呢」

柘榴 「嗯……我任性地向父母提出了这个学期让我留在这个城市的要求」

由岐 「为什么呢？是有什么事情没做完吗？」

柘榴 「嗯……正是如此。最后我有个人，无论如何都想见他一面啊」

柘榴 「然后，我想起了那个传说……」

由岐 「那个传说？」

柘榴 「她即世界的少女，和空之少女相遇的地方……」

柘榴 「这个传说，在这个城市已经快成为一种咒语了……」

由岐 「咒语？」

柘榴 「相当有名的哦。看起来由岐大人不知道呢……那是……使恋人相遇的咒语……」

由岐 「这样啊……那么，高岛同学最后想见的……就是你所喜欢的人了吧」

柘榴 「是……」

由岐 「那样的话，就别依靠什么咒语，而是去找他好好说，让我们也帮忙找他不就好了……」

柘榴 「不……没有找的必要哦」

由岐 「哎？没有必要找？」

柘榴 「嗯……因为那个咒语已经生效了呢……」

由岐 「生效……是指高岛同学遇到了喜欢的人了吗？」

柘榴 「嗯，多亏了那个咒语呢」

由岐 「可、可是……不是很奇怪吗？要找喜欢的人……那为什么这段时间一直呆在我的家里呢……这不是在白费时间吗……」

柘榴 「所以啊，我想见的那个人就是由岐大人……你啊」

由岐 「我？」

柘榴 「正是……」

由岐 「呃……先让我整理一下……呃……首先我们是同性啊，而且我们才见面没几天啊……」

柘榴 「在由岐大人看来应该是这样吧……可是这只是因为由岐大人很健忘而已」

柘榴 「如果同性算是一个问题……那不仅是我……那两个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吧」

由岐 「那、那两个人是……」

柘榴 「镜同学和司同学啊……」

由岐 「那个，感觉上那大概是自然而然的吧……」

柘榴 「或许呢……大概就是这样吧……」

柘榴 「不过一个人喜欢上另一个人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还是说，人会有计划地喜欢上另一个人吗？」

由岐 「啊，不……不是那样……怎么说呢」

柘榴 「我，这几天很快乐」

柘榴 「最初是因为喜欢由岐大人，只是想和由岐大人在一起……可是，在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镜同学和司同学」

柘榴 「我非常喜欢和大家在一起」

由岐 「高岛同学……」

柘榴 「为了由岐大人和镜争风吃醋，和司一起玩闹……」

柘榴 「所以，我从心底里非常感激……」

她即为世界的少女和空之少女的相遇这一传说，

似乎已经变成了少女间的一种咒语。

我们一直准备要去找的那片天空……在我们产生找这个想法的瞬间，高岛同学就已经得到了。

这就是答案……。

柘榴 「还有……对不起……」

由岐 「对不起？」

柘榴 「……也许我并不应该说这些……」

由岐 「怎么了高岛同学……」

柘榴 「明天的天体观测……请在即将到达 0 点的时候开始……」

由岐 「即将到达 0 点？也就是说快到 20 日的时候？」

柘榴 「是……」

由岐 「为什么？如果是要看星星的话时间更早一点才好吧……再说了，那个时候能不能进得到学校还……」

柘榴 「没有问题的……可以进去的」

由岐 「哎？」

柘榴 「只要世界少女有这个意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

由岐 「那、那个……高岛同学……那是什么……」

柘榴 「我明白……在由岐大人听起来我只是在胡说八道……我只是个不可思议系或电波系少女吧……」

由岐 「啊，不……不是这样……」

柘榴 「没关系……我知道的……我都知道……」

柘榴 「我，最开始是被自己的罪所折磨着……」

由岐 「自己的罪？」

柘榴 「是的……我曾以为，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孽……是必须去赎的」

由岐 「赎罪？」

柘榴 「可是……当我在这个世界、这么和您一起走过来之后……我明白了」

柘榴 「我所追求的赎罪……只会让您变得痛苦……」

柘榴 「若是放弃赎罪……您反而会得到幸福……您就可以在这美好的每一天中生活下去……可是」

柘榴 「我的赎罪……会夺走这一切……」

由岐 「那、那个……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

柘榴 「明天，19日结束之前……请到北校的C栋来……」

由岐 「那个，到时候，镜和司呢」

柘榴 「如果您想的话，就能够带她们一起来的……可是如果您不想……恐怕就没有办法带她们过来了」

由岐 「那是怎么回事……」

柘榴 「到明天你就会明白了……」

柘榴 「明天……被称作明天的这一天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到来，会大大地改变这个世界的样貌吧……」

由岐 「被称作明天的这一天？」

柘榴 「嗯，就会像这家店一样……」

由岐 「这家店……」

这么一说了我才注意到……刚才还在的公交车里的其他乘客还有售票员……都不见了。

只剩下我和高岛同学。

由岐 「这、这是……」

柘榴 「大概……你所期盼的是漫长的旅程吧……」

由岐 「漫长的旅程？」

柘榴 「嗯……那么明天……楼顶见……」

由岐 「啊，高岛同学——」

7月19日

*Down the Rabbit-Hole*

那一天，等我注意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消失不见，已经是中午的时候了……。

最开始发现镜和司不见了。

以往那么吵闹的家里，现在只有一片静寂。一个人的声音也听不见。

电视不管切到哪个台都是满屏雪花。

但我仍然觉得这些只是偶然。

镜和司大概是回自己家了……电视没信号是天线出问题了吧……。

我睡眼惺忪地在屋里瞎晃悠。

我心中的不安开始变得沉重是在开始洗澡的时候。

肌肤被热水刺激以后……思考终于能连贯起来了……于是我开始注意到了异样。

从昨晚开始，就几乎没再见到任何一个人……

我从冰箱里拿了些牛奶。

冰箱里的东西并没有发馊……这说明电没有断过。

抬头看表……无线校正时钟也正确地指示着时间。

1秒1秒的滴答声正提醒着时间在流逝。

我坐到地上，张望着这屋子的各个角落。

这个屋还真是大啊。

虽然一直以来都一个人住在这里……但我还是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

喝完了牛奶，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然后打开了电脑。

服务器好像也没挂掉，网络是可以连上的……。

邮箱是空的……一封新邮件也没有。

更让人不安了……。

但是，我的不安也稍稍被缓解了一些。

由岐

「还有帖子……」

24小时滚动更新的新闻网站的网页在不停地更新，匿名论坛上也有新的帖子出现。

在相隔着屏幕的世界中……能感觉到人的存在……。

持续增加着的文字……一句接着一句的话语。

还有那一如既往随着时间过去而响起的声音。

每一秒钟都在响。

可是，

到底……到底是哪里不对劲？

外面的景色反倒是发生了变化，一隐一现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心里那种不对劲的感觉也越来越厉害。

——世界仿佛收缩了起来的感觉……。

由岐

「说起来……昨天晚上起就没见过镜和司呢……」

她们明明那么执着于留在这个家的……。

为什么会一声不响地离开这里呢。

那样的话，去按下隔壁的门铃不就完了吗？

那两人的家就在隔壁……她们应该就在旁边的。

网络上的讨论不断地增加。

言语在各种各样的地方……被记录下来。

那是有人存在的证明。

这里并不是什么假想世界……而是有人在不停记录下来的现实世界……。

那，又是为什么呢……这种异样的感觉……。

人说的话明明在不断地增多……感觉上世界却在收缩……。

持续缩小的世界和扩散的话语……。

我又看了一眼电视。

一片雪花……。

无线电不通……是失调了吗？

电话线路里还在传来话语。

不，不只是文字，网上的图片和动画也都在更新……。

由岐

「这个感觉……是怎么回事啊……啊哈哈」

电视的屏幕上还是一片雪花……什么信号都收不到……。

36,000/86,400

36,100/86,400

由岐

「呼……头疼啊」

我整理着散乱的头发苦笑着，环视着房间。

向窗外看去，  
大株的向日葵正在绽放。  
不知为何那向日葵给我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向日葵，都说是向着太阳开放。  
是象征着活泼开朗的花……。  
可是，现在我看起来，那向日葵就像是献给死者的供花一样……。  
向日葵的黄色开始让我感到烦躁。  
电视机仍在发出沙沙的噪音。  
文字持续增加……电脑的屏幕中挤满了文字……。  
我取出了手机……发现信号强度为0……。

由岐

「一点信号都没有？」  
有线的电器都正常地工作着。  
但一切用到无线通信的都收不到电波。

由岐

「无线电干扰？」  
我打了屋子里的固定电话。  
既然网可以上，电话就也能用……。  
我听见隔壁屋的电话不停地响。  
镜和司不在家吗？  
这样的气氛让人无法忍受……我换了衣服逃也似地飞奔到屋外。  
现在我站在旁边的若槻家门前。  
为什么她们不接电话呢……而且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异常呢？

由岐

「……怎么回事？」  
我想按门铃的时候才注意到……、  
这家没有门牌……牌上只有一块全白的瓷板。

由岐

「……唔！」  
我继续向车站那边走过去。  
电车还是跟平常一样运行着……  
可是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  
虽然这并不是个多么大的站……可也不应该是个无人站规模的小站……。  
有辆电车开了进来……。



连广播都没有……。

我苦笑了起来。

由岐 「如果人的痕迹一丁点儿都不剩的话……倒还不用这么恐怖……」  
我能隐约地感到有人在……但是看不见也接触不到……。

由岐 「啊哈哈……这什么啊……就像是昨天那个游乐设施一样……」  
幽灵房间。

通过“不存在”而切割出来的生活。

不停息的轨道车……。

我乘上了电车……。

36,427/86,400

43,200/86,400

走到这里，一路上没遇到任何人。

校园就不用说了……像杉之宫这种商业街都看不到一个人……。

「明明是周末却一个人也没见到？」

由岐 「啊哈哈……就算是周末也不该一个人都见不到吧……」

由岐 「这里是哪里啊？」

柘榴 「您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由岐 「别说意义什么的，正常人都会想问这个吧！」

柘榴 「正常人都想问么……」

柘榴 「那我就回答您……」

柘榴 「这里是，北校的楼顶……而且是其中最高的C栋的楼顶」

柘榴 「最接近天空的地方……」

由岐 「不……我不是说这个……这个城市整个……」

柘榴 「这个地区叫做杉之宫区」

由岐 「不，不是问这个问题，是说这个明明一个人也没见到，只留下了人的痕迹的世界啊」

柘榴 「世界仅仅是世界而已。若是要问这见不着任何人的世界是什么，我也只会回答说这便是一个见不着任何人的世界」

由岐 「不是说这些！」

柘榴 「呼……我准备好了红茶……您要用吗？」

由岐 「红茶？」

柘榴 「是……」

楼顶和茶具。

高岛同学和我。

从高岛同学那里接受的茶杯的感触。

飘在空气上的红茶香……。

鼻子中满是格雷伯爵茶的味道……。

柘榴 「来，我选了最好的茶叶……请您静心品尝……」

在口中漫开淡淡的香味……。

我不禁抬头仰望天空。

一望无际的蓝天。

阳光。

风吹过的声音。

所有感觉都在告诉我……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柘榴 「内在世界……」

高岛同学不经意说出了这句话。

柘榴 「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

柘榴 「这种东西真的存在么？」

柘榴 「现在，您所感受到的全部……是外在的世界？还是内在的世界呢？」

柘榴 「这片蓝天是你的内在世界，还是外在世界呢？」

柘榴 「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内在世界，又有共同拥有的外在世界」

柘榴 「那么，要怎样才能到达那个共通的外在世界呢？」

由岐 「……到达」

柘榴 「人要如何做到正确地认识世界呢……」

柘榴 「人要如何才会对世界抱有错误的想法呢……」

柘榴 「到底有没有确认某种认识之正误的方法呢……」

柘榴 「是否存在对人类来说不可知的领域呢。如果存在，会以何种形式存在呢……」

由岐 「……你这是怎么了突然？」

柘榴 「不……只是以问题回答了你的问题……」

柘榴 「这个世界是你的内在？还是你的外在？」

由岐 「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

- 柘榴 「是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
- 柘榴 「一切非言语化的信息……如视觉、触觉之类，我们体会到这些感觉，然后给予人的意识以影响」
- 柘榴 「感觉所与、感觉与件……Sense—Data，或者你想怎么叫都可以……人接受了那些信息，在“里面”构建世界……」
- 柘榴 「如果相信这个说法的话……」
- 柘榴 「那么世界就是具有二重构造的东西，分为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
- 柘榴 「那么，这两个世界是如何划分开来的呢？」
- 柘榴 「你现在品尝到的红茶，是属于外在世界，还是属于内在世界呢？」
- 柘榴 「你所接触到的那个茶杯是属于外在世界，还是属于内在世界呢？」
- 柘榴 「你所看到的我，是你的内在世界的我，还是外在世界的我呢？」
- 柘榴 「在“外在世界传递而来的信息”之前，还有一些东西……」
- 柘榴 「那些外来的是什？从哪个时间点开始是“外”？从哪个时间点开始是“内”？」
- 柘榴 「从视觉、触觉一类的感觉中得出的，在那个时间点上便属于内在世界……」
- 柘榴 「我们在何时才能够到达外在世界呢？」
- 柘榴 「所以，对于你的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
- 柘榴 「这里是哪里？」
- 柘榴 「杉之宫区，北校，C栋，楼顶」
- 柘榴 「我不可能给出除此以外的回答了」
- 柘榴 「我不可能知道现在所见看的世界以外的世界……我不可能知道外在世界里的东西」
- 柘榴 「我只能以现今所处的有可能的世界的关系……只能在有可能知道那个答案的过程中，给出我的答案」
- 今天的高岛同学没什么表情。
- 就像是，今天这个一个人都没有的城市一样……。
- 由岐 「呼……高岛同学，知道这些很难懂的东西呢……」
- 柘榴 「不……一切都是你所思考的事情……」
- 由岐 「……」
- 柘榴 「也差不多……该注意到了吧……」
- 由岐 「她即世界的少女的真身……」

柘榴 「嗯……」

由岐 「呐……高岛同学」

柘榴 「是的」

由岐 「可以让我碰一下你吗？」

柘榴 「可以……如果您有这个希望的话……」

我摸到了高岛同学。

她的发香……肌肤的感触、呼吸、心跳……这一切我都能感觉的到。

由岐 「很温暖……」

柘榴 「嗯……」

由岐 「为什么大家都消失了呢？」

柘榴 「没有容器，液体便……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装满」

柘榴 「这片土地并不是容器……你曾经如此细声说过……」

柘榴 「仅此而已……」

由岐 「没有容器的……液体……」

由岐 「这就是我？」

柘榴 「……这么说也可以说是正确……也可以说是错误……」

柘榴 「对了……」

由岐 「什么？」

柘榴 「要和我一起看终焉和起始的天空吗……？」

由岐 「终焉和起始的天空……」

柘榴 「是……这是最后的天空了」

我和她在屋顶看着天空。

我们躺了下来，看着广阔的天空。

她的头正好枕在了我手臂上。

柘榴 「不疼吗？」

由岐 「没关系的……」

柘榴 「是嘛……」

由岐 「……高岛同学？」

柘榴 「是」

由岐 「枕着我的手臂舒服吗？」

柘榴 「嗯……很舒服呢……」

高岛同学微笑着。

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她……她的长发，她的体香，以及她的呼吸……。

所以……我更要问。

由岐 「我的味道……我的心跳……我的体温……」

柘榴 「呵呵……请安心吧……都确实地感觉到了」

柘榴 「我既不是妄想也不是幻觉哦……只要你这样相信着的话……」

只要相信……我就存在。

由岐 「只要相信就会存在……就跟神一样呢」

柘榴 「呵呵……没有那回事哦」

柘榴 「这只是理所当然的条件……」

柘榴 「因为，人必须有所信才可以向前走下去啊……」

由岐 「在怀疑的迷路上，连一步都迈不出去……」

柘榴 「如果怀疑往前一步可能会踏入深渊，那就会止步不前」

由岐 「呼……就是说不要怀疑吗……」

柘榴 「我没这么说哦……对于“提问”，无意义的回答可以有千千万万……」

柘榴 「我只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提问是无意义的……」

柘榴 「因为……」

柘榴 「啊呜」

高岛同学突然一脸幸福地眯起了眼。

柘榴 「不论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我只要在你的怀里就觉得十分幸福了」

柘榴 「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

柘榴 「喜欢的人的体温很让人舒服……只是这样就……姆呼……」

高岛同学带着轻松的表情，脑袋在我手臂上蠕动着……。

她说在我的怀里十分幸福……。

去怀疑她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柘榴 「啊——啊……真想就这样一直到永远啊……」

由岐 「永远？那我的胳膊还是会受不了的啊」

柘榴 「我也不会奢望想要永远枕着你的胳膊的……只是」

柘榴 「想留在你和我的世界而已」

由岐 「高岛同学和我的世界？」

柘榴 「没错……这世界……既是我……也是你」

由岐 「什么意思啊？」

柘榴 「你说呢，是什么意思？呵呵……」

夕阳西下，世界被染成了红色。

Vegar出现在东边的天空……Deneb也出现了……这两颗星与Altair一同构成了夏夜大三角。

这个巨大的三角跨越银河。

星星在空中穿梭……

大三角已经接近天球的顶点了。

由岐 「夏夜大三角……已经升到很高的地方了呢……」

柘榴 「是的……」

由岐 「今天差不多要结束了吧……从时间上来说？」

柘榴 「是的……」

由岐 「是不是快到她即为世界的少女与空之少女相遇的时间了呢？」

柘榴 「是的……」

柘榴 「那么……」

高岛同学手里拿着布偶，迈着小步走向栏杆。

我静静地等待着天空。

柘榴 「由岐同学」

听到高岛同学的声音，我睁开了眼睛。

被投向空中的布偶在那儿稍微停留了一会……然后便原地立了起来。

由岐 「！」

虽然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明显地脱离了常识……不过这一幕还是让我不禁屏住了呼吸。

柘榴 「那个……兔子布偶先生……」

布偶 「是……」

柘榴 「您是站长吗？」

布偶 「不……我不是」

柘榴 「那是？」

布偶 「我是兔子站长……」

柘榴 「那您就是兔子站长呢」

布偶 「嗯……我是兔子站长……呃……不说这个」

兔子布偶往我这边靠了过来。

然后它停在了我的身前，用像是纽扣一样的……不，应该说就是纽扣的眼睛盯着我。

由岐 「什么？」

布偶 「对不起……可以给我一根烟吗？」

由岐 「哈……」

你是来做什么的啊……我不禁这么想，但姑且还是给了这个兔子布偶一根烟。

布偶 「哦……你吸的烟还真有情调啊……这个可是很稀有的呢……」

由岐 「不……这个在普通的便利店里就可以买得到……」

布偶 「那大概是因为那个便利店很稀有吧」

由岐 「便利店哪里稀有了……」

布偶 「是嘛……可以借我个火吗？」

真是个要求多多的布偶啊……。

由岐 「给……」

布偶 「哦哦……请小心点……我可是很易燃的体质啊……」

由岐 「那不是最好别抽烟吗？」

布偶 「这个你还真是戳到我痛处了……啊哈哈」

对于我的话，兔子布偶只是这么笑着回答道，似乎并不在乎。

86,383/86,400

布偶给取出的烟点上了火。

布偶 「滋——、……呼～～～……这烟真不错……」

由岐 「嘛，算是不错吧……」

布偶 「说起来……有种说法是吸烟有害健康呢」

由岐 「嗯，难道不是嘛？」

布偶 「那实际上是骗人的……」

由岐 「不……那是真的吧……」

布偶 「你不懂……啊，你什么都不懂。因为你自己不吸烟才可以轻易地说出这种话呢」

由岐 「不，我抽烟啊……不然也不会身上带着烟了……」

布偶 「也是呢……这又被你将了一军了……啊哈哈」

他又笑着回答道，看上去确实是完全不在乎我的意见。

灰色的烟消失在夜晚的黑暗中。

86,394/86,400

86,395/86,400

86,396/86,400

86,397/86,400

布偶 「其实烟草对身体没有坏处，我最近终于明白了」

布偶 「不，还不只是这样，烟草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这已经是经过研究机关实际证明过的结论了」

由岐 「哪个研究机关啊……？」

布偶 「是厚生省哦」

由岐 「骗人的吧……」

布偶 「真的哦……用最新的统计学得出来的……苦味的东西对身体有益」

布偶 「不是有句话叫良药苦口吗？就是这个意思啊……」

布偶 「也就是苦这种东西是对健康有益的意思……」

由岐 「不对吧……」

布偶 「没错哦」

由岐 「那有苦味的毒药算什么啊」

布偶 「那个啊，毒药也是苦的啊」

布偶 「毒即是药，药即是毒……依据不同的用法和份量，毒也可以变成药……所以烟草也是药的一种」

布偶 「现在有个相当明显的势头，党和政府要将烟草定为特定保健食品呢」

布偶 「……不过……这烟还真不错啊」

这家伙搞什么啊……。

他松开手，烟慢慢地掉落到地上，跳起几点火星。

86,398/86,400

布偶轻轻地踮了下脚尖，

86,399/86,400

00,000/86,400

然后拿出一块怀表。

布偶 「啊——请退到白线以后……请注意安全……」

由岐 「白线？」



护栏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高度……变成了一条白线……。

感觉就是……一跨步就会从楼顶上掉下去……。

由岐 「呼……已经什么事都可以有了啊」

布偶 「怎么可能呢……好啦，很危险的，所以请站到白线后面去……」

由岐 「什么啊？」

布偶 「咳——下一辆列车是特别快车，开往夏夜大三角。请注意安全，站在白线以外」

由岐 「火车？」

由岐 「这是什么……」

柘榴 「说起来在兔子站长那里你就该吐槽了哦？呵呵」

由岐 「这是火车？」

柘榴 「是的……是银河铁道……」

布偶 「现在打开车门……」

柘榴 「来，上车吧」

由岐 「你说上车……」

回过神一看，楼顶变得像站台一样，有好多不同的人。

可是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里……。

「不上车吗？」

后面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明明刚才还一个人都没有的……。

视线中出现了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男子。

由岐 「啊，不……」

布偶 「请让我看一下您的车票」

这次站在我面前的，是从火车上走下来的熊布偶。

由岐 「你是？」

布偶 「当然是列车员啦……要上车的话请出示车票……」

你说自己当然是列车员……可是再怎么看都是从楼顶掉到我身上的那个布偶啊……。

柘榴 「给……」

高岛同学从兜里拿出了一张灰色的车票。

布偶 「呃，这位是？」

由岐 「啊，那个，我……」

不管我要不要坐，我身上也没有能够让我乘上这种奇怪的玩意儿的车票。

我把口袋翻出来，以示里面什么都没有……口袋里却出现了一张折成四折的跟明信片差不多大小的绿色纸片。

木偶看见那纸片，就从我手里给拿走了……。

木偶 「……请让我看一看」

木偶列车员站得笔直，恭敬地打开了那张纸。

在他盯着那张票看的时候，木偶列车员反复地整理着上衣的钮扣……。

什么啊……这果然不是什么车票吧？

刚才那个兔子站长从我旁边走过，认真地看了看我那张绿色的纸。

好像没有生气啊……。

木偶 「呼唔……在这样的地方，你这张票真是稀有呢……是在x，y，z直角坐标系上拿到的吗？」

木偶列车员把车票还给我，还如此问道。可是我根本回答不了。

由岐 「不……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我打开还回来的纸片，发现上面印刷着一个黑色蔓草的花纹，花纹中只有一个奇怪的“十”字……。

由岐 「这是啥啊……」

陌客 「嚯……这可是了不得的东西啊……」

由岐 「是吗？」

陌客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收下了吗？这是真正的去往天上的车票……」

陌客 「不，不止是天上……无论是什么地方……拿着这张票的人，应该是能够乘坐这班不完全的幻想第四次的银河铁道去任何一个地方哦……」

陌客 「呀……这还真是了不起啊……」

木偶 「这一站只停五分钟……请各位乘客排队候车」

由岐 「这一站？」

这楼顶……还有站啊……。

由岐 「这一站的名字叫什么？」

木偶 「是杉之宫北校楼顶吧？」

我去，还真是这个啊……。

我和高岛同学……走进了有一排排小黄灯的车厢……。

车厢里的客席铺着蓝色的天蚕绒，但几乎是空的……。

我们在空空如也的车厢中找了个位置坐下。

接着，刚才在北校站遇到的男人向我们搭话。

陌客 「这么说，你是要用这张车票坐到什么地方呢？」

由岐 「啊哈哈……说来也惭愧……其实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陌客 「是吗……不过像“重要的事情是没有的，但还是想乘上火车，将外面的景色换作大阪”那么说也不错吧……」

由岐 「这火车，去大阪的吗？」

陌客 「那是当然……」

由岐 「不过，我可不想坐这种东西去大阪啊……」

柊榴 「由岐同学，这个是地图……」

由岐 「地图？」

高岛同学拿出了一块圆板模样的地图。

由岐 「这就是地图吗……」

陌客 「嗯？在车站的时候你没拿到这个吗？」

那块散发着光芒的石板，就像是夜空中摘下来的一样，相当漂亮。

由岐 「那个地图是用黑曜石做的？」

柊榴 「是，没错呢……这地图是用黑曜石做的……」

柊榴 「你看，像这样把地图对着窗户的话就会……」

由岐 「啊……」

“犹如亿万只萤鱿之光同时变为化石，沉入整个天空一般。

又如宝石商为了提高宝石价格而把宝石隐藏起来，却又不知被什么人打翻在地，恰如天女散花。焦班尼只觉眼前一片珠光宝气，不断用手揉着眼睛……“

柊榴 「那片河滩就是月夜吧……」

“焦班尼朝那儿望去，只见莹白、雪亮的银河河岸上，银空中的一片芒草，随风摇曳，掀起一片片波浪。”

由岐 「不是月夜哦。因为那是银河，所以很亮呢」

我从车窗探出头向外望去，那里是……

银河。

“可后来当他用心看时，仿佛觉得那清澈的河水比玻璃更加晶莹，比氢气更加透明。有时也许是肉眼偶然的错觉，甚至可以看见天河水泛出一丝丝紫灿灿的涟漪，如同万道彩虹，滚滚奔流……”

原野上到处都有放射着磷光的三角标，光彩夺目地耸立云端。

三角标远小近大。远处的三角标呈现出醒目的橙色和黄色；近处的则发出银白色的光芒，并有些朦胧的感觉。

这些标志有三角形，也有四角形，还有闪电形和锁链形，千差万别，在原野里闪烁着光芒。”

陌客 「真漂亮啊……」

眼前的这个人的自言自语……让我有些在意。

由岐 「那个，你手上的线，是咒语一类的东西吗？」

陌客 「手上画的这条线吗？这是……主人印在我身上的东西」

陌客 「他是位非常热情的人，经常用笔在这给我画线呢」

由岐 「哈……」

在人的手上，用笔画线么……真是奇怪的主人啊。

由岐 「那些线，有什么意义吗？」

陌客 「嗯。这是……这些线中的每一条每一条，都是于主人而言，最理想的、我的一部分」

说着，男人用指头轻轻地抚摸着那几条线的其中一条，突然恶作剧似地笑了起来。

看着那张脸，会感觉现在的他跟刚才的他完全是两个人。

陌客 「……“我活了八十二岁，这也许是永远不可原谅的。可是我因长寿而得到的快乐比您想的要小。”」

陌客 「我非常渴望持久，这种追求始终使我充实，我始终害怕死亡，并向它作斗争，这话您说对了。」

陌客 「我相信，反对死亡的斗争，绝然地、执着地要生活下去，这正是推动所有杰出的人物行动和生活的动力。」

陌客 「到头来人都不免一死，这一点，我年轻的朋友，我用八十二岁的一生作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这同譬如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夭折一样能令人信服。」

陌客 「如果下面这一点能证明我说得不错的话，我在这里也说一下：在我的秉性中有许多天真的东西，好奇，贪玩，乐于消磨时光。」

陌客 「这不，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看到，玩耍总得有个够才是。」

不知为何，听到他读出这些文字，我有种感觉，我可能认识面前的这个男人……。

柘榴 「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高岛同学向身前的这个男人问道。

陌客 「这个啊。我原本侍奉着一位有智慧的主人，而后来我离开了主人身边，转到同类所在的宅邸中住了下来」

陌客 「这是主人的考虑，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这一存在，而不是只有他」

陌客 「宅邸里有很多伙伴，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来访」

陌客 「他们见到我，有的人感到惊讶，有的人会发笑，有的人会哭泣，有的人会生气。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客人」

陌客 「那就是，主人赏赐给我的，美好的每一天」

柘榴 「原来如此啊……你的主人一定很看重你呢」

陌客 「对，那是自然的。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被投到火堆里之后，恢复意识时却出现在了这个地方」

陌客 「恐怕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

柘榴 「可以让我握住你的手吗？」

陌客 「嗯，请吧」

高岛同学轻轻握住了男人伸出来的手。

柘榴 「……“我的年轻人，你要知道，严肃认真是时间的错；我要向你透露一点：严肃认真是由于过高估计时间的价值而产生的。”」

柘榴 「我也将过高估计时间的价值，正因为如此，我想活一百岁。而在永恒之中，你要知道，并没有时间的；永恒只是一瞬间，刚好开一个玩笑。”」

陌客 「你能读出这一条线中的内容吗？」

柘榴 「只要这条线存在我就能读出来。因为你的主人给你画出了这条线啊」

柘榴 「“像作家用少数几个角色创造剧本那样，我们用分解了的自我的众多形象不断地建立新的组合，这些组合不断表演新戏，不断更换新的情景，使戏始终具有新的引人入胜的紧张情节。请您观看！”」

柘榴 「……“请注意，这个疯子似的音管表面上在做世界上最愚蠢、最无用、最该禁止的事情，毫无选择地，愚蠢、粗暴、可悲地歪曲在某个地方演奏的音乐，并把它塞进陌生的、并不属于它的房间，」

柘榴 「然而它却不能破坏音乐的固有精神，反而只能证明技术的无能，证明它所做的事情毫无思想内容”」

柘榴 「“您好好听听，小矮人，您很需要听听这个。好了，竖起耳朵!”」

柘榴 「对，您现在不仅听到被电台歪曲了的亨德尔，即便在这最可怕的表现形式中他也仍然是神圣的，」

柘榴 「尊敬的先生，您还能耳闻目睹整个生活非常贴切的比喻。如果您听收音机，那么您就对思想与现象，永恒与时间，神圣的与人性的之间古老的斗争了如指掌了”」

柘榴 「“像您这一类人根本无权批评收音机或生活。您还是先学习洗耳恭听! 您先学会认真对待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先去讥笑别的东西!”」

由岐 「是吗……是这样吗……」

男人看着我的表情就全都理解了……。

由岐 「我的记忆更加少呢……算是只有便携版的程度吧……」

本 「是呢……记忆中，您经常带着我一起去咖啡店」

本 「请看在那片繁星中屹立着的十字架吧。有没有想起什么诗呢?」

我顺着他的声音向窗外望去，

“这个时候，遥远的天河下游处出现了光彩夺目、色彩斑斓的十字架。它如同一棵大树，粲然矗立在河流之中，其周围缭绕的青云恰如圆环的光环悬在空中。”

“晶莹透亮的上苍之冰，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我们不懂有日夜时光，

我们没有性别，没有长幼。

你们的罪孽，你们的不安，

你们的谋杀，你们的淫乐，

我们看来只是一场戏剧，像旋转的太阳，

每一天都是我们最长的一天。

对你们的放纵生活我们安详地点头，

我们静静地凝视旋转的星星，

呼吸宇宙之冬的清凉空气，

天之骄龙是我们的朋友。

凉凉的；永不变化——我们永恒的存在，

凉凉的，像星星那样明亮——我们永恒的欢笑。”

“车厢里人声鼎沸。”

“人们如同上次见到北十字星时一样，穆然肃立开始祷告。到处可以听到如孩子们扑向食品时的欢呼声和难以形容的深沉的赞叹声。

十字架渐渐移行到车窗前，苹果肉般苍白的环状云朵，轻缓地缭绕着。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人们欢乐、明快的呼声震人心弦。人们从天空远方——那凄凉的天空远方，听到一阵极其清脆、响亮的喇叭声。

又有许多信号灯和灯光闪过，火车渐渐减速，终于来到十字架的正前方，停止不动了。”

本 「能遇到你，我真的很高兴……」

本 「……我们应当快活地走过一个又一个地方」

本 「没有什么能像故乡那样让我们留恋」

本 「世界精神不是要束缚我们」

本 「它在鼓舞我们走得更高，看得更远。」

本 「一旦适应某种生活，我们的意志很快就会松懈」

本 「只有时刻准备出门远行的人，才能摆脱麻痹人心的惰性」

本 「甚至在死亡将到来之时，或许我们还会带着朝气，被送进新的领域」

本 「生命向我们发出的呐喊永无穷尽……」

本 「那么，我的心啊，来告别吧！愿你多珍重！」

由岐 「谢谢了……」

下一个瞬间，刚才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

“车厢里的乘客下了一大半，空荡荡的车厢显得格外凄清，外面寒风呼啸。

窗外，人们恭恭敬敬排着整齐的队伍，跪在十字架前的天河岸边。

两人看见一个身穿漂亮白衣的人越过无形的天河之水，正庄严肃穆地伸出双手，向这边走来。

就在此时，清脆的汽笛声响起，火车开始启动，银白色的云雾从下游倏地飘来，立时吞没了一切，什么都看不到了，唯有许多核桃树的叶片明灿灿地闪现在雾中。”

柘榴 「由岐同学」

回过神来，乘客只剩我们两个了。

柘榴 「那便是煤袋，天空之孔」

我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

“天河果然出现一个黑洞洞的大口子。它到底有多深？一直通到何处？无论怎么擦亮眼睛，也觉得深不可测，只感到刺眼般的疼痛。”

上述全是《银河铁道之夜》的内容。

对，作为一个故事，我们的故事已经走到了尽头。

由岐 「至此，焦班尼就要和柯贝内拉道别了……」

由岐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的终点么……」

柘榴 「嗯……没错呢……」

由岐 「那么，再往前，就只能我一个人走下去了吗……」

柘榴 「是的」

由岐 「是吗……也是呢」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察觉到的呢……。

不，这也并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事吧……似乎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仿佛理解了一切……。

由岐 「她即世界的少女……应该……就是我吧……」

柘榴 「是的……」

由岐 「高岛同学一直在寻找的终焉和开始的天空……」

由岐 「那是指，这边的幻想世界的终焉的天空，和现实世界开始的天空……」

由岐 「高岛同学，是在寻找这个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边界线吧……」

柘榴 「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吗……如果它们能那么明确的分开就好了……」

柘榴 「不过，我还是……要把你送回到原来的世界……」

柘榴 「对不慎被卷进来的你……」

由岐 「卷进来……么」

那天傍晚在公寓的屋顶上。

跳出了护栏的少女……。

我一直注视着那副情景……。

由岐 「我记得，有一瞬间好像听到了很大的声音呢……」

由岐 「在落下的布偶碰到我身体的那一瞬间……」

由岐 「那天傍晚……从那栋公寓上落下来的应该不是布偶吧……」

柘榴 「是的……那是我自己」

由岐 「高岛同学自己掉了下来……」

柘榴 「是的……」

由岐 「激烈地撞上了？」



柘榴 「是的……就是那样的」  
 由岐 「原来如此……」  
 由岐 「也就是说这银河铁道的前方……是个很无聊的地方……」  
 柘榴 「很无聊的地方？」  
 由岐 「因为，醒来的时候应该是在医院的床上吧？」  
 柘榴 「……这一点我就知道了」  
 由岐 「不知道吗？」  
 柘榴 「是的，我不知道……」  
 由岐 「也许，醒来的时候已经到天国了？」  
 柘榴 「不……我想那样的世界应该不存在……」  
 由岐 「那就到地狱了嘛？」  
 柘榴 「那样的世界也不存在」  
 柘榴 「从这里往前的世界，是你见过的世界……有着你所熟悉的风景的世界」  
 由岐 「总之……总算是回来了……」  
 柘榴 「嗯，在Vega和Altair……还有Deneb这三颗星星闪耀的天空之下……」  
 由岐 「天空之下……」  
 柘榴 「再见了……」  
 由岐 「嗯……还是要离别的吧……」  
 柘榴 「对不起……」  
 由岐 「不用再道歉了啦……」  
 柘榴 「那就让我说另一句话吧」  
 由岐 「另一句？」  
 柘榴 「非常感谢」  
 柘榴 「给予我生命的……是您」  
 柘榴 「我一直爱着您……」  
 柘榴 「虽然给您添了很多麻烦……我还是非常感谢能和您在这个世界再次相遇……」  
 柘榴 「在只能一个人前行的路上，还赐予了我这段美好的时间……」  
 柘榴 「在被你称作幻想世界的这个世界中的生活，对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美好回忆」

柘榴 「这个梦之世界，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记忆……」

柘榴 「虽然记忆只是有如布景道具上的景色……梦之世界亦不完美……但是，在这里跟您一起经历的分分秒秒，毫无疑问，都是……」

「美好的每一天」

世界被白色所覆盖。

一片纯白。

只有白色的世界。

所以我哑然……

在那个世界中，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

尽管如此，我还是向前前进……。

虽然风景还是一成不变……但我也没有放慢脚步……。

我这么做，恐怕等同于……

将执着、虚荣、固执、审美、以及尊严——

这些棘手的东西——都留给了高岛同学吧。

可是我，

从今往后，也还会是那个穿着一身飘逸衣装在楼顶抽烟的少女吧。

如果那是我应当回归的道路……

我忽然想起了向日葵。

然后恍然大悟。

我好像把向日葵联想成了祭奠的花……

说来确实是……那种花

向日葵是菊科植物，所以长得比较像吧……。

我曾经在这白色世界中行进。

现在又再次走在了这条道路上……。

这个无法逾越的白色世界……

简直就像是向日葵田地前方的那条坡道一样……

由岐 「只要我希望就会存在吗……」

我想起了白色世界的一切。

当梦醒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会记不起来了。吧。

可是，

我还是向着这白色的无限回廊的深处前进。

由岐 「世界是容器……」

由岐 「填满容器的……是」

我把自己领会到的真理埋藏在心……然后走出了白色房间。

幽灵游戏，结束了……。

00,001/86,400

由岐睁开了眼睛。

*To Be Continued.*



# 第一章

## Down the Rabbit Hole

### 天空与世界

我（或者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就是世界的界限。  
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  
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如其所存在般存在，如其所发生般发生。  
世界之中不存在价值。

---

《逻辑哲学论》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星期五中午……。  
正因为是一周的结束，这个中午最是繁忙。  
在人挤人的车站大楼的楼顶上……。  
跟站在街上的喧嚣中时截然不同，这里非常安静……。  
如果说有什么人会在这种时间在这种地方闲晃的话……  
那肯定要么是逃课的，要么是NEET……要不然，就是我。

由岐

「呼……」

由岐

「果然……好女人要有的是，

烟、

楼顶

……还有

轻飘飘的衣服呀……」

烟的品牌是小众向的……但我很喜爱这种不会有人抽的烟。

星期五的天空。

一周的结束——尽管如此也没比平时好多少。

天空之下，城市以相同的方式平常地运作着。

可是，那并不是机械式钟表那般拥有精密和美感的运作……仅仅是杂乱无章的不断重复。

离优美可是差得远呢。

覆盖着城市的……一片蔚蓝的天空，

无论何时都在向我们展现着它那再平常不过的样子。

星期一的天空。

星期二的天空。

星期三的天空。

星期四的天空。

然后如今存在于此的是星期五的天空。

还是那样子覆盖着。

说是再平常不过也确实是……

但是呢，

我是说假如哦。

曾有过一个叫做神的人（人？）

然后要是那人突发奇想，“嘎”的一声用一星期造出了世界（圣经里就是这么写的嘛！）

我想说的是。

啊啊，我的神啊。

你改变一下一星期中每天天空的颜色不是挺好的吗！

就这些。

如果一星期中每一天都有含义的话，那么稍微在设计上花点心思就好了嘛。

——我是这么想的。

神有那么多的天使，要是有一个天使给出过这样的建议应该会挺不错的吧？

还是说在天界里，神是跟不知什么地方的独裁社长或将军大人一样不听部下的进言吗？

如果看看天空的颜色就能知道今天星期几的话，不仅很方便，心情上也会有种愉快的感觉。

但实际上……。

天空的颜色跟星期几好像没什么关系。

就算是星期二（火曜日）天空也不会一整天都一片通红……就算是星期五（金曜日）天空也不是会闪耀金光。

这么说，星期一（月曜日）就会是白色的吗？啊，月亮不就是白色的嘛。星期三（水曜日）是蓝色。那么星期四（木曜日）是茶色？不……是绿色吧……。

星期六（土曜日）是土色……星期天（日曜日）呢？

星期日的“日”就是指太阳，那就让天上全是太阳什么的……。

那样会有点热过头了吧？

星期五的蓝天。

尽管是一周的结束也没比平时好多少。

这是理所当然的。

说不定，“神用一个星期创造了世界”这故事并不是真的吧……嗯。

没有那样的人。

假如说神真的存在，

那人绝对不是会在一星期内创造出世界那般的勤奋的家伙。

那种家伙呢，不管过了多久多久——

「还在制造过程中不能给你看哦」

「稍微再等下，还差一点就做好了」

——他绝对是嘴里讲着这些话干活拖拖拉拉的类型，不会有错的。

又或者是，

造到一半觉得腻了——

「我应该做的不是这种东西……」

——说出诸如此类的话的人。

嘛，如果是后者，我们人类就等同于已经被抛弃了。

好过分啊！神！

嘛，算了。

星期五的天空，有时是蓝色，有时是阴天，有时是晚霞，感觉每次都各不相同。

跟星期几没关系，颜色有各种各样的。

顺带一提，现在我头顶上的天空……是蓝色的。

还有些云，所以也有白色。

这片天空，虽然感觉上与平时的是同一片天空……可是实际上要是有人问“和哪里的何时的天空相同？”，我也回答不上来。

总感觉是一样的。

我也只能这么说。

但是呀，也许颜色没法随着星期几而改变……可天空的颜色也没多少变化不是吗……。

至少来点变化啊。

我是这么想的……要是能比从屋顶上眺望到的街道风景更有变化那就很丰富了。

街道被蓝天所重重覆盖。

由岐 「现在所看到的风景，跟这个身体在孩童时代从这屋顶上看到的景色相比，没什么更好的变化啊……」

由岐 「那个地方有个住宅区……那里有个垃圾焚烧场的烟囱……然后然后……」

那边是看起来仿佛是海市蜃楼一般的是富士山呢。

站在高处上应该就能看到新的城市中心了，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由岐 「昭和年代所描绘的光明未来就是这样的呢。嗯」

由岐 「人们可是怀抱着希望，听说了这些话的呢。嗯」

由岐 「开往商业中心的电车就一辆啊」

由岐 「我没发牢骚哦」

我没有发牢骚。

我们这一代是无法提出这样奢侈的要求的。

因为有个大人物这样说过嘛。

由岐 「话是这么说的，这个国家为了得到普通生活，一直在作艰苦奋斗！」

不要把度过平凡的人生看作理所当然啊！

就是这意思。

呀，我觉得这还是值得感激的啦。

但是啊……还是有一句话要说——

存在于此的……是已经过去的人们所展望的未来腐朽殆尽后的风景。

已经成为了过去的未来。

那种东西能为我们展现出前景、展现出未来吗？



不可能的啊……。

所以，

我不奢求什么……。

由岐

「那个破旧不堪的住宅区会不会塌掉呢……」

既然神不愿意在设计上给天空的颜色再加工加工，那住宅倒塌什么的  
不也挺好吗？

如果天空不会改变……至少那个住宅区……

神若不为……人为之……。

这样就能多少看到点未来了吧？

嘛，也没这回事吧。

我再活个10多年……20多年，到了30岁或40岁的时候……从这里眺望  
到的风景或许也会有所改变……。

嘛，在昨天、今天这种短时间内是不会有改进的。

那边的住宅区突然消失，那边的烟囱被拆掉……风景每天都在变化，  
换句话说——

那一定是有很多人死掉的时候呢（笑）

战争什么的……大地震什么的……火星人进攻地球什么的……还有就是  
安哥尔·摩亚大王从天而降之类的……。

也就是一种……所谓的天地变异吧。

比如说……。

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降临到这座城市的天灾……

超厉害的……天地变异。

满天都是流星……大地咔嚓咔嚓地裂开，裂缝中燃起了鲜红的火焰。

由岐

「哈哈哈哈……这太灰暗了吧……」

竟然一边从屋顶上眺望着街道……一边想像世界的终结……。

但是……。

……。

如果是这种打扮处在这年龄段的少女……嘛，是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吧  
……。

世界什么的毁灭掉多好……之类的想法，等等。

大家都死掉多好……之类的想法，等等。

所以呢，嘛……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还算蛮好的不是吗……。  
很有修养的哦……。

由岐 「呐……」

「え？ 君は……」

由岐 「……诶？」

我转过身，看见一张陌生的面孔……。

不……仔细看看应该是认识的人。

同校同班的……他是……应该是在我斜对面往前三排的男同学……名字是……。

由岐 「间宫卓司……」

卓司 「为什么水上同学会在这种地方？」

由岐 「……」

由岐 「我为什么非要让你问这种问题啊」

卓司 「啊……不……我不是那种意思……」

由岐 「我喜欢待哪跟你没关系……」

卓司 「是、是那样没错……但是……」

由岐 「……」

由岐 「可是很意外……」

卓司 「诶？ 什、什么？」

由岐 「在我的印象中，你应该不是那种能跟异性搭得了话的人」

卓司 「那、那是……」

由岐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的话」

卓司 「诶？」

由岐 「在我的印象中，你应该不是那种能跟人搭得了话的人……跟性别没什么关系……」

卓司 「那、那一点……」

由岐 「……那一点？」

卓司 「……我也没否定……」

由岐 「不过……你还真跟我聊了不少啊」

卓司 「因、因为……」

由岐 「因为？」

卓司 「……」

由岐 「不出声啊……啊，对了。间宫君」  
卓司 「什、什么？」  
由岐 「来一根NEVER KNOWS BEST吗？」  
卓司 「啊，不……我不抽烟……」  
由岐 「是吗……不抽烟啊……」  
卓司 「嗯……」  
由岐 「但是……我懂……我懂的……你为什么会向我搭话……」  
卓司 「诶？」  
由岐 「我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于此的呢……」  
由岐 「从何时开始……我成为了我呢……」  
卓司 「那、那个……」  
由岐 「瞎～说的啦」  
卓司 「哈、哈啊」  
卓司 「……」  
卓司 「水上同学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由岐 「……那么间宫君在那里多久了？」  
卓司 「我、我……我早就在这里了……」  
由岐 「是吗……我也待在这蛮久的了，却没注意到你……」  
卓司 「我、我……没什么存在感……」  
由岐 「确实是那样没错……存在感太低了啊」  
卓司 「你在这里……在看什么？」  
由岐 「没什么……在看天空呢」  
卓司 「是那样啊……」  
由岐 「神呢」  
卓司 「诶？」  
由岐 「那个呀……神为什么不让天空的颜色随着星期变化而变化呢……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卓司 「……话说……让天空的颜色随着星期变化而变化的理由是……」  
由岐 「变化起来不是很好吗」  
卓司 「……」  
卓司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是……」

由岐 「可是？」  
卓司 「普通人大概会觉得困扰的吧」  
由岐 「为什么？」  
卓司 「因为每天的变化太大了……」  
卓司 「看到的风景变化太大……对吧。如果天空的颜色每天都产生变化的话……」  
由岐 「……不也很好吗」  
卓司 「对水上同学来说吧」  
由岐 「对你也一样吧」  
卓司 「……」  
卓司 「嗯……」  
卓司 「如果每天的天空都不一样的话……」  
卓司 「如果每天的风景都不一样的话……」  
卓司 「大概……能再稍微……」  
由岐 「能再稍微？」  
卓司 「没什么……」

由岐……我不时会思考这样的事情。

世界的界限在哪里呢……。

世界的……世界的尽头的再尽头……。

如果有那种地方……

如果我能站在那种地方……我还能不能跟平时一样眺望那尽头的风景呢？？会怎样呢……。

把这当作理所当然……觉得有点奇怪吧？

因为那里是世界的尽头啊。

是世界的界限哦。

如果我能看得到……那世界的界限……不就与“我的界限”是同义的了？

因为，我在那个地方所看到的世界……不就是我一直所见到的……我的世界吗。

也就是说，世界的界限……即是我的界限。

世界是我所看到的、触摸到的、以及感受到的。

那么，世界到底是什么呢。

我会想，世界跟我区别是什么呢……。

有吗？

世界跟我的差别。

所以我说道。

我跟世界没有什么差别……。

我如此坚信着。

正因如此，我抱有疑问。

包含了他人的世界是什么？

如果世界就是我，那其他的人是什么？

他们也拥有世界吗？

如果有，那些是互相独立、互不相交的世界吗？

还是说能这些世界能够相交呢？

所有的世界……所有的灵魂……能看到同样的一个世界吗？

我所看到的、世界尽头的风景。

世界的界限。

最尽头的风景。

在那个时候，你也同样地在看着世界的尽头吧。

你所看到的世界尽头的天空。

世界之界限的天空。

最尽头的天空。

我能不能够和你一起看呢？

在那里看着同一个世界的终结……。

虽然不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却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看着……。

……我不时会思考这样的事情。

在回忆起……

回忆起那片向日葵前方的坡道时……。

7月12日

*Down the Rabbit-Hole* II

日子依旧流逝着。

怎么说好呢……这种日常生活能否顺利的永远持续下去呢……甚至让我忍不住有这种想法。

早上起床、随便上个学、随便吃个饭、随便打个工、随便玩一玩……所有事都是随便的向前迈进。

但是常识上，却知道那种事是不可能的。

THE·在我面前流着口水睡觉的中年大叔，应该也有跟我同样年龄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每天都跟现在的我一样想着美好的现在会顺利的永远持续下去。

但是，以为能永远顺利持续下去的美好的每天，回过神来，好、就职了。好、结婚了。好、有孩子了。好、买房了。

类似像这样的时间飞速流逝……，

我所感觉到的美好的每天，会不会逐渐变成这个大叔的每天呢。

但是……大叔也许会这么说。

大叔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大叔 「我在内心里和你们没两样哦……」

在内心里呢……。

不对，不对……大叔……在内心里也许是那样没错，但你现在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大叔。

现在的你，跟以前年轻的你不一样。

不论你怎么想，时间都会缓慢坚实的流逝着，日常生活也会逐渐变得庸俗不堪吧？

我的日常果然跟大叔的日常不一样……。

大叔的日常……是我难以想象的……我所不知道的日常。

还是说也许大叔会很淡定的（很疲惫的？）这样说。

大叔 「我也有这样想过啊……永远都不会成为大人……」

大叔 「但是啊，回过神来，皮也变厚（指的是皮下脂肪），至今从没想过的地方长出毛来（例如手指的第一关节），并且重要的地方的毛却稀疏变少（指脑袋）……」

大叔 「等我回过神来……」

大叔 「周围的任何人，都不再将自己看成小孩子了……」

大叔 「回过神来，感觉上……别人对我的态度甚至早就超过所谓的大人了……」

大叔 「……嘛，也就是俗话说变成一个大叔了……」

啊啊，完全就是个大叔了……。

不是我所知道的日常……完全是大叔的日常……。

大叔 「哈哈哈哈哈……」

大叔 「别看我这样，我年轻时可是在迪斯科里大吵大闹的……」

是那样啊……。

大叔 「如何？要跟我跳一首吗？」

由岐 「不跳……」

大叔 「哎？」

和大叔对上眼了。

大叔……虽然长相很对不起人民但有着双圆眼睛。

我貌似要恋上那样的大叔——

——当然不可能。理所当然的。

今天是来衫之宫车站前的Tower reco fan（CD店）买中意的乐队的新曲的。

果然从穿着这种黑色衣服来看，买的应该是很猛的视觉系……才怪。

是来买英国有名的乐队的新曲的。

这个乐队也不是很黑……也不是歌特萝莉。

话说回来……在英国有种叫哥特摇滚的，那也并不黑。

说起哥特就以为是黑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的外表很黑，但流的血是白色的。

啊。

说着说着……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了。

嘛，那种事无所谓了。

我买下英国摇滚乐队的CD了。干的漂亮。

久隔三年的新曲啊。

由岐 「喔～」

糟糕……在路中间叫出声音啦。

这可不行……。

「啊……你是……」

由岐 「哦？」

总觉得，视线好强烈。

虽然我确实是在路正中央稍微叫出声并且摆出胜利姿势，但……当然会看吧……一般来说。

由岐 「嗯？哎呀……你好像是……」

隔壁班的……高岛柘榴同学对吧？

由岐 「是高岛……柘榴同学没错吧？」

柘榴 「嗯，中午好」

由岐 「啊，你好……」

柘榴 「今天为什么在这种地方？」

由岐 「啊，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该怎么说呢……买完东西后，毫无意义的随便走走那类的……」

由岐 「或者说……住在这电车沿线的话，要快点买好东西的话就应该来这衫之宫吧？虽说如果要出远门的话也有到新宿那的……」

柘榴 「是那样啊……太好了」

由岐 「什么太好了？」

柘榴 「嗯，能遇到你太好了」

由岐 「哈啊……是，是那样啊……」

柘榴 「嗯，这也许是指引……」

由岐 「指引？」

谁的？

由岐 「那个……我记得应该没怎么和高岛同学说过话的……」

柘榴 「诶？」

由岐 「诶？有说过吗？」

柘榴 「啊，不是……是这样呢……也许是这样……但是，但是我很了解你的事哦」

由岐 「是，是吗？」

为什么？难道我又多管闲事……招不认识的人怨恨了吗……。

由岐 「是不是我，又做错事了？」

柘榴 「为什么要问这种事？」

由岐 「不，因为在我本人记忆中很模糊的人，却说很清楚我的事……那么大概都是怨恨这一条线了吧？」

柘榴 「我恨你？呵呵……没有哦」



由岐 「是这样吗……那就好」

柘榴 「我对你没有什么坏印象」

由岐 「那就……好」

柘榴 「倒不如说……」

由岐 「倒不如说？」

柘榴 「……」

柘榴 「啊……相亲相爱……」

由岐 「哎？」

由岐 「哎？」

由岐 「?!」

柘榴 「……嗯」

什，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由岐 「什……」

柘榴 「力量……分一些……给你……」

由岐 「力量？那，那是什么？」

先，先不管这个……被强吻了……。

被不太熟悉的，隔壁班的女生……。

柘榴 「因为今后会发生很糟糕的事……」

由岐 「糟，糟糕的事??」

慢着。

强吻还不满足，还想进一步对我做更糟糕的事吗？

糟糕的事是指……。

由岐 「磨豆腐吗？」

柘榴 「磨豆腐？」

由岐 「啊哈哈……什么事都没。话说高岛同学所说的很糟糕的事是指……什么？」

柘榴 「嗯……那个啊」

柘榴 「天空会被填满」

由岐 「天空会被什么填满？」

柘榴 「不安的言语」

由岐 「……」

柘榴 「漫天的不安的言语……」

由岐 「那个？不是什么不安……而是不安的言语吗？」

总觉得“漫天的不安”这形容就有点那个了……还进一步变成“漫天的不安的言语”……。

由岐 「总觉得这形容很帅气呢」

柘榴 「呵呵，这并不是比喻……」

是认真说的啊……。

嘛，暂时无视吧……。

由岐 「那么，这个又怎么了？」

柘榴 「因为被逐渐接受……」

总觉得……这人的话里完全没有主语，完全搞不懂……。

由岐 「是由谁接受？」

柘榴 「由世界……」

……。

我啊，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她的衣服。

这衣服的风格……我知道。

那个……。

由岐 「ONEJUKU系！」

柘榴 「？」

不……衣服我也一样……。

要继续逼近核心的话……。

我知道的……。

这种充满暗黑的隐喻的感觉……。

由岐 「是V系！」

柘榴 「什，什么？」

由岐 「是视觉系！」

柘榴 「哈啊……不用特意换个词说……我明白的……」

由岐 「啊，不是。我以为你喜欢这类的」

其实我是想说邪气眼啊中二病啊或是末期少女病之类的……但应该会惹她生气吧。

柘榴 「……」

柘榴 「不安的言语……还有将其接受的世界……」

柘榴 「你觉得这跟什么很相似吗？」

由岐 「……那个，实在不知道」

柘榴 「今后将死去的人类的心……」

柘榴 「因此……世界将会」

柘榴 「终结……」

由岐 「……」

由岐 「诶～」

我在心中彻底地整理出头绪了。

糟糕的事→磨豆腐×

糟糕的事→世界终结○

理解了。

这一瞬间我理解了。

由岐 「哈啊？」

柘榴 「虽然知道你无法相信……但我会保护你的……」

「柘榴酱！」

「这个人是谁……」

总之，在跟高岛同学进行奇怪对话时，从高岛同学后面又冒出个奇怪的女生。

突然看着我的视线好恐怖……。

好像在生什么气。

为什么会生气？

「跟无关人员说些什么呢……」

柘榴 「抱歉……但这个人是不关系的……」

没关系吗——是什么没关系啊？

「我不太赞同你这做法啊……」

柘榴 「嗯……我知道」

「希望你能再多有点自觉……柘榴酱」

柘榴 「嗯……」

话说啊……。

这些人是谁？

果然……是与磨豆腐相关的聚会里的各位成员吗？

所以才突然强吻我？

我明明对她的事不太了解……高岛同学知道我的事，是因为盯上了我的豆腐？

然后然后然后。这些人是高岛同学的磨豆腐朋友，对像我这样的无关人员（指导性爱好者）出手生气了吗？

那样的话……。

我的豆腐有大危险了。

由岐 「啊哈哈哈哈，这样那样的请让我先行告辞……」

柘榴 「呐」

由岐 「是」

柘榴 「世界由我来保护……」

由岐 「……」

由岐 「什么？」

柘榴 「应该不会失败的……会成功做到的」

「柘榴！」

柘榴 「嗯……」

……。

什么？刚才的话？

整理以下头绪吧。

事情是这样的吗？

①

高岛柘榴是蕾丝。

②

然后她们几个是那种女体Play的同伴。

③

因此在保护世界和平。

是这样吗？

这就是……正确答案吗？

由岐 「是那个吧……因为是少数派的人嘛……对世界和平之类的大事很有兴趣吧……」

……。

是吗？

嘛，答案都无所谓了……因为我也不太想再扯上关系了……。

「由岐」

由岐 「哎？」

由岐 「啊，若槻姐妹的……妹妹……司？」

司 「由岐，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打工？」

由岐 「不……不是的」

「说什么呢……由岐，今天是轮到你打工吧……」

由岐 「你，你是……」

由岐 「谁？」

镜 「什么“你是谁”啊！为什么记得司却不记得我啊」

由岐 「这种事也是会有的……倒不如说，为什么会是一副“记住我是理所当然的！”的态度？」

镜 「哈哈……青梅竹马的双胞胎只记得妹妹却没记住姐姐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司 「嗯……因为是从幼稚园开始就一直在一起的嘛……跟由岐……」

由岐 「是这样啊……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啊……」

司 「那么由岐，不用打工吗？」

由岐 「非常可惜，打工因为某些个人原因暂停营业」

司 「才没有什么因为某些个人原因暂停营业吧……」

镜 「啊啊……司，算了吧，再继续说下去傻气都要传染过来了……」

司 「啊哈哈哈哈哈……才没有那种事呢」

由岐 「不……那种事也许有可能……」

由岐 「司的傻气会传染过来……」

由岐 「好痛」

镜 「敢说司的坏话就揍你哦……」

司 「姐，姐姐」

由岐 「已经揍了……」

由岐 「那么若槻姐妹在这里做什么？」

镜 「我们是刚从社团活动回来。跟你不一样」

由岐 「有什么不一样啊……不都是人类吗」

镜 「谁会认同你是人类啊……」

由岐 「那么是神？」  
镜 「哈啊……司，回去吧……」  
司 「啊……」  
由岐 「镜还是老样子……那么傲傲的呀」  
司 「明明知道姐姐的名字……」  
由岐 「那个嘛……因为我是傲娇嘛……」  
司 「我说呀……由岐，可不能拿傲娇来当欺负别人的借口哦」  
由岐 「是吗……」  
司 「对于姐姐来说，由岐一直都是目标……」  
由岐 「……」  
司 「所以呢，我觉得由岐也对姐姐温柔一点比较好」  
由岐 「嗯～」  
由岐 「如果司肯对我温柔点的话那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司 「等下，由，由岐……」  
由岐 「看吧，看吧，司的胸部可是这么的柔软～」  
司 「不，不行……啊啊」  
司 「等，下，下面不行。这，这已经不算是开玩笑了啊」  
由岐 「好痛……」  
镜 「笨，笨蛋啊……你……」  
由岐 「哈哈哈哈……不是那样的啦」  
由岐 「调戏一下司的话镜应该就会回来吧……我是这么想的」  
镜 「什，什么啊那是」  
由岐 「是什么呢～」  
镜 「又，又想要戏弄我」  
由岐 「说不定真是那样～」  
司 「其实是想大家一起回去的吧」  
由岐 「哎？」  
司 「对吧，由岐」  
由岐 「哈，哈啊……」  
镜 「大家一起回去？」  
司 「对哦。难得互相是邻居，以前不也经常一起上学嘛」

镜 「那，那是以前的事吧……」

司 「嗯，但是现在也可以哦」

镜 「……嘛，算了……正好最近也没怎么跟由岐说过话……」

司 「嗯，大家一起回去吧」

由岐 「哈，哈哈……」

叫我回去……但是我并没有打算现在就回家的……。

司 「好了，回去吧」

电车里摇来晃去的……沿着刚才来的路返回。

虽然中午才刚起床的我也有错……，

嘛，算了……。

原本的目的就只有去Tower Reco fan买CD……又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所以也没有现在不能回家的理由。

回去也没关系。

话说回来……假日太快了……快过头了。

平日就偏偏感觉那么漫长。

而假日却犹如电光火石般的流逝。

太阳西落。

虽然天空的颜色不会每天改变，但却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改变颜色。

天空由蓝色逐渐变为黄色……建筑物染上一层紫色。

晚霞非常美丽。

但是，每当看到这个风景的时候总感觉身体四肢都已经是很是疲惫。

因此从心情上来说晚霞总是让我感到浑身刺痛。

不……那也许是因为太阳光直射入眼睛，真的让我感觉到刺痛。

总觉得虽然晚霞非常美丽……但对眼睛却并不友好。

车窗外，非常美丽但却对眼睛不友好的风景从右到左，从右到左的流逝而过。

不断流逝而过。

然后每当它流过时，那风景的紫色色调就逐渐增强……。

司 「话说回来……由岐刚才有在跟谁说话吗？」

由岐 「啊……嗯……是有」

由岐 「那个，隔壁班不是有个高岛同学吗？她突然跟我搭话了」

镜 「高岛同学？由岐认识高岛同学吗？」

由岐 「啊哈哈哈哈哈，怎么可能。我又不是像若槻姐妹那样擅长交际」

镜 「你在说什么啊……你那表面上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可比我们强多了……」

啊啦啦……又惹她生气了。

司 「但是……如果能尽量跟高岛同学搞好关系那就好了……」

由岐 「那是怎么回事？」

司 「嗯……总觉得呀」

镜 「那个叫高岛柘榴的女生。在隔壁班好像被人欺负……」

由岐 「哎……」

司 「听说某一段时间欺负现象消失了……但最近好像又出现了……」

司 「由岐的话，像她那样的女生也能温柔对待吧……我觉得」

由岐 「是吗……当然我是不会刻意躲开她的……但要我积极地去找她也是不太可能的吧……」

司 「由岐不擅长应付高岛同学吗？」

由岐 「我对所有人类都不擅长。我讨厌人……是从以前就这样了」

司 「但你都能跟我们这样交谈下去了……」

由岐 「那是……从很久以前……从孩童时代就在一起的嘛……跟你们……」

司 「嗯……由岐就是我们的哥哥嘛……」

由岐 「这句话不管什么时候听到都觉得好过分……」

司 「因为以前的由岐头发很短，又是只穿裤子……而且跟人打架从没输过……」

由岐 「那……只是因为比较方便活动……」

镜 「说话语气也跟男孩子没两样嘛……」

由岐 「那是……怎么说好呢……」

镜 「而且，女孩子根本不会去学习武术吧……至少直到那天你突然间穿着裙子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还都认为你是男生……」

司 「嗯……一直保护着我们的王子殿下其实是公主殿下……心情有点复杂」

由岐 「就算你这么说……我一直都不知道你们认为我是男生……」

镜 「就算你不知道……但对于我们来说你就是王子殿下……不止打架……运动和学习都非常擅长……」



镜 「真是的，每次看到你在这副样子，都想让你把我当年的感情还回来了」

由岐 「我的感情？那是什么？」

镜 「呜」

镜 「什，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以为你是男生所以在很多地方有点介意！」

由岐 「不过我也没感觉到你们有那么介意啊……」

镜 「那，那种事不用深究。我也是以我的方式在介意的！这、这点小事要察觉到啊！」

由岐 「哈，哈哈……」

高岛柘榴……。

我虽然不太了解……但她是那种一直给人孤独的感觉的人吗？

确实，我的记忆里有她经常被各种人无视的身影。

也许那种事情就叫作欺负吧。

总觉得啊……。

总觉得想来想去的……。

好想睡觉……。

……。

镜 「醒过来，由岐，要下车了哦」

司 「醒过来」

由岐 「诶？」

镜 「又睡糊涂了吗，快清醒过来」

由岐 「啊，嗯……」

镜 「呼……差点就那样直接坐到下一站了……」

由岐 「啊，感觉回过神来就睡着了……」

镜 「你还真厉害……手提着东西就那样站着睡过去了……」

由岐 「得意招术是睡觉！」

镜 「呼……干嘛那么一脸自豪……」

由岐 「最近太累了……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呢……意识一瞬间消失……像是时间跳跃般的感觉？」

镜 「哈哈……像你这种，跟“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无缘的人也不常见呢……」

由岐 「经常不知不觉间太阳就落山了呢」

司 「啊哈哈哈哈……比起这个，快要放暑假了吧」

由岐 「是吗……期末考试结束后就是暑假了啊」

司 「暑假有什么预定没？」

镜 「应该只有睡觉吧……」

由岐 「才没那回事。准备要做的事情多着呢」

镜 「你要做什么事」

由岐 「起床、吃早饭、刷牙、洗脸、喝茶……暑假里光是这些就够我忙的了！」

镜 「在那之后呢。起床吃早饭刷牙洗脸，就这些？」

由岐 「做什么好呢……再回去睡一觉吧」

镜 「呼……你真的有可能干的出来」

由岐 「镜呢？」

镜 「我要去上夏季补习……也不能总是跑去参加社团活动吧」

由岐 「是那样的吗……」

镜 「你才是，有在念点书吗？」

由岐 「一点都没」

镜 「呼……明明以前被称为才女的……」

由岐 「俗话不是说过了二十岁就会变成普通人吗」

镜 「那么你就再继续加油啊」

由岐 「我会考虑的」

司 「呵呵……」

镜 「有什么好笑的吗？」

司 「不是……总觉得很久没有像这样大家走在一起了……」

由岐 「是吗？」

司 「嗯……那时候我和姐姐都是以为由岐是男生」

镜 「那个话题别再提了！」

由岐 「因为头发很短，穿的是裤子，而且还是贫乳嘛」

镜 「那不是当然的吗。怎么可能从小学生开始就是巨乳」

司 「那个时候，由岐打架非常的厉害……每次都保护着姐姐和我」

由岐 「只有暴力是优点」

镜 「学习不也很厉害嘛……岂止班级里，年级里也是……大概在学区内也是第一吧」

由岐 「都说了……小时候有点小聪明的孩子多的是……」

镜 「……但你一直都在逃课嘛……」

司 「姐姐……」

镜 「不管有什么理由……」

由岐 「……也是呢……」

由岐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这是我本人该烦恼的事情。就算我变废才了……那也用不着镜来生气……」

镜 「那不是当然的吗。会让我……生气的事……一件也没有……」

镜 「只、只是，看到你这样颓废的过日子有些不愉快」

由岐 「别说得那么过分嘛……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人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犯不着——感到不愉快嘛……」

镜 「我没有在说各种各样的人。只是说是你让我感到不愉快啊……」

司 「姐，姐姐……」

司 「啊……对，对啦！」

司 「明天也大家一起上学吧」

由岐 「噗……为什么会突然说什么“对啦！”啊？」

司 「嗯？因为很久没有像这样大家走在一起了嘛」

由岐 「从这件事上……为什么会延伸到明天一起上学？」

司 「而且由岐，最近经常逃课吧」

由岐 「没听我说话啊……也不是经常逃课啦」

司 「逃课了呢」

由岐 「那个是。算准迟到和休息的日数，以不落下学习的方式进行休养」

司 「那么，是迟到三次休息一次对吧？」

由岐 「对对，更进一步的说，只休息四分之一的课时的话，不论到考试内容怎样，都能够获得那门课的学分」

司 「是那样啊」

由岐 「但是呀。其实只要休息的少于四分之一，对考试就不会造成影响」

司 「哎～是那样啊」

镜 「喂……你干嘛对这家伙说的话感到佩服啊」

司 「啊，啊哈哈哈哈哈，不是，只是在感叹”原来是那样啊。“」

镜 「呼……，详细了解这种事的人大多是学习落后有留级危机的人呢……」

由岐 「也不是那样哦」

镜 「烦死了，总之不管怎么样都不准逃课」

司 「再见，由岐」

由岐 「嗯」

司 「明天一起上学吧」

由岐 「但那会估计我还在睡觉吧」

司 「我会去叫你起床的哦」

镜 「对呢……做好觉悟吧……」

由岐 「……问个问题，只是来叫醒我而已，为什么我必须要做好觉悟才行？」

镜 「那个嘛……不能说……呼呼呼呼」

由岐 「啊哈哈哈哈哈……别来了」

司 「那种当然是开玩笑的啦。对吧，姐姐」

镜 「是呢……到底算不算是开玩笑呢……呵呵」

由岐 「为什么要露出那种满怀深意的笑容啊……」

由岐 「好了，好了……今天……」

我将今天买的CD从袋子里拿出来。

今天买了摇滚的CD。

是摇滚哦。

但是……这是很久以前足够代表在大英帝国大流行（？）的英伦摇滚运动的乐队。

那样的话不是摇滚……而是流行音乐吗？

摇滚跟流行音乐……有什么不同呢？

我边带着这么高端的疑问（？）边将CD放进播放器里。

满心期待……。

由岐 「……」

由岐 「啊咧？」

由岐 「什么啊？这个CD？」

从CD中放出来的……既不是摇滚也不是大众音乐……硬要说的话……。

由岐 「是动画歌」

由岐 「哦？」

我拿起CD确认一下。

那上面是……。

这是……声优？

由岐 「哦？」

我为什么买了这种东西？

由岐 「人气声优……首张专集……」

店员把这个和其他人的袋子搞混了吗！

不对……其实是在电车中跟其他人的东西搞混了吗！

由岐 「……不……难道说……」

由岐 「是镜的恶作剧吗……不可原谅」

我立刻拿起电话给镜抗议了一下……然后被她用两倍还多的量骂了回来……。

看来……应该是和镜没关系。

我的摇滚CD啊……。

7月13日

*Down the Rabbit-Hole II*

「……」

「姐……」

谁……。

这个声音……。

这个是……。

是吗…… 是……。

由岐 「……」

由岐 「由岐！」

「……」

司 「由岐，不快点起来不行啊……」

由岐 「……」

司 「再睡下去的话就要迟到了啦」

由岐 「……」

司 「都早上了！不快点起来不行啊……我说由岐!!!」

由岐 「……」

司 「起来嘛……」

由岐 「呼哧……」

司 「才不是”呼哧“呢……。又要迟到了啦……」

由岐 「呼～」

司 「还在打呼……，真拿你没办法啊」

镜 「让开……」

司 「啥？」

由岐 咚！

「咋啦?!」

镜 「醒了没？」

由岐 「呀啊啊啊！好痛。脊梁骨断掉啦……」

司 「由岐，不快点起来会受伤的哦!!」

由岐 「咪啊啊啊啊啊！知道会受伤的话！就别做这种事啊啊啊!!」

镜 「不行哦……不这样做的话，你又会睡过去吧。从以前开始你的行动就没进步过」

由岐 「不睡啦！已经不打算睡啦！求求你了!! 请不要在被子上面正座!」

镜 「不行！不管你嘴上再怎么说明，只要你不起床就不可信」

由岐 「你是笨蛋啊!」

镜 「你说什么！来叫你起床却反冲我生气？我这边才想生气呢!」

由岐 「咪啊啊啊，不，不是，不是的。别，不要。别对背用独龙钻……咪啊啊啊」

司 「那个……姐姐……」

镜 「司什么都别说！在这个笨蛋起来之前是不会停下的」

司 「那个呀……姐姐……你骑在背上应该是起不来的……由岐她」

镜 「啊……，是啊……确实是有这种说法呢……」

由岐 「什么有这种说法！不管怎么看都是事实吧」

镜 「烦死了……而，而且我也没那么重吧……」

由岐 「很重啊」

镜 「才没有那么重呢」

司 「啊哈哈哈哈……够了，快下来嘛…姐姐……」

由岐 「我还以为会死呢……」

司 「啊哈哈哈哈…对不起，很痛吧……」

镜 「别管她。由岐就是喜欢大惊小怪」

由岐 「重量级」

「动不动就打我」

镜 「是因为你说了很失礼的话」

司 「但是因为由岐会找理由继续睡嘛，这也是没办法的」

由岐 「是没办法的……才怪呢！每次来叫我起床就骑到我背上，有几条命都不够用啊」

司 「啊哈哈哈哈……但是呢，只要由岐肯老实起床的话只要一条命就够了嘛，才不会有几条命都不够用的事情呢」

由岐 「换句话说……，起不来的时候一条命是不够用的对吧」

司 「应该是那样吧？」

由岐 「呼…若槻姐妹是笨蛋组织吗……」

司 「啊哈哈哈哈……也不是那么了不起的组织。就两个人嘛」

镜 「哼……你这家伙干脆老是迟到，最后学分不够没法毕业算了」

司 「嘴上这么说，其实姐姐最担心由岐的了」

镜 「才，才没那回事」

司 「啊……，已经这么晚了……。不快点起床的话会迟到哦……」

由岐 「好啦～知道啦～。总之早上鸡o勃起着，请先从房间里出去一下」

镜 「什，什么啊……由，由岐是女孩子吧」

由岐 「女孩子的内心里也是有鸡o的！」

司 「内心的话是看不见的所以不要紧吧」

镜 「首先，我觉得应该对她说”既然是内心里的东西的话，就自己控制好啊……“」

司 「总之就相信由岐的话我们先去外面等一下。但是你要好好换衣服哦……」

由岐 「呼……，镜这家伙一大清早就骑在别人背上，真是太不象话了……」

由岐 「明明以前是个更加温柔善良的少女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能做出那种惊人举动的大妈呀……」

镜 「你说谁是大妈啊」

由岐 「哦？听得到啊」

镜 「当然啦」

由岐 「倒不如说，镜……难道你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吗？」

镜 「因，因为，由岐要是一不注意马上又会睡着嘛！」

镜 「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相信由岐说会起床，就在外面等，结果一直等到中午才见你起来……」

由岐 「我觉得，有那种耐心等到中午的镜本身也有点问题……」

镜 「是因为你说要相信你所以才相信的嘛」

由岐 「但再怎么说，一般人也根本不会等4个小时以上吧……」

司 「诶嘿嘿……那是因为等在等的时候姐姐也睡着了……」

由岐 「……那么我们算是彼此彼此吧？」

镜 「那是不可能的」

「就，就因为你是这样……所以我才决定……再也不温柔对待你了……」

由岐 「好了……冲澡～冲澡～……」

镜 「都说过那种时间啦！」

由岐 「诶～，那这跟有没有时间没有关系啦～，不冲下澡感觉没干劲嘛～」

镜 「当然有关系啦!! 要是迟到了，那我们来叫你起床还有什么意义」

由岐 「没那回事哦。重在参与嘛」

镜 「参与这种事情有什么意义啊」

由岐 「诶～……不是有这种说法嘛“健全的精神寄宿在健全的肉体上”」

镜 「笨蛋啊。为什么来叫你起床会扯到健全的肉体上啊!」

由岐 「能有那种想法比较重要」

镜 「烦死了，赶快走了」

镜强行拉着我的手。

由岐 「哇～……总之先让我穿上内裤……」

镜 「什！由，由岐，你下半身光溜溜的吗?！」

由岐 「都说我是一心准备洗澡的啦～……」

镜 「哈……」

镜无力的叹息了一下。



镜 「我知道啦……。如由岐所愿，允许你去洗个澡吧……」

由岐 「不愧是镜，真懂事呀。简直就像回到以前那温柔善良的镜一样」

镜 「好了，司走吧……别管这个笨蛋了」

由岐 「诶～，好过分」

镜 「那么就赶快去给我洗」

由岐 「哈啊，哈啊……，难得洗个澡结果都白洗了……满身大汗……」

司 「哈啊，哈啊……由，由岐……，你要是能跑慢点就好了……姐姐看上去也很累的」

镜 「哈啊，哈啊，这种程度没事的……」

由岐 「镜是这么说的哦」

司 「姐姐那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哈啊」

由岐 「是吗……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啊……不愧是镜。其实我跑的还满用全力的」

司 「哈啊，哈啊，难，难道是打算丢下我们两个吗？」

由岐 「哈哈哈，才没那回事呢。只是想着如果镜倒下的话，就能以照顾镜的名义去路边的咖啡店休息了」

镜 「要是变成那样的话，好不容易跑这么一大段路不就全白费了嘛！」

由岐 「但那样也不错」

镜 「怎么可能不错啊！」

司 「呜嗯～，由岐就那么讨厌学校吗？」

由岐 「超级讨厌！应该」

镜 「呼…明明以前成绩那么好的……」

由岐 「现在是在中等偏下暴走中」

镜 「中等偏下……那哪里算是暴走啊……」

由岐 「就是那个嘛……在心情上是大暴走的那种感觉……」

司 「啊哈哈哈哈，但是呢……，我也有点不高兴了」

由岐 「哦？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司 「因为那就像是赢了就跑嘛」

由岐 「赢了就跑？是谁？哦？」

司 「因为小时候的由岐头脑非常好，我们经常被人拿来跟你比较，这让我们留下了很多被人说闲话的回忆……但现在的由岐却毫无干劲……简直就像是赢了就跑嘛」

由岐 「嗯～。但是现在是我比较笨，算是扯平了吧」

司 「也不是那样哦……我们的成绩又不是好到能让由岐被人说闲话……而且等由岐到了决定将来升学的时候，成绩又会变好的……」

镜 「哈啊，哈啊，是啊……虽然嘴上那么说但还是和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学校」

由岐 「不是哦，那只是凑巧……现在想跟上进度都已经很勉强啦，下次升学就不会这么侥幸了」

镜 「哈啊，哈啊……以前不也那么说过……说什么“升学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结果还是简单考上了」

由岐 「那只是凑巧啦……这世上可不是什么事都那么容易的」

镜 「你这种话就叫嘲讽啦……哈啊，哈啊」

镜 「因此呢，哈啊，哈啊，这次的暑假要拼命学习。不然马上又会被你追过去……」

镜 「拼命学习到让你追不过去……然后下次一定要嘲笑你是笨蛋……」

由岐 「太高估我啦……镜……」

司 「话说回来，差不多要到暑假了，由岐非常讨厌学校，可以放假应该很高兴吧？」

由岐 「不是啦，反正烦人的课我全部都翘掉了，放假不放假实际上对我来说都没有关系呢」

司 「……由岐你到底有多自由啊……」

由岐 「自由真是美妙呀」

镜 「这事先放一边……暂时不要边跑……边说话了吧……」

由岐 「哦？忍不住要求饶了吗？」

镜 「才，才不是呢」

司 「哈啊哈哈，终于到了……差点就迟到了呢」

镜 「哈哈哈哈哈……好危险，真的好危险……」

由岐 「哈啊，哈啊……」

镜 「由岐，好慢」

由岐 「哈啊……哈啊……为什么我手上会有若槻姐妹的书包啊？」

镜 「那是因为你猜拳输了吧……」

司 「提出猜拳输掉的人来拿书包的不就是由岐嘛」  
 由岐 「因为，镜说跑得好累好累嘛……所以我就想着引入个新规则……就是那个嘛。哈哈，哈哈，新规则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败者复活的标志哦」

镜 「又没有谁是败者」

司 「但要是原本就很累的姐姐猜拳输掉那怎么办？」

由岐 「嗯，那时候就只能让镜一个人迟到了」

司 「但那场合下，没迟到但没有书包的我们应该也会很不妙吧？」

由岐 「那么三人一起迟到也不错嘛」

镜 「完全不行啊！」

叮～咚～叮～咚～。

镜 「啊咧……」

司 「怎么了姐姐……」

镜 「啊，没什么……」

司 「嗯？」

由岐 「？」

直到刚才还很高兴说着话的镜，走到校门前时瞬间站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镜用尖锐的眼神盯着校舍。

到底怎么了啊……。

本来眼神就够尖锐的镜……用现在这种眼神看着校舍……看起来更让人感到可怕……。

由岐 「怎么了，镜？干嘛瞪着校舍？」

镜 「哈哈？为什么我一大清早的非要对校舍做那种事不可啊」

由岐 「当然有啦……总觉得你眼神好可怕……超像不良的眼神」

司 「我想姐姐的眼神应该没那么犀利……大概……」

由岐 「那么？你到底在在意什么？」

镜 「啊，什，什么都没有……」

司 「……」

由岐 「？」

回过神来，司也同样的跟着盯着校舍。

两人都看着校舍……。

虽然没什么奇怪的，但这种事并不常见。

都已经是上学放学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学校了，没必要那么认真观察吧……。

真搞不懂她们。

由岐 「怎么了啊～。两个人都这么莫名其妙。为什么连司也一起？」

司 「啊，什么都没有」

由岐 「看你这表情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镜 「司……」

司 「嗯，姐姐……不知为什么，有种奇怪的感觉……」

镜 「嗯……」

由岐 「奇怪的感觉？」

我再看了一眼校舍。

看上去是建成已有数十年的建筑物。

设计上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

而且跟昨天比起来也没发生什么变化……。

还是说外表看起来一样，其实被改造成了可以变形成机器人什么的……这样我倒是能够理解……。

不对……那样反而更加的莫名其妙了。

由岐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啊……」

司 「嗯……虽说是没错……」

镜 「啊……快点…已经是上课铃要响的时间了」

司 「啊，是真的……」

由岐 「……」

平常的风景……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夏天的阳光……蔚蓝的天空……不知道为什么会让我感觉有点毛骨悚然。

仅此而已……。

司 「怎么了……总觉得全校的人都在议论什么，姐姐……」

镜 「嗯……发生什么事了吗……」

由岐 「呼……干嘛站着不动啊？会迟到的哦？你们两个」

镜 「啊，抱歉……」

司 「啊，等，等我一下……」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嘀嘀咕咕……。

叽叽喳喳……嘀嘀咕咕。

叽叽喳喳……嘀嘀咕咕。

叽叽喳喳嘀嘀咕咕叽叽喳喳。

嘈杂。

打开教室的门。

跟平时一样的教室。

跟平时一样的脸孔……。

但有哪里不太对劲。

教室里十分嘈杂。

女子校生 「好像果然是 3 班的……呢」

女子校生 「我听到些传闻，好像是跟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的样子」

女子校生 「真的？真有这回事??」

女子校生 「好吓人哎」

男子校生 「那么，那人是谁啊？」

男子校生 「你不知道？就那个……那个……很显眼的家伙」

男子校生 「那个一头黑发长的夸张的女人」

男子校生 「黑发？」

男子校生 「就是像菊人偶一样的那个家伙……」

男子校生 「跟 3 班一起上课的时候不是见过么，头发很长的平刘海……」

男子校生 「胸大的出奇还带着跟咒怨一样的气氛的那个……」

男子校生 「对，对，感觉跟咒怨一样有点吓人啊……就是胸大的出奇的那个」

男子校生 「总是独来独往……」

男子校生 「啊，有的有的……」

女子校生 「不过啊……那不就是说接着 3 班的城山之后又一个……总觉得有些恐怖呢……」

女子校生 「可是，那不是事故吗…」

女子校生 「就算是，那不也就前几天的事么。真可怕啊。短短这么几天怎么尽发生些这种事啊……」

司 「……」

司 「那个……姐姐……」

镜 「嗯……」

美羽 「啊，啊，早上好……那，哪个……」

由岐 「啊，你是……」

美羽 「呼……为什么没记住我的名字呀……是岩田美羽哦」

由岐 「是那样……」

没错吧……。

美羽 「啊……今天带着可爱的姐妹俩呀」

由岐 「可爱的姐妹俩？」

说完她看着镜和司。

这说法是怎么回事……美羽应该跟镜和司是朋友吧……。

由岐 「这事先不管……这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美羽 「那，那个……听说呀……」

由岐 「什么？」

女子校生 「呐～呐。隔壁班不是有个叫高岛的吗」

镜 「高岛同学？」

司 「昨天由岐说她来找自己搭话的……高岛同学吗？」

由岐 「……高岛同学怎么了？」

高岛……隔壁班的……。

还有昨天在杉之宫遇到的少女……。

女子校生 「高岛自杀了哦」

由岐 「哎？」

司 「怎，怎么可能」

镜 「自杀？」

自杀……那个人？

由岐 「问一下……高岛同学是……隔壁班的高岛柘榴同学吗……」

女子校生 「对对，不是有个感觉有点阴沉的女生吗，齐刘海黑头发的那个……」

女子校生 「那个女生，昨天傍晚，好像从车站附近的公寓楼顶跳下去了……」

女子校生 「因为是从12层的公寓楼顶跳下去的，现场好像是一片惨状……」

女子校生 「跟其他学校的两个人一起……」

昨天傍晚是指……在那里相遇的数小时候后……，

其他学校的两个人……大概……，

……是跟高岛同学在一起的两个人……。

那么也就是说？

高岛同学她们是为了自杀才聚集到那里的……。

冷汗流了下来……。

回过神来时手掌有点刺痛。

看来是由于紧张导致握得太用力了……。

慢慢放开一看，手心里都是汗……。

原来如此……。

……在动摇啊……我。

令我意外的……会动摇啊……会因这种事……。

由岐

「……唔」

首先整理一下……。

有几个方法能让我动摇的内心冷静下来。

其中有个方法是，客观的观察一下自己，来让内心冷静下来。

是我喜欢的做法……。

首先……，

跟她没怎么见过面。

但是她却来找我。

自杀之前，决心要自杀的她——

这些事情能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倒是可以理解……。

要是普通的女孩，仅仅这些就能让她陷入严重的不安。

但是，这种程度能让我这么动摇吗？

答案当然是NO。

这只不过是不安的第一条件。

还有比这更加重要的原因。

被强吻了……。

被准备从楼顶上跳下去的女孩子，

我被强吻了……。

应该是没怎么见过面的女孩子……她强吻了我。

这就是使我动摇的决定性因素……。

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在那之前的谈话中出现的许多意义不明的词语……。

从她口中说出的那些饱含深意的话，意义不明，而且根据观点可以有  
许多种解释……。

柘榴 「力量……分一些……给你……」

柘榴 「因为今后会发生很糟糕的事……」

柘榴 「满天的不安的言语……」

那些空想性质的，模棱两可的不可思议的言语。

还有之后说的——

柘榴 「我恨你？呵呵……没有哦」

柘榴 「我对你没有什么坏印象的」

柘榴 「倒不如说……」

——谈论对我个人印象的那些话。

在那之后她采取的行动是——

——自杀。

由岐 「……冷静下来……」

由岐 「别想得太多……」

对……，

人自杀之前的行动……对这种想得太多很危险……会有多余的猜测  
……。

确实有一些话里满是谜团，是足以让我感到恐怖的东西。

但那只是自杀前情绪不安定的女生的话。

认真考虑那些话就太傻了。

整理下情况吧。

她因为是正准备自杀，情绪很不安定。

然后偶然出现在那的，隔壁班的女生。

也就是我。

内心满是不安的她，在最后的的时间里想跟某个认识的人说上几句。

好好整理一下她的话，可以看出“我对你没有什么坏印象”这点最重要。

她好像有受到欺负，那就可以这么想。

没有参与欺负的人=好人。

如果单纯从没参与欺负这种消极的理由来想的话，我在她眼中确实可以看成是“好人”。



在死之前，情绪波动非常激烈的她，说着意义不明的事，甚至强吻我，这也不是特别不合常理的事……。

简直就像日常的情景一样……微笑着跟我交谈的她，在那之后就自杀了这件事确实是让我很是震惊……。

女子校生 「水上同学很温柔，所以经常跟高岛同学搭话吧」

由岐 「哎？」

我不记得有这种事啊……，

嘛，我经常不经大脑就跟他们搭话的许多人中，大概也包含她在内吧……。

看来其他人的习性是避开跟“受欺负的人”扯上关系……，

那样的话，跟她搭过两三次话的我会被看作是「关系还不错」也就说得通了……。

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

女子校生 「我倒是不太清楚……」

女子校生 「但有真点吓到了呢……」

女子校生 「因为是接着城山之后又一个……这就是所谓连续自杀吧？而且高岛同学她」

美羽 「但，但那件事……还只是传闻……」

女子校生 「传闻？不是哦……因为大家都有在说嘛。很有名的哦？高岛同学在网络上的一连串骚动……」

美羽 「不应该那么轻率的谈论他人的生死……而且网络上的骚动也只是传闻吧？」

女子校生 「我当时也在场啊……」

美羽 「但，但是也不能！」

由岐 「呼……所以美羽想说的是，对有关死人的话题不要谈得那么起劲吧？为什么会谈得那么开心呢？」

女子校生 「我，我们才没谈得起劲」

女子校生 「好过分，水上同学，居然说我们很开心……」

女子校生 「因为……，隔壁班有人自杀了啊。只是有些吓到了……但是……但是……」

女子校生 「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啊……」

由岐 「被吓到了吗……哼～」

美羽 「等，等一下，嗯……老、老师差不多快来了」

由岐 「在我看来只感觉你们是在兴高采烈的谈笑啊……」

女子校生 「那种话……，那种话……，太过分了……」

美羽 「啊……，别，别哭了……那个……」

由岐 「是被我说中了，下不了台才哭的吧？」

镜 「由岐」

由岐 「……镜」

令我惊讶的是……镜不知道为什么会瞪着我。

呼……要说这反应很像镜的作风那也没错……。

镜 「怎么能说那种话……快向她们道歉，好好道歉……」

司 「嗯……这可不行哦……由岐，别说那种话……」

由岐 「啊，嗯……抱歉……我天生嘴巴毒……」

由岐 「说过头了……抱歉……好像，我也是有点过于激动了……」

女子校生 「啊，嗯……」

女子校生 「我们才是……对呀，水上同学跟高岛同学关系很好嘛……」

由岐 「啊哈哈……」

都说关系不是很好了！

我一边在心中对她们怒吼，一边笑着回到座位上。

微笑是圆滑的人际关系的必需品。这样就不必继续跟她们说下去了……。

由岐 「呼……」

我回到座位上，看向旁边的镜和司。

两人看起来也相当动摇。

「好了，大家都回到座位上去!!」

嘈杂的气氛随着班主任的登场瞬间消失了。。

当然，这可不是因为什么老师的威严。

只不过是，所有人都认为，关于这场骚动的原因这个问题的答案，能从老师这里听到吧……。

引起骚动的原因……。

谣言的答案。

也就是……。

高岛柘榴真的死了吗？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结束了生命呢……，

嘛，也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疑问的回答吧……。

老师走上了讲坛。

教室里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了她那里。

由岐 「最近这些年都没这么安静过啊……」

要是平常能以这种集中力上课的话，班级的成绩应该会大幅度提高吧……。

真是的……，

简直就像是在节日之前……。

大家都不知道有多么期待似的……，

清川 「同学们早上好」

谁都没有出声。

连打招呼都令人感觉啰嗦，

好像是察觉到了这点的老师马上进入正题。

清川 「也许有人已经知道了……昨天，隔壁班的高岛柘榴同学去世了」

清川 「真的是让人遗憾的事情……」

老师的眼角泛着泪光。

话音刚落，不知为何教室里就炸开了锅。

老师没有提到她死亡的具体情况。

不过这反而让传言更加的可信了。

如果像传闻的一样，高岛同学的死是自杀的话，学校方应该是不敢把这次事件公之于众吧。

原本自杀和事故之类事件从第三者的角度是很难判断的。

也只有警察跟家长或相关人员才能知道真相。

因为不想公开那种事吧。作为学校方面也是尽可能当作“事故”来处理。

如果说是自杀之类，传开的话应该会引起很多人感兴趣地来追究原因吧。

自杀的原因。

就是……欺负的有无。

但是……对此事保持沉默，对于学校来说真的是正确的判断吗……。

至少，这个学校之前不久已经有学生坠楼死亡的事件……。

虽然那个事件好像只是单纯的事故……但学生的连续死亡会成为一个丑闻吧。

也许在网上发贴的人也有……。

那样的话，天天恨不得搞出个大新闻的媒体也会蜂拥而至。

想隐瞒真相的话，恐怕反而会让事态继续恶化吧……。

最近因为网络社会的普及……隐瞒真相反而招来最坏的猜测这点连年轻人都知道。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真是了不起的家伙们……大概至今为止的寂静就是为此存在的……。

教室里的喧嚣，跟老师进入教室之前根本没得比。

转向后面说话的人。

哭出来的人。

大声叫喊的人。

已经变成节日般的骚动……。

说起身在教室里的我的话……“人在哭出来的时候基本上脸都看起来很丑”……只有这种感慨。

对这种事有什么感慨也没用……，

总觉得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有这种想法了。

清川 「请大家安静下来」

清川 「听老师说话」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拼命想让教室安静下来的老师。

完全听不进话的学生们……。

不久之前我也看见过同样的情景。

即使是之前漠不关心的人，死掉的话也能这么起劲啊。

真是了不起啊……。

天空好蓝。

应该是天气好吧。

天气好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天空就会很蓝。

由岐 「为什么呢……为什么天气好的话天空会这么蓝呢」

由岐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

由岐 「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由岐 「谁晓得呢……」

大概是因为祖父开着古武道的道场吧……经常听到祖父跟我讲古籍。

忘了是哪本书上写的……意思好像是……，

天空的蔚蓝色真的是其真正的颜色吗。

还是说因太远无尽头看起来才是那样的呢。

感觉好像是这种意思。

很久以前的人，看到这片蓝天也是这么想的吗……，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是那么想的。

确实在我小时候，也有想过天空为什么会是蓝色的。

为什么会是蓝色的呢。

那是因为啊……宇宙是黑的。

黑色的宇宙和太阳的白色黄色混杂一起就变成蓝色。

但实际上在画具上将黑，白，黄三色混杂一起……变成的是根本和蓝色毫无共同之处的颜色。

就是说这是个谜团。

才不是这样——

只是单纯的瑞利散射（简单说就是光中的蓝色大量布满天空中导致看起来是蓝色）而变得看起来是蓝色而已呢……。

这点知识还是有的——

即使真有，但这天空的颜色……我总觉得还是找不到答案……。

我在第一节课上完后就立刻来到屋顶。

逃课了。

这只是家常便饭，

今天感觉待在教室里不太舒服就逃掉了。

我就是所谓的KY……不会看气氛的人，所以没办法迎合那里的氛围。

所以离开了那里。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看不懂气氛的KY女生呢。  
.....。

到底是哪种呢.....啥的。

我很喜欢这个屋顶，

有地方有恰到好处的阴影，即使是大夏天也有舒服的风吹得很凉爽。

由岐

「好了.....做什么好呢.....」

也没计划要做什么.....。

听音乐好呢.....还是读书呢.....。

从这两个选项中选择读书的我，把书拿了出来。

书名是.....。

『飞天的二十面相』

二十面相在天空中飞翔什么的真是太美妙了.....。

我就那样随地躺了下去。

由岐

「哇啊啊啊啊啊!!!!!!! 原来是音无彩名同学」

彩名

「有趣吗？」

由岐

「呜.....禁止忽然站到别人上面」

彩名

「我一直都站在这的.....」

由岐

「一直？真的假的？」

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祖父传授过我武道，在察觉别人气息这点上我还算是挺有信心的呢。

也就是说.....轻易地就被这个女人绕到背后了吗？

由岐

「彩名同学.....你难道有学过武术吗？」

彩名

「那本书有趣吗？」

无视我啊。

由岐

「书，书吗？」

由岐

「啊啊.....是指这个啊.....」

彩名

「有趣吗？」

由岐

「我才刚开始读还不知道.....」

彩名

「嗯～」

音无彩名就那样俯视着我。

这个人想就这样保持这种姿势吗……。

由岐 「我说……你打算就保持这姿势吗？」

彩名 「嗯……是打算保持这姿势的……」

由岐 「内裤被看光了哦～」

彩名 「不会那样的……」

由岐 「我说啊，就算现在看不到，在这位置上很容易就能看到了哦」

彩名 「我觉得那没什么问题……因为你现在变成女孩子了吧？」

由岐 「什么“变成女孩子了吧”，真是失礼的女人啊……我可是风华正茂的少女哦」

彩名 「哪边风华正茂呀？」

由岐 「谁知道呢？」

话说回来，这人一直都在学校里晃来晃去的，不去上课没问题吗……。

由岐 「你一直都没去上课啊……」

彩名 「……并不是那样」

由岐 「不可能不是那样吧……」

彩名 「那么你呢？」

由岐 「……我是不要紧啦……」

彩名 「那么，我和你一样」

由岐 「是那样啊……」

由岐 「……」

彩名同学，总觉得我逃课时经常会在这里遇到。

理所当然的是逃课之友……也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不会跟别人约好一起逃课的人。

然后这人也是不会跟别人越好一起逃课的怪人。

很像但是不一样。

彩名 「读完了……」

由岐 「因为是儿童文学嘛……连一节课的时间都消磨不了啊……」

由岐 「比起这个，彩名同学……你那样半弯着腰的一直望着我不累吗？」

彩名 「脑袋有点充血」

由岐 「那个，你那样低头脑袋当然会充血的吧」

彩名 「嗯……但是我也很在意书上的内容」

由岐 「你那样反着读也很难读懂吧……」

彩名 「也不是那样」

由岐 「是那样啊……真是的……」

刚说完，我又拿出新的书。

话是这样说，不过我身上带的书也不并不是很多。

虽然这种严肃的书不太合我口味……。

彩名 「纯粹理性批判」

由岐 「嗯，这书名感觉真酷呀。批判这词语真酷～」

彩名 「并没有……」

她这样从上面盯着我会在意得读不下去。

读儿童文学这个人会接近过来的话，如果是连我都读得很辛苦的书，  
这个女人也会跑开吧？

纯粹理性批判什么的……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想读这种书的……。

彩名 「对黄书……有兴趣……」

由岐 「……哈啊？」

彩名 「写着女性器的哲学书……很黄」

由岐 「那，那个……你在说什么呢？大小姐」

彩名 「说～笑～的……呵呵」

音无同学很高兴的笑了出来。

大概……虽然看起来只是面无表情的翘起嘴角……。

嘛，这事先不管……。

由岐 「我说啊，音无同学……那样说以前的伟人可不行哦……」

彩名 「呵呵……因为这本书，用片假名写着カント（康德）哦」

由岐 「……那，那个……彩名同学是哪里来的性骚扰大叔吗？」

彩名 「彩名就是个性骚扰大叔……」

由岐 「别那么简单就承认了啊……」

原来如此……确实カント在英语中是女性性器的俗称。

好像是有听说过在英美为了将它和将女性性器的俗称区分开而念成キ  
ャント……话说……她连这种事情都知道啊……这个不可思议少女……。

由岐 「……」



由岐 「提问一下。对于彩名同学来说……说成是キャント就行了吧？这种情况下？」

彩名 「呵呵……」

彩名 「不行……的话就太好笑了……」

彩名 「现在每年男性的童贞率逐渐上升……这个作者就是那种类型的……呵呵」

由岐 「……」

由岐 「我说啊，康德是以前的人，跟现代的童贞原因毫无关系吧……话说回来……你那是什么？」

彩名 「can' t」

由岐 「……」

由岐 「好，好冷」

彩名 「不中用的书……女性性器，不中用的书……呵呵……」

由岐 「我说啊，大小姐……说这种话是不行的哦。不仅一般来说也不通，作为笑话也有点那个……基本上」

彩名 「……是吗……」

由岐 「……为什么要那么一脸可惜的表情啊……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事啊」

彩名 「没有那回事……可惜……太值得惋惜的结果……」

由岐 「为啥？」

彩名 「因为，你一个人在屋顶上读『女性性器，不中用的书』……也太可怜太好笑了……」

由岐 「……彩名同学……」

彩名 「？」

由岐 「刚才的还相当有趣……」

彩名 「是吗？」

就这样两人进行着很没营养的对话……。

我继续开始读书。

虽然因为是很难的书而有点犹豫……但总觉得在心情上，有种想读这种跟社会没有关系的抽象书籍的感觉了。

总之……今天就当作特殊点的一天吧……。

由岐 「呼……终于到了吃午饭时间了吗……」

彩名 「这次就没有读完……」

由岐 「啊啊……是那样啊……但不要紧哦」

彩名 「为什么？」

由岐 「不管读完还是没读完，这种难懂的书反正是弄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总之感觉无所谓啦」

彩名 「是那样啊……」

由岐 「嗯……嘛，只是有点想在这里打发时间而已……」

彩名 「嗯～」

由岐 「原本就是因为彩名同学太烦人了才勉强读起这种难懂的书」

彩名 「是那样啊……」

是那样啊……。

就只有这么点感想？

这个人……好强……。

由岐 「那么？为什么彩名同学到这种时间还不来上课？」

彩名 「为什么呢？答案在 30 秒后为您揭晓……」

由岐 「……」

彩名 「………」

由岐 「………」

彩名 「待在屋顶，不知不觉课就结束了」

由岐 「不可能有那种事吧……」

彩名 「就是有那种事吧……」

由岐 「呼……彩名同学看起来好像完全没什么朋友啊……」

彩名 「朋友？」

由岐 「对，朋友哦……」

彩名 「有哦……」

由岐 「怎么会？」

彩名 「朋友是有的哦」

由岐 「彩名同学竟然有朋友？没怎么看见你跟谁在一起啊……」

彩名 「……」

彩名同学慢慢的抬起手。

手指向的是……，

我的脸。

彩名 「……」

由岐 「……」

由岐 「别用手指着别人……真是失礼的家伙」

彩名 「呵，呵，害羞了」

由岐 「……」

由岐 「为什么会这那么想啊……」

彩名 「因为就是那么想的」

由岐 「嘛，算了，这事先放一边不管……只是，在记忆中我们说的话应该还没多到算得上朋友那种程度吧？」

彩名 「……也许是那样没错」

由岐 「是那样啊……」

彩名 「嗯……但有那种感觉」

由岐 「才没那种感觉……」

彩名 「嗯」

由岐 「……」

由岐 「好了～，我差不多该回去了吧？课也结束了……」

彩名 「要结束了……」

彩名同学静静地望向天空。

那个身影不知为何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彩名同学注视的前方，让人感觉好像在虚空中出现了个空洞一样……。

天空很遥远，遥远，

正因为太过遥远，

所以看起来才这么令人害怕吧……。

我望着本应该一直都在那边的天空……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因为这种东西竟然一直覆盖在自己头上……。

由岐 天之苍苍乃其正色邪……，

由岐 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讲述无为自然的古代贤人的话……。

我又再次想起这些话。

由岐 「……」

彩名 「要结束了……所以…回去」

由岐 「你在说啥？」

彩名 「？」

由岐 「是在提问，你这么一脸疑惑的表情搞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由岐 「但是，你说什么“要结束了……所以…回去”，不知道为什么有种寒意让人感觉十分恐怖……」

彩名 「是吗？……很酷吗？」

由岐 「不……我觉得并不酷。而且我又不是在夸奖你……」

彩名 「是吗」

由岐 「……也不要摆出那么可惜的表情啊……」

彩名 「……我会考虑处理的……」

由岐 「……是要考虑处理怎样不露出可惜的表情吗……」

彩名 「嗯……我会努力的……」

由岐 「呵呵……彩名同学真有趣啊……」

我想要抓住彩名同学的脑袋。

彩名同学好像嫌麻烦一样的避开脑袋……。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镜 「啊，由岐」

由岐 「哦，是镜啊……」

司 「你又逃课了呢……」

由岐 「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司 「真是的，要是你没办法毕业的话我可不管哦」

由岐 「不要紧的。我这是有计划的逃课」

镜 「才没有那种计划啦……你是笨蛋吗……」

镜 「……」

呼……镜是想要表现出跟平时一样的举止啊……但果然是没什么精神。

大概是因为高岛同学的事使得这女孩也变得不安了吧……。

话说回来，今天还跟平时一样举行社团活动吗？

由岐 「话说镜你们今天不参加社团活动吗？」

镜 「什么啊？怎么了」

由岐 「嗯？只是对镜有点感兴趣」

镜 「诶？诶？对我？啊，……嗯。剑道部今天也有……话说感兴趣是指什么啊！」

由岐 「就像是观察动物的那种感觉……对镜的生态习性有点感兴趣……之类」

镜 「你，  
你说什么」

真是不会把某些话过滤掉的生物啊……镜……。

由岐 「剑道部就是说……那个吧。镜和司，你们两个都要参加社团活动吧？」

司 「嗯……因为我也是同一个社团的……」

由岐 「是吗，是那样啊……那么我该做什么好呢？」

镜 「哈啊？谁知道你要做什么啊」

由岐 「司呢？」

司 「诶？我，我也不知道……」

由岐 「是吗……那么答案就等到你们两个出来再说吧」

镜 「哎？」

司 「你的意思是说？」

由岐 「所以说，是因为没办法决定做什么，就干脆等你们吧」

司 「那样的话由岐会闲得发慌吧？」

由岐 「不用担心，反正由岐一直都是闲得发慌」

镜 「你那是值得骄傲的事吗」

由岐 「还是说镜不愿意吗？」

镜 「不，不愿意什么」

由岐 「嗯～？我想要等若槻姐妹回来嘛」

镜 「那，那种事我才不管呢」

由岐 「才不是不知道吧～」

司 「我很高兴哦。因为能跟由岐一起回去」

由岐 「嗯，司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司 「呜喵。别摸我的头嘛。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由岐 「镜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就回去了哦？」

镜 「才，才不讨厌……话说我对你根本连讨厌都谈不上。根本就连一点兴趣都没有！」

由岐 「是这样啊」

司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由岐会很闲吧？」

由岐 「不会哦。别看我这样，要做的事也蛮多的」

镜 「悠哉闲逛对吧……反正」

由岐 「属下会拼尽全力的悠哉闲逛的」

司 「不用说得那么有气势啦……」

镜 「笨蛋～」

由岐 「那我就去随便打发下时间喽」

司 「嗯」

镜 「嗯，还有件事，由岐」

由岐 「嗯？」

镜 「谢谢」

由岐 「哦？」

司 「啊哈哈……姐姐真是太不坦率了……」

司 「那么等到社团活动结束后再见了」

由岐 「嗯……等会在体育馆会合行吧？」

司 「嗯，我会跟姐姐说一下的」

镜好像打起了一点精神，跑向体育馆。

虽然只有这些话，但要是能让她们打起精神就好了……。

由岐 「司你们今天不用参加社团活动吗？」

司 「要啊～。剑道部今天也有社团活动」

由岐 「剑道部就是说……那个吧。镜和司，你们两个都要参加社团活动吧」

镜 「当然啦……我可是部长。司都参加了我怎么可能不参加」

由岐 「是吗……那么我是这样想的」

镜 「想什么？」

由岐 「我会一直等到若槻姐妹社团活动结束后……想这种事」

司 「为，为什么？」

由岐 「今天的谢礼吧。嘛，不让你们稍微见识下像以前的王子大人作风可不行」

镜 「喂……你是女的啊」

由岐 「嗯？对镜来说王子大人只能由男的担当吗？」

镜 「诶？」

镜 「没，没有……那种事……  
你在问些什么啊！」

由岐 「没有哦」

由岐 「我虽然学习上是不行，但仍旧比普通的男人更厉害，这点你们也是懂的吧」

司 「嗯，但我们现在也是相当厉害的哦。只要有竹刀的话」

由岐 「嗯，我懂我懂。但是一起走的话也能安心不少吧？」

司 「嗯」

由岐 「镜是怎么想的？」

镜 「我，我是……怎样都无所谓啦……」

由岐 「那我就去随便打发下时间喽」

司 「那么社团活动结束后再见」

由岐 「嗯……结束后在体育馆会合行吧？」

镜 「差不多该走了，司」

司 「嗯，再见，由岐」

好了……该做什么好呢……。

虽然我嘴上那么说，但说实话也没有什么要做的事……。

其实啊，因为我逃课了嘛……啊哈哈哈哈。

由岐 「到底该做些什么好呢……」

由岐 「打发时间的方法也没几个啊……」

由岐 「总之先去屋顶吧？」

由岐 「……咦？……彩名同学还在啊……」

由岐 「彩名同学～」

彩名 「……」

由岐 「在做什么呢～？彩名同学」

彩名同学在注视着什么。

虽然如此，但她视线的前方什么都没有。

只有天空跟漂浮在上面的白云而已。

由岐 「能看到什么？」

彩名 「天空」

由岐 「那是当然的啦……我问的是能看到什么样的天空？」

彩名 「……」

彩名 「水上同学……」

由岐 「嗯？干嘛？」

彩名 「你……认为死后会变成怎样？」

由岐 「……」

真突然啊……嘛，毕竟发生高岛同学自杀这种事，会有这想法也不奇怪……。

由岐 「谁晓得呢……我没有死过所以不太清楚」

彩名 「没有死过？」

由岐 「……怎么了，干嘛突然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啊」

彩名 「呵呵，没什么……」

由岐 「你在搞什么啊……」

彩名 「只是……突然想到，自己没死过这种事…谁又能真正确定呢……」

由岐 「……」

在说什么啊……这个女生。

没死过这种事…有谁能真确定？

那个是……理所当然的吧……要是死掉的话现在就不可能还活着吧……。

彩名 「……」

音无彩名还是老样子微笑的看着我。

真是莫名其妙的家伙……。

由岐 「要是死掉的话，现在的我就不可能活着吧？」

由岐 「活着这件事难道不能证明没有死过吗？」

彩名 「未知生，焉知死……」

由岐 「尚未理解何为活着的证明……又怎么能说理解什么叫死呢……对吧」

彩名 「水上同学真是博学……」

由岐 「才不是……在祖父家里经常被逼着读这种……论语之类的都经常要我大声朗读」

由岐 「这些先放一边……那是什么？」

彩名 「终之空」

由岐 「哈啊？tsui no sora？」



由岐 「……」

对之空？对……。

由岐 「那是什么？」

彩名 「我所看到的……」

由岐 「话，话题真跳跃呀……彩名同学」

彩名 「只是话题回到最初而已……没有跳跃」

最初是问看到些什么……这不是我问的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没错……。

由岐 「……」

我也望向彩名同学视线的前方。

普通的天空……。

很蔚蓝……，什么都没有的天空。

就这样而已。

由岐 「……」

彩名 「怎么了，水上同学……」

由岐 「才没什么怎么了……」

彩名 「看不到吗」

由岐 「不是什么看不看得到，那只是普通的天空啊……」

彩名 「……」

彩名 「能看得到哦」

由岐 「诶」

彩名 「总有一天水上同学也能看得到的」

由岐 「……我果然还是搞不懂彩名同学的笑话」

彩名 「……」

彩名 「是吗……」

话音刚落，彩名同学又开始望向天空。

话说tsui no sora到底是……。

……又是这个人独有的莫名其妙的笑话之类吧。

话说回来……。

彩名同学想说的是什么呢……，果然是关于高岛同学自杀的事吧……。

由岐 「……」

由岐 「嗯……」

怎么了……总觉得……有点头晕……。

由岐 「话是这么说……但也不知道要去哪啊……」

由岐 「差不多该走了……」

也不知道该去地方才好的我……，

脑袋空空的四处闲逛。

然后……。

由岐 「……3班的教室」

这里是高岛柘榴同学的教室……。

无人的教室里，只有一张桌子上放着花瓶。

虽然在电视跟漫画里有见过……没想到真的会做这种事啊……。

边想着这种事，我边靠近放置着花瓶的座位。

由岐 「原来如此……就是说这里是高岛柘榴同学的座位啊……」

由岐 「……」

「力量……分一点……给你……」

由岐 「……」

由岐 「……咦……」

什，什么？

总觉得……有点头晕……。

「你在做什么啊」

由岐 「哦？」

由岐 「你，你是？」

「你在说什么啊……才不是“你是？”……你是隔壁班的水上同学吧」

由岐 「是那样没错……」

「你在高岛同学的桌子面前干什么呢？」

由岐 「来参观一下」

「参观是指……你……」

由岐 「其实我遇到过自杀前一刻的高岛同学……」

「诶？和高岛同学？」

由岐 「嗯，昨天傍晚，在衫之宫遇到过」

「你，你是高岛同学的朋友？」

由岐 「啊，不是，也算不上是那种关系……只是跟她说了些话，有点在意就过来这边看看」

「诶？跟她说了些话？」

由岐 「嗯」

「说，说了些什么？」

由岐 「为什么你这么在意？」

「哈？你，你在说些什么呢？」

由岐 「你是高岛同学的姐姐吗？」

「……」

「你……不记得我了吗？」

由岐 「对……你是谁？」

瀬名川 「你是笨蛋吗，我叫瀬名川唯！  
是这班的班主任，还兼教你们班数学的！」

由岐 「呜！」

由岐 「难怪……」

瀬名川 「难怪……你个头啊……真是的……」

由岐 「总觉得有在哪里见过……我还以为是高岛同学的姐姐呢……」

瀬名川 「我可不觉得高岛同学跟我很像……」

由岐 「是那样吗？」

瀬名川 「哈哈……先不说那个，你跟高岛同学说了些什么？」

由岐 「没什么……怎么说好呢……」

磨豆腐之类的，世界终结之类的……。

又不能说出口……。

由岐 「感觉上是有有点莫名其妙的对话」

瀬名川 「莫名其妙的对话？」

由岐 「就是天空满溢不安的言语之类的……高岛同学要保护世界了  
哦Yeah～之类的……」

“Yeah～” 这种话应该是没说过……。

瀬名川 「……」

由岐 「怎么了吗？」

瀬名川 「啊，是，是那样啊……原来如此……」

由岐 「有帮上您的忙吗？」

瀬名川 「啊，是呢……对于高岛同学，死亡之前情绪不安定这一假设……应该能成为很好的证明吧」

由岐 「死前情绪不安定……」

瀬名川 「比起这个，你又不参加社团活动，为什么会待在这种地方」

由岐 「不……刚才不是有跟您说明过嘛……」

瀬名川 「总，总之，能请你离开这间教室吗……」

由岐 「哈，哈啊……」

就这样我被赶出了教室。

瀬名川唯老师吗……话说回来，教我们数学的原来是那种人啊……。

是隔壁班的班主任啊……。

由岐 「总之事情这下麻烦了吧……」

自己班里的学生自杀了，这可是个大问题……。

要是欺负事件爆料出来的话，真的有可能变成媒体蜂拥而至的大骚动……。

由岐 「她的神经绷得很紧吧……真可怜……」

我就这样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

我现在……身体情况有点糟糕吧……。

总觉得头很晕……。

由岐 「呼……什，什什……起立晕眩吗？」

身体摇摇晃晃的我，穿过中庭……来到校舍后面。

由岐 「哦哦，随便乱走，结果竟然走到旧的那个游泳池啦……」

由岐 「话说回来，这里准备什么时候拆掉呢……」

好像是，去年我们学校完成了一个大型的改修工程。

多亏那个改修工程，体育馆焕然一新，并且在那里建造了个巨大的室内游泳池……，

于是这里的游泳池没人使用，明明是大夏天却连水都没放。

由岐 「没有放水的游泳池，真是大煞风景呀……」

由岐 「明明也没有闲置很久啊……却犹如废墟一样……」

虽然这么说，但游泳池的下水龙头应该是关紧了吧，四处都有些积水。

由岐 「不再使用了所以就不进行保养，这样也可以吗……!？」

由岐 「咕……呜呜……」

由岐 「呜哈……止不住的头晕……」  
怎么了……今天身体不舒服吗……。  
真的感觉不在状态……。

由岐 「嗯？」  
有人的气息。  
我想转向那边……好像有谁从游泳池地基旁边爬出来。

由岐 「哦」  
在转过去的瞬间，眩晕蜂拥而来。  
看到的東西閃爍不定最後變成一片空白……一瞬间甚至不清楚面前的人到底是谁……。  
視野恢復原樣……真的是身體情況有點糟糕吧……。

由岐 「真是偶然啊……你好像是……间宫卓司君对吧？」

卓司 「你，你是……水上同學……」

由岐 「為什麼卓司君會在这种地方？」

由岐 「倒不如說……你是從哪里出來的……」

卓司 「诶？啊？诶？」  
间宫卓司遇到我好像非常慌乱。

由岐 「為什麼……你看到我这么慌张呢？」

卓司 「没，啊，诶」

由岐 「还有，你为什么会从那种地方出来？」

卓司 「不，那个，去捡钱包」

卓司 「钱包掉到游泳池旁边了」

由岐 「钱包？」

卓司 「嗯，就是那样的。钱包掉下去了……啊，我有急事……那么，再见」

由岐 「啊……」  
间宫卓司像逃跑一样消失了。

由岐 「那家伙怎么了……」  
简直像是在避开我一样嘛……，  
嗯～。  
间宫卓司……。  
之前也有遇到过吗……。

明明至今为止都跟他没有任何交流的啊。

那个人也是跟我是同一个班级的吧……却几乎没见过面。

嘛，我是因为经常逃课，那个人也经常请假休息。

看来他也和高岛同样一样，被班级的同学们疏远。

也许有可能是受到欺负……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那个人……对高岛同学自杀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呢……。

由岐 「好了……我也去别的地方吧……」

由岐 「去哪好呢……例如说……办公室」

不可能吧……。

由岐 「因为我毕竟逃课了。去职员室有点不妙吧……而且也没有什么要紧事……」

由岐 「碰到各位老师的话会受到什么说教呢……不过基本上都是什么都不说吧……」

这就是身为差生的轻松之处……因为完全被放弃了……。

由岐 「去哪好呢……例如说……体育馆之类的……」

去年才刚改建好的体育馆里，有剑道场和弓道场，各种东西。

当然镜所属的剑道部也是在体育馆进行社团活动。

由岐 「体育馆的话应该能打发时间……毕竟有很多东西吧……」

由岐 「去看一下吧……」

去体育馆的途中，发现头上长着两根触角的女生的背影。

由岐 「Hello～镜？ Nice to meet you～我乃是外星人的说」

镜 「干嘛啊……」

应该是要去换衣服，把体操服跟竹刀夹在腋下的镜很不爽的慢慢转过来。

由岐 「为什么反应那么冷淡啊」

镜 「被那种冒牌外国人般的打招呼叫住，不冷淡都不行……」

由岐 「我都说是外星人啦」

镜 「呼……那你找我什么事？」

由岐 「我也是努力做了很多事的，却怎么对我这么冷淡」

镜 「虽然确实是在等我们……但你这看上去不是闲得要命吗……根本称不上有在努力吧」

由岐 「才没那回事！努力的……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然后看准时机，坐下去站起来……然后进一步的……」

镜 「你是哪里来的老人啊……」

由岐 「不，我还很年轻哦……」

镜 「别那么一脸认真地回答我……」

镜 「呼……对不住啦……毕竟你是在等我社团活动结束」

由岐 「没事。是我喜欢才这么做的，不要紧」

镜 「……」

由岐 「为什么要脸红啊？」

镜 「别老是问问题啊！」

由岐 「喵，喵啊！别乱挥竹刀啊」

女子校生 「喂～」

由岐 「快看，快看……你同伴在叫你了……」

镜 「啧」

由岐 「干嘛要咂嘴……」

镜 「没能干掉呢……」

由岐 「太，太吓人了……」

……。

……………。

……………。

由岐 「终于……到这种时候啦……嘿咻，差不多社团活动也快结束了吧……」

虽然想了很多办法打发时间……但果然不管走到哪，学校里的每个地方都让人感到不自在……。

然后就在无人的屋顶上，继续读起书来。

是本刚好可以用来打发时间的罗嗦书籍。

由岐 「……好了」

正准备前往体育馆，“今天的社团活动是基础练习！记住了没？不是体育馆而是操场！去了体育馆我们也不在的！！”突然想起有听到过很像镜的风格的忠告。

我很快就按照忠告来到操场……但是。

司 「啊，由岐」

一发现我的身影，司就马上跑了过来。

司 「啊哈哈哈哈……真的等到现在啊」

由岐 「不，应该也不是并没有等得不久啦……」

镜 「按照由岐的作风，反正肯定是在睡觉吧……」

先生 「要开始反省会了哦～！集合～！」

一听就像是社团顾问老师的声音在操场响起。

听到这声音的镜和司慌忙跑过去。

离开的时候司只是动了动嘴唇，对我说了声“抱歉”。

我把手举起来向她示意“不用在意”。

反省会吗……看样子也已经换好衣服了，嘛，应该很快就会结束吧。

靠在校舍墙壁上，在这里等到结束吧。

……。

由岐 「哇」

彩名 「……」

由岐 「原来是彩名同学啊……」

彩名 「……嗯，是彩名同学哦」

由岐 「彩名同学都这种时间了还待在学校干什么呢？我还以为像你这样的人早就回去了呢」

彩名 「像我这样的人还待在学校里哦……」

由岐 「是这样啊……」

彩名 「啊……」

由岐 「嗯？」

镜 「结束了哦」

司 「那么回去吧」

由岐 「啊……」

由岐 「咦？」

由岐 「……」

音无彩名同学不在了……。

镜 「怎么了吗？」

由岐 「啊……不……什么也没有……」

本来还想向两人介绍一下彩名同学的……她还真是神出鬼没呀……。



由岐 「到了……本站是若槻家门前和水上家门前哦，两位……」

镜 「那个呀……由岐」

由岐 「嗯？」

镜 「抱歉……总觉得……今天给由岐添了许多麻烦……」

由岐 「说什么啊，才不是麻烦呢～」

镜 「但是，多亏了有你在……我和司才能这样这样和平时一样度过……所以呢……谢谢」

由岐 「……」

镜 「啊啊啊啊，别再多说什么多余的废话了。偶尔也来个心情愉快的结尾吧」

镜 「我偶尔也是会……想以普通的跟由岐道谢来做收尾……」

由岐 「……呵呵……我知道了」

司 「谢谢你……由岐」

镜 「今天真的很谢谢你，由岐」

由岐 「哈哈哈……要想道谢的话，明天就用女孩子样的方式来叫我起床」

由岐 「那么粗暴的话是不会受到男孩子欢迎的哦～」

镜 「那种事都无所谓啦。比，比起这个你才是，多有点女孩子样啊」

由岐 「哈哈哈，我是没关系啦。因为我对男人没兴趣啦。让女人味什么的喂狗去吧」

镜 「……是这样吗？」

由岐 「怎么了？」

镜 「不……没什么……再见」

司 「啊，姐姐。  
那么今天辛苦你了。由岐」

由岐 「……」

由岐 「……呼……」

由岐 「自杀……」

由岐 「高岛柘榴……」

由岐 「那个人会……」

应该跟那件事没关系吧……。

那件……。

之前发生的城山翼坠楼事故……。

……。

由岐 「啊哈哈……想那么恐怖的事会搞得自己也害怕起来，还是别想太多……」

对……。

世界上，那么可怕的事发生在身边谁受得了……。

高岛同学的自杀……。

还有城山翼的坠楼事故是毫无关联的……。

只是两件很罕见的事件偶然连续发生而已……。

城山翼的坠楼死……跟这个没关系。

必须要是这样才对……。

7月14日

*Down the Rabbit-Hole II*

女子校生 「因为……对吧」

女子校生 「但是呀……那终究只是传闻吧？大抵上那种事呀」

女子校生 「嗯，那种事从很久以前开始就经常有人说了吧？」

女子校生 「是预言吧？就是那一类的东西吧」

女子校生 「我听爸爸说过，很久以前流行的故事。好像是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之类的……」

女子校生 「所以都说了这才不是预言……」

女子校生 「如果不是预言那为什么能看清未来？」

女子校生 「虽然我不太懂里面复杂的原理……」

女子校生 「但看上去觉得很有科学依据啊」

女子校生 「那个……叫啥Web……robot啥的」

男子校生 「是Web Bot Project吧？」

女子校生 「嗯，就是那个。你很清楚嘛」

女子校生 「到底是什么呀，那个Web Bot Project……」

男子校生 「好像是能收集网络上谈话的一种软件……听说不管是什么东西的未来都能预测」

嗯～……Web Bot Project啊……。

我呆呆的听着班里同学的谈话。

学校里竟然会出现这种话题呀……

虽说那种事也只是停留在传闻程度……。

好像收集网络上的资料的软件，听说它会根据收集到的资料，而能够读出人类的潜在意识。

虽说不知道是谁因为什么理由制作出那种东西……但这东西原本好像是为了预测股票涨跌而制造出来的。

要说为什么预测股票涨跌需要那种软件那说明起来就很麻烦了……。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1950年代后，与经济学、会计学、数学、工学……各种学问领域相接而形成的金融工学。

这个金融工学，被美国的投资银行全盘吸收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速发展，

从80年代后半开始，可以说全世界的宇宙工学家和数学家等天才们都集中到了华尔街。

精密的风险管理，复杂的金融衍生商品。

天才们将经济这一魔物逐渐逼入笼中……。

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几乎完全的驯服了经济这一魔物，并且获得了阉割魔物的凶性，而肆意使用其无穷无尽的力量方法。

只留下些许特例……。

但是……，

就算这一特例，也被天才们封进了包含有「例外」「异例」「矛盾」等意思的anomaly这一词语中。

anomaly有「虽然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但可以根据经验来理解」这种意思。

这个词语解释了与理论值的差异所引发的一连串模式性的情况等。

利用精密的理论，以及经验将其变为能够掌握的模式。

借此，魔物被完全的封印住了。

这等同于人类获得了贤者之石……本应该是这样的。

……。

就在这时就出现了这件事。

下面由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先生来为大家解说。

HAHAHAHAHAHA!

向YOU们提个问题NE。

美国股票市场中著名的指标S&P500!

(等你们问“这啥?”的时候我再说吧)

赚到在过去50年里,

它涨幅的一半,

需要多长的?

时间啊, 来SHOW!

好了, 要多久呢?

由岐 「果然由外国人来说很难听懂呢……」

由岐 「为了不让你误解简单来说呢」

由岐 「美国股票市场 50 年的历史中, 要赚到至今为止全部收入的一半, 需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赚得到呢?……就是这样」

非常正确～。

只需要10天哦～。

只需要股票表现出极度高涨的从上往下数10天里的价格起伏～,

甚至能占到未来50年内一半的上涨幅度～。

实际上这异常数值也确实被人当成是特例。

然后将这个特例当作不可能经常发生的事情而忽视掉。

因为, 那在理论计算上, 实在是太太太过于特例了。

到底有多特例呢?

这个嘛……例如就是「10个标准偏差份的现象」吧?

这么说鬼听得懂啊。

因此就用我们非常熟悉的话来重新说明一下吧……。

差不多就是「宇宙的历史重来几遍也只会发生一次的特例」。

这个特例在在数百亿年中也只会发生一次!

那么无视掉也没关系吧?

诶?

你说“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才是正确答案。

这句「10个标准偏差」, 其实是作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天才所创立的公司在破产时所说的牢骚话而出名的。

97年因Black-Scholes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个天才创立了名为LTCM的对冲基金。

这个巨无霸对冲基金一直赚到纯资产总额70亿美元。

但是，由于俄罗斯国债的拖欠（是指原本能支付的钱支付不了）而让人大跌眼镜的破产了。

那时，天才发了这句牢骚「因为发生了宇宙历史重来几遍也不会发生的特例，所以破产也是无可奈何的！」。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嘛，老实说详细的缘由我也不清楚。

但是，有件事即便不是天才（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因为不是天才）也能懂。

那就是经济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

就是这样。

以不合理的灵魂推动经济……，

“Animal spirits ”

顺便说下这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词语。

因为，有个学者曾经调查过，在金融工学上30万年间也不会发生过一次的大幅度变化，实际上在过去88年间的纽约市场中就发生过48天。

跟计算差太多了吧。

确实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话，从几率上来说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名为经济的舞台突然被拉到特定的方向上，那也不是特别不可思议。

因为，人类不可能做出完全合理的决定对吧。人类可是偏见的集合体哦。

因为世间就是这样的嘛。

例如说，不是有很无聊的外行小说，因为大家都在读，不知不觉间就成为销售榜首位，不知不觉间就被拍成电影……不知不觉间就形成一股风潮的吗。

本来以为世间好像是偏左的，不知不觉间不知为何就变成偏右的，不知为何觉得啤酒没红酒好，红酒没日本酒好，日本酒没有烧酒好啥的……（好像逐渐跑题了）

不知为何Crystal!

也就是说，这个特例，只不过是因为大家单纯的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毫无来头的想法与经济扯上关系了不是吗？就是这样吧。

大家对几率有时过高评价，有时又随意的过低评价……真的超级随心所欲的……。

话题有点偏了……从现在开始才是正题。

那样的话，只要解明这个“心血来潮”的话，这次能否真正的驯服经济这一魔物呢？

只要能明白大家的“心血来潮”就行了吧。

该怎么办才好呢？

果然还是麻烦心理学家吧，只要研究清楚人类是怎么进行选择和行动的就行了吧？

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吧？不能把它应用在经济上吗？

竟然真的存在认真研究这种事的经济学派（行为经济学）！

但这是很艰苦的工作！

那是因为呀，要将无法理论化的“anomaly”驯服成理论性的东西……那自然是非常困难吧。

但是，有没有用更天马行空的方法，来揣测群众的深层心理呢？

这时就轮到网络了。

人们的日常会话……只要探索散落在广阔的网络世界中的人们的话语……或许就能够明白这个“心血来潮”了吧？

以前的话也许是不可能……因为没办法听到所有人的话语……。

但是，现在的话就能听到大家的声音了。

从大家的声音中……也许能够捕捉到群众自身的心底里的想法。

或者是……从网络这一表层来了解人类其本身的深层心理。

因此，有人提出了Web Bot Project。

这东西能够将最新的经济学无法预测到的事态，通过随机收集散播在网络中的单词，而计算名为感情值的神秘的值。

从计算中得出来的答案……就是未来经济上有可能发生的事……也就是预言。

可以这么说，这个Web Bot Project，是可以将经济学家不断无视的特例、不可知，连这样的“anomaly”都可以从人们的潜在意识中预测出来的万能神软件！

好厉害！

真的非常厉害！

也太假了吧……。

女子校生 「什么都能预言出来？」

男子学生 「好像是那样」

对于这些如我所料的对话……我暗自偷笑不已。

什么都能预言呢……。

真是可以称作 $\pi$  申软件了……。

女子校生 「对对，听说人类是有共通的无意识的」

女子校生 「共通的无意识？」

女子校生 「嗯，是个很了不起的学者发现的哦……叫做……」

男子校生 「是C.G.荣格……。普遍性的无意识对吧」

女子校生 「那是什么？」

女子校生 「都说了，是指人类共通的早已存在于心灵深处的东西哦」

女子校生 「那东西怎么了」

女子校生 「就是说啊，人类拥有的潜在意识早已经知晓世界会发生什么事了」

女子校生 「诶～……是这样啊……感觉有点害怕起来了……」

男子校生 「比如说啊，患上重病或是遭受事故之前，奶奶或是什么人会站在枕头边这一说法吧」

男子校生 「那个实际上就是自己的潜在意识已经察觉到情况不妙，在发出警告啊」

女子校生 「对对，跟那个一样，人类灭亡之时已经被大家在无意识层面上知晓了」

女子校生 「这些倒是能明白……但那什么robot的预言都说中了吗？」

男子校生 「嗯，美国2001年的炭疽杆菌恐怖袭击，2003年东海岸的大停电，2004年印度尼西亚地震海啸导致30万人遇害，2005年的飓风卡特里娜灾难等数不清的事件都有过预言」

女子校生 「是，是那样啊……总觉得有点诡异呢」

女子校生 「那个Web robot啊。预测出今年会发生重大事件哦……」

男子校生 「不，不是robot是bot啦」

女子校生 「发生什么？」

男子校生 「据说人类即将面临最近发生的惨案的顶峰呢」

女子校生 「惨案的顶峰指的是？」

女子校生 「世界的……终结」

女子校生 「世，世界的终结？」

女子校生 「对……这是预测到的事」

女子校生 「世界的……终结……怎么会」

女子校生 「据说会被不安的言语充满」

听到这些话……我停止偷笑。

由岐 「……」

由岐 「被不安的言语……充满」

女子校生 「被不安的言语充满？」

女子校生 「对，网络世界中，会被非常多的不安的言语充满哦」

柘榴 「漫天的不安的言语……」

女子校生 「然后……据说那份不安会被众多的言语所接受」

女子校生 「简直就像网络在接受它一样……」

女子校生 「什，什么呀。虽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有点太过可怕了吧？」

女子校生 「嗯……但是呢。好像就是那样哦」

女子校生 「那个简直就跟走向死亡的人的内心一样……就像Web robocon用数  
据显示的一样」

女子校生 「跟走向死亡的人一样……」

男子 「还有…是Web Bot……」

接受一切不安的心灵……。

那是跟走向死亡的人一样……。

那是……。

柘榴 「漫天的不安的言语……」

柘榴 「它正被逐渐接受……」

柘榴 「世界在……」

柘榴 「不安的言语……还有将其接受的世界……」

柘榴 「你知道那跟什么很像吗？」

柘榴 「即将死去的人的心灵……」

柘榴 「因此……世界将会」

女子校生 「世界会终结吗？」

女子校生 「都说了啦……」

昨天明明还对高岛同学自杀的事谈得起劲，今天一大清早又说着什么  
世界终结……。

话题也太跳跃了吧……。



本来的话我是会对那些话一笑了之的……。

由岐 「……」

但是，其实我的内心一点都笑不出来……。

柘榴 「所以……世界将会」

柘榴 「终结……」

我尝试去不去深想那些话的意思……因为那是太过出人意料，太过愚蠢的发言……。

但是那些愚蠢的发言实际上一直残留在我耳边……。

世界的终结……。

我把这些话当成……，

『她的世界将要终结……』

也就是说，我把那些话当成是意味着她即将要自杀。

不知为何……是那样理解的……。

倒不如说……我是想要那样理解。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深处……连我自己都忘记了的某种东西，告诉了我那些话的危险性。

那就是被称为深层心理的部分。

那部分好像能理解高岛同学话里的含义……。

不知为何我的内心深处有点烦躁不安。

跟自己不是没关系……不知道什么人在我内心深处这样低语着……。

有那种幻觉……。

由岐 「不，不对……这种只是凑巧，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诡异的事……哈哈」

由岐 「嗯？什么？」

司 「那个～由岐」

镜 「等一下，司，你」

司 「呀」

由岐 「什，什么？怎么了？」

司 「那个～由岐」

镜 「司！你」

司 「喵啊……」

由岐 「什么？到底怎么了？」

镜 「跟，跟你没半点关系……不，不用在意……」

司 「由，由岐……」

司倒在地上好像说着什么。

由岐 「什，什么？」

司 「由岐……这包裹……」

由岐 「包裹？」

镜 「哎？」

说着司将一个被包袱皮包裹的什么东西递给我。

镜 「等一下，那个是你」

镜 「哇。司」

司抓住镜的脚让她停止前进。

镜 「哇，司。快放开我」

司 「才，才不放开呢」

镜 「司」

司 「咕呜呜呜」

由岐 「……」

一直都对司那么温柔的镜，却很焦急的在踢开司。

然后平时都对姐姐很顺从的司，不管是被踢被踩，都不听镜的话。

好厉害……真是少见的情况。

由岐 「那，那个……司？」

司 「不，不用在意我……赶快把那个打开……」

由岐 「不是……我并不是在介意司的事……」

镜 「不，不行」

由岐 「……」

我有点困惑的打开了那个包裹。

然后……。

由岐 「便当盒？」

司 「是，是姐姐做的哦」

由岐 「哈啊……」

司 「是由岐的」

由岐 「不对……又不是我的便当盒……」

司 「不是，是姐姐为了由岐做的哦」

由岐 「哎？」

镜 「不，不是……」

镜 「不是……不是的……那个……那，那个是」

由岐 「什么？」

镜 「由岐不是很喜欢高o吗？」

由岐 「为啥是？o达？」

镜 「就，就是说啊。把这个盒子……要是插进你的高o里，就能让它的速度变成现在的三倍」

由岐 「把便当盒插进去变三倍？！也就说这是提o雷便当？」

镜 「那，那是谁？」

由岐 「不懂就别用那个捏它啊……」

司 「姐姐」

镜 「呜……」

镜 「……」

镜说的话感觉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实在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由岐 「那个……镜……」

镜 「由岐……午饭呢？」

由岐 「还没买，怎么？」

镜 「是这样啊……听说车站前新开了一家很好吃的意大利面店哦」

由岐 「哈啊……」

镜 「午餐时间据说有卖午餐哦」

由岐 「哈啊……嘛，要是午餐时间会卖晚餐那倒是挺厉害的……」

镜 「嗯，总之就是你现在赶快去买啊」

由岐 「……为啥？」

镜 「那，那当然是因为我吃饭的时候看到你那张脸就感觉不爽啊！」

由岐 「也太不讲理了吧」

司 「真是的。姐姐」

镜 「阳光好强……果然这种大夏天在屋顶吃饭有点勉强啊……」

由岐 「不要紧，不要紧，总之先闭嘴跟着我走……」

司 「哇～真舒服。竟然有这种地方啊～」

镜 「不愧是逃课魔的由岐……明明一直都在这间学校的，我却不知道有这种地方」

由岐 「这里的话就不会被阳光直射到……还有从森林那边吹来的凉风……真是好地方啊」

司 「嗯，不愧是由岐。课也不是白逃的呀」

由岐 「连司都说这种话啊……」

司 「啊，不是。是正面的那层意思哦。嗯，是在正面的意思上说你不是白逃课的」

由岐 「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司 「比起这个，先吃饭吧」

由岐 「也是呢」

由岐 「外表看上去让人觉得是个普通的便当」

镜 「你那说法是什么意思」

司 「不只外表，味道也很普通哦」

由岐 「我觉得普通是不行的……必须要好吃才行」

镜 「那，那个……当然……」

镜 「盯……」

司 「盯……」

由岐 「……」

由岐 「为什么你们在等着我吃呀……」

司 「啊哈哈……才没有在等呢」

由岐 「那为什么盯着我……」

镜 「烦，烦死了，快点给我吃啊笨蛋」

由岐 「笨蛋……干嘛非要这么说我啊……」

司 「那个呀……我猜姐姐也是在想着“合不合由岐的口味啊”才会看的」

镜 「才，才不是呢……我只是……要是你说难吃的话就准备揍你一顿……」

由岐 「是吗……那么放进嘴里的瞬间就要做好防御才行呀」

镜 「为什么是以难吃为前提啊……」

由岐 「嚼……嚼」

司 「啊……」

镜 「……」

由岐 「嚼嚼……」

司 「……」

由岐 「……」

镜 「……」

镜 「喂，你为什么在防御啊」

由岐 「啊哈☆」

镜 「不，不好吃的话就说清楚啊……怎么能什么都不说呢……」

由岐 「啊，这个嘛。开个玩笑，是开个玩笑」

由岐 「只是……」

司 「只是？」

由岐 「这是什么？」

司 「啊哈，那个是章鱼香肠哦」

由岐 「哦……那么～这个是？」

司 「那个是螃蟹香肠哦」

由岐 「那么……这个呢？」

司 「虾子香肠哦～」

由岐 「……为啥是虾子？」

镜 「烦，烦死了。给我快点吃啦。饭会冷掉的吧」

由岐 「……什么饭会冷掉……这可是便当啊」

镜 「烦，烦死了。别一直都在那罗嗦个不停」

司 「看，独角仙香肠，很可爱吧」

由岐 「独角仙?!」

镜 「是啊，有意见？」

由岐 「我是没意见……但一般都会对这种东西抱有疑问吧……」

司 「姐姐做了很多种哦……虽然都不太像」

由岐 「哦……原来如此……事后才给做出来的东西取了相近的名字，结果就是这副惨样吗……」

镜 「那，那么到底怎样呢……」

由岐 「什么？」

镜 「味，味道啊。难吃的话就老实说难吃啊」

由岐 「味道很好吃哦。让我大开食欲哦」

镜 「是，是吗？」

由岐 「只是形状有点……」

镜 「那，那个……对不起了……」

由岐 「啊哈哈哈哈，嘛，这样倒也不错。嗯，很好吃」

司 「由岐平时都在这里干什么呢」

由岐 「读读书，睡睡觉，让高o变成三倍速之类的」

镜 「什么啊……是想嘲讽我的态度吗？」

由岐 「啊哈☆」

镜 「是这样啊」

由岐 「就是这样哦……川崎先生」

镜 「由岐从过去开始就喜欢独自一人呢」

我的大叔的轻浮笑话被很普通的无视掉啦……。

不要在意，因为这是常有的事……。

由岐 「是吗？我并不是喜欢独自一人，只是讨厌跟很烦人的人在一起而已」

镜 「那种不就叫做喜欢独自一人吗？」

由岐 「是那样的吗……」

司 「因为由岐老是喜欢独自一人……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

由岐 「你是想说“我们本来以为自己很了解由岐的呢”吗？」

司 「也不是那样……最近的由岐我们一点都不了解……像这样跟由岐说话也变得很难得」

镜 「是啊……」

镜 「实际上……我们完全不知道由岐是带着什么表情在这里度过的」

司 「以前明明经常在一起的……」

由岐 「?!」

由岐 「呜……」

镜 「怎，怎么了？」

由岐 「不，没……没什么……」

刚才是怎么了……。

好像……视野有点模糊……。

司 「由岐……你身体不舒服吗？」

由岐 「不，不要紧……大概是昨天熬夜的原因吧」  
镜 「熬夜做什么事啊……」  
由岐 「那个嘛……」  
由岐 「在想着镜的事」  
镜 「哈啊？」  
镜 「你，你在说什么啊……为什么由岐会想着我的事啊……」  
由岐 「不……在回想那时的蠢脸……」  
镜 「什么时候的蠢脸啊！」  
由岐 「没……那张呆脸出现的几率相当多哦……」  
由岐 「别真的揍我啊」  
镜 「是你让我想真的揍你」  
司 「呜～」  
由岐 「怎么……司？」  
司 「我也一样……即便是蠢脸也行，能偶尔想一下吗？」  
由岐 「……司倒是没怎么露出过蠢脸」  
司 「……我……从今天开始练习蠢脸……」  
镜 「别做那种事……」  
由岐 「在想着司的事」  
司 「诶？」  
由岐 「想着蠢脸……」  
镜 「笨蛋啊你」  
由岐 「为什么是你打我啊」  
镜 「当然会打你啦」  
司 「……」  
司 盯着我。  
司 「呵呵……」  
由岐 「司小姐，干嘛突然笑起来啊……」  
司 「啊哈哈……抱歉。在想着……你还是跟以前的由岐一模一样……不  
由得」  
由岐 「以前的？」  
司 「由岐是带着什么表情呆着这里的呢……平时……」

- 由岐 「带着什么表情……应该跟平时没什么不同吧？」
- 司 「也许是那样没错……但那是同样的表情却是不一样的表情……我所不知道的表情」
- 由岐 「那是什么？」
- 司 「嗯，我自己也不太懂……但有那种感觉」
- 司 「正因为有这个地方，才会感觉由岐有着跟昨天一样的表情……」
- 由岐 「昨天？」
- 司 「啊哈哈……什么也没有」
- 司 「话说回来……」
- 司 「好像班里流行起意义不明的传闻……」
- 「毕竟是同一个班……嘛，司应该也有听说吧……。」
- 由岐 「嗯……虽然不太明白……但好像有不少奇怪的传闻……」
- 由岐 「嘛，那种肯定是一时的胡言乱语……大概就跟麻疹一样，大家马上就会厌倦这种话题的吧？」
- 镜 「不对……」
- 由岐 「不对？什么不对？」
- 镜 「他们所说的那些事情，就是那些人自己的一项证据……」
- 由岐 「一项证据……是什么？」
- 镜 「那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他们说高岛同学的自杀，是为了迎来世界终结而做出的准备……」
- 由岐 「……」
- 「我感觉到现在自己的脸绷得很紧。
- 虽然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话题……。
- 我尽可能用漠不关心的低沉语气回答道。
- 由岐 「嗯～，准备啊……要准备什么？」
- 镜 「据说这个月的20号世界将迎来终结……高岛同学为此必须要死……」
- 由岐 「必须要死？为什么？」
- 镜 「那我就知道了……」
- 由岐 「话说回来……20号世界将终结呢……」
- 镜 「嗯……」



由岐 「是这样啊……还真是急呀……那么这话呢，是谁说出来的？难道是生前的高岛同学这样说的吗？」

镜 「那倒是不太清楚……没听有谁说是听高岛同学说的……」

是那样啊……。

虽然高岛同学也对我说了许多很有深意的话……但却没听说20号世界将终结……。

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日期啊……。

司 「城山君的事也是……别人都说跟这件事有关联……虽然不太清楚……但好像并不是某人从高岛同学那里听来的」

由岐 「那是怎么一回事？」

司 「刚才说的话，其实好像是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由岐 「网络上？」

司 「嗯……虽然不太清楚，但听美羽说，大型匿名揭示板上有个我们学校的帖子」

由岐 「大型匿名揭示板……就是那个吧，被外国人带去新加坡的家伙对吧……」

司 「就美羽所见，听说在帖子里到处都是那种话题」

由岐 「是那样啊……那么是什么时候谁最先说出来的？20号世界将迎来终结跟高岛同学自杀是为此做准备的之类的」

镜 「美羽说她也不是很清楚……」

由岐 「但是，再怎么也说肯定有最开始的第一句吧？20号世界将终结，到底是谁最先说出来的啊」

司 「嗯……但那个帖子好像也只是因为有人把话题牵扯过来而闹的很凶……」

由岐 「牵扯过来……从哪里？」

司 「不太清楚……好像是写着学校的事情的地方，又好像是讨论超自然现象的地方……这个话题在各种地方蔓延开，哪里是开端就不太清楚了……」

镜 「开端吗……那个……应该是里揭示板吧？」

由岐 「里揭示板是？」

镜 「不是曾经有段时间闹出过问题吗……」

由岐 「啊啊……有一段时期在电视和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啊……」  
学校里揭示板……这个学校也有啊……。

嘛，确实有听说过好像全国有将近四万个学校存在里网站……这学校会有说理所当然也确实是理所当然……。

基本上，有加个「里」字的都容易让人想象是不正当的地方，但那只是指并非学校官方网站而已。

其本质也是由同一个学校的同学们聚集在一起的揭示板……，

但是……这样也过于足够了……。

据说那经常弄出诽谤中伤、欺负，有时甚至还成为犯罪的温床……。

因此有一段时期在电视和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

由岐 「原来如此……学校里揭示板啊……」

……既然有那种类似地下的场所的话……能在班里听到Web Bot Project这种词，也稍微可以理解了……。

会在班里听到那种只有一部分喜欢超自然的人才知道的词语让我很是惊讶……但这样就能理解了。

话说回来……。

由岐 「话说……这个月的20号也太急了……不是没几天了吗……」

镜 「感觉上……我好像听说过网路上之前就有这种话题」

由岐 「之前？」

镜 「嗯……7月20号世界将迎来终结的预言……好像很久之前就有人提起过」

由岐 「很久之前到底是多久？」

镜 「那倒是不太清楚……」

由岐 「那果然是高岛同学说出来的吗？」

镜 「那也不太清楚哦……因为我又没有看过那个里揭示板……」

由岐 「哦，那样啊……」

镜和司都没有看过那个网站啊……。

镜 「那，那个……这个是预言吗？」

由岐 「哎？」

司 「啊哈哈……昨天晚上跟姐姐说过……感觉好可怕呀……之类，如果这个是预言的话……预言会说中吗……之类」

由岐 「谁知道呢？我也不太清楚」

镜 「这，这样啊……」

由岐 「但那个与其说是预言……倒不如说叫妄想吧？」

司 「妄想？」

由岐 「嗯，就我所知，至今位置世界上出现的所有被称为预言的东西的全部都是妄想呢」

镜 「那，那是指……」

由岐 「是指没有说中过……因此今后也不会说中哦」

镜 「是，是这样呢……嗯，我也是那么相信的……」

司 「啊哈哈……由岐的话肯定会那么说的，昨天晚上跟姐姐这样说过」

……。

预言啊……。

不管是Web Bot Project还是谁的预言，预言这东西本身除了妄想就什么都不是。

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预测到这个复杂世界的未来的方法……。

仔细想想的话这种道理连小学生都知道。

虽然应该是知道……。

但人们经常将这个理所当然的道理遗忘。

理所当然的事就会变成不是理所当然……。

例如说……，

例如说……如果全世界的人类都相信灭亡的话……。

虽然那种事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有那种事发生的话，世界就会像他们想的那样毁灭掉说不定。

只要人类相信的话……，

在数学上几乎是是不可能的几率……数亿年，数百亿年这种规模才会发生的大恐慌……。

但在现实世界中，因为有人的心参与到其中，它就会在数年到数十年的短时间内出现。

Animal spirits。

毫无合理性的灵魂之群……。

人类过度的自信或过度的恐慌……这类东西会诱发那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态。

人类只要相信的话，那些事就是绝对可能发生的……。

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大恐慌和世界毁灭的距离实在太遥远。

不管怎么说，我并不认为全世界的人都会相信那种事。

很早以前名为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很流行，但当然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别说是世界毁灭，连什么大事件都没有。

因为大家并没有从心底相信过。

所以什么都没发生……。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发生能让大家相信的事件，那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有被封闭在密闭空间中的共同体相信了它的话……，

而且那不并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时代的某个人预言出来的，而是由于属于那个集团的某人的死而引发出来的预言……，

充满末日思想的狂热教团占据某处，然后集体自杀的事件并不少见……据说过去也发生过很多次那类事件。

20号世界将终结？

高岛同学连那种事都说了吗……。

至少，我只听她说了“世界将会终结”。

还是说……高岛同学并没有说过那种话……只是有人擅自将20号世界将会终结的谣言散播开来了呢？

就是说20号什么的是毫无根据的……，

不管怎么说，

都令人心里不舒服……。

镜 「由岐」

镜 「我说由岐，午休已经结束了哦」

由岐 「啊，啊啊……抱歉……」

我有点想找出真相……，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知道……。

女子校生 「我刚才看了一下，确实现在闹的很厉害啊」

女子校生 「都贴出链接了吧。在其他网站上」

女子校生 「嗯，写着关于Web Bot Project的」

男子生徒 「跟我说明的一样对吧」

女子校生 「那个是真的吗……」

男子生徒 「什么？」

女子校生 「那个Web Bot Project预言说这个月的二十号世界将会毁灭」

男子生徒 「你看过链接了吧？上面不是写着“确实显示出了那种资料”吧」

女子校生 「是那样没错……但我有点害怕……」

由岐 「请问啊……」

男子生徒 「嗯？」

男子生徒 「啊，水上同学」

由岐 「你这样的人就是笨蛋一号」

男子生徒 「那个……我不叫那种名字哦……我叫洁……横山洁」

由岐 「是那个名字吗？」

洁 「那个，水上同学……也差不多该记住我的名字了吧……毕竟是同一个班级的」

横山洁转过头来。

嘛，就是个无关紧要的同班男生。

长相一般。头脑一般。不合我兴趣。

反正我对男生也没什么兴趣就是了……。

洁 「真少见啊。水上同学竟然会跟我这种人搭话」

由岐 「其实我根本不想跟你说话啦……嘛，有事想问你那也是没办法的……」

洁 「水上同学有话想问我？呜哈，好光荣呀」

为什么这家伙跟我这么套近乎啊……。真恶心……。

由岐 「刚才说的Web Bot Project。那种能预言世间万事的网站是真的存在的吗？」

洁 「当然有的！」

由岐 「那个啊，是不是在说原理是自动巡视Web并收集各种情报，然后储存在数据库中以供搜索的Webbot？」

洁 「我想想……」

由岐 「那么那种东西就只不过是自动发布http，在获取某处的html文件后，随便搜索个关键字并保存在数据库中后，再抽取那个文件中的锚标签&

由岐 然后再一次获取那个锚标签所指向的html文件而已吧」

洁 「哎呀，我也不太懂啦……」

由岐 「简单的说，Webbot就是一种搜索引擎的机器人吧，比如Spider什么的Web Crawler什么的……」

洁 「那个……」

由岐 「做出那种预言的Web Bot Project到底是什么？那种东西存在于网络上的哪里？」

洁 「不是啦，虽然我也不太了解详细情况……但是好像在学校的里揭示板上成为话题了哦……」

由岐 「里揭示板……」

洁 「你知道这个学校有里揭示板吧」

由岐 「不……虽然不怎么了解……嘛，姑且是听过……话说你看过那个揭示板吗？」

洁 「嗯，当然有哦」

由岐 「那么能把那个揭示板的网址给我吗？」

洁 「可以是……但是不注册的话是看不到里面的哦，而且没有介绍人的话也连注册都不行」

由岐 「注册？明明是匿名揭示板？」

洁 「嗯，不那样的话岂不是没有里揭示板的意义了吗」

由岐 「原来是这样啊」

洁 「嗯，就是这样」

由岐 「嘛，算了，总之你先给我网址，而且还要当我的介绍人」

洁 「那你把手机邮箱地址给我。我现在就发过去」

由岐 「我没有那种东西」

洁 「哎？没手机吗？」

由岐 「我觉得你这种好像每个人都会有手机的问法大有问题……别以为每个人都会有手机啊！」

洁 「是，是这样吗？咦……原来是那样吗……」

由岐 「干嘛。没就是没有」

洁 「也不用再强调啦……话说大家都是用手机上那个网页的……搞不好根本没有人会用电脑去上吧」

由岐 「没问题的话总之发到电脑那里。我上网基本都是用电脑的」

洁 「哈啊……那你就告诉我那邮箱地址行吧……」

由岐 「嗯，给」

我立刻将自己的邮箱地址写在纸上递过去。

洁 「……」

洁 「这个是免费邮箱……」  
 由岐 「对啊。有意见吗？」  
 洁 「没有是没有……你就没有个正规一点的邮箱地址吗？」  
 由岐 「当然有。但是不想告诉你」  
 洁 「……呜」  
 洁 「我说啊……你是在求我办事吧」  
 由岐 「什么？」  
 洁 「因为是我来当水上同学的介绍人，就是说我们是朋友对吧」  
 洁 「好痛……」  
 由岐 「别奸笑着说这种恶心的话……那么？你想说什么？」  
 洁 「下次有个联谊……你要是愿意来的话我就当你的介绍人……」  
 洁 「嗯咕……」  
 由岐 「还记得吧……你们开学第一天骚扰我之后的下场……」  
 由岐 「我讨厌男人。再说这种无聊的话，我就把你的手变成跟你同伴们的  
 一样，这样也没问题吗？」  
 洁 「我的意思是，我需要你那身手……果然是要有高手在场才行啊」  
 哈？  
 为什么联谊需要打架厉害的家伙啊？  
 真是奇怪的家伙……。  
 由岐 「虽然不太清楚，总之我就参加你那个联谊吧……」  
 洁 「太好啦，自从城山死掉之后我们这边没有拿得出手的战力很让人困  
 扰的……」  
 越来越搞不懂了……。  
 为什么我要代替城山啊……。  
 城山是之前因事故死掉的白痴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话说回来……，  
 果然是学校里揭示板啊……。  
 根据刚才那些女生说的话，还有上面有贴着链接的说法来看……查起  
 来应该很轻松……。  
 由岐 「能查明白什么就好了……」  
 ……。  
 这事先放一边……，

据说学校里揭示板基本上都充满了对教师或学生的诽谤中伤……。

那么……我也应该被人写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总觉得……，

好害羞呀。

司 「由岐～」

由岐 「啊？啊啊」

镜 「呼……干嘛在那一脸呆样啊……才不是什么啊啊的……已经放学了啦」

由岐 「怎么会？我好像是睡着了」

镜 「你明明醒着吧……别胡扯啦」

镜 「……在想什么事吗？」

由岐 「是你在想什么事吧……」

镜 「哎？」

由岐 「你们两个都在想我的事吧……在感叹我是个多么好的女人之类的～」

司 「……」

镜 「好了。司去社团活动吧」

由岐 「无视？」

司 「那么由岐，你就先回去吧」

由岐 「……」

由岐 「嗯～……我还有点事要做，暂时还不回去」

司 「哎？」

镜 「……没事啦……不用那么担心我们也没关系……我们不要紧的……」

司 「是啊……总觉得很对不住你……」

由岐 「才、才不是特意为了你们才等在这里的呢」

镜 「那是什么？」

由岐 「镜的模仿」

镜 「别，别当我是笨蛋」

由岐 「脸颊好痛……」

司 「啊哈哈……」



由岐 「但是，真的是有个人的事情要做，嘛，想起来的话随时叫我。大概在你们准备回家的时候我还会在学校的」

镜 「……由岐你连手机都没有叫我们怎么找你啊……」

由岐 「谁晓得？」

司 「什么谁晓得呀……」

在意的事……。

有几件……。

高岛柘榴……。

我想稍微了解一下她的事情……。

由岐 「高岛同学的班级是在隔壁……」

安子 「啊，是水上学姐」

由岐 「啊，你是……」

由岐 「那个……」

安子 「呜～，差不多也该记住我的名字了吧」

由岐 「我明白了。现在就记住！」

安子 「这句话你之前也说过」

由岐 「是那样吗？」

安子 「是横山安子哦。是横山洁的妹妹」

由岐 「咦，那个，横山洁是？」

安子 「喂，跟你同班的哥哥你至少也记住一下啊」

由岐 「都说了今天会记住的」

安子 「别……你连同一个班级的哥哥都忘记了才叫奇怪呢……」

安子 「你看，不是有吗……骚扰学姐然后被揍了一顿的」

由岐 「啊，那个恶心男！」

安子 「那个……请不要在他亲妹妹的面前说恶心什么的……姑且还算是血缘关系所以感觉就像是在说我一样……」

由岐 「那么，那位横山洁的妹妹有什么事吗？」

安子 「你那说法是什么啊……请说出我的名字」

由岐 「那个……横山……」

由岐 「o克？」

安子 「不对！那根本不是女生的名字！」

由岐 「是横山o克子！」

安子 「不对啊！才没有叫那名字的女生呢。是横山安子请好好记住啊」  
由岐 「啊～对了……是这样啊……」  
安子 「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你还没记住的话就要你好看」  
由岐 「都说了今天会记住的」  
安子 「真的吗？」  
由岐 「交给我吧」  
安子 「……」  
由岐 「嗯？」  
由岐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镜都已经去社团活动了哦」  
安子 「……」  
由岐 「怎么了吗？横山的妹妹子」  
安子 「我要生气了哦。然后要捅你了哦。我的名字叫横山安子！」  
由岐 「啊啊，安子，嗯，我是知道的」  
安子 「你不是根本就不知道嘛……」  
由岐 「不要紧的。要相信前辈说的每一句话！」  
安子 「……」  
安子 「我从哥哥那里听说，水上学姐很博学」  
由岐 「嗯，我的头脑甚至连宇宙的真理都能掌握……」  
安子 「我的三围呢？」  
由岐 「从上到下胸围 1 0 0 腰围 1 0 0 臀围 1 0 1」  
安子 「我才没长得那么像骰子呢」  
由岐 「开玩笑的。其实是胸围 1 0 0 腰围 2 0 臀围 1 0 2」  
安子 「别……也没有那么魔鬼身材……的……」  
由岐 「你想问的就这些吗？」  
安子 「刚才是开玩笑的……」  
由岐 「什么么么么么么！」  
安子 「我搞不懂你为什么要对这句话生气」  
由岐 「我也是开玩笑随便说的」  
安子 「对话进行不下去了……」  
由岐 「我知道了。那么说真的，你想问什么？」  
安子 「世界会在这个月的 2 0 号毁灭吗？」

由岐 「……」

安子 「世界的终结已经接近了，这是真的吗？」

由岐 「……」

安子 「请告诉我！」

由岐 「为什么要问我？」

安子 「我听说跟高岛柘榴同学关系比较好的只有水上学姐一个……所以我想水上学姐应该知道真相吧……」

都说了我跟高岛同学关系没那么好……。

大家真爱乱说……。

呼……，

由岐 「嗯……说些正经的吧……」

由岐 「很久以前……为了将战争从这个世界上消除，人们聚集到了一起……并且将全世界的所有武器都集中到了一个地方……」

由岐 「然后呢……那些武器成为了一个生命体……」

由岐 「平时啊……是非常的暴力状态的生命体……却有着人型决战兵器的形状……」

安子 「你在说什么啊？」

由岐 「是非暴力机器人甘地的故事大纲」

安子 「谁懂啊！」

安子 「而且明明是非常的暴力状态的，为什么是非暴力机器人啊」

由岐 「遭遇敌人后，会变成非暴力状态哦～」

由岐 「系统非暴力！动力非暴力！非暴力！非暴力！非暴力！ALL非暴力！」

由岐 「非暴力机器人！出击！」

由岐 「就这样。以全部非暴力的状态出击」

安子 「会被打爆吧……非暴力肯定被完爆的呀！」

由岐 「嗯，一直都是单方面被揍」

安子 「……」

由岐 「那我反过来问你……世界为什么会那么快灭亡呢？」

安子 「诶？突然就回到正常对话了？」

由岐 「你在说什么啊，我一直都是很正经的」

安子 「刚，刚才不是一直在胡说八道嘛……」

由岐 「……头脑聪明的人说的话呀……就算是毫无关系的话，也埋下一条伏线，在最后的时候全部都会收回来哦……」

由岐 「我一直都是很正经的……从不胡说八道……」

安子 「是，是那样啊……那么刚才的非暴力机器人什么的也会变成最后的伏线吗……」

由岐 「那是当然！我跟某个只会把包袱抖的太大却没办法收回来的脚本写手可不一样！」

安子 「说，说的是谁？」

由岐 「保密☆比起这个，我们继续说刚才的……」

安子 「嗯，好像是世界会在20号毁灭……好像大家都在这么说」

由岐 「……所以你就相信了？」

安子 「因为，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么短时间内就有两个人死掉哦」

由岐 「……确实，或许学校里有两个人连续跳楼死亡是很罕见的事。但从这些事一下跳跃到世界毁灭也太奇怪了吧？」

安子 「有人说高岛学姐自杀的理由就是这个」

由岐 「……」

由岐 「高岛同学自杀的理由……你怎么能确定真的是那个？」

安子 「因为在里揭示板上传得沸沸扬扬，短信上也都传遍了」

这孩子也有看里揭示板啊……。

还有正在传播的短信？

由岐 「短信上都是怎样传的啊？」

安子 「……就是这个」

由岐 「这个……」

由岐 「呜?!」

わたしはしぬ事によりせんしとしてうまれかわりました

のはずでしたが

いたいです

からだがないのにいたいです

こんな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いたいです

なので

みんなしにます

6にちごにしにます

ぜんいんかならずしにます。

由岐 「呜」

由岐 「什么……这个？」

虽然是相当模糊的图片……但不会有错……这是高岛同学她们自杀现场的照片……。

是谁在做这种恶作剧……。

安子 「这个是……从高岛同学的邮箱地址发来的……」

由岐 「等，等一下……话说你跟高岛同学认识吗？」

安子 「不认识……根本没见过面……但是为什么那个人却发来短信了啊？」

由岐 「呼……那么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高岛同学的邮箱地址？」

安子 「因为……」

虽然不管怎么想这也只可能是恶作剧……但这孩子会慌张成这样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收到这么性质恶劣的照片任谁都会慌张。

由岐 「只有你收到这个短信吗？」

安子 「班里的女生……有好几个也是……」

由岐 「不是所有人吗？」

安子 「不是所有人……但是哥哥说他也收到了…」

那个男的也收到了啊……。

不过那个男的还说要联谊吧……脑袋空空的家伙一般都对可怕的事情有抵抗力吗？

安子 「学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由岐 「嘛，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冷静的思考一下不是很好吗？」

安子 「冷静？」

安子 「我才不需要什么冷静呢……我都害怕的……」

由岐 「那么我问一下，为什么死掉的高岛同学本人能发送拍下了自己的身影的短信呢？」

由岐 「这个镜头角度，不管怎么想都是从第三者角度来拍的吧」

安子 「那，那个是成为幽灵的高岛学姐将她所看到的光景原封不动的变成图片然后发送的……」

由岐 「原来如此……你的头脑还不错嘛」

安子 「里揭示板上是这么说的……」

由岐 「原来如此啊……那么为什么这张照片里面会照到拍这张照片的人的影子呢？」

安子 「诶？」

由岐 「那时是傍晚所以影子有点长吧……你仔细看一下，正好从镜头的位置开始有个伸长的人影」

安子 「那，那个是……高岛学姐的幽灵的影子……」

由岐 「幽灵真的有什么影子吗……而且这个人的影子看起来不是长发吧……高岛同学是长发哦」

安子 「啊……」

由岐 「虽然轮廓确实有点模糊……但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短发的……」

由岐 「再怎么想也只是刚好路过高岛同学自杀现场的人带着玩玩的心态拍下照片，然后用在了恶作剧上吧」

安子 「但，但是邮箱地址里面有高岛学姐的名字……」

由岐 「只不过是將takasimazakuro写在邮箱地址里而已……这种伪装很简单就能做到。要不我把我的邮箱地址改给你看看？」

安子 「但是……」

由岐 「嘛嘛，你就放宽心啦」

安子 「什，什么……」

由岐 「因为我会调查的」

安子 「哎？」

由岐 「不用放在心上，就算不跟你约定，这件事我本来也会准备调查的」

安子 「是，是这样吗？」

由岐 「嗯」

安子 「你真的……肯调查这件事吗？」

由岐 「嗯，交给我吧」

安子 「有调查出什么吗？」

由岐 「那种事情不调查看看怎么知道」

由岐 「总之先把那条短信转发到我的电脑上行吧」

安子 「诶？不是发到手机上吗？」

由岐 「嗯，因为我没有手机嘛」

安子 「这种时代……还真是稀罕呀……」

由岐 「啊啊……也许是那样没错……但是也是有这种人存在的」

由岐 「总之，世界不可能不久之后就毁灭……你要认定这种事实实在是太荒谬了」

安子 「嗯……我知道了……好像是给你添麻烦了啊」

安子 「好，我去社团活动了」

由岐 「……请加油啊～」

横山的妹妹啊……好像是剑道部吧？

那么就跟镜和司是同一个社团吗？

安子 「……那个」

由岐 「什么？」

安子 「那个刚才的伏线是什么？」

由岐 「……啥？」

安子 「非暴力机器人甘地啊。按照水上学姐的话来说，那应该会成为什么伏线的……」

安子 「但是……即便我听到最后……也只觉得那些话是胡扯过来的……」

由岐 「那是……」

由岐 「只有暴力是拯救不了人的……」

由岐 「这种……  
对现代社会的强烈批判……还有……」

安子 「喂!! 不是完全没半点关系吗!」

由岐 「……差不多」

……。

呜嘎……。

老实说……那张照片还真是吓了我一跳……。

那是什么……用短信发送自杀现场的照片什么的……真是太过猖狂的恶作剧了……。

连我都害怕起来了……。

呼……但是刚才那番话，真的能让横山洛克子接受吗……。

感觉最近……净是些不吉利的事啊……。

高岛柘榴的教室……。

她的桌子上装饰着花瓶和花。

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

高岛同学发来的短信啊……，

虽然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但还真有人会想出这种性质恶劣的恶作剧啊……。

由岐 「恶作剧……」

由岐 「说是恶作剧……但构思的也太过于严谨了……」

是不是有其他目的之类。之类的……。

哦？

总觉得我真的很像个侦探啊。真酷……。

由岐 「……」

由岐 「呼……虽然我觉得乱翻死人的东西也不太好…」

不过跟横山妹妹子有过约定……。

高岛同学的桌子里什么都没有。

说是理所当然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就算留下什么也会被当成遗物回收走……。

由岐 「理所当然的呢……」

由岐 「嗯～？」

由岐 「呜哦？」

在摸到高岛同学桌子的最里面的时候，手碰到了什么滑溜溜的东西。

由岐 「什，什么？是什么腐烂掉了吗？」

由岐 「……这是什么？」

不是固体好像是液体……就像是被鼻涕虫爬过之后一样……。

由岐 「感觉好像很恶心就当没看到吧……还有要把手擦干净才行……」

由岐 「比起这个……」

我细心的观察她桌子的桌面。

由岐 「这是啥？」

由岐 「螺旋……马太？」

由岐 「不对……………什么啊……这个……」

高岛同学的座位……布满了应该是她本人刻的文字。

由岐 「这还真是只能用诡异来形容啊……」

据说高岛同学是因为她的性格才让人讨厌的……现在看到这张桌子也稍微能够理解了。

还是说……是因为被人欺负才导致她变成这样吗……。



由岐 「……」

虽然只是单纯的涂鸦……，

但一想到直到自杀之前高岛同学还在写这些东西……就让我感觉毛骨悚然……。

我取出带来的侦探套装……里面有万能放大镜、指纹检测具和血液检测具等东西。

虽然网购价格要一万八千日元，但这可是好东西。

我不慌不忙地从侦探套装里拿出万能放大镜慢慢的观察每个文字……。

由岐 「其性命价值三十亿吉尔顿……」

由岐 「第三之波……」

由岐 「呜咕……」

由岐 「……」

这个是……，

这个是！

仔细一看……这是我拿来侦探用的放大镜上写的涂鸦嘛。

啊哈哈哈哈……

我还真是冒失鬼。

由岐 「重新打起精神……」

……。

由岐 「脑袋……反转……」

由岐 「哈尔·美吉多……」

由岐 「Nebula星云……Erohimuro」

感觉和之前没什么两样……。

都是超意义不明……。

由岐 「……」

由岐 「这是啥……完全搞不懂……」

总之先我把这些抄在本子上。

啊～这种时候要是能用手机拍下来就轻松了。

由岐 「其他的……还有……」

由岐 「嗯？这是……」

有些模糊看不清楚……倒不如说这地方是在写完之后又被立即削掉的。

而且还是削过很多次……怎么回事？

在同一个地方一次又一次的不断重复写完削掉写完削掉还真是奇怪啊……。

我取出细微铝粉……。

这是侦探套装中超重要的东西。

由岐 「呼呼呼……这样就算是隐藏的东西……也应该会浮现出来啦！」

渐渐浮现出来了。

太棒了……侦探套装。

指纹渐渐浮现出来，使得文字越来越难以辨认……。

由岐 「喂！这下不是只有指纹浮现出来了吗」

嘛，毕竟这只是用来检测指纹的嘛……。

由岐 「哎呀，全是指纹更加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顺便也收集一下指纹吧。

由岐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由岐 「大致上有两种指纹呢……」

居然只有两个……班里的人就这么不想碰高岛同学的桌子啊……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由岐 「话说回来……」

一个肯定是高岛同学的指纹……另外一个是谁的呢……。

嘛，要调查这种事需要收集大量指纹样本才行呢。

比起这件事……。

由岐 「有没有办法能让削掉的地方浮现出来呢……」

由岐 「嗯～」

总之……先加油看完剩下的部分吧！

这个世道上就是让人不认为不是不存在努力一下就能做到的事情。

同样的话反复重叠着写来写去……然后又被削掉。

感觉解读起来相当有难度……。

由岐 「那个……这个是『闻』？不对这个是『间』……然后……」

……。

由岐 「这写的应该是间宫吧？」

由岐 「间宫……君……之后就看不出来了呢……」

由岐 「间宫是……」

我们班的间宫卓司吧？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那个男人的名字……。

由岐 「找间宫卓司稍微问一下比较好吧……」

由岐 「不过……那个人几乎没来上过课啊……今天也没见他过来……」

还有……感觉对那个人有点没辙……。

不知道为什么，一遇到那个人头就会痛的不得了……。

由岐 「嗯～……」

虽然我平时都是在屋顶的……但间宫卓司不一定是在屋顶吧……。

倒不如说……我虽然一直都在屋顶，却一直都没有刷出他来呢……。

由岐 「哦？那个人是？」

有个经常刷到的人。

由岐 「彩名同学～」

彩名 「在～」

由岐 「您真是精力充沛呢」

彩名 「对，精液多得跟自来水一样」

由岐 「……」

真是彻底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回答……。

由岐 「彩名是能射出精子的人吗？」

彩名 「不是……只是试着配合了下水上同学」

由岐 「我是射不出来呢」

彩名 「那么我也射不出……」

由岐 「顺便说一下，精力充沛不是说实体的精……也就是说并不是指精液充沛」

彩名 「这样啊……原来这是水上同学特有的高等笑话……」

由岐 「这种时候为什么还在屋顶上？」

彩名 「你不也是一样……」

由岐 「跟我一样？」

由岐 「我是来找间宫君的」

彩名 「我也是来找间宫君的」

由岐 「诶？真的吗？」

彩名 「对不起……我只是随口答了一下……并没有真的在找他」

由岐 「啊哈哈……」

这人说的笑话真是难分真假……。

彩名 「不过……间宫君的话……」

彩名同学从屋顶往下指。

由岐 「嗯？那个是？」

……中庭有个人影。

由岐 「是谁呢……在那种地方，往旧游泳池那边去了……」

彩名 「既然看到了影的话……那么追上去就行了……」

彩名 「因为影……既是自己期望看到的样子……也是自己不愿看到的样子……」

彩名 「所以……一定要小心观察影……」

由岐 「……貌似意味深长啊……」

彩名 「嗯……我现在非常帅吧……」

由岐 「没。我可没那么夸你……」

这事先放一边……，

中庭的那个人影……追上去看一下吧……。

由岐 「那个……好像是……」

由岐 「呜」

又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啊。

由岐 「……那个是」

从旧游泳池的地基里爬出个人影。

人影转向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感觉身影正在巨大化……。

由岐 「咕……怎么了……好像又有些头晕……」

由岐 「间宫……卓司……」

好像每次遇到这家伙的时候都会头晕……。

为什么呢……。

卓司 「怎么了吗？水上同学？」

卓司 「找我有事吗？」

由岐 「嗯，有点事……有事来找你……」

卓司 「你身体……好像不太舒服呢……」

由岐 「不，不用在意……」

卓司 「明明我是这么阳光满面的呢……」

怎么了……。

这家伙有点奇怪……。

为什么会这么……堂堂正正自信满满的？

我记得……这家伙好像应该是更加战战兢兢的……，

这样特有的症状也没有几种。

一个是精神疾病……然后另一个是……，

药物……？

每当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不舒服……还有间宫卓司的态度会这样改变……。

有使用了以汽化方式使用的麻药的可能性……。

不过这样一点气味也没有也有些奇怪……。

卓司 「以汽化方式使用的麻药吗……没有哦……」

由岐 「?!」

卓司 「那种是无色无味的药物吧？应该很贵吧？」

由岐 「……你在说……什么啊」

卓司 「怎么了？简直就像是在惊讶心里话被读取了一样……」

由岐 「……」

卓司 「你不是有什么事情要问吗？要问我……所以才来见我的」

由岐 「……」

由岐 「你，你在瞎嚷嚷什么呢……真是恶心的人……」

卓司 「原来如此……高岛同学桌子上有我的名字……真亏你能发现啊」

由岐 「呜!」

由岐 「间，间宫你好痛」

卓司 「又在头痛吗？难道说……是看着逐渐掌握真理的我而被晃的头晕吗？」

由岐 「你说……什么……你是白痴吗……」

卓司 「是啊……你的话也许能够了解也说不定……我确实并不认为你是跟我毫无关系的人哦……」

由岐 「真恶心……你跟我就是毫无关系吧……只不过是同一个班级而已……」

卓司 「也是呢，我和你确实是那种关系呢……」

卓司 「因此我不会跟你打招呼」

由岐 「……哈啊？」

卓司 「要说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我必须要确认站在我面前的是不是一流的人才行」

由岐 「你在说什么……痛」

卓司 「我再说一次哦」

卓司 「因此我不会主动打招呼！」

由岐 「……」

这家伙……之前是这么奇怪的家伙吗……。

这么……。

咕……头好痛……真的好痛……。

卓司 「对了……说起来现在还是二次元呢」

由岐 「二次元？」

卓司 「是的！是的。现在这里是二次元的世界。你们就像爬在上面的壁虎般的存在」

由岐 「那是什么……」

卓司 「那只二次元的壁虎怎么才能了解三次元？」

由岐 「你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而且话里一点章法都没有……」

卓司 「一个是，三次元通过二次元面时的影子，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立方体的影子，这样二次元的壁虎才能知道立方体……知道三次元的存在吧」

卓司 「对，二次元的壁虎，能要想像三次元，只能通过观察它的影子」

卓司 「只能看到每时每刻都依据时间变化的那个影子，是住在二次元的人们唯一被允许的」

卓司 「那么，我等三次元的人类，又如何了解四次元？如何了解五次元？如何了解六次元……以及更高的次元？」

卓司 「对。就像在二次元通过那个立方体影子想像其存在一样……我们也只能通过那个影子来想象高次元……」

这家伙……明明说的好像是脑子疯了的人的话……但这些话……。

是引用埃德温·艾勃特的《神奇的二维国》……算还相当有教养啊……。

咕……。

头好痛……。

为什么头会这么晕……。

这家伙……。

间宫卓司盯着我的脸。

丝毫不移开半点视线……。

听人说心里有病的患者，视线是不会从医生身上离开的。

但我当时根本没有理解到那种情况下是有多么难受……。

间宫卓司的视线一点都不离开我……。

感觉超级不舒服……。

好麻烦……。

不如一口气……制伏这家伙……揍这家伙揍到我消气为止……。

倒不如说……揍他吧……。

由岐 「间宫啊……稍微……」

卓司 「没错！我要走了！」

由岐 「喂，好好听人讲话！」

卓司 「我可不喜欢被人打哦」

由岐 「!？」

为什么……。

这家伙真的……能看清我的心？

卓司 「我能看清你的心？」

卓司 「呵呵呵……如果你能追上我的话你就能明白那个疑问……」

卓司 「但是……如果追不上话……那就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由岐 「间宫卓司！」

卓司 「那么……我要走了哦……」

间宫卓司消失了。

那家伙……身体弱小……还总是战战兢兢的……。

然而，现在我跟间宫卓司正面相对的时候……会陷入一种奇怪的紧张中。

回过神来，紧握的拳头里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由岐 「呜……都怪这真他妈热的天气……」  
 头好痛……。  
 身体也不舒服……。  
 这种奇怪的感觉是因为太热了……，  
 除此之外……。  
 有什么东西逐渐变得奇怪起来……。  
 从那时候开始……，  
 我所知道的风景正在加速改变着。  
 至今为止巍然不动的世界……正在徐徐容化……这样的风景……。

司 「由岐……」

镜 「真的在等我们呀……」

由岐 「都说了，才不是特意为了你们才等的呢」

镜 「那个梗别再用了啦」

由岐 「可是，惯例也是很重要的哦」

镜 「那种特殊的世界的惯例关我啥事……」

由岐 「什么?! 你这是对有特殊的异臭特殊的体型穿着老妈从时尚中心  
 岛o买来的特殊时装戴着特殊眼镜还拥有特殊兴趣的大哥哥的批评吗!」

镜 「才不是……还有长得过头了……」

由岐 「那么你是在说o林吗!」

镜 「虽然很短……但一点关系都没……」

司 「怎么了? 由岐」

由岐 「诶? 什么?」

司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看着我们的脸」

由岐 「是，是吗?」

司 「这种时候……基本上都是由岐想问事情的时候……」

由岐 「……」

由岐 「嘛、嘛……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镜 「怎么了，由岐……」

由岐 「不是……你们有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的短信?」

镜 「那是什么?」

司 「奇怪的短信是怎样的短信?」



由岐 「啊……没事，没有收到奇怪的短信就好」

镜 「发生什么事了吗？」

由岐 「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镜 「发生什么事了吧……」

司 「是高岛同学的事吗？」

由岐 「……」

镜 「由岐」

由岐 「……」

由岐 「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个呀，刚才跟你们分开之后马上就遇到剑道部的横山o辉了」

司 「横山o辉!？」

镜 「没，没有这个人吧……」

由岐 「诶？没有吗？就是那个我们班里的横山……大观啥的的妹妹……」

镜 「我说啊……横山是……是指横山洁？」

由岐 「对对，横山洁的妹妹横山o辉!」

镜 「不对……都说不横山o辉这人……只有横山安子酱……」

由岐 「啊啊……对对，安子酱……」

司 「安子酱怎么了？」

由岐 「啊，诶……嗯……看上去好像非常不安」

司 「……她说了些什么？」

由岐 「没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嗯，没什么大不了的……」

镜 「……」

司 「你刚才有提到过什么短信……」

由岐 「没啥……最近好像有奇怪的短信在四处传播……虽然只是恶作剧短信……但那让安子感到不安……」

镜 「奇怪的短信？」

由岐 「没事……好像只是有点恶作剧……」

司 「就是世界会灭亡什么的吗？」

由岐 「……你知道吗？」

司 「没直接见过……只是听到安子酱自言自语过那种事……」

由岐 「……」

镜 「由岐是怎么回答的呢？」

由岐 「说那是不可可能的……」

司 「但是她……就算在由岐那样说完之后，还是在害怕世界终结……」

司 「那种事明明是不可可能的……」

司 「明天说是有晨练」

由岐 「嗯」

镜 「明天没办法去叫你了，可别迟到了哦，司的意思是这个」

由岐 「啊啊，原来如此」

司 「你真的明白吗？」

由岐 「若槻姐妹不会过来，我可以睡个好觉啦对吧」

司 「不对！是要你早点起床！」

镜 「这家伙真是……」

由岐 「不要紧。不会迟到的啦」

司 「真的吗」

两个人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消失。

呼……最近都是些不妙的事啊……。

感觉连我也变得害怕起来了……。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咦……那是谁……。

有谁在看我……。

咦？那个是！

由岐 「呜！」

由岐 「间宫……」

卓司 「呀，你在学习真理吗？」

由岐 「间宫……你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

卓司 「你是有身体的人，所以要像我一样学习真理才行」

卓司 「确实你的身体很聪明，不用学习真理也能够充分了解世界的事情」

卓司 「有时甚至能到达连我的真理都无法触及的认识」

卓司 「但是，不学习真理的话，是不能像我这样醒悟的哦」

卓司 「不醒悟的话，甚至连想像一下啊在此之上的认识之类都是不可能的

卓司 「辩证法的，螺旋楼梯」

卓司 「朝着高次元的认识！爬上来吧！」

由岐 「啊……」

由岐 「我说别走」

由岐 「……」

间宫消失了……。

由岐 「比我还快……」

由岐 「那家伙……跑得有那么快吗？」

怎么回事呢……。

比起这个……一瞬间，脑袋里好像流过奇怪的电流……类似头痛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是我太累了吧……。

由岐 「哈啊……」

总觉得……事情真的变得莫名其妙了……。

那个……。

首先确认一下短信。

由岐 「啊……有了有了。这封很恶心的就是那家伙发来的短信吧……」

由岐 「看看……」

从来自横山洁的短信（因为他把名字写在短信里所以我记住了）上，  
可以链接到学校的里揭示板的地址。

你好，这里是北校SAWAYAKA揭示板事务局。

从横山洁先生处，送来了北校SAWAYAKA揭示板的邀请函。

□信息

你好你好我是横山洁哦～(^\_^)。

你要的北校里揭示板的邀请函发了哦。

记得注册哦。

还有联谊的事！别忘记了哦。

某个有名的大学生游玩社团的人  
也会来很多哦(\*^\_^\*)。

超级令人期待哦(^o^)/。

超肉麻的文章……。

好了……注册请点击下面的URL……是这个吗？

由岐 「嗯～」

这个要写实名的呀……。

啊……但是真的有管理员吗……。

嘛算了……随便填个名字总之先注册了吧……。只要不是很假应该没问题……。

那样就填真实存在的人名吧……。

名字是……。

柴田胜家。

住所是……尾张国爱知郡上社村……。

出生年月日……大永2年……。

岁数会自动出现啊……那个……487岁啊……。

还要输入「会员ID」和「密码」。

之后就需要管理人的认证了……。

如果管理人去查了名簿不给我认证的话……那种情况下就只能伪装别人的个人情报，或是老老实实的用自己的个人情报重新注册了。

嘛，那样无所谓呢……。

由岐 「好了，结束啦……结束啦，结束啦」

由岐 「呼……」

我放一口气倒在床上。

由岐 「今天好累呢……」

嘛，对我来说算是做了不少运动呢……。

由岐 「……」

由岐 「话说回来……」

在害怕着。

横山的妹妹也是……。

镜和司也是……然后我也是……。

大家都在不安……。

明明知道这是个无稽之谈……但还是在害怕。

但是「害怕」这种感觉也许就是这样的吧……。

由岐 「好了……睡觉吧……」

7月15日

*Down the Rabbit-Hole* ||

由岐 「哎呀……真是败给他了……都怪便利店那个店员收钱超级拖拉才会迟到的……」

我看看手表。

时间刚过11点……，大概第四节课刚开始吧……。

由岐 「那个，还有都怪电车也是超级拖拉的吧？……在我的感觉上……」  
即便如此时间还是对不上……。

由岐 「……还有……冲澡也是拖拖拉拉的很慢才出来……在我的感觉上……」

由岐 「……差不多就是这种理由吧？」

由岐 「啊，好像第三节课的下课铃响了呢……」

由岐 「……呼，貌似勉强安全上垒……既然有赶上上午的课，那在我感觉上这也只不过是粗心大意才导致的迟到吧……」

又有头晕？

最近……我为什么……老是会头晕呢……。

真的是身体状况不好吗……。

卓司 「闭嘴！」

镜 「才不闭嘴呢！倒不如说你才应该闭嘴！」

卓司 「你说什么，你个婊子！」

镜 「婊，婊子。还真敢说啊你个豆丁！」

卓司 「你说什么！」

卓司 「竟然说开悟的人是豆丁，你才是小器的人！」

镜 「我才没在说那种事！」

那是怎么回事？

……好像，镜和卓司在吵架。

镜 「因为大家都很不安，你可别在那边胡说八道啊！」

卓司 「不是胡说八道，这是真相！」

司 「等，等等姐姐你也冷静一下……间宫君也是……」

卓司 「我很冷静。不冷静的是你们才对吧？」

司 「那，那个……也许是那样没错……总之都别大喊大叫的好好说话吧」

- 卓司 「我才没有大喊大叫。因为你们的耳朵实在太小没法悉听真理之声，所以我才只能大声说话！」
- 颌田 「大家都坐下！开始上课了！」
- 由岐 「是世界史的饭田……」
- 颌田 「那边的，站着干嘛呢」
- 镜 「啊，是！」
- 司 「哇，哇哇……」
- 颌田 「大家坐下！开始上课了！」
- 颌田 「那边的，间宫你站着干嘛呢」
- 卓司 「……」
- 颌田 「你怎么了？站在那发什么呆」
- 间宫 「我看起来像是在发呆吗？」
- 颌田 「我说啊。间宫，你的成绩一直在飞速下降啊。别问那种傻问题行吗？」
- 间宫 「呵呵呵……傻问题是吗……嘛，算了」
- 颌田 「好，开始上课……我看看，打开教科书第6 7页……好像是罗马帝国的……」
- 卓司 「老师！」
- 颌田 「又有何事啊？能让我好好开始讲课吗？」
- 卓司 「……」
- 颌田 「怎么了，间宫？想去厕所吗？」
- 卓司 「……」
- 卓司 「果然老师也是低俗之人……因此才看不清大局……」
- 颌田 「你说什么呢，间宫……」
- 卓司 「即便一切都将要结束……」
- 颌田 「一切都将结束？你在说什么呢？」
- 卓司 「比如说……在这艘船将要沉没的时候……老师会悠闲的在那艘船上讲古罗马的历史吗？」
- 颌田 「间宫你到底在说什么？」
- 卓司 「这是问题哦……是问题……在船只正在沉没的时候老师会跟同学们讲某个很久以前的故事吗？」
- 颌田 「哼……历史可不是故事……而且这里又不是船，也不会沉没……」

卓司 「原来如此……这里既不是船也不会沉没……并且记述过去的历史和故事并不一样……」

颌田 「嗯，就是这样。比起这个，间宫？你有什么不满吗？」

卓司 「才没有什么不满呢。因为老师是低俗之人嘛，看不到真相那是理所当然的」

卓司 「就算猫狗不能理解加法减法，也没有人会对此感到不满吧？」

颌田 「间宫……你脑袋不要紧吧？」

卓司 「不要紧？你在说什么啊？你先担心一下自己要不要紧怎样？明明都这种时候了却还在做这种无聊的事」

颌田 「都这种时候了还在做这种无聊的事，你说什么啊……」

卓司 「首先请你好好想一下……历史这种记录的堆砌，也许只是恶魔在十秒前创造了世界，然后根植到我们的记忆中的东西哦」

颌田 「那种事怎么可能……因为存在很多的历史性的证据」

卓司 「那么……那说不定也是人工制造出来的……说不定是由恶魔伪装出来的东西……」

颌田 「间宫……你真的不要紧吗？到底怎么了？」

卓司 「即便不是恶魔……说不定这只是人们为了自己方便任意解释出来的东西哦……这本教科书……」

卓司 「其实……说不定世界上存在太多的更为重要的事……然后说不定有人为了将其隐藏起来而改写过了……」

颌田 「班级委员！」

女子校生 「是，在」

颌田 「……请现在去职员室把班主任清川老师叫过来」

女子校生 「是，好的……我知道了」

在身为班级委员的女生正准备穿过卓司身边时……。

间宫卓司把手一扫，班级委员的女生就那样摔倒在地上。

女子校生 「呀」

颌田 「间宫，你」

镜 「你，你小子」

司 「姐，姐姐……」

镜马上站到间宫面前。

镜 「你，你啊。怎么能对女孩子动手啊！」

卓司 「是男还是女，这无关紧要……」

卓司 「说到底……明明一切都快要完蛋了……这里却还在聊什么狗屁历史……还扯什么男人女人……愚不可及!」

卓司 「这里的所有人，都不敢正视真相!」

颌田 「给我适可而止，间宫! 你没事吧一」

女子校生 「没、没事的。被间宫君的手吓了一跳，没站稳而已……」

卓司 「哼……」

颌田 「间宫，你快道歉!」

卓司 「为什么?」

颌田 「间宫你……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颌田 「那个所谓的终结是啥! 听说最近学生们都在害怕，原来谣言是你传出来的吗」

卓司 「终结……就是终结啲……」

卓司 「万物的终结……」

卓司 「就是终点啲……」

卓司 「那不是谣言……只是真相」

卓司 「你是脆弱的人、弱小的人，所以无法正视我」

颌田 「你，跟我来一趟!」

卓司 「呵呵，道理说不过我，就来硬的么」

颌田 「啊……」

由岐 「!？」

镜 「呜」

这一瞬间，谁都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眼中映出的景象，大概就只有在巨大的声响后、倒在血泊中的老师吧……

大家太过慌乱，甚至不能理解是间宫用花瓶殴打了老师的头部。

女子校生 「哎、哎呀……」

女子校生 「这、这个……不是和短信一样吗……」

由岐 「短信?」

突然听听到有谁低声说出这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但在我想要追问这句话的意思时……。

女子校生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以某人的尖叫为信号，教室里一片哗然。



男子校生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男子校生 「死、死了吗？」

虽然大家看着倒下的老师骚动起来，但每个人都只敢偷偷瞥着看间宫卓司。

究竟是因为恐惧呢？还是因为那张脸让大家觉得不能看过去？

但是，间宫卓司只是微笑着站在那里。

卓司 「大家都怎么了呀……都怕得厉害不是么」

镜 「血……流出来了……」

司 「姐姐，要赶快救救老师」

司 「呀」

镜 「司」

卓司用手挥开想要接近老师的司。

被那手吓到的司当场一屁股坐倒了。

由岐 「间宫卓司！你！」

卓司 「哦呀，水上同学」

卓司 「看来，你和这些可怜的羔羊们也无甚区别呢」

卓司 「你的心已被恐惧蒙蔽」

卓司 「你就这个样子，一直因恐惧而胆怯、一事无成地傻站着便好了」

卓司 「然后，就这么被地狱的烈火所吞没」

由岐 「间宫……」

卓司 「怎么了，你想揍我？」

卓司 「你想欺辱我，就像悠木皆守和其他人迄今为止做过的那样!!」

由岐 「呜？」

又来了……。

这种感觉是什么……。

一站在间宫面前……头就晕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

卓司 「因恐惧瑟瑟发抖的人们，听我说！」

卓司 「一切生命都将在 20 号终结！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卓司 「城山的死，还有高岛的死，都是为了那一天！」

卓司 「死才是预言的证人！」

- 卓司 「死才是真实!」
- 卓司 「为什么死是预言的证人?」
- 卓司 「因为,愚蠢之人,想把死隐藏起来!」
- 卓司 「所以,必须由被隐藏之物,来讲述、来道明!」
- 卓司 「隐藏死亡的事物!其一是教育!其二是大众传媒!」
- 卓司 「在一个像我国这样、学校教育高度普及、大众传媒也扩大到了世界级级别的社会!」
- 卓司 「我们的脑袋,已被公共教育和大众传媒,灌输了许多禁忌」
- 卓司 「其中最大的禁忌,便是思考死亡!」
- 卓司 「我们放弃了对死亡的思考!我们的行为被强制、被约束,装得好像这日常生活会永远持续一样!」
- 卓司 「若问为何,因为在死亡的蛮横面前,一切都是无力的、是无意义的」
- 卓司 「正因如此,教育!还有大众传媒!要把死亡、真正意义上的死亡给掩藏起来!」
- 卓司 「它们向我们展示的死,只在遥不可及的彼岸,与我们毫无关系;只因死尚未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才能把它当玩具一样把玩」
- 卓司 「但是,谁都知道,死亡始终陪伴在所有人身边……死亡即是真实」
- 颌田 「间,间宫……你……」
- 女子校生 「老,老师」
- 女子校生 「太,太好了……老师」
- 颌田 「你错了……」
- 卓司 「哪里错了呢?」
- 颌田 「你……说得太宗教了……」
- 卓司 「瞧,你们看……」
- 卓司 「刚才,这个男人,不就把我说的话贬低成“太宗教”了吗」
- 卓司 「其实只是想说,“你这疯子”而已吧……」
- 颌田 「不,不对……」
- 卓司 「哦,思考死亡……原来是不对的……可几千年来,一直在研究生死观的,不正是宗教吗?不正是形而上学吗?」
- 卓司 「就是说,以宗教观点……去思考死亡,在您看来就像在发疯,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 颌田 「不对……你不都已经像狂热者一样了吗……」

卓司 「哈？您这话说说的可蹊跷……我思考的事情里，有哪些，令您感觉是发狂了呢？」

颌田 「不、不知道……可是……」

卓司 「从我的角度上看来，您才是疯狂地相信着常理这一愚蠢教义的、狂热者啊」

颌田 「什么玩意……」

卓司 「对于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您情不自禁地、要给它贴上“疯狂”这一标签……在您看来，会颠覆您所信的常理的理念……全是从疯子那里来的……」

颌田 「思、思维太跳跃了……间宫你这家伙……」

颌田 「拜托了……谁去把班主任叫来！来人啊！」  
老师拼命地对学生们呐喊……却无一人动弹……  
仿佛所有人，都被这里的气氛所控制了。

卓司 「现代社会，是因抛弃了死亡、将死亡视为禁忌，才得以存在的社会！」

卓司 「只有不懂得思考的奴隶，才会认为这是正确的」

卓司 「若问为何，因为在中世纪，死亡不是最重要的思索对象吗！」

卓司 「死亡不正是人思索时、最为关心的事吗！」

卓司 「然而！近代建立起的政治、社会思想，却让我们对死亡视而不见，仿佛事不关己」

镜 「你在擅自给那两人的死亡赋予意义」

卓司 「什么叫擅自？」

镜 「就是指强词夺理……全部都是胡说八道！」

镜 「全世界都在隐藏死亡这种高论，嘛，因为是在某处听说过的事情就先算了，但硬扯上两个人的死亡表示什么意义那就有些天方夜谭了」

镜 「倒不如说是胡说八道，倒不如说是妄想」

卓司 「原来如此……真是个不好打发的婊子啊……」

镜 「都叫你别说什么婊子了！」

卓司 「你是想这么说对吧。我所阐述的他们死亡的意义……到底是不是真命题……你要我进行证明对吧」

镜 「证明？你是笨蛋吗？那可不是什么证明的出来的东西吧……不管是谁怎么想都会认为你说的只是妄想吧！」

卓司 「妄想呢……对了，你知道怎么判别伪科学和科学吗？」

- 镜 「伪科学和科学？」
- 卓司 「对，谎言和真理要怎么区别呀……」
- 镜 「骗，骗术就是骗术……还有其他什么解释吗……」
- 卓司 「你这才是胡说八道。『骗术就是骗术』这种命题根本什么都没说明……」
- 卓司 「谎言与真理的区别……那便是，它是否是“新奇的预言”」
- 镜 「新奇的……预言？」
- 卓司 「用预言来形容有点宗教味道呢……简单来说，一眼看过去好像是奇怪的预言，但其实是根据理论引导出来的正确的预测」
- 卓司 「爱因斯坦说过许多预言……黑洞跟空间的扭曲……这是根据他的相对性理论引导出来的答案」
- 卓司 「对于无法理解那个理论的人来说，就只会认为那是奇怪的预言吧……」
- 卓司 「但是预言全部都说中了……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
- 镜 「因为那个想法是正确的……」
- 卓司 「对，相对性理论是正确的。所以可以从那正确的原理说明中，引导出正确的预言」
- 卓司 「也就是说……在我们脑袋中的理论……从那里引导出来的预言……只要预言中的话……就是正确的」
- 镜 「预言？」
- 卓司 「所以，我接下来将要说出几个『新奇的预言』哦……」
- 卓司 「每当那些预言说中之时……你就因恐惧而战栗吧……」
- 卓司 「恐惧我的正确性……」
- 镜 「……你在说什么傻话……」
- 卓司 「为了让我浴火重生，神把那两人变成了祭品！」
- 卓司 「一个是城山翼，另一个是高岛柘榴……为了让我重生，神把他俩变成了祭品！」
- 卓司 「我已重生！」
- 卓司 「重生成什么？」
- 卓司 「重生成救世主」
- 卓司 「没错，重生成救世主了！」
- 卓司 「还有五天，世界就将终结」
- 卓司 「但，那是征兆」

卓司 「世界即将重生的征兆……」

卓司 「不能得救者，将和腐朽的旧世界一起，在永恒的地狱烈火中燃烧」

卓司 「承受永远的痛苦！」

卓司 「……大家都知道吧」

卓司 「世界充满了谎言！真实已被隐藏起来！」

卓司 「愚者说平等！」

卓司 「但世人皆知，世上没什么平等」

卓司 「愚者说自由！」

卓司 「但世人皆知，世上没什么自由」

卓司 「愚者说爱情！」

卓司 「但世人皆知，爱情随时会背叛」

卓司 「愚者说切莫杀人！」

卓司 「但世人皆知，世界充斥着杀戮」

卓司 「愚者说切莫说谎！」

卓司 「但世人皆知，愚者就在说谎」

卓司 「不假思索便被愚者骗了的人，是蠢货」

卓司 「对，是谎言！」

卓司 「一切都是谎言！」

卓司 「很久以前，就存在于世的一切」

卓司 「接下来，也将继续的一切」

卓司 「全是谎言！」

卓司 「我们向前迈出双脚，那里……」

卓司 「就是地狱！！」

卓司 「世界要终结了！」

卓司 「必然要终结了！」

卓司 「这是真实！」

卓司 「作为证据，我做三个预言」

卓司 「其一！下一场死亡，将令死的气息更浓！」

卓司 「其二！许多人将再一次目击死亡」

卓司 「其三！死者将会说出……」

卓司 「一切的结局！」

间宫跑出了教室。

因为太过突然使得大家都呆住了。

沉默很久之后……等到其他老师赶过来只后，教室才骚动起来。

镜把司抱起来。

我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

由岐 「世界充满了谎言……还有真相被隐藏起来了……吗」

为什么我会站着一动不动呢……。

为什么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呢……。

因为头晕？

因为头痛？

那种连借口都算不上……因为，那并不能让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只是听着镜对间宫卓司的怒吼……。

只是听着间宫卓司兴致高昂的高谈阔论……。

我什么都没做……。

我在那时应该怎么做呢……。

……。

我该怎么对待间宫卓司呢。

由岐 「音无彩名……同学」

彩名 「早上好……」

由岐 「早上好……还有，你也逃课了吗？」

彩名 「嗯，嘛……」

由岐 「是吗……那么你在做什么？」

彩名 「在看……」

由岐 「又是……天空？」

彩名 「对……」

由岐 「天空……呢」

彩名 「嗯……」

由岐 「是吗……」

彩名 「水上同学……你为什么在哭呢？」

由岐 「哭？」  
彩名 「嗯……」  
由岐 「……」  
由岐 「在哭……不是指正在流眼泪的状态吗？」  
彩名 「是吗？我也不太明白……只是有那种感觉……」  
由岐 「……」  
由岐 「虽然也没有什么让我想哭的事呢……」  
彩名 「虽然也没有？」  
由岐 「也许只是心情上有点郁闷吧……」  
彩名 「心情有点郁闷……」  
由岐 「嗯……」  
彩名 「因为发生了很多事？」  
由岐 「嗯，嘛，可能吧……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有点累了……」  
由岐 「彩名同学呢？」  
彩名 「我怎么了么？」  
由岐 「是怎么想的呢……」  
彩名 「怎么想的？」  
由岐 「那个……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死了两个同年级的……而且学校里到处都是莫名奇妙的谣言」  
彩名 「谣言？」  
由岐 「啊……这样啊……彩名同学还不知道吧……」  
彩名 「是指从收到来自高岛柊榴同学的短信吗？」  
由岐 「你知道吗？」  
彩名 「差不多……」  
由岐 「难道说彩名同学的手机也收到了？」  
彩名 「我没有手机……我收到的是不同的东西……」  
由岐 「不同的东西？收了到什么？」  
彩名 「嗯，高岛同学发来的……」  
由岐 「高岛同学发来的??」  
彩名 「嗯……」  
由岐 「是什么？」

彩名 「想看吗？」

由岐 「那个……我当然是很在意……但是看你这说法……到底是什么？不要紧吧？」

彩名 「不要紧是指？」

由岐 「啊，没事……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彩名 「那么，就当是指水上同学要不要紧的意思行吗？」

由岐 「为什么是我？难道说那真的是看了会让人吓到的东西吗？」

彩名 「谁知道呢……我不太清楚……」

彩名 「只是，那是你所隐藏的东西……」

由岐 「我？」

彩名 「嗯……准确来说不是水上同学隐藏的东西……是被水上同学隐藏的东西……」

由岐 「什么意思……虽然我不太明白……彩，彩名同学知道什么吗……？」

彩名 「我只知道你知道的事……」

由岐 「我知道的事？」

彩名 「嗯……你的极限就是世界的极限……所以你说不了的事……你看不到的事，我既不能告诉你也不能让你看到……」

由岐 「怎，怎么回事？」

彩名 「让你能说的事变得清晰……」

彩名 「我只能让你看到……你看到过的光景而已」

由岐 「我……?!」

由岐 「呜?!」

彩名 「人为什么……想要隐藏许多东西呢……」

由岐 「你指什么？」

彩名 「明明是知道的……却装做不知道……然后在某一天将它真正的忘掉……」

彩名 「即便已经忘记……却还是对其抱有兴趣……」

由岐 「……」

由岐 「彩名……同学」

彩名 「话说刚才间宫君的教室里……有很大的声音……」



由岐 「间宫，他大声的说了……。人隐藏了死……这个世界隐藏了死……」

彩名 「那么，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東西，为什么人们会想要再翻出来呢……」

彩名 「为什么好不容易隐藏得很深的……死。就那么的令人着迷吗？」

彩名 「明明是拼命隐藏起来的……却想再次挖掘出来……」

彩名 「水上同学也是……将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東西……想要再次挖掘出来……」

彩名 「这两者完全是同一个道理……」

由岐 「我所隐藏的东西？」

彩名 「对，只要继续隐藏下去的话……或许……」

由岐 「或许？」

彩名 「美好的日子……」

由岐 「美好的日子？」

彩名 「人将会活在永远的生之中……」

由岐 「人将会活在永远之中……那是什么意思？」

彩名 「对……因为生是封闭着的东西……死是不对任何人开放的东西……」

彩名 「继续隐藏下去的话……就不会知晓……」

彩名 「同一个道理……美好的日子是建立在不可说的沉默之上……」

彩名 「不思考死……不了解死……，然后存在于生之中……」

彩名 「就像某一天，从你面前走过的猫一样……就像某一天，在你沉睡的夜晚里吼叫的狗一样……」

彩名 「既能灵巧的在站不稳的砖墙上行走……又能如同啃食上弦之月一样吼叫」

彩名 「既像小猫一样，撕裂渺小的生命……又像小狗一样，用顺从的眼神仰视人类」

彩名 「既像猫一样孤独于夜……又像狗一样成群于森……」

彩名 「不思考生……然而了解生……」

彩名 「在那只中……或是……在那之外……有美好的日子……」

由岐 「……」

平静的声音……。

清澈透明的双眸……。

面对犹如知晓一切，俯视一切的她…，

我因为恐惧而起了鸡皮疙瘩……。

但是……。

由岐 「彩名同学……你知道些什么吗？」

彩名 「只知道水上同学所知道的事……而已」

由岐 「那是怎么一回事？」

彩名 「呵……老是提问的人会被讨厌的……」

由岐 「……我又不是想让别人喜欢」

彩名 「呵……」

她所知道的事……。

我一面对那个事实感到恐惧……，

一面却想要了解它。

彩名 「想去外面吗？」

由岐 「外面？」

彩名 「嗯……比这里更前方的世界」

由岐 「……前方的世界？」

彩名 「嗯……」

由岐 「……彩名同学说的话……简直跟间宫卓司一样呢……」

彩名 「是吗？很帅吗？」

由岐 「一点都不……非常逊……」

彩名 「明明很帅的……外面的世界……前方的世界之类的……说起来多好听……」

由岐 「嗯～。那么彩名同学说的……外面是什么？前方的世界是什么？」

由岐 「是指那个世界的事吗？还是说是更加高尚的神的世界？又或者说是高次元的世界？不管怎么说……」

彩名 「都很荒唐？」

由岐 「……对」

彩名 「呵，呵，没错。就像水上同学说的一样」

彩名 「没有什么外面的世界……」

彩名 「一切都是我们的世界……不管是去到哪里，去到哪里……都是我们的世界」

彩名 「不管是停在这里……还是向前迈进，都是同样是我们的世界……」

彩名 「即便是有那个世界，那一定是我们的世界。即便有更高层次的……高次元的世界，那也是我们的世界……」

彩名 「不管是神的世界，还是恶魔的世界，那一定是我们的世界……」

彩名 「即便给这个世界新的……加上确实是来自外面的新的注释……那也是崭新的我们的世界……」

由岐 「不……我觉得那只是没有新没有旧的世界而已……」

彩名 「……」

彩名 「呵，呵」

由岐 「……」

彩名 「那么，我们即将看到的世界也是……你的世界……没有新也没有旧的世界……」

彩名 「这样的话……对于水上同学来说成为正确的注释了吗？」

由岐 「?!」

彩名同学的脸就那样慢慢的接近过来。

然后就那样用额头“咚……”的撞了一下我的脑袋……。

由岐 「彩，彩名同学？」

彩名 「……」

由岐 「什！」

由岐 「刚，刚才……」

彩名 「呵……」

由岐 「刚才……高岛同学的……」

彩名 「只要是水上同学拥有的东西我就能就给你看……」

由岐 「我拥有的东西……怎么一回事？」

彩名 「水上同学……知道……有个说法吗？」

由岐 「？」

彩名 「……世界需要多少人的灵魂才足够呢……」

由岐 「……」

由岐 「那是什么意思？」

彩名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彩名 「世界所必须的灵魂数量……大概……一个就足够了……」

由岐 「什么意思……彩名同学」

由岐 「?!」

由岐 「彩名……同学？」

不见了……。

没有人在……。

我在在屋顶上打发时间的时候……全部的课都上完了。

课上完了的话在学校也没事做……总之我决定先回教室……。

镜 「啊，由岐！」

由岐 「镜……」

镜 「由岐……」

镜 「你又逃课了……」

由岐 「嗯……抱歉……」

镜 「……不管你了！」

由岐 「呼……」

由岐 「……什么“不管你了”……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少女漫画啊……」

由岐 「喂～……镜小姐……你在生什么气啊？」

镜 「怎么了……」

由岐 「才不是“怎么了？”吧……」

镜 「我才没有在生气……」

由岐 「啊……」

镜 「这之后要和其他学校进行共同练习……所以别来碍事……」

由岐 「唔……镜！」

镜 「！」

由岐 「镜……怎么了？」

镜 「什么，也没有啊……」

由岐 「镜……」

镜 「我还有社团活动……」

……。

呼……。

毕竟我是像逃走一样的逃课了……。

嘛，因为我把她丢在那种待不下去的地方不管……这也没办法的……。

真是太对不起她了……。

由岐 「司……」

司 「抱歉……稍微给她一点时间……暂时不要去管姐姐了……」

由岐 「……嗯……」

……。

司果然也在生气吧……。

我一回到家，立刻就打开电脑。

由岐 「能成功认证吗……注册……」

我马上打开邮件软件，确认堆满服务器的邮件。

由岐 「……好想早点见到你啊……」

由岐 「只要SEX就行……」

由岐 「【PR】老公被大食蚁兽侵犯了……」

几乎都是骚扰邮件。

现在这种时候看起来，真的是很烦人呢。

真的死绝了才好……从事这类工作的……。

由岐 「会员注册完成……北校SAWAYAKA揭示板事務局……」

由岐 「……」

一眼看上去很容易看成骚扰邮件的标题……但这个不一样。

这正是能成为追寻他们的足迹的关键之一……。

搞得我心跳都稍微变快了。

由岐 「收到了……邮件……」

我下载那封邮件。

你好，柴田胜家先生。

这里是北校SAWAYAKA揭示板事務局。

感谢您此次注册北校裏揭示板。

会员注册的手续已经办好了。

使用网站时您注册的「会员ID」以及「密码」如下。

请您记录下来并当心保管。

「会员ID」

YA! KI! U! CHI!

「密码」

SI! ZU! GA! TA! KE! Suicide!

这个HN……还有ID和密码确实是我写的……。

由岐 「还真的被认证了啊……这种东西……」

『柴田胜家』这种随便填的都能被认证，说明管理员什么都没想就直接认证了啊……或者说是自动认证的……。

管理员是谁呢……。

我点击打开之前提到的网址。

原来如此……是典型的浮动专题型揭示板……。

看帖子一览表的时候最终回复时间越近的帖子位置就越上面。

就是说没有怎么被回复，或是已经回复满了的会被刷到下面……但只要回复就会再次升到上面。

貌似是根据下面的帖子逐渐升到上面的形式才取了这种名字……。

由岐 「我还以为只有几个帖子而已呢……没想到还蛮火爆的嘛……」

话是这么说，其实本来也没几个帖子的吧……。

由岐 「关于高岛柘榴的死……间宫卓司的演说……世界将终结是真的吗？……本来是没有多少帖子的……现在几乎都被这种类型的帖子塞满了……」

特别显眼的是……。

1:将得到救赎者与得不到救赎者

---

这个帖子是今天的AM11:23发的。

是间宫卓司本人发的……。

1:間宮卓司:2012/07/15(水) 11:23:12 ID:mamiya

---

有很多人确认到了吧。

并且看到了吧。

高岛邮件的预言中，有预言过我的觉醒。

我，现在将在这里站起来。

作为救世主。

此刻，将得到救赎者与得不到救赎者将被筛选出来。

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5(水) 11:26:15 ID:KAERA

接在高岛后面又有人搞这些啊。

恶心别再做这种事行不。

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5(水) 11:30:20 ID:inkin

我已经报警了。

4: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5(水) 11:35:40 ID:ADAMO

你还没给抓住啊wwwwww

说当然也是当然的……间宫发的帖子里面充满了各种嘲讽。

嘛，肯定没有人会把那种事当真吧……。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听说有几个人在间宫事件后消失了……但应该没什么关系……。

毕竟间宫的帖子里被各种嘲讽……。

由岐 「呼……」

由岐 「好了……先从快被删除的地方开始仔细检查吧……」

先从回帖数超过1000无法再回贴的帖子里最老的帖子开始确认……。

由岐 「有些像样的帖子……」

97:讨论关于跳楼事故的帖子

日期是……07月10号……这是关于城山事故的帖子吧……。

1: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0(金) 15:20:12 ID:marudai

虽然在其他帖子里这也是话题，但这是单独贴。

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0(金) 15:21:15 ID:KAERA

人都死了说话别那么轻率。

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0(金) 15:22:20 ID:inkin

那个真的是三班的城山吗？

4: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0(金) 15:25:40 ID:ADAMO

～这个帖子结束了～

25: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00:20:12 ID:KINKIN

北校 3年6班学号12号

城山翼

身高 175cm 体重62kg

生日 5月10号

血液型A型



26: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00:20:45 ID:Aanana

个人情报（笑）。为什么连体重身高都知道啊wwwwwww

27:高岛柘榴:2012/07/11(土) 00:20:46 ID:zakuro

他会死是必然的。

这个第27个回帖者的网名……名字……。

这个是……高岛柘榴同学本人？

竟然在这种地方回帖……。

28: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01:21:25 ID:kintama

>>27

你真心要自重。

29: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01:22:16 ID:aria

高岛柘榴是三班的吧。是你杀的吧。

30: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01:22:50 ID:anaana

你是叫高岛吗？我认为你这说话态度真的很轻率。

31: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01:31:20 ID:meka

>>27

真恶心去死

果然被群嘲了……。

这也是当然的……在这种时候发这种回复……。

但是为什么……。

32:高岛柘榴:2012/07/11(土) 01:50:15 ID:zakuro

他的死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3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01:51:20 ID:kinako

只是不过是开始什么的www在竖还会有人死的旗www

34: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01:53:21 ID:aida

>>30

你那种说话态度真的很有问题哦？高岛。

35:高岛柘榴:2012/07/11(土) 02:00:25 ID:zakuro

因为……这跟预言上的一样……。

36: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02:02:11 ID:kanakana

预言是www

37: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02:03:21 ID:kanakana

电波系来了

预言……是高岛同学说出来的？

比间宫卓司更早……。

话说预言什么的……。

由岐 「……」

在这之后，高岛同学好像再也没有在这个帖子里回贴……。

高岛同学的回复被无视，就那样讨论城山坠楼事故的回贴达到了1000。

找一下其他贴子……。

由岐 「这个是……」

74:Big hazard来了。

1:高岛柘榴:2012/07/11(土) 22:02:13 ID:zakuro

被封印的阿扎能使用物理特化符虫（外径魔法系暗黑召唤虫），想要将邪念植入到我们人类脑子里。

那是人类长久的历史中出现的暴君们（希特勒·可汗·玛丽·安托瓦内特.etc）和我们（市民，革命军，人民）的战斗的真相。

城山翼同学被那个物理特化符虫侵犯了。

阿扎就是这样操纵他，目的是为了让我堕落（负性冲动能量下降现象）。

要问其中原因的话，那就是阿扎即将觉醒。Big hazard要来了。

大灾难不久将要降临！

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22:10:15 ID:KAERA

Big hazard别过来这边

/\_\_\_\_\_/

//、

— (●) (●) —

— ∕ (, -)、 —

— ; — = —、 —

'二二' /

/ '一—→' '

nn nn

n—————n

————— ∩ ∩ ————

—:: !} {! —

、 ,吶、 :吶

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22:16:25 ID:KAERA

>>2

???

4: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22:17:23 ID:KAERA

^^n别

('w ')/ ^^n过

/('w ')/

(? / ^^n来

(/ (? ('w ')/

(/ ?

(? ^^n这

(/ ('w ')/

— ? /、 -, —

/ L-(\_\_\_\_\_-/

< ^ /、 \_\_\_\_边

/ < - / - \_\_\_\_ /

喂

5:高岛柘榴:2012/07/11(土) 22:21:13 ID:zakuro

请不要胡说八道!

别胡说八道……被这样说了……。

听到这种话……会那样说也是没办法的吧……。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总之都是些很难懂的话……除了“别过来”这句……。

8: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23:28:21 ID:KAERA

>>1

Big hazard是谁? 很大吗?

9:高岛柘榴:2012/07/11(土) 23:30:15 ID:zakuro

>>8

Big hazard不是人。指的是大灾难。

10: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23:30:21 ID:daiki

>>8

认真说一下，就是类似世界经济危机的余波吧。车站前的o松倒闭就是因为Big hazard。

11: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1(土) 23:30:21 ID:daiki

>>8

这个我知道！

12:高岛柘榴:2012/07/11(土) 23:30:15 ID:zakuro

>>10

>>11

不对！

那当然……是不对的……吧……。

虽然我对Big hazard什么的也不太清楚……。

24:高岛柘榴:2012/07/11(土) 23:31:45 ID:zakuro

为了要让唯一能阻止阿扎斯的存在一天使战士发生负性冲动能量下降现象，让其无力化所以才让物理特化符虫潜入城山翼君的身体里。

城山君因为他的脑子已经被啃食干净，除掉物理特化虫后，就发狂从屋顶上跳了下去。

之后的回帖也是各种嘲讽……。

捣乱的人……生气的人……有点害怕的人……但这个帖子发出来时候，帖子里的人们还没有什么恐惧。

感觉只是单纯的大家在嘲讽一个很奇怪的家伙吧。

256: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2(日) 00:30:21 ID:daiki

那么世界终结是什么时候？我听说的预言都是事后诸葛亮一类的，到底什么时候世界才终结啊？

257:高岛柘榴:2012/07/12(日) 02:10:05 ID:zakuro

2012年7月20日，大灾难将会降临。

258: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2(日) 02:31:11 ID:daiki

>>257

超近的耶（笑）

265:高岛柘榴:2012/07/12(日) 04:18:25 ID:zakuro

不只是这几个，有许多的人将要死亡。  
其数量数之不尽……这个星球将迎来瓶颈期。

266: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2(日) 04:31:21 ID:KAERA

>>265  
瓶颈？

267: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2(日) 04:33:54 ID:daiki

>>266  
瓶颈……大概这里指的是遗传因子的瓶颈制约。  
就是遗传多样性急剧减少。  
由于世界上众多的动物灭绝，遗传因子的种类大幅度减少……嘛，就跟大灾难和Big hazard所指的一样吧。

652:高岛柘榴:2012/07/12(日) 05:18:25 ID:zakuro

2012年7月12日要去脑袋·反转。  
然后大家都会知道吧。  
我并不是人类这件事。  
以及世界将走向灭亡这件事……。

在2012年7月12号脑袋‘反转’这句话是自杀当天写的东西？  
话说回来这句话……。

我打开记录高岛同学桌上涂鸦的本子。

由岐

「……」



由岐 「这个果然是……跟高岛同学桌上的涂鸦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回贴的应该就是高岛同学本人没错……。  
 那时候的那两个人……。  
 原来如此……。

「我并不是人类这件事」指的大概是……高岛同学是名为Angel advice的战士的意思吧……。

856:高岛柊榴:2012/07/12(日) 09:02:13 ID:zakuro

再过不久Big hazard就要来了!

12号的早上9点左右……这好像就是她最后的回复。

这一天她脑袋·反转……就是从屋顶跳了下去。

由岐 「……这个」

由岐 「这个是……那天傍晚的帖子……刚好是在自杀之后的……」

71:好像收到什么啦(———恹——)」好怕怕~

1: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2(日) 22:52:25 ID:MARUKOME

貌似是收到短信了……。但上面是奇怪的照片跟文章……。

>我借由死亡而重生为战士

>本来应该是这样但好痛

>明明没有身体

>好痛

>因为变成这样了好痛

>所以

>大家都会死

>会在8天后死掉

>所有人肯定都会死。

这个邮箱地址是takasimazakuro……。

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2(日) 22:55:12 ID:GENKI

好像我也收到了……( ' . ω . )

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2(日) 22:58:32 ID:KINDARMAN

和上面一样的。我也收到了……。这是什么？真的是高岛柘榴发来的短信？

那之后满屏都是有人回帖说自己也收到短信了……。

从数量上来看应该是上这个揭示板的所有人吧……。

当然跟我有同样疑问的帖子有出现。

50: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2(日) 23:40:45 ID:WAKAWAK

几点收到的短信？

5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2(日) 23:45:05 ID:KITAMURA

好像是群发的吧？

54: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2(日) 23:48:45 ID:GENKI

>>50

记得是10时44分左右。

>>52

大家好像都是差不多时间收到的。

55: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2(日) 23:50:45 ID:WAKAWAK

>>54

我差不多是在10点45分左右。

>>52

我想应该是群发的……。

群发……嘛，应该就是这样吧……。

不可能一条一条的发所有人的份吧……。

也就是说……。

发送短信的人拥有名簿之类的资料……。

假如说……高岛柘榴不是发送短信的人……的话。

由岐 「名簿……。例如说教师……不过教师的名簿上应该不可能连邮箱地址都有吧……」

15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01:40:45 ID:satokon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但那个短信应该真的是高岛柘榴发的……。

因为我手机里有那个人的邮箱地址所以才知道。

虽然还不知道是谁使用的，但发送短信的是高岛的手机。

153:赤坂惠:2012/07/13(月) 01:42:25 ID:megu

>>152

是聪子吧……。

我也知道……那个肯定是高岛发来的短信没错。

因为邮箱地址一样嘛……而且拍出来的照片和那孩子拿的手机摄像头拍的一样。因为那孩子手机摄像头的分辨率超烂的。

154:聪子:2012/07/13(月) 01:46:48 ID:satokon

怎么办……那个是高岛的手机吧。

照片之类啊，跟之前拍的分辨率一样啊。

跟拍那个快餐的时候一模一样。

高岛还活着吗？

155: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01:51:11 ID:atata

高岛死了。没活着。这是肯定的

160:聪子:2012/07/13(月) 03:12:48 ID:satokon

好害怕啊……我……该怎么办。

161: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03:15:11 ID:atata

干嘛要那么害怕？

162:赤坂惠:2012/07/13(月) 03:22:25 ID:megu

大概高岛在憎恨着我们吧……那个短信果然是幽灵发的？是高岛的幽灵吗？那样的话我……。

16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03:25:21 ID:atata

是你们欺负高岛的吗？

164:聪子:2012/07/13(月) 03:29:18 ID:satokon

不只有我们哦……本来就是班里所有人做的……为什么只有我们……。

165: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03:33:31 ID:atata

只有你们是怎么一回事？

166:聪子:2012/07/13(月) 03:36:33 ID:satokon

秋子跟爱理她们，班里的其他人都没收到短信。

167: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03:40:42 ID:manaka

我们明明不认识高岛却也收到短信了呢ww

168: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03:40:42 ID:kiri

原因就是你们啊！为了让高岛的幽灵息怒请你们去死吧。

170:聪子:2012/07/13(月) 03:52:32 ID:satokon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根本没想到啊……。

171: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03:55:53 ID:akana

谁管你们啊。受到高岛诅咒的只有你们俩就足够了。

17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03:58:12 ID:kotoko

高岛有是不是说过自己死的时候不是人类？话说起来……。

17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04:02:02 ID:kotoko

>>172

>2012年7月12号将进行脑袋·反转。

>然后大家都会知道吧。

>我并不是人类这件事。

>以及世界将走向灭亡这件事……。

有说过。

在那时就已经是幽灵吗？

174: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04:06:12 ID:mamada

>>173

自杀是在这篇回帖之后，那时应该还是人类的OK。

别说这种让人混乱的话啊

39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11:42:53 ID:ikeda

倒不如说20号世界灭亡也太早了啦，这是高岛的诅咒引起的吗？

39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11:45:22 ID:mamada

>>392

再怎么说明一个幽灵也没办法毁灭世界吧。

394: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11:48:52 ID:mini

那么世界应该不会灭亡吧。

395: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11:55:52 ID:kimi

是指欺负她的人会毁灭吧。

在20号被诅咒杀死。

396: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11:58:02 ID:tomoda

她大概很恨吧。还下诅咒给大家发那种照片……。

397: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12:02:02 ID:kotoko

我说啊……。

2012年7月20日世界滅亡

我谷歌了一下……这是什么？

<http://org.webbotproject.com>

我点击打开那个网址。

由岐 「呜哇……」

由岐 「这个诡异的网站是什么……」

诡异到爆了……居然出现了个真的很可疑的网站。

由岐 「东京都玉市七草区……那个，新白莲协会Webbot研究所……」

看着就是那种超自然的网页……。

由岐 「这个再怎么想也只是偶然在网上搜索出来的网站吧……」

这种随便赶工做出来的网站……谁会相信？

在那里写着由Webbot预言出来的事。



由岐 「原来如此……」

美国2001年的炭疽杆菌恐怖袭击。

2003年东海岸的大停电。

2004年印度尼西亚地震海啸导致30万人遇害。

2005年的飓风卡特里娜灾难。

由岐 「这个是……班里那些人说过的事情……原来如此」

最后的是……。

2012年7月20号。惨事数值 $\infty$ 。

由岐 「惨事数值…… $\infty$ 是……」

这个预言是什么……。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已经可疑到爆了把……。

……。

由岐 「话是这么说……」

即便真的是偶然，但竟然会预言出与不惜自杀的高岛同学所预言的是在同一天世界毁灭。

由岐 「也难怪这群家伙会相信吧……」

网站上到处都是很白痴的说明。

貌似同班的横山的那些知识就是完全山寨这里的。

由岐 「嗯？」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

耶稣准了他们。

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

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这样写着……。

由岐 「这个是……圣经的一节……是基督教系的团体吧？好像是日莲宗……」

真诡异呢……。

由岐 「呼……真是累死我了……」

回到家就一直在上网，回过神来已经过了半夜了……。

由岐 「好像外面天开始亮了……」

由岐 「哈啊……因为夏天太阳出得早嘛」

嘛，毕竟是仔细查看每个帖子……也难怪会花上这么多时间。

由岐 「不睡的话明天就要变成下午到学校了……」

总之，我暂停工作钻进了被窝。

7月16日

*Down the Rabbit-Hole II*

由岐 「干得漂亮……漂亮的跟预料一样迟到了」

看看钟。

时间是中午12点。

让人喷饭的迟到。

由岐 「嗯～优雅的迟到了啊……真是的」

又会惹若槻姐妹生气吧……。

毕竟昨天才说过……结果又逃课了……。

由岐 「哈啊……」

反正要迟到的话……，

还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

我从书包中取出打印出来的东西。

是我昨晚找到的Web Bot Project的网站。

新白莲华协会Web Bot研究所。

由岐 「那个怪异网页的地址……」

我望着电车的路线图。

由岐 「这里是快车……」

这个满地超自然感觉的研究所是在……从这里坐电车过三个站的地方……。

由岐 「新白莲华协会……Web Bot研究所……」

顺便说一下……白莲华协会这个新兴宗教我知道。

是个相当有名的新兴宗教，据说好像是在政界也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团体……。

但是，这个团体是叫做“新”白莲华协会。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吧……还是说是跟白莲华协会有关系的团体呢……。

嘛，不管怎样，管他是什么宗教法人……，还是受到新兴科学影响的……科学狂人……。

由岐 「唔～」

由岐 「去确认一下如何呢？」

由岐 「反正已经迟到了……嘛，只是确认一下是什么样的地方应该也不会  
有危险吧……」

由岐 「而且……」

预言的出处竟然这么近……离这里三站路的研究。在这么近的地方搞  
出的预言……。

竟然发展成这么大的骚动。

不可能不会在意吧。

由岐 「去看一下吧……」

我就这样坐上车……过了三个站后下来。

车站给人的感觉是安静的住宅街，非常普通。

跟我住的地方一样……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由岐 「那个……」

我一边看着打印出来的研究所地图一边走。

由岐 「那个……这里是三丁目，所以……」

东京基本上都差不多。

不管哪个地方都差不多……。

因此目的地相当难找到。

由岐 「找不到……」

真奇怪啊……这个住宅附近没有什么类似研究所的建筑物啊……。

硬要说的话……。

只有一栋破旧的公寓。

由岐 「公寓白莲华吗……呜哇……还真是这名字啊」

由岐 「……咦？」

这栋公寓……几乎没有人在住吧？

由岐 「只有一间房间有人……这个是」

信箱上只有一个名字，其他全部是空白。

我确认一下电表跟煤气表。

除了某一间，其他所有房间都有迁入时通知煤气公司和电气公司的明信片。

由岐 「果然……几乎都没有人住……」

这是什么？

可疑到爆啊……。

由岐 「话说回来……」

唯一的居民门牌没有姓只写着「琴美」。

由岐 「是这个公寓的房东吗……房东是一个人住啊……」

由岐 「嗯～，这是……」

这不是超级可疑吗？

有钱人的怪癖……。

大部分的科学狂人肯定都是那样的……。

由岐 「话说，大概并不是那样……也可能是沉迷于新兴宗教的大妈这种类型……」

说到白莲华就会联想到那个宗教团体。在这个地区也有许多支部……。

即便不是那样，公寓也基本不会取白莲华这种很带宗教色彩的名字吧。

说到白莲华，基本就是「妙法莲华经」吧。

意思应该是「正确教诲的白莲华的教典」……。

由岐 「嗯～」

由岐 「我不由得进到公寓的院子里了……」

话说回来……。

由岐 「也不是很旧啊……」

这栋建筑物看上去并不算很旧……硬要说的话感觉应该是没有好好保养……。

明明有房东在住吧，为什么会这么脏乱呀……。

由岐 「嘛，有房东在住这也是我自己擅自推测的呢……」

由岐 「啊……」

「……」

和开门出来的少女对上眼了……。

少女看到我吓了一跳。

嘛，说当然那也是当然的吧……因为没有其他人住的公寓院子里突然  
间站着一个不认识的人……。

由岐 「啊……那个……」

「为，为什么会在这里……」

由岐 「抱，抱歉……我并不是什么可疑人物……」

啊……说这种话的人反而更可疑……。

由岐 「那个……」

「现，现在……是谁」

由岐 「哎？」

「是谁」

由岐 「那，那个我名叫水上……那个……」

「由岐……姐？」

「由岐姐……我吗……」

由岐 「诶？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呜」

「对，对不起……那，那个……有什么事吗？」

由岐 「啊，不……那个……」

「……」

不妙……突然就进入正题了……。

问题被反问回来了……。

该怎么回答好呢？这个……。

「要进来吗？由岐姐」

由岐 「诶？」

「要……进家里来吗？」

家里？

那样会有危险吧？微妙的……。

少女看上去比我还小。

从她身上并没有让我感到有什么危险性。

但是……还不清楚她家里有没有其他人……果然说有危险的话也有危险……。

公寓很普通……无论是外部装修……还是透过门口看到的玄关……。

看不出有什么危险团体在里面……。

当然，这些证据还是不能保证肯定是安全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很在意……。

果然……。

不能就这样回去……。

由岐 「那么，我稍微打扰一下行吧？」

「好的……」

……。

虽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里面果然也很普通……。

「要喝点什么饮料呢？」

由岐 「不，不用那么客气……」

「乌龙茶可以吗……」

由岐 「啊……可以……」

由岐 「在，在这之前……可以问一下吗，为什么你知道我的名字？」

「对不起……是这样呢……确实有点奇怪呢」

由岐 「啊，并不是那样……」

羽咲 「我……叫做  
间宫羽咲……」

由岐 「间宫羽咲……诶？间宫？」

羽咲 「对……是由岐姐班里的……」

由岐 「间宫……卓司……」

羽咲 「卓司是我父亲」

由岐 「哎？」

让我怀疑是不是听错的事实……。

她刚才说了什么……父亲？

那个间宫的？有这么大的女儿？？

怎，怎么回事……。

很年轻的时候结的婚……不对，再怎么也太奇怪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由岐 「那是……」

羽咲 「开玩笑的」

由岐 「确实是呢～喂，开玩笑啊」

羽咲 「卓司是我的丈夫」

由岐 「呜?!」

羽咲 「开玩笑的」

由岐 「别……别再恶作剧了行不……」

羽咲 「对不起……」

羽咲 「我想要和由岐姐……融洽相处……」

由岐 「不……嘛……该怎么说好呢……不用那么客气也没事的……」

羽咲 「对不起……」

羽咲 「实际上……我是间宫卓司的妹妹」

由岐 「妹妹？」

羽咲 「……对」

为什么间宫的妹妹会在这种地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羽咲 「啊……妈妈……」

由岐 「妈妈？」

名叫羽咲的少女，走进了隔壁房间。

透过门缝可以稍微看到房间里的情况。

……。

是她母亲吗……。

羽咲是那么说的。

确实从外表上的年龄来看，能看出是她母亲……，

但是，她那一动不动的姿势……然后像是凝视着天空一般的视线……。

简直就像是……。

羽咲 「啊，对不起……母亲有点」

由岐 「你母亲是……」

一直凝视着同一个方向一动不动的那个人，是她的……。

羽咲 「对，我想你从外表就能看出来，我妈妈有点……」

……。

由岐 「……是生病了吗？」

羽咲 「对……」

羽咲 「比起这个……为什么由岐姐会来到这里？明明连哥哥都完全不接近这里的……」

由岐 「啊，抱歉……其实我是看到了这个……」

羽咲 「？」

这样说着，我把打印出来的东西拿给羽咲看。

羽咲 「啊啊……是这个啊……」

由岐 「从这个网站上找到的研究所地址就是这里……」

羽咲 「原来如此……你是看了新白莲华协会的网站才来这里的啊……」

由岐 「那个……果然这里是与宗教相关的人的吗？」

羽咲 「那个嘛……我想原本应该是那样的」

由岐 「原本？」

羽咲 「现在只是一栋普通公寓……是属于间宫家的」

由岐 「哎……居然拥有一栋公寓，间宫同学家是有钱人啊」

羽咲 「不……只是父方的老家是很古老的家族……类似乡下的名家的那种」

由岐 「但老家是有钱人的话……」

羽咲 「啊哈哈……好像父亲和母亲是私奔的，两个人都不是很有钱……」

羽咲 「我想这里名义用的应该也是乡下的间宫名义……」

由岐 「那个……那新白莲协会这个名字是……」

羽咲 「确实是呢……曾经是那个白莲华协会的关联团体」

由岐 「曾经是……过去式呀」

羽咲 「嗯，现在如你所见根本不是什么宗教团体，只是栋普通公寓了……」

由岐 「现在这里跟白莲华协会的关系是？」

羽咲 「完全没有……嘛，虽然在母亲心中是认为有关系的……」

由岐 「在母亲心中？」



羽咲 「很久以前母亲是属于白莲华协会的……好像还爬到相当高的地位，不过最后好像是被除名了……」

由岐 「是那样啊……」

羽咲 「之后不知道是撒气还是又爱又恨……就弄了个跟白莲华协会名字很像的教团」

由岐 「就是这个新白莲华协会……」

羽咲 「对，一开始是和从白莲华协会脱离的几个人一起活动……但从某个时期开始母亲就患上了心病……」

由岐 「心病……」

羽咲 「是的……因为家人接连去世……」

由岐 「家人？」

羽咲 「父亲是癌症……哥哥因事故死亡……」

由岐 「哥哥？」

羽咲 「嗯，我有个双胞胎哥哥哦……」

双胞胎哥哥……也就是说在间宫卓司来看是弟弟吗……。

羽咲 「由于两人接连去世……使得母亲的精神患上了疾病……」

由岐 「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吧」

羽咲 「对……就是那样」

由岐 「原来如此……新白莲华协会在实际上已经等同于不存在了……是这样吧」

羽咲 「是这样没错」

由岐 「但是网站还留着……」

羽咲 「虽然母亲平时都那样一直看着墙壁……但有时会打开电脑很热心的开始查些东西哦……」

由岐 「查些什么呢？」

羽咲 「不知道……那些应该都是只有母亲自己知道意思的话……我无法理解……」

由岐 「那个Web Bot Project是你母亲做的吗？」

羽咲 「啊，不是，那个是我认识的人做的」

由岐 「那东西要是没有很高深的知识是做不出来的吧……」

羽咲 「那个人说是个“玩笑之作”」

由岐 「玩笑之作？玩笑之作搞出那种东西……真是会给人添麻烦的家伙……」

由岐 「那么，那个东西真的能预言吗？」

羽咲 「据说是还差一点就能超越未来」

由岐 「还差一点就能超越未来？」

羽咲 「对，听那个人说，貌似是从网络成为话题的用语中抽出具有事件性的东西，作为预言记入的系统」

由岐 「哈？那，那是什么？」

羽咲 「刚开始制作的时候，还是从话题出现开始算起要一天左右才能有所反映的程度，现在经过相当多的改良，貌似话题超过一定数量后数秒内就能有所反映」

羽咲 「他说既然能从 2 4 小时减少到数秒，还差一点就能超越现在，反映出未来会写的东西了」

由岐 「啊哈哈……」

那家伙……该说是脑袋有问题呢……还是白痴吗？哪有人玩笑之作搞出这种东西的……。

由岐 「也就是说……那是模拟预言装置啊」

羽咲 「对，比猜拳故意晚出反映的更快，让人看起来像是预言一样……」

羽咲 「难懂的事情我不太明白，但认识的人很高兴的说是“离未来的尽头还有 3 mm”」

是个笨蛋……那家伙……毫无疑问的。

羽咲 「所以我以为没有人会相信那种东西……发生事件的时候认真检查的话，就会知道那是后来才写上的……」

由岐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发生大事件的时候一看那个网站就能明白啊」

羽咲 「大致上，那个人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把预言做为项目增加上去的……」

什么啊……就算是玩笑之作……也别搞出那种那种意义不明的装置啊……。

羽咲 「其实我也觉得这种东西还是早点删除掉比较好……但妈妈只有在看这个网站的时候才会显得有些生气……」

羽咲 「我想应该也没有人会去看吧……」

啊，但是由岐姐是看了网站才找到这里的吧？」

由岐 「啊，不是……我只是对那种类似伪科学的东西有点兴趣……」

羽咲 「伪科学？」

- 由岐 「啊，不是，应该说是所谓新科学吧……我喜欢观察那种的」
- 羽咲 「是那样啊……」
- 由岐 「嗯……嘛」
- 由岐 「那么，你妈妈是从什么开始看这个网站的？」
- 羽咲 「差不多是从七年前开始吧……」
- 由岐 「你知道那个预言吗？」
- 羽咲 「那个预言？」
- 由岐 「这个网站上写的，关于世界终结的预言……」
- 羽咲 「嗯……就是今年的7月20号的那个对吧？」
- 由岐 「至少那个不是什么晚出的猜拳哦」
- 羽咲 「对，就在差不多4天之后呢……」
- 由岐 「那么，那就是一种形式的预言呢。不过中不中就是另一回事了……」
- 羽咲 「……那个网站也是为了那个预言而存在的哦」
- 由岐 「为了那个预言？」
- 羽咲 「对，2012年7月20号世界将迎来终结……」
- 羽咲 「这是母亲为了证明那个预言是正确的才建起来的网站……」
- 羽咲 「嘛，虽然母亲根本就不会做这种东西……」
- 由岐 「为了那个预言……那个预言是谁说出来的？」
- 羽咲 「听说那是白莲华协会的教祖说出来的事情……」
- 由岐 「是，是这样啊，那么白莲华协会也是这么想的」
- 羽咲 「不，已经将它撤回了」
- 由岐 「撤回？」
- 羽咲 「对……我记得他们发表声明说已经用教祖的力量回避了那个预言中的危机了」
- 由岐 「什么时候？」
- 羽咲 「七年前」
- 由岐 「那刚好是新白莲华协会建立的时候吧？」
- 羽咲 「对，大概在白莲华协会眼中看来，母亲就是个只会碍事的人吧……」
- 羽咲 「虽然白莲华协会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提起诉讼……但母亲好像也握着那边的把柄，所以他们也不想来找什么麻烦吧」

由岐 「原来如此，所以才放任新白莲协会不管啊……」

羽咲 「因为那边是巨大的组织……嘛，既然愿意无视我们那也算是万幸了……」

由岐 「对不起……占用了你这么多时间……」

羽咲 「啊，没有……才没有这回事……」

由岐 「那么……」

羽咲 「那，那个……」

由岐 「怎么了？」

羽咲 「啊……对不起……什么也没有……」

由岐 「？」

羽咲 「要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随时都可以来这里的……」

由岐 「啊，嗯」

羽咲 「还有，如果见到哥哥的话……请告诉他……妹妹让他有空的话就来这里看看……告诉他大家都在等他……」

由岐 「啊，好的……」

由岐 「羽咲最近都没见到哥哥吗？」

羽咲 「……是这样呢……总是见不到哥哥……」

羽咲 「大概……就是这样的诅咒吧……」

由岐 「诅咒？」

羽咲 「啊，什么也没有……」

由岐 「总之，见到的话我告诉他的……」

由岐 「但是啊……也许这样说有些不负责任，但我觉得是没有那回事的」

羽咲 「？」

由岐 「因为，像羽咲这样可爱的妹妹，怎么会有人不想认呢……所以我覺得你哥哥肯定不会不认你」

羽咲 「……」

羽咲 「那，那个……」

由岐 「怎么？」

羽咲 「由岐姐是有青梅竹马的吧……那两个人……」

由岐 「啊，嗯……你说若槻姐妹啊」

羽咲 「……你……喜欢她们俩吗？」

由岐 「哎？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羽咲 「啊，不……那个……」  
 由岐 「……」  
 由岐 「很喜欢哦……因为那是宝贵的青梅竹马嘛」  
 羽咲 「……嗯」  
 羽咲 「真是太谢谢你了」  
 由岐 「嗯，再见」  
 羽咲 「好的」  
 由岐 「……」

为什么那孩子要问那种事呢……。

包括说话态度在内，真是个充满谜团的孩子……。

话说回来收获还是蛮多的。

首先，当然是知道了那个“预言”全部都是胡说八道的。

特别是2012年7月20号的世界毁灭。

最先说出这个预言的是白莲华协会的教祖。

并且实际上他本人也已经撤回那个预言。

由岐 「嘛……说是理所当然的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呢……」

那种预言怎么可能会是真的……。

向她道别之后，我立刻来到学校。

虽然课已经上完了，但我总觉得有点在意学校的情况。

虽然不太清楚……我自己……好像正在被巨大的不安侵袭着……。

果然是已经到了课都结束的时间……。

虽然是放学后……。

但感觉人也少的太厉害了……。

好像也不是都去做社团活动了……。

由岐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果然看不到几个人……几乎没有人从我身边走过。

难道今天是假日吗？

咦？

由岐 「一个人都没有……」

就算是课都结束了的时间……竟然一个人都没有这也……。

发生什么事了吗？

由岐 「哎？」

「啊……」

由岐 「你，你是谁？在我桌子那干什么呢？」

「……那个」

那女生凝视着我。

希实香 「我是隔壁班的

橘希实香」

由岐 「橘……希实香同学？」

希实香 「原来如此……您并不认识我啊……」

由岐 「啊，不……我只是不太擅长记住别人的名字和脸……」

希实香 「能请教一下您的名字吗？」

由岐 「我叫水上由岐……」

希实香 「是水上同学吗……

那么，再见」

由岐 「啊」

逃走了……。那个女生好像是……。

由岐 「抓住了！」

希实香 「哈，哈……你跑得真快，我可是田径部的哦？」

由岐 「诶？是吗？我感觉你好像跑得非常慢」

希实香 「真，真没礼貌！我跑得可是非常快的！」

由岐 「明明很慢……」

希实香 「哼……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

由岐 「不对，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橘同学你在我桌子那里干什么呢？」

希实香 「参观」

由岐 「参观？」

希实香 「……嗯，就是所谓的社会科的参观吧？」

由岐 「那种借口也太……」

希实香 「哼……你真是个麻烦的人」

由岐 「哈？」

麻烦的人？

我为什么要被第一次见面的人说成这样啊。

希实香 「原来如此呢……就是因为有你在，救世主大人作为救世主才那么半吊子呢……」

由岐 「救世主大人？」

希实香 「对，间宫卓司大人」

由岐 「啊！你是那家伙的信徒！？话说那家伙竟然会有信徒！？」

希实香 「竟然会有……真是失礼呢，已经有许多相当多的人聚集到救世主大人的身边了哦」

由岐 「难，难道说，学校的学生这么少就是因为这个？」

希实香 「办公室里好像也开始骚动起来了呢……毕竟现在差不多是回家的时间了……」

由岐 「你，你们打算做什么！」

希实香 「那是跟你没关系的事吧……」

由岐 「呜」

我立即躲开。

太夸张了吧……这个女人……。

由岐 「小，小刀……」

希实香 「要是妨碍我们的话，即使对手是你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虽然确实是拿着小刀……但动作根本是外行人……不是什么大问题。

希实香 「……呵，呵，你很强这一点我还是清楚的哦」

对方举起了什么东西。

我防备着那个……，

但……那就是我的失败……。

由岐 「咕」

强光向眼睛袭来……烙印在凝视着对方动作的我的视网膜上，让我失去了视力……。

希实香 「嘛，我想应该过几分钟视力就能恢复过来了，请保重……那么我就先走一步了」

由岐 「等！慢着！」

……。

……………。

……………。

我检查了一下桌子……没有被动什么手脚的痕迹。

那个人为什么要搜查我的桌子呢……。

由岐 「她称间宫卓司为救世主大人呢……」

事情已经发展成那样了啊……而且她还说还有其他信徒……。

由岐 「看来有必要再稍微调查一下……」

由岐 「一个人都没有……」

我来教室一看，一个人都没有……。

去别的地方转了一下……也只是偶尔有几个人的程度。

……不管哪个社团活动的学生都很少……。

由岐 「尤其是三年级的最少啊……」

镜和司所属的剑道部好像没有在活动的样子……。

我还想跟横山安子谈一下的啊……。

……。

咦？刚才好像有个人影……。

去哪里了呢？

由岐 「彩名同学……你在做什么啊？」

彩名 「跟平时一样……」

由岐 「呼～……我说啊，你不觉得学校里人很少吗？要是星期六的我还能理解……但作为星期四的放学后来说人也太少了……」

彩名 「是吗？」

由岐 「虽然确实是有在进行社团活动……但总感觉人少了很多……」

彩名 「那么应该是逃走了吧……」

由岐 「逃走了？」

彩名 「对……可能是……逃到某个地方去了……」

一个人都不在……啊。

我还在想也许彩名同学还在这的……。

由岐 「嗯～……没有什么重要的情报呢……」

嘛，算了……回去吧……。

果然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啊……。

果然只能放弃……然后老实回家了吗……。

没有什么象样的收获……除了差点被隔壁班的叫做橘希实香的人用小刀砍到……。

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也算是收获吧……，



因为这让我知道间宫卓司已经获得了那种狂热信徒……。

由岐 「呜呜……感觉事情变得大条了啊……」

感觉上还是不要扯上关系比较好。

因为说不定接下来会发展成相当严重的事件……。

但是为什么呢……，

我对这些事件……从城山翼的意外死亡到高岛柘榴的自杀……还有间宫卓司的演说……据说会在2012年7月20号发生的世界终结。

我都没办法将它们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来处理。

总觉得那些事件应该有跟自己有所关联……。

理由不太清楚。

硬要说的话……，

由岐 「我的Ghost……在这样对我低语」

差不多这种感觉？

在我想要直接走出校门的时候……察觉到了某种异变。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中庭那里好像有很多人影。

由岐 「怎么回事……那些人影……」

这种时间……不知为何聚集在后院的可疑身影……。

由岐 「本来现在应该是社团活动也结束了的时间……应该不会有人的，但为什么这种时间会在后院……」

我马上追了上去。

由岐 「一个人都没有……」

由岐 「确实好像是往中庭那边跑过去的……」

由岐 「呜?!」

诡异的声音。

有什么东西一瞬间撞扁破裂飞散开……的那种声音。

就在自己的眼前。

就在自己的脚下来那种声音。

脚踝上好像粘着什么温热的东西。

非常恶心的……温热……。

由岐 「欸」

「好痛」

「呜，好痛。呜」

「呜，呜，啾……」

应该是肺部破裂了吧……从抓住了我的脚的某人嘴里漏出了难以想象是人类发出的毛骨悚然的漏风声。

「好痛……呜啾，啾鸣……」

我的视线跟抓住我的脚的某种东西对上了。

由岐 「濂，濂名川老师?!」

扭曲的脸。

被染成暗红的衣服。

在我明白过来那个人是濂名川老师之前花了几秒钟。

由岐 「发，发生什么事了？」

濂名川 「间，间宫……呜」

由岐 「什，什么？」

濂名川老师拼命的想说些什么。

濂名川 「…卓……司……君」

由岐 「卓司君？」

她的双眼迅速的失去了神采。

瞳孔逐渐放大。

由岐 「濂名川老师!」

我马上确认情况。

周围除了濂名川老师的身体之外，还散乱着应该是她随身携带的小物品。

其中也有她的手机。

我马上捡起手机准备叫救护车。

由岐 「啊，是医院吗，能请马上到衫之宫北校来吗？有人从屋顶掉了下来……」

由岐 「嗯，是的。我叫水上由岐。对，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由岐 「掉下来的是……一名老师……啊，好，我知道了」

由岐 「总之得先去通知一下办公室……」

「真不愧是救世主大人……跟预言的时间丝毫不差」

由岐 「这，这个声音」

由岐 「哎？」

橘同学从我手中一把抢走濂名川老师的手机。

希实香 「十分抱歉……但是这个还有用我就先收下了……」

由岐 「又，又是你！」

希实香 「真是的……真是拿救世主大人没辙……是因为有点脱线吧……所以才会被你这种人趁虚而入……」

由岐 「趁虚而入？你，你在说什么？」

希实香 「说这种话你也听不懂吧。总之你这个无关人士请闭上嘴巴在一直看到最后吧……」

希实香 「嗯……是这样啊……从原来那时就开始登陆了啊……濑名川老师……」

希实香 「啊，是这回事啊……介绍清川老师的也是……」

希实香 「呜哇……好多的短信啊……」

由岐 「橘，橘同学……你……」

希实香 「啊，水上同学……比起这个还是先关心一下老师吧」

由岐 「啊……」

对了……总之要先去一趟办公室才行……我……。

由岐 「切」

我跑向办公室。

由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头痛很严重……几乎快让我失去意识……。

是因为精神受到打击吗……还是说是其他原因……。

由岐 「呜」

是因为突然跑起来的原因吗……头好痛。

前后之间的记忆也很模糊……，

总之，等我回过神来……周围已经完全变暗了。

虽然太过慌张让我记得是很清楚，但好像跑了很多地方……。

通知老师……赶到现场……等待救护车……。

由岐 「呼……话说回来……」

这头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由岐 「咦？镜和司的房间没有开灯。去哪里了吗……」

由岐 「嘛，毕竟是最后的夏天……说不定是月下跑步去了吧……」

那两人还不知道今天的事吧……。

暂时一段时间差不多会休校吧，尽量让她们晚些知道比较好。

呼……。

我打开电脑的电源。

由岐 「还没有看全部的贴子呢」

我马上打开邮箱确认邮件。

由岐 「咦？这是什么……」

死掉了。

由岐 「这个诡异的标题是什么……」

我打开那个名称诡异的邮件。

内容是……。

又有人死掉了

是从屋顶落到中庭

无人能阻止更多人死去

再过不久就是真正的终结

由岐 「这个是……」

这就是横山安子也收到过的邮件啊……。

邮箱网址也是……包含有takasimazakuro这样的文字。肯定不会错。

这就是高岛同学发来的诅咒短信的最新版啊……。

但是为什么？

由岐 「至今为止明明都没收到的……为什么这个诅咒短信突然也发到我这边来了……」

为什么？

明明至今为止都没收到的……。

由岐 「而且这个……应该是只发到手机上的吧？为什么用电脑上的邮件发来了？」

我姑且去确认了一下真正的邮箱地址的邮件服务器。

这是没有跟朋友说过的邮箱地址。

由岐 「果然……是这样啊……」

真正的邮箱地址的邮件服务器里没有收到那封邮件。收到的只有用完就扔的免费邮箱……。

也就是说，收到诅咒邮件的只有告诉横山洁的那个免费邮箱的服务器。

潔 「不用说得那么强硬啦……而且大家都是用手机上那个网页的哦……根本没有人会用电脑去上吧」

诅咒邮件基本上都会发到手机上……而且，注册那个网页的人基本上填写的都是自己手机的邮箱地址……。

由岐 「也就是说……」

理由只有一个。

由岐 「只会发送给在裹揭示板上注册过的全部的人……那个诅咒短信……」

也就是说……，

这个邮件根本不是高岛柘榴的幽灵发的……。

诅咒邮件只不过是管理这个裹揭示板的人发出的而已……。

也就是说这只不过是由人为导演出来的灵异现象。

我看看……，

最高级域名是.net……左边是sawayaka……。

这样应该能获得一点情报吧……。

总之，我先用域名注册情报搜索服务搜索一下看看……。

由岐 「话是这么说……也不会那么简单就让我锁定目标吧……」

由岐 「我看看……」

由岐 「域名对象……无……看来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线索啊……」

由岐 「服务器的地点是在福冈……很常见的服务器名……这就跟什么都没搞明白一样啊……」

由岐 「注册时间是……2010年6月30号……有效期限是从那以后的三年……」

理所当然的……没有得到什么重要的情报……嘛，也不可能这么简单就抓住他的尾巴啊……。

由岐 「完全不行啊……」

总之，我继续开始昨晚的工作。

由岐 「还有些贴子没看……我也很在意在那之后学校里那些人的反应呢……」

## 4:高岛短信综合

高岛短信……。

啊是这样啊……据说是高岛同学发来的诅咒短信是被这样称呼的啊……。

1: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18:52:25 ID:MARUKOME

这里是大家用来确认据说是高岛柘榴发来的短信的帖子。

上一贴

好像收到啥了(———慨—)」好可怕～

<http://15515743.net/~5425596548565645657676>

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3(月) 18:58:22 ID:MARUKOME

● 已确认的短信

>我借由死亡重生为战士

>本应该是这样的

>好痛

>明明没有身体却好痛

>变成这样好痛

>因此

>大家都会死

>在8天后死掉

>所有人肯定都会死。

收到除这个以外的短信的人请写出来。

3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4(火) 09:28:12 ID:ERAЕ

>我借由死亡重生为战士

>本应该是这样的

>好痛

>明明没有身体却好痛

>变成这样好痛

>因此

>大家都会死

>在4天后死掉

>所有人肯定都会死。

早上起来看到邮箱收到了这个，大家都有收到吗？

3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4(火) 09:38:12 ID:MAME

有收到。

大概是AM09:12左右收到的。

死亡的倒计时吗……。

说起一模一样的文章确实让人格外害怕呢……。

真是很厉害的手段……。

120:聪子:2012/07/14(火) 12:12:48 ID:satokon

>好痛好痛

>好痛

>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

我这里收到这种短信。大家有收到吗？

121: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4(火) 13:15:11 ID:atata

没有收到那种的哦？

122:赤坂惠:2012/07/14(火) 13:22:25 ID:megu

我也收到了。跟聪子收到的短信一样。

12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4(火) 13:25:21 ID:atata

你们是欺负高岛的人吧。

我们没收到。



124:聪子:2012/07/14(火) 13:29:18 ID:satokon

明明不只我们两个的……为什么就只有我和惠收到这种短信啊

125: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4(火) 13:33:31 ID:atata

所以说是因为你们欺负高岛了啊。

166:聪子:2012/07/14(火) 13:36:33 ID:satokon

我会死吗？会被高岛杀死吗？

168: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4(火) 13:40:42 ID:kiri

不如说为了不连累到我们请快点去死吧

……。

是不是注册这个揭示板的所有人都有收到高岛短信了啊？

但是……。

23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5(水) 07:24:22 ID:ERAE

>血从头上流出来  
>又会有人头上流血倒下来  
>溅出好多血  
>今天也溅出好多血  
>头会变得全都是血  
早上起来收到了这种短信。  
真心恐怖。

23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5(水) 07:28:12 ID:MAME

收到了。  
大概是AM07:10左右收到的。  
这个是指又会有人死掉吗？

234: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5(水) 07:32:52 ID:DADA

收到了。  
今天谁会死吗？

235: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5(水) 07:38:15 ID:NOIOINO

又没有说清楚真的有人死。  
只说血从头上流出来。

236: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5(水) 07:42:45 ID:YAKEMO

这个要是给她说中的话真心不妙吧？

完全就是高岛的诅咒吧。

15号的早上啊……这个是间宫卓司用花瓶打老师的头的几个小时之前发的吧……。

话说回来，那时确实有学生大叫短信怎么怎么了……是由高岛短信预言过的啊……。

由岐 「话说回来……」

我本来以为每个在裹揭示板登陆的人都会收到高岛短信……，

根据看到这里的内容，高岛短信存在整个揭示板的人都会收到的公共短信，以及发给某个人的短信……。

至少，貌似只有网名叫“赤坂惠”和“聪子”的两个人收到的是特别的短信。

原来如此……。

由岐 「还有就是……」

1:能获救之人和不能获救之人3

这个帖子都到3了吗……。

最早贴出来的大概是昨天上午10点左右……这样一想还真是快啊，根本不是裹揭示板的盖楼速度……。

1:聡子:2012/07/16(木) 15:13:12 ID:satokon

>很多人都确认到了吧。

>并且看到了吧。

>在高岛短信的预言中，预言了我的觉醒。

>我现在在这里站起来了。

>作为救世主。

>现在正是，将得到救赎之人和得不到救赎之人

>正被放在筛子上吧。

离世界毁灭已经没有多少时间。

这个是思考救世主间宫卓司大人的话中意思的贴子。

上一贴

将得到救赎之人与得不到救赎之人2

<http://15515743.net/~5425596548565645657676>

2: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6(木) 15:26:15 ID:kei

好像是间宫卓司和高岛短信的预言一样了。

这样，要是今天有人死的话，就是一切都是真的吗？

3:北校生无名氏:2012/07/16(木) 15:30:20 ID:inkin

>>2

是那个高岛短信和那个间宫预言对吧。

●16号9:20 高岛短信

>又有人死掉了

>从屋顶落到中庭

>无人能阻止更多人死去

>再过不久就是真正的终结

●15号第一节课上课时间宫预言

>借由再一次的死亡

>死的浓度将再次得到证明吧

>将会有许多人再次目击到死亡

>然后死者将会诉说……

4:赤坂惠:2012/07/16(木) 15:35:40 ID:megu

间宫大人的预言是绝对会说中的。

因为，那个人帮我们制止了高岛的诅咒。

你说啥啊……。

随着帖子的展开，好像是朝着莫名其妙的方向前进着……。

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就相信间宫说的话了呢？

明明昨天大家还在群嘲呢……。

我从最开始的帖子开始重新调查。

1:能获救之人和不能获救之人1

昨天确认过的帖子……。

事情发展好像是间宫说自己是预言者，然后就有人或是插科打诨或是生气地不断回复。

照事态发展来看，从这时候还看不出会出现翻盘。

由岐 「……」

由岐 「这个……」

356:聪子:2012/07/15(水) 23:13:12 ID:satokon

能展示一下你身为救世主的证据吗？

如果你是救世主的话就来阻止高岛的诅咒吧。

357:赤坂惠:2012/07/15(水) 23:15:40 ID:megu

别只在那耍嘴皮子。

去阻止高岛的短信啊。

“赤坂惠”和“聪子”……。

好像是……欺负高岛的二人组……害怕的要死的那两个人……。

430:间宫卓司:2012/07/16(木) 01:33:32 ID:mamiya

阻止高岛的诅咒？

那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她今后的预言很有用哦？

431:无名的北校学生:2012/07/16(木) 01:35:21 ID:rondo

不要阻止高岛短信。

要是真停止预言的话，就杀了你们。

432:赤坂惠:2012/07/07/16(木) 01:36:20 ID:megu

停止那只有我和聪子收到的。  
那只让人感觉可怕的短信啊  
那个短信隔一小时就来一次啊

可怕的短信……。

不停写着「好痛」的那个啊……。

那种短信每隔一小时收到一次啊……难怪那两个人会那么神经质  
……。

444:间宫卓司:2012/07/16(木) 01:37:32 ID:mamiya

现在开始照我说的去做就行。  
首先，现在去衫之宫市车站的新区大道边沿的住宅小区，面对正面大门向左  
走5米的地方

446:无名的北校学生:2012/07/16(木) 01:38:21 ID:rondo

那个？不是是高岛自杀的地方吗？

447:赤坂惠:2012/07/16(木) 01:40:40 ID:megu

你开什么玩笑，谁会去那种地方啊

448:聪子:2012/07/16(木) 01:41:12 ID:satokon

高岛死掉的地方太恐怖了谁敢去啊  
会被诅咒死的

453:间宫卓司:2012/07/16(木) 01:43:32 ID:mamiya

最终决定要不要去的是你们  
不管去不去，反正你们都会被高岛的诅咒杀掉吧？  
高岛死掉的地方，掉着她的一束头发。  
把那个拿回家

456:无名的北校学生:2012/07/16(木) 01:49:11 ID:rama

>>453

超wwwwww傻www

怎可能会有高岛的头发掉在那。

更何况是一束wwwwww

警察检查过现场，那时就已经清理得很干净什么都没剩下啦wwwwww

那是当然的……。

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了，现场不可能留下一束头发……。

间宫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477:赤坂惠:2012/07/16(木) 02:45:40 ID:megu

我现在在到公寓下面……找到了。

一束黑色的头发……。

这个怎么看都是高岛的头发啊……。

因为……头发根部的地方带着头盖骨……

478:聡子:2012/07/16(木) 02:45:42 ID:satokon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在这个回复之后。

那个贴子就再也没有人回复过。

简直就像是所有人都睁大眼睛想知道后面的结果。

479:赤坂惠:2012/07/16(木) 05:05:40 ID:megu

停下了……。

480:无名的北校学生:2012/07/16(木) 05:06:11 ID:rama

>>479

kws

481:赤坂惠:2012/07/16(木) 05:08:45 ID:megu

回到家后

从间宫那里打来电话

那家伙明明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

他教了我把高岛的头发烧掉的方法

还有封印诅咒的方法

在念完咒语后

停下了

482:聪子:2012/07/16(木) 05:15:42 ID:satokon

两个人在家里按照间宫说的进行了仪式

好像真的停下了

平时的话应该会在4:01和5:01收到的短信没有来了。

由岐 「这是什么……」

在那之后，又有几个人找间宫商量同样的事。

那些应该都是受到高岛诅咒的事情，全部都被间宫解决掉了。

然后，今天AM9:20又有新的高岛短信。

又有人死掉了

从屋顶落到中庭

无人可以阻止更多人死去

再过不久就是真正的终结

这种内容的短信，发给了这个揭示板里的人。

因为这是跟昨天间宫的预言的内容一样的事情，所以可信度进一步增加了。

实际上，预言中的今天。

瀬川唯从学校的C栋坠落死亡。

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揭示版里已经没有人会怀疑间宫了。

他使用网络这个特殊的环境……成为了领袖。

之后就是一片惨状……。

与正常的思考相去甚远的妄想代替了现实，成为了他们的事实。

由岐

「这样简直就像是……」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

耶稣准了他们。

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

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7月17日

*Down the Rabbit-Hole II*

由岐

「……」

由岐

「……总觉得格外的安静啊」

嘛，既然休校了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而且，连续有人死亡还要继续正常上课……这根本不可能吧……。

由岐

「……」

由岐

「早上好」

清川

「……」

由岐

「嗯？怎么了么？」

清川

「……唉？」

清川

「啊，嗯……对，对不起，对不起……」

清川

「那，那个……能确认一下你的名字吗？」

由岐

「哎？名，名字？」

清川

「可以的话……行吗……」

由岐

「我是水上由岐，怎么了……」

清川

「是，是吗……我，我知道了……也是呢……毕竟没有穿着白大褂嘛……」

由岐 「白大褂？」

清川 「不，没什么……是我在自言自语……」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清川 「那，那个……你来到这里是要……」

由岐 「哈啊？你在说什么啊？是老师你们叫我来接受心理辅导的吧？」

清川 「诶？心理辅导……啊，对，对啊……啊哈哈……对，对不起……」  
怎么回事？这个人很明显的不对劲啊……。

清川 「啊，嗯……心理辅导的老师应该马上就会过来……」

由岐 「嗯～，我必要接受什么心理辅导吗……」

清川 「因，因为……毕竟发生了那种事嘛……」

由岐 「嘛，不用那么担心我也没关系的。我可是非常的有精神哦」

清川 「那可不行哦……毕竟就在你眼前有个老师坠楼了……」

清川 「有可能会产生心理创伤压力紧张综合症……其他老师也这么说的」

由岐 「心理创伤压力紧张综合症吗……我觉得既然我本人都说不要紧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清川 「别那么说……学校方面也是要保持体面的」

由岐 「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

清川 「话，话说回来老师还真是慢呀……」

由岐 「是这样呢……」

清川 「……」

清川 「那个……我有点事想问一下水上同学，可以吗？」

由岐 「怎么了吗？」

清川 「有点难以开口……」

由岐 「是濑名川老师的事情吗？」

清川 「……是呢……」

明明说是去找心理辅导老师的，现在却问起这种事情……。

也就是说……清川老师应该也很想知道吧……。

毕竟是工作上的伙伴……。

由岐 「怎么说好呢……我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况且老师临终前也不是能说出什么的状态……大概肺都破裂了」

清川 「是，是吗……」

由岐 「那么，为什么濑名川老师会自杀？」

清川 「那，那个。还没有肯定濑名川老师是自杀……」

由岐 「话说回来，我还没问在那之后怎么样了……」

清川 「在那之后？嗯，叫了救护车……然后警察也来了，闹得很厉害……」

由岐 「老师在那之后呢？」

清川 「啊……嗯……在送到医院后停止了呼吸……」

由岐 「是这样啊……」

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话虽如此……但这个人竟然连这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说……。

由岐 「濑名川老师的坠楼是意外？还是自杀？」

清川 「目前还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濑名川老师是一个人爬上C栋的屋顶的……」

由岐 「一个人？」

清川 「还有人证言说后来她是自己掉下来的……根据那个证言与其说是自杀，看起来更像是事故」

由岐 「看起来像是事故？」

清川 「自己攀过栏杆……好像要做什么的样子……但具体要做什么就没人知道了」

清川 「据那个人说，与其说是爬上栏杆然后直接跳下去……不如说是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掉下去了……」

由岐 「哎……有目击者啊……」

清川 「证言有好几个……不止是学生，甚至连住在附近的人里也有人看到了她的身影……」

由岐 「那么这就不是他杀……」

清川 「大概……」

由岐 「大概是指？」

清川 「啊，大概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情……

发生事故的时候，有其他老师发现有可疑人物在学校里徘徊……」

由岐 「可疑人物……」

清川 「好像并不是学生……拿着很大的相机……具体有什么目的就不清楚了……」

拿着相机的可疑人物啊……，

那个……与其说是可疑……倒不如说应该是已经招来媒体记者了吧……。

毕竟连续有人死亡……媒体记者开始采取行动也并不奇怪……。

由岐 「濑名川老师是有什么烦恼吗？」

清川 「我没有听说过有那种事……」

由岐 「但濑名川老师可是高岛同学的班级的班主任啊……」

清川 「所以呢？」

由岐 「自己班里的学生自杀的话……应该会有各种责任问题吧……」

清川 「为什么？高岛同学的自杀确实很令人痛心……但责任又不在唯身上」

为什么突然说了唯什么的呢……这个人。

话说貌似那两人关系好像很不错呢……清川老师和濑名川老师……确实在这职场上同年代的人几乎没有呢……。

但是……相对的她看起来却并不是特别悲伤……。

与其说是悲伤倒不如说是……，

害怕？

由岐 「就算没有责任，但总会对此件事感到头疼的吧？」

清川 「嘛，那也是……也许确实是那么一回事……但那跟这次的坠楼死亡又没有关系」

由岐 「为什么你能说得这么肯定？」

清川 「那，那是……」

由岐 「总之……就当作濑名川老师没有责任行了吧？」

清川 「什么就当作。是根本没有责任。医生和警察都认为，关于高岛同学的自杀是由于神经过敏而引起的突发性行为」

由岐 「原来如此……您是说高岛同学是因为心病自杀……而不是由于欺凌等外界因素」

清川 「才，才没有什么欺凌。根本不存在那样的事实……或者说……至少我们尚未发现存在那种事」

由岐 「啊，不……我并不是说存在什么欺凌哦……」

清川 「啊，  
是，是呢……」

……。

看上去，反应好激烈。

简直就像是进入了敷衍媒体的模式一样……。

看来……教师们也是相当的不安呢……。

在他们眼中看来，高岛柘榴的自杀的原因是由于欺凌，而濑名川唯也感到自责所以自杀了……这样的真相是不能公之于众的吧……。

关于高岛同学，貌似不管是警察还是验尸的医生，都判断她只是单纯的由于神经过敏而跳楼的……，

濑名川老师也跟此事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意外而坠楼死亡……。

他们是想让事件以这种形式平息下来吧……。

但是……那恐怕是不可能的。

上周城山翼意外坠楼死亡，同一周的星期天高岛柘榴在衫之宫车站附近自杀。

然后这次，濑名川唯老师从屋顶意外坠楼死亡。

这对于学校方面来说是最方便的解释……。

这个学校貌似已经被网上的人曝光……有可能会遭到电话采访。

嘛，今天学校休校的原因，反正肯定是职员室里电话响个不停吧。

在网上得知这所学校存在的匿名群众的电话攻击……。

差不多是媒体掺上一脚的时候了……媒体记者也是很关注网络信息的。

实际上也有人目击到有人拿着照相机……，

如果媒体已经开始行动起来的话，学校那种方便的解释，肯定马上就会被推翻吧……。

比起这个更令人在意的是……濑名川老师的死亡。

根据证言者的说法，与其说是“自杀”倒不如用“事故”形容比较贴切。

濑名川老师是高岛同学的班主任。

高岛同学有受到欺负是事实。

问题是，究竟濑名川老师知不知道高岛柘榴被欺负？关键是这个。

要是知道的话，对高岛同学的自杀感到自责而自杀的可能性就很高。

如果不知道的话，那就与证言一样……这回的事件只是单纯的“事故”……。

清川 「那个……水上同学」

由岐 「嗯」

清川 「我想反过来问你一下……你有听说过关于欺凌的传闻吗？不止是高岛同学，包括整个学校」

由岐 「那种事我不太关注……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想知道那种事情的话，去确认一下里揭示板应该就可以了吧？」

清川 「里，里揭示板」

由岐 「……」

清川 「那，那是什么？」  
演技好烂……早都穿帮了……这个人明明就知道……。

清川 「有那种东西吗？」

由岐 「谁知道呢，我也只是听到有传言说存在那种东西」

清川 「传言啊……」  
这个人知道有里揭示板……就是说应该也知道高岛柘榴遭到欺负的事实……。

明明知道却装做不知道……。

那样的话……，

既然这个人知道的话，那么身为同事的濑名川老师知道的可能性也很高……。

也就是说……。

濑名川老师的坠楼不是事故而有可能是自杀……。

清川 「总之，老师的坠楼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但是根据警察的说法，只有自杀和意外这两条线……」

清川 「C栋屋顶基本上是不开放的，所以学生不可能进得去，在坠楼之前也有很多老师看到濑名川老师找勤务员借走钥匙……」

由岐 「原来如此……找来找去找出来的都只有证明是意外死亡的证据啊……」

清川 「是呢……」

根据清川老师的口气，学校方面应该认为那是和间宫卓司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吧……也就是说对警察隐瞒了那个事实呢……。

确实也许可以说是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也认为并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关系……。

但学校方面的真实想法应该是不想被人知道这件事吧……。

由岐 「话说回来……消失的学生出现了吗？」



- 清川 「消，消失的学生？  
啊，好像是听说有那种事呢……」
- 由岐 「怎么样了啊？」
- 清川 「呜，嗯……那个……几乎都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或是在街上被警察辅导……」
- 由岐 「就算这样，还是有人下落不明对吧？」
- 清川 「啊，呜，嗯……」  
为什么语气会变得吞吞吐吐啊……。
- 清川 「啊，校内广播……」
- 校内广播 「清川老师。清川老师。您在的话请马上到办公室来一躺。心理辅导的片贝先生打电话找您」
- 清川 「心理辅导的医生找我？」
- 由岐 「是打电话来说会迟到吧？」
- 清川 「我去一躺办公室，你等我回来」
- 由岐 「好的……」  
这电话再怎么想也是联系一下说会迟到……。  
心理辅导什么的我不根本不想接受啊……。
- 由岐 「话说回来……」  
清川老师知道里揭示板……也就是说也有收到那个诅咒短信。  
但是，她却装做什么事都不知道。  
话说回来……。  
那个时候……。
- 希实香 「嗯……是那样啊……从那个时候起就注册了啊……濑名川老师……」
- 希实香 「原来是这样啊……介绍清川老师的也是……」
- 希实香 「呜哇……好多的短信啊……」
- 由岐 「呜?!」
- 由岐 「注册了？好多条短信？」  
注册什么的再怎么想都是指里揭示板。  
短信的数量应该是指诅咒短信……。  
也就是说……。
- 由岐 「濑名川老师也看了那个里揭示板……也有收到过诅咒短信」

由岐 「还有……她还说通过濑名川老师的介绍清川老师也注册上了……」  
也就是说……清川老师也有看那个里揭示板……肯定也有收到过那些短信……。

那么……我可以相信那个人吗……。

揭示板不断的产生狂热信徒……。

到底有没有办法断定清川老师并没有被其感化呢……。

尤其是，濑名川老师是清川老师唯一的同事。

关系好到能当那个揭示板的介绍人……。

这样的人死了，她还能保持正常吗……。

普通人的话肯定是悲伤得请假暂时不来学校了……。

但她却……，

由岐 「……」

由岐 「……确实能感觉到她在害怕……但从她身上并没有感觉到类似悲伤的东西……」

老师坐着的位置上，放着清川老师的一套文件和手提包。

不知为何……我看向老师的手提包。

很小的手提包啊……。

与其说是手提包不如说是单肩小包……。

由岐 「咦……」

从小包里稍微露出类似手机吊坠的东西。

由岐 「那个是……那好像是在哪看见过的吊坠……」

由岐 「……呜」

我打开清川老师的小包的拉链。

由岐 「这个是……」

由岐 「濑名川老师的手机……」

这确实是我昨天拣起来然后被橘同学抢去的手机……。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清川老师的小包里？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假如说，是橘同学不小心遗失而让清川老师拣到了，这也不是应该由老师保管的东西。

从常识上来思考的话，应该是由警察……交给死者家属的东西……。

为什么清川老师会拿着濑名川老师的手机……。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清川老师她……。

由岐 「哈，哈，哈……」

由岐 「哈，哈……我把濑名川老师的手机拿出来了……」

由岐 「但是……这也不是应该让那群家伙保管的东西……」

怎么办呢……总之交给警察是最安全的吧……。

我觉得那样做应该是最安全的。

但是，我的深层心理却不允许我这样做。

这个事件不能交给他人处理，我的内心深处不断这样说。

由岐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那样想呢」

我应该是跟这个事件毫无关系的。

高岛柘榴同学这个人我也不太了解……我跟间宫卓司也没见过几次面。

这次死掉的濑名川老师，还有之前的城山翼……基本上都和我没有关系。

就算如此，我心里的某人却这么说。

「这件事必须要由我来阻止才行」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想？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跟这件事扯上关系呢。

由岐 「呼……」

总之先检查一下濑名川老师的手机吧。

由岐 「……」

由岐 「果然……」

短信全部都被删掉了。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是被谁看到的话，毫无疑问的会让警察真正行动起来的。

现在，警察还没有将这次的事故及自杀互相串联起来的依据。

他们认为那是完全是不相关的案件，没有考虑到其中存在第三者的意志的介入。

由岐 「虽然不知道是橘同学……或者是清川老师……」

不管是谁，肯定某个人删除的。

在没有将这东西当作证据交给警察的那一刻起，清川老师是共犯的可能性就非常高……。

由岐 「到底……事情变成什么样子了啊」

由岐 「这个终端机型……这样的话……」

应该说运气很好吧……。

本来的话复原手机短信这种事对于外行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据我所知并不存在可以复原手机短信的软件。

嘛，像手机这种单独进化的东西，跟PC邮件的结构有很大不同呢……。

虽然是那样没错……但实际上只有这个手机的机型，从删除短信起的30天之内，短信还是会残留在服务器里面……。

因此，能够再次收到被删掉的短信……。

由岐 「因为是在昨天删掉的……所以重要的短信应该全部都能再次接收……」

我打开电脑，然后登上里揭示板。

由岐 「确实是……有个高岛短信一览的帖子……」

存在着一个大家用来确认收到的高岛短信的帖子。

根据帖子上的内容，貌似虽然几乎所有人收到的短信都一样……但也有单独发送的高岛短信。

也就是说，貌似高岛短信存在公共短信和个人短信这2种。

关于个人短信，是因为收信人的性格问题吧，没怎么贴出其中的内容。

大概是因为其中写了关系到自己和高岛柘榴的事情吧……。

濑名川老师手机里再次接收到的高岛短信和贴在里揭示板上的公共短信。

把她们对照一遍的话，就应该能知道濑名川老师收的个人短信是什么，以及是不是这些短信将她逼上了绝路。

……。

……………。

……………。

由岐 「呜哇……出来一大串啊……」

里揭示板上有名叫“聪子”和“赤坂惠”的女生吵着说过她们每隔一小时就收到高岛短信……。

由岐 「濑名川老师也是一样啊……」

这个数量……根本用不着和共同短信进行对比啊……。

她收到的高岛短信总共有62条……即便对方不是死人那也很恐怖了……。

我仔细地读完62条短信。

最初的短信当然是。

2012/7/12 22:44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我借由死亡重生为了战士

本应该是这样的

好痛

明明没有身体却好痛

变成这样好痛

因此

大家都会死

6天后死

所有人一定都会死。

最初收到的高岛短信……。

由岐 「……咦？」

怎么回事……从第一封短信到收到第二封短信的间隔的时间蛮长的……。

从收到第一封短信起都过了三天……。

即便如此……，

2012/7/14 18: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好痛好痛

好痛

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

由岐 「从第二封短信起是每小时一封……定期的收到短信……」

由岐 「内容大致上一样……连续的『好痛好痛』……」

由岐 「但是这么多数量的短信……做这种事的人还真是闲啊……」  
……。

由岐 「咦……」

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发现……。

从15号晚上开始，有实际内容的短信增加了。

2012/7/15 21: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那个时候你明明看到的

却什么都没做

明明是知道的

却装做不知道

这个应该是指……濑名川老师察觉到欺凌事件却没有出面阻止吧……。

然后被死去的高岛同学指出她的罪状……。

原来如此……这还真是恐怖。

2012/7/15 22: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我一直在C栋被欺负的事

你应该知道

因为钥匙是从老师那借来的

C栋？

这个是指……濑名川老师跳楼的C栋吧？

2012/7/15 23: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我的人偶被从屋顶上扔下去了

我没有那个的话

是没办法成佛的

这件事

你肯定知道

因为钥匙是老师借给她们的

2012/7/16 00: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老师拥有钥匙

老师是知道的

想要人偶

2012/7/16 01: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黑色的人偶

我的黑色人偶

2012/7/16 02: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被扔掉的人偶在说它很冷

想要跟我一起回去

所以把它带过来



2012/7/16 03: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我是把人偶带走好呢

还是把你带走好呢

2012/7/16 04: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黑色的人偶不见了

就把你带走

2012/7/16 05: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一起来吧

2012/7/16 06: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我想要跟你一起走所以现在去找你

2012/7/16 07:00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好不容易来到你的房间里的  
为什么你不在呢？  
一碰到你房间里的那些可爱的人偶  
它们的头就全部都掉下来了

2012/7/16 08:03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我没有身体  
身体坏掉了  
是人偶吗  
我需要你

2012/7/16 09:02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没有身体没有身体  
身体坏掉了  
我需要你  
一起走吧

2012/7/16 10:02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題

---

你在哪里？

我

需要你

一起走吧

2012/7/16 11: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題

---

好痛

2012/7/16 12:04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題

---

好痛身体好痛

2012/7/16 13: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我失败了

胳膊断了

脑浆溢出

好痛

好痛啊

2012/7/16 14:03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血边走边流

好冷

好冷啊

你在哪？

2012/7/16 15: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在走廊上看到我没有？

马上就去找你

2012/7/16 16:02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在走廊上看到我没有？

马上就去找你

2012/7/16 17: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现在在职员室里蹲着

在看着你

2012/7/16 17:58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

在你后面

好了抓到你了

这是最后的短信……。

时间是17点58分……。

刚好是老师坠楼的时间……。

差不多是掉下去的瞬间……。

由岐 「这个……先不管是不是幽灵……能看得出来是在诱导濑名川老师……」

我撇开收到的短信开始确认发送的短信。

因为是第一次收到高岛短信，濑名川老师就回复了。

2012/7/12 19:02

to 高岛柘榴

subject Re:

这是什么恶作剧？

伪装成高岛同学的短信也太性质恶劣了。

你到底是谁。

这样愤怒的回复中……也逐渐没办法隐藏对多次收到的高岛短信的恐惧。

道歉，然后又开始生气，这类的短信又是一大堆，这个也要重点调查一下。

2012/7/15 21:06

to 高岛柘榴

subject Re:

不是的。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赤坂同学和北见同学的社团活动中写生时需要使用屋顶

我只是让勤务员将钥匙暂时交给我保管而已。

2012/7/15 22:08

to 高岛柘榴

subject Re:

---

所以说是她们说是要在C栋写生，  
我是真的不知道她们在那里欺负你。  
对不起高岛同学

2012/7/15 23:09

to 高岛柘榴

subject Re:

---

人偶吗？  
人偶被扔掉了吗？  
从屋顶上被扔下来的话，  
也许会被人放在遗失物箱里了。  
明天老师去帮你看一下。

2012/7/16 00:06

to 高岛柘榴

subject Re:

---

老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人偶老师明天一定会去找的。

原来如此……因为社团活动而开放C栋的人是濑名川老师啊……。  
她本人应该也不会想到是为了欺负同学才使用屋顶的吧……。  
话说话来……她是相当的害怕吧。

2012/7/16 06:06

to 高岛柘榴

subject Re:

不行不要到我房里来，

求你了。

请不要来。

我马上去找人偶。

2012/7/16 07:09

to 高岛柘榴

subject Re:

遗失物箱我找过了好像没有。

但是，再过不久勤务员就会来了，

到时我会帮你问问人偶的事的

让人感觉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文字。

看上去已经由于恐惧而变得失去判断能力了。

由岐 「最后遇到的时候……濑名川老师已经变成这种状况了啊……」

2012/7/16 17:08

to 高岛柘榴

subject Re:

对了。或许还留在C栋的屋顶上说不定掉在屋檐什么的上面了老师帮你看一下

濑名川老师最后发的就是这封短信。

之后她去了勤务员室，借走C栋的钥匙，然后从C栋上坠落。

濑名川老师是被高岛短信杀死的。

老实说……说不定不要再深入追查下去比较好。



不管怎么想也太过危险了……。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像我这种抱着闹着玩的心态的人应该扯上关系的事情……。

只要把这个手机交给警察的话，犯人就会被抓到。

那样的话一切都会结束。

由岐 「嗯……这样做比较好……」

……。

要是犯人的话……一切都会结束。

要是犯人的话……。

由岐 「但是如果……」

这些短信……不是由活人的手发送的……。

高岛短信……真的是高岛柘榴发来的话……。

……。

由岐 「不可能有那种胡扯的事啦……真荒唐」

由岐 「死去的人发送短信是不可能的。发送这些短信的只会是活人……」

……。

由岐 「话说回来……」

说到发送短信的人，濑名川老师手机上的高岛短信的from确实是「高岛柘榴」。

由岐 「也就是说这里面有记录高岛柘榴的邮箱地址吧……」

我确认一下名片夹。

由岐 「这个是……」

名片夹中高岛柘榴那里，不止有手机邮箱地址，连手机号码都有。

由岐 「手机号码……」

这样就能直接打到高岛同学手机上。

……。

话是这么说……肯定是不会有人接的吧。

由岐 「……有点感兴趣啊……」

由岐 「呜?!」

为什么？

为什么……从这个房间里？

由岐 「为什么……我打的明明是高岛同学的手机……却在这个房间里响了？」

由岐 「呜！」

我马上将发出声音的抽屉翻倒出来查找。

然后……

由岐 「不，不可能……」

由岐 「这个是……」

诡异的破碎了的小方块。

沾着血迹……还缠着头发。

这个是……。

由岐 「高岛……柘榴的手机？」

为什么我房间里会有这种东西？

为什么？

我战战兢兢地打开那个手机。

手机的邮箱地址是……。

由岐 「不，不可能……」

那个邮箱地址不会有错……就是那些短信的发件地址……。

由岐 「等，等一下……冷静下来……总之先冷静下来……」

我瘫软在椅子上。

由岐 「我，我在做什么……」

明明是想坐下来冷静一下的……这时桌子上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掉了下来。

由岐 「咳咳……这个是……」

糟糕……这个是放在侦探套装里的细铝粉……。

盒子里已经空了。大概是刚才翻倒抽屉时撒出来了……。

现在只是个空盒子从桌子掉到地上。

由岐 「我，我到底在做什么啊……」

我开始收拾散落的侦探套装。

连采集的指纹都掉出来了。

由岐 「我到底在做什么啊……」

由岐 「哎？」

我的脸顿时煞白。

在看到那个的瞬间……。

由岐 「这是什么……」

看着采集到的指纹的胶片令我不寒而栗。

由岐 「这个是……」

四处飞散的细铝粉让房间里的指纹都浮现出来了……桌上……抽屉的把手……衣柜……。

然后那些指纹……。

由岐 「跟，跟高岛同学桌上的一样……为什么？」

类似冷汗的东西流了下来。

我拼命想要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是第一次碰高岛柘榴的桌子……因此样本上的不可能是我的指纹。

也就是说……。

是高岛柘榴本人吗……。

还是跟她有关系的人……进了……我的房间里……。

然后放下了这个手机……。

脊背像是插了根冰柱……。

由岐 「为，为什么……我的房间里有她的手机……而且还有她桌上的指纹……」

由岐 「我说……这是为什么？」

由岐 「这是……」

由岐 「哎？」

那，那是什么？

简直就像是……空间被切割出一个漆黑的人型一样……。

那个是……。

往这边……。

由岐 「欸……」

「呜!？」

「ㄤ ……ノa……tun孳暢……ノa……a-」

「?■??」

「■?」

7月18日

*Down the Rabbit-Hole II*

由岐 「上课铃的声音……」

由岐 「铃声……」

原来如此……这种时间学校的铃也会响啊……。

因为这种时间没有来过学校所以我还真不知道……。

由岐 「老实说我真的不想来这种阴森的地方的……」

由岐 「这种……好像死人了一样的地方……」

我从家里跑了出来……一开始是在繁华街乱逛。

但是不仅被醉鬼和DQN缠上……还差点要接受辅导……最后像是逃跑一样来到这种地方。

即便是这种地方……也比起那个家来得好……。

由岐 「！」

由岐 「那种肯定是幻觉。不可能有那种东西的」

对……那只是幻觉……。

就像是空间被削出一块漆黑的形状一样……那种令人感到诡异的影子……。

那是眼睛的错觉……。

除此之外根本不可能……。

那是因为我看到家里到处沾满了高岛同学桌上的那种指纹而产生了动摇……。

才会看到那种幻觉……。

即使那不是真的……跟那是不是幻觉没有关系……看到那种东西，谁都不可能保持平静。

在某上意义上，我想这样相信……，

因为那个如果不是幻觉的话……。

由岐 「把力量……分给……你……」

「鸣」

高岛同学……在死之前说了那种话……。

那个人……在死之前对我……。

由岐 被将死之人强吻了。

「那个吻……」

为什么变成这样……。

甚至连手机……连高岛同学的手机都在我的房间里……。

为什么甚至连她的遗物都会在我这里……。

为什么那种东西……会在我这里……。

由岐 「……」

太阳升起来了……。

我害怕进入校内，就一直蹲在校门口。

由岐 「有点困……」

我无精打采地准备离开……。

由岐 「……」

彩名 「早上好……水上同学」

由岐 「什么早上好……虽然是那样没错……不对，为什么这种时间彩名同学会在这种地方……」

彩名 「为什么呢」

由岐 「我哪知道为什么……不对……」

彩名 「水上同学也逃到这里来了对吧？」

由岐 「！」

由岐 「为什么……？」

彩名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逃到这里来的……」

由岐 「怎么一回事？难道说失踪的人都跟我有同样的体验？」

彩名 「体验？」

由岐 「看到黑色的影子……以为是幻觉……但确实是看到了黑色的影子……」

由岐 「房间里到处都是高岛同学桌上的那种指纹……甚至连死去的高岛同学的手机也在我的房间里……」

彩名 「是这样啊……」

由岐 「其他人也都经历了这种体验吗？」

彩名 「这问题很简单……」

彩名 「水上同学的体验……只有水上同学才会经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 由岐 「我说的不是那种事情」
- 彩名 「呵……怎么了？真不像水上同学的作风呢……你不是拥有比任何人都坚强的精神和……比任何人都优秀的知性不是吗？」
- 由岐 「那，那是什么……我才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人物……」
- 彩名 「是吗？应该是那样决定好的才对……」
- 由岐 「应该是那样决定好的……那种事，又不是决定一下就能怎么样问题……」
- 由岐 「倒不如说……那种是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能决定那种事的简直就是神嘛」
- 彩名 「神不会决定那种事……」
- 由岐 「那么是谁？」
- 彩名 「神不决者……人决之……只是这样而已……」
- 由岐 「真是……莫名其妙……」
- 彩名 「不明白吗？那只不过是水上同学这么想而已……」
- 彩名 「因为，一切的答案就在这里，？并且……你是可以得到那个答案也是可以无视那个答案的存在」
- 由岐 「……那是……什么？」
- 彩名 「伏行之混沌的故事……」
- 彩名 「它会从黑暗的地方出现……」
- 彩名 「只要房间一暗下来它就会悄悄接近」
- 彩名 「大家都非常害怕它……」
- 彩名 「人因为害怕它才点亮了灯火」
- 彩名 「光明照亮了世界」
- 彩名 「然后人们想要将它忘记……」
- 彩名 「但并不是那样……实际上……只要光越强……」
- 彩名 「照亮世界的灯火越是明亮……本应被消除的黑暗就越发可怖地鲜明地浮现出来……」
- 彩名 「光……没办法消除黑暗……因为光，是在黑暗的诱惑之下才出现的……」
- 彩名 「想要消除它……是因为它同时拥有满溢着甘甜的丑陋与美丽……」
- 彩名 「伏行之混沌会从黑暗的地方出现」
- 彩名 「在蹲着的人腹部位置形成的影子中」

彩名 「在人们握紧的手心里的影子中」

彩名 「都潜藏着诱惑……」

彩名 「隐藏起来的诱惑……一直都存在于人们的身边」

彩名 「被隐藏起来的東西……发出诱惑的东西……」

由岐 「这样的事情……我之前也对你说过……」

彩名 「嗯……人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将隐藏起来的東西翻找出来……」

彩名 「但是那……并不是为了逃避而隐藏起来……而是为了能够更仔细地享受那份甜美才隐藏起来的……」

彩名 「间宫君也是一样……」

由岐 「间宫卓司？」

彩名 「水上同学和间宫君……就像是隔着一扇门板站立的两个人像……」

彩名 「就像是……从一开始就站在门口……掌管一切行动的第一步的女神一样……」

平静的声音……。

清澈透明的双眼……。

对仿佛知晓一切，看透一切的她……，

因为恐惧而不寒而栗……。

但是……。

彩名 「你……这次会继续前进吧……」

彩名 「然后……站着这轮回的最后……」

彩名 「你最后看到的東西……」

彩名 「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告诉我……」

由岐 「……」

由岐 「咦？」

我……是睡着了吗……。

好痛……。

由岐 「身体好痛啊……」

睡在这种水泥地上当然会变成这样……。

由岐 「话说……我」

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

好像是……，

由岐 「看到类似黑色影子的東西……」

由岐 「虽然不清楚是不是幻觉，总之看到那个东西之后便恐惧得不知如何是好……」

在街乱逛……最后来到这里。

然后在这里……有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那是……。

由岐 「……」

彩名 「早上好」

由岐 「……我有件事想问你一下，彩名同学」

彩名 「什么？」

由岐 「好像在我最后的记忆中……你对我说了些意味深长的话吧」

彩名 「将最后看到的東西……在下次见面的时候……告诉你……」

由岐 「……」

由岐 「那个……已经再次见面了吧……但是我还什么都没看到……」

彩名 「是吗……」

由岐 「“是吗”你就这句话啊……」

彩名 「那么……那就留作我们下次有机会时再聊……」

由岐 「就算你这么说……」

……。

看起来好像是在开玩笑……。

怎么回事……虽然我没有在那句话之后的记忆……但总觉得现在头脑特别清醒……。

虽然那个影子的事情还在脑中盘旋，但我对它已经完全感觉不到恐惧了……。

明明昨晚还是那么的害怕……现在却觉得并不是很可怕……。

彩名 「教室……」

由岐 「嗯……因为我就那样直接从家里跑出来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的桌子里可是藏着五百日元硬币的」

彩名 「藏着？」

由岐 「对，抽屉里的金属件和木板之间塞得满满的。因为我偶尔会忘带钱，这就类似一种生活小知识吧？」

彩名 「是这样啊」



由岐 「……咦？」

彩名 「怎么了吗？」

由岐 「奇怪了……」

彩名 「钱不见了吗？」

由岐 「钱是有……但为什么司的桌子里会有课本啊……」

我蹲在自己桌子那拿钱的时候正好看到了斜前方的司的桌子里面。

桌子里面依然放着课本。

我把课本拿了出来。

由岐 「……这个课本是……」

星期四上的课的东西……是前天的。

为什么……司桌子里的东西还保持着前天的样子？

由岐 「！」

我也检查了一下镜的桌子。

由岐 「一样的……」

由岐 「这也就是说……」

彩名 「突然跑起来了……」

由岐 「抱歉，我稍微有点担心的事情」

彩名 「是吗……」

话说回来……前天晚上，两人的房间窗帘一直关着一片漆黑……。

还有昨天也是……。

也就是说……。

由岐 「果然……是一样的……」

由岐 「若槻姐妹没有回家……」

我打电话到若槻姐妹家里。

她们两人要是在的话肯定会接电话……。

由岐 「啧……没人接电话……伯父和伯母也不在吗……」

……。

倒不如说……不管怎么看若槻姐妹都没回家。

除此之外根本不可能。

由岐 「居然连若槻姐妹都失踪了……」

我是笨蛋吗……竟然整整两天都没察觉到这种事……。

- 由岐 「真是笨蛋……被恐惧蒙蔽双眼了吗……」  
线索要多少有多少。  
只要察觉到的话……或许就应该能预先阻止这次事件的发出……。
- 由岐 「我却害怕这种东西……」  
我拿起沾满血迹的高岛同学的手机。  
为什么会因为害怕这种东西……而被蒙住了双眼……。  
这种东西……。  
这种……，
- 由岐 「这个是……」  
因为恐惧脑中一片空白的时候没有察觉到……。  
我竟然连这种事情都看漏了。
- 由岐 「这个是……」  
我立刻拿出侦探套装。然后开始采集手机上的指纹。
- 由岐 「……这个手机……也有两种指纹……」  
我将它拍到胶片上，跟之前在高岛同学桌上发现的指纹进行对比。
- 由岐 「……」
- 由岐 「猜中了……」  
跟预料的一样……。  
胶片上的两组照片分别完全一致。
- 由岐 「……高岛同学桌上的两种指纹，跟这个手机上的指纹是一样的……」
- 由岐 「一个应该是高岛同学的……那么另一个就是其他某人的……」  
我马上前往学校。
- 彩名 「欢迎回来……」
- 由岐 「我回来了……」
- 彩名 「意外的……快呢」
- 由岐 「我只是……因为找到了新的线索，有点坐立不安了……」
- 彩名 「线索……」
- 由岐 「对……遍布我房间的指纹只有一种。但是高岛同学桌上的指纹有两种」
- 由岐 「只有这些话还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高岛同学手机上的指纹竟然有五种」

由岐 「高岛同学手机上的指纹中，已经查明的有我的，橘同学的，清川老师的，当然……还有高岛同学的……暂时未知的只有一种」

由岐 「假如说，高岛同学的幽灵啊死灵啊僵尸啊什么的来到我的房间放下了手机……」

由岐 「那么为什么那种情况下，房间里的指纹只有一种，手机上的指纹却有很多种呢……难以理解」

由岐 「或者说只能说这太不自然了……」

由岐 「这样的话……」

彩名 「这样的话？」

我开始采集可疑的桌子上的指纹。

这次事件中在我的房间里做了什么手脚的人……。

首先当然是间宫卓司……其他的话，还有追随他的人……橘同学……或在那个揭示板发贴的人……。

由岐 「……」

我把桌上显现出来的指纹采集起来。

由岐 「什么啊……是救世主亲自干的啊……」

彩名 「救世主亲自？」

由岐 「你看……」

我把四张胶片拿给音无同学看。

第一张是在高岛同学的桌子上采集到的。

第二张是在自己房间里采集到的。

第三张是从高岛同学的手机上采集到的。

然后最后的是……。

由岐 「从间宫卓司的桌子上采集到的指纹……」

由岐 「因为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外人碰过，所以只有一种指纹……」

我将四张胶片重叠在一起。

由岐 「答案很简单……」

由岐 「进入我的房间的，把房间里翻了个遍并且放下了高岛同学的手机的，不是高岛同学的幽灵或死灵，而是……」

由岐 「间宫卓司……」

彩名 「……」

由岐 「切……我到底在做什么啊……我是笨蛋吗……」

由岐 「被那种想象中的东西吓得要死，明明满地都是线索，我却只把它们当作恐惧的对象……」

由岐 「并且在那最后，还看到那种幻觉……」

由岐 「咕……真是蠢货……」

彩名 「呵，呵……」

彩名 「看来总算回到平时的水上由岐了……」

由岐 「哈哈……感觉上……揭穿把戏后一看，原来是这么白痴的事情」

彩名 「……是这样啊」

由岐 「也就是说……果然这次的事件全部都是由间宫卓司一手策划的……」

彩名 「全部？」

由岐 「这样的话一切都能说通……」

彩名 「是这样啊……」

由岐 「话是这么说……最终还是要从那家伙的口中问出来才能真相大白啊……」

彩名 「……」

由岐 「如果这全部都是间宫的手笔的话……」

由岐 「若槻姐妹果然……是被那些人抓走了……」

由岐 「去了某处……」

彩名 「……」

彩名 「全部都是由间宫卓司……一手策划的……」

彩名 「那样的话……答案就很简单吧？」

彩名 「间宫君和混沌成了朋友」

彩名 「所以为了让伏行之混沌来得更容易些而准备了黑暗」

由岐 「黑暗？」

彩名 「对，因为奈亚拉托提普喜欢黑暗的地方」

由岐 「……」

彩名 「那是水上同学很清楚的事情……」

由岐 「我很清楚的事情？」

由岐 「你说的是地点？」

彩名 「对，间宫君一直拥有那个地方」

黑暗……地点……。

由岐 「!」

由岐 「间宫的所在……」

由岐 「间宫出现得很不自然的地方……」

由岐 「那里……」

由岐 「那里好像是……旧游泳池的旁边……」

由岐 「是那里啊!」

「彩名同学谢……」

由岐 「咦? 彩名同学?」

咦……。

彩名同学已经不见了……。

由岐 「比起这个, 先去旧游泳池」

由岐 「旧游泳池吗……是这样啊……」

确实是盲点。

但仔细一想……那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自从去年我们学校新建了个室内游泳池后这里就没人用了。

所以已经一年都没有注过水了。

我下到旧游泳池的旁边。脚下有个熏井。

由岐 「这个熏井……」

熏井的边缘有些比较新的伤痕。

要是是一年没人使用的话, 伤痕应该是更加生锈发黑的……既然有这种颜色的伤痕。

由岐 「这就是最近有人掀开过它的证据……」

不管怎么想, 熏井就在最近几天被人掀开再盖上。

其中的理由有几个。

最有可能的是维修人员最近进行过什么检查。

但是, 很可惜那样并不合理……。

那样的话周围其他下水道周围应该会有同样的伤痕, 但其他下水道盖子都没有半点伤痕。

除了这个熏井以外都没有被人碰过的痕迹。

由岐 「只有这些那还不算什么……」

更加不自然的是, 不知为何游泳池里会积有雨水……, 也就是说是有  
人故意将游泳池底的下水栓关上了。

由岐 「我来看过几次……虽然觉得游泳池里积了点雨水确实有些不自然……」

由岐 「如果说有维修人员检查的话肯定首先就会从这种地方修起……」

由岐 「这是某人为了不让游泳池里积的雨水流到下水道里而故意弄出来的……」

至于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游泳池下面肯定设置有排水箱。

实际上……据说这种排水箱有差不多能住人的大小……。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有流浪汉就住在废弃的加油站的汽油箱里。

连汽油的箱子都能住人的话……排水箱里能住人也不是不可能……。

由岐 「……间宫好几次不自然的从这里出现……」

由岐 「为什么我会没察觉到这么简单的事呢……」

由岐 「呼……」

好了……。

我拿好护身用的特殊警棍。

由岐 「在狭窄的地方跟外行人打的话……这个特殊警棍应该能同时对付好几个人……」

狭窄的地方……而且还是游击战……再加上我这边是偷袭……。

由岐 「……没有问题……」

我用尽全力打开熏井盖。

由岐 「好臭……」

下水道像是地狱入口一样张开大嘴。

由岐 「大概这里就是间宫他们的秘密基地……」

对手是类似一群狂热教徒的脑袋坏掉了的家伙……。

即便没有毒气，突然间拿刀刺过来也是有可能的吧……。

由岐 「但是……必须得去……」

我进入下水道。

由岐 「因为眼睛还不习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感觉好恐怖……」

由岐 「……」

呼吸急促起来……。

必须要冷静下来……因为眼睛看不到……必须敏锐集中其他五感才行……。

呼吸急促的话，呼吸声就会妨碍听觉让它变得迟钝。

呼吸急促，身上出汗的话就会使皮肤的感觉迟钝。

整理好呼吸……敏锐集中其他五感……。

由岐 「水声……」

由岐 「这里……应该是游泳池的排水沟连接到下水道的地方……」

由岐 「总觉得……下水道蛮宽敞的嘛……」

眼睛渐渐开始习惯了。

微弱的光线从开着没关的熏井口照射进来。

由岐 「还真是古典的下水道啊……」

气味是相当的臭……。

长时间待在这种地方简直是一种折磨。

由岐 「……我看看……排水箱是在……」

我摸索四周寻找道路。

但是马上就发现下水道是向着与我想象中相反的方向延伸的。

由岐 「嗯……不可能会是在水量较多的方向吧……」

排水箱应该是在与水量较多相反的方向……。

但是，向那个方向摸索过去基本上道路都是死胡同。

由岐 「为什么？」

由岐 「我看看……」

走着走着渐渐看到了亮光。

由岐 「这个是……」

这个亮光是从熏井照下来的。

由岐 「又回到原处了……」

由岐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管走多久都没能找到排水箱。

由岐 「真的是累坏了……呼……」

我直接在原地一屁股坐下。

由岐 「要是再把裙子弄短一点就好了……裙角都弄脏了……哎……」

我在那叹了一口气。

「……」

由岐 「嗯？」

由岐 「怎么回事……」

由岐 「总觉得……」

由岐 「这个……从深处传来声音……」

这个是……。

「……」

由岐 「这个是……」

「……」

由岐 「哭声？」

由岐 「从深处传来的……」

由岐 「啊……」

我是笨蛋吗……。

为什么会没察觉到这种事啊……。

仔细想一下就能发现，下水道里怎么可能会有死胡同。

又不是地下迷宫，下水道是排水的地方……要是通路被封死的话那可  
是大问题了。

那种事情不管怎么想……。

由岐 「被封住的地方……」

我立刻去寻找本来以为是死胡同的地方。

由岐 「这个是……」

那里有个类似带着巨大的十字型把手的盖子一样的东西。

我立刻将耳朵贴到盖子上。

「……」

由岐 「这个是……司的声音……」

由岐 「也就是说……」

到底，里面会有多少人呢……。

是我突然冲进去就能搞得定的吗……。

如果有十个人以上的話……。

这种想法确实在我脑中闪过……但是……在听到司的声音的那一瞬间  
我就冲了进去。

由岐 「一个人都没有……」

由岐 「……」

由岐 「比起这个」



由岐 「司根本不在这里……会在哪呢」  
我环视狭窄的蓄水箱内。  
然后……，

由岐 「天花板上有个熏井吗……那就是出口？」  
不是我进来时的那个洞口……排水箱深处的天花板上能看到熏井盖。

由岐 「那个熏井……是开着的……」  
「……」  
从熏井那传来什么人的哭声？

由岐 「！」

由岐 「什么……这是……」

由岐 「这是……怎会回事？」  
眼前出现一块异常宽敞的空间。  
无数根水泥柱一直延伸到远方。

由岐 「这里不是外面……但却有相当宽敞的空间……」

由岐 「对了……这里是新校舍，也就是说是新游泳池的地基部分啊……」

由岐 「是以盖住旧游泳池的排水箱的形式建造的啊……」  
或许是考虑到新游泳池的排水也会使用到旧游泳池的排水箱的可能性才留下来的……。

由岐 「但是……结果并没有使用……」

由岐 「是这么一回事啊……」  
「……」

由岐 「这个声音……」

由岐 「司」  
「……」  
听到我的声音司没有任何反应。  
仿佛就像从这个空间的全部角落渗出来一样……司的哭声不断传开。

由岐 「司你在哪！」

由岐 「司！」  
到底有多大啊……这片地基……。  
这样的话不仅是新校舍，连旧校舍都连在一起吗……。  
我在黑暗之中不断前进。  
司的声音……因为回音让我搞不清是从哪里传来的。

由岐 「司!」

由岐 「!」

脚边传来滑溜溜的恶心触感。

这种滑溜溜的触感……之前也有……。

由岐 「司!」

由岐 「呜?!」

在那里有着令我无法相信的光景……。

至今都没看到过的……，

就连濑名川老师的死，都没有染出这么大的面积……，

简直就是血池……。

冰冷的水泥地，不管是哪个角落，都被赤红的鲜血浸染。

在那赤红色地板的正中央……，

有着变得惨不忍睹的……镜的身影。

由岐 「呜?!」

司 「姐姐……姐姐……」

由岐 「这，这是怎么回事……」

由岐 「这，这是开玩笑的吧……」

由岐 「这种事情……」

我每踏出一步……粘稠的血液就发出异样的声音。

这全部……都是从镜的身体里流出来的……。

本来是在镜的身体里的东西……。

居然这样洒得到处都是……。

由岐 「呐……镜……」

用手触碰镜的脸。

有着人类不可能会有冰冷……并且僵硬着。

简直就像……并不是人类的一部分。

由岐 「这是骗人的吧……这种事……」

由岐 「怎么会……呐，镜……」

双眼已经失去了光彩。

眼白和眼孔已经浑浊的分不清了。

那是……再也无法映照出任何东西的双眼……。

由岐 「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

由岐 「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由岐 「这种事情……」

镜的身体就像是不倒翁一样被砍下了手脚……。

伤口很乱……就像是被刀子什么的一次又一次刺入，然后再强行扭断下来的……那种断面。

由岐 「对不起……要是……要是我能早点……能早点察觉到的话……」

由岐 「对不起……对不起……很痛吗……很痛吧……对不起……镜……」

由岐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很痛吧……很痛吧……很痛对吧……」

由岐 「镜……镜……镜镜镜镜……」

司 「……大家……都说姐姐是恶魔……」

由岐 「……」

司 「说必须要把恶魔五马分尸……」

司 「姐姐只是想要回家……」

司 「一次又一次的说想要回家……」

由岐 「……」

司 「手脚被砍下来……明明很痛的……姐姐直到最后……还在说着想要回家……说着想要回家想要回家……」

司 「姐姐……」

由岐 「……」

由岐 「是这样啊……」

由岐 「镜……回家吧……」

我抱起镜。

原来她是这么轻啊……。

简直就像是在抱着布玩偶一样……她的身体里空空的……。

司 「……由岐……」

由岐 「回去吧……回家……」

司 「……」

由岐 「以前也有像这次一样背着镜回家的吧……」

镜 「……」

由岐 「那个时候啊……镜太过于逞强……跑步的时候肌肉拉伤了……」

由岐 「我接到司的联络后立刻就赶过去了……」

由岐 「然后呢……镜这样说……」

镜 「由岐的背上……好软……」

由岐 「那是当然的啦，我是女孩子嘛」

镜 「嗯……是这样呢……由岐是女孩子呢……」

镜 「由岐的背上一直都很软……那个时候也是」

由岐 「那个时候？」

镜 「嗯，约翰死掉的那个时候也是」

由岐 「约翰？啊，是镜家里的狗呢」

镜 「嗯」

由岐 「好像，那个时候镜说要去寻找约翰的灵魂……」

镜 「嗯，以为只要找回约翰的灵魂，约翰就能活过来……」

由岐 「去找回来……怎么找呢」

由岐 「那个时候镜是想要去哪里？」

镜 「我不知道……」

镜 「只是……有个从来没有翻过去过的大大的坡道……」

镜 「只要翻过那个坡道，应该就能找到约翰的灵魂……」

由岐 「大坡道？」

镜 「嗯，去学校的途中的那个大坡道」

由岐 「那个有那么大吗？」

镜 「现在是不觉得很大……但那个时候」

镜 「小的时候感觉它大的不得了」

镜 「甚至以为那是世界尽头的墙壁」

镜 「以为只要爬上那个坡道……就是世界的极限了」

镜 「但是，并不是那样……」

镜 「爬上那个坡道一看」

镜 「那前方还是与之前相同的街道……」

镜 「在那前方还有坡道，再前方也是一样……」

镜 「街道不断的延续着」

镜 「到那时我才察觉到，世界是没有尽头的……」

由岐 「话说回来，那时候镜哭起来了啊」

镜 「嗯」

镜 「因为，我明白约翰的灵魂已经回不来了」

镜 「然后伤心起来」

镜 「……」

镜 「然后，由岐就来了」

镜 「每次都是那样」

镜 「只要我一哭由岐就会赶过来」

镜 「因为我每次都只会哭……每次都什么也做不了……」

镜 「所以才想要变强……」

镜 「变强……」

由岐 「再怎么……你也努力过头了……」

镜 「我真是没用呢……」

由岐 「没有那回事哦……努力起来的镜很了不起哦……我就没办法那么努力」

镜 「啊哈哈……」

镜 「我一直在想……要是由岐的背上能硬一点……大一点……强一点就好了……」

由岐 「哎？什么意思？」

镜 「就像爸爸一样……不……是更大的……更强的能够包容我的东西……」

镜 「所以，那个时候，被由岐的背上的那种柔软吓到了……」

由岐 「啊，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我是女的呢」

镜 「嗯……但其实心里是安心下来了」

由岐 「安心？」

镜 「对……虽然我最喜欢的人的背是柔软的……是小小的……但是我就是喜欢这种背……」

由岐 「那是……比起男人的背女人的背当然更软吧」

镜 「嗯……所以，我觉得由岐是女孩子也不错」

由岐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反正是没办法转换性别的」

镜 「笨蛋……我说的不是那种事情……」

镜 「但是……，要是我就那样一辈子都不结婚的话……」

镜 「你就稍微喜欢我一点吧……」

由岐 「……」

由岐 「那是什麼意思？」

鏡 「啊～笨蛋笨蛋笨蛋烦死了！快点给我走！」

由岐 「怎，怎么了啊……真是的……」

鏡……。

对不起……。

果然我这小小的背……，

是没法好好的保护你的……。

鏡……。

由岐 「鏡……到家了哦……」

由岐 「因为鏡变成这样了……伯母和伯父……一定会非常悲伤的……」

由岐 「但是鏡是很想回家的对吧……」

由岐 「鏡……」

司代替双手抓着东西的我按下房子的门铃。

很快房子里就传来匆忙的脚步声。

大婶 「来了～」

由岐 「……」

沉默……。

伴随着开朗的声音伯母打开了玄关的大门。

但是那个声音立刻就消失了……只留下一片寂静。

因为我抱着的……是鏡……。

大婶 「那，那个……」

由岐 「……」

由岐 「对不起……我……我没保护好鏡……」

由岐 「害得鏡变成了这样」

由岐 「对不起」

大婶 「什么？」

由岐 「……」

大婶 「那，那个……」

由岐 「对不起……我……我没保护好鏡……」

由岐 「害得鏡变成了这样」

由岐 「对不起」  
 大婶 「那个……」  
 大婶 「你是谁？」  
 由岐 「……哎？」  
 大婶 「那个玩偶……怎么了么？」  
 由岐 「哎？」  
 由岐 「哎？」  
 由岐 「怎么回事？」  
 大婶 「那，那个……你到底是……」  
 由岐 「不是的。直到刚才为止这还是镜……是若槻镜的」  
 大婶 「是叫那个名字吗？那个玩偶的？」  
 由岐 「不是那回事，若槻镜明明是你们家的女儿吧」  
 大婶 「我说啊……天已经很晚了……在这种地方说话也不太方便吧……」  
 由岐 「但是，若槻伯母」  
 大婶 「我，我说啊……我们家姓长谷川……并不是什么若槻……」  
 由岐 「哎？」  
 大婶 「我说……你还不走的话……我就要报警了哦……」  
 由岐 「怎么会这样……」  
 由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由岐 「我……」  
 由岐 「司！」  
 我转向司那边。  
 由岐 「呜?!」  
 这，这是……那个？  
 原本是司在的地方，简直就像……只有那里…空间被削出一片漆黑一  
 样……被染成漆黑一片。  
 影子……。  
 不成人形的……伏行者……。  
 那个是……。  
 「噤；ヱ ^ 一k!!」  
 由岐 「！」

那东西喊叫了什么。  
 确实是发出了……什么不似人声的叫声……。  
 不成声音的声音……。  
 我确实听到了那个叫声……。

7月19日

*Down the Rabbit-Hole II*

钟声。

0:00的铃声……。

一周的最后……。  
 神的创造之业在第七天结束，第七天停下全部的创造之业。  
 神庆祝第七天，  
 将其视为神圣。  
 要究其原因的话，因为那天神结束了全部的创造，去休息了。  
 创造完世界的日子。  
 虽说这是一周的结束但也与平时没有任何不同。  
 这是理所当然的。  
 神并没有改变每天天空的颜色。  
 神所创造的世界，每天看起来都是同样的风景。  
 就像是机械式的时钟一样，极其精准的，轮转着同样的风景。  
 天空总是蓝色。  
 灰暗。  
 朱红。  
 只是在旋转一成不变的风光的盘面。  
 站在时钟面前的人，  
 也并不认为在那一圈转完之后，  
 会开始新的时间。



时钟的指针，  
 它的顶点……即便越过12点，也不会开始新奇的时间。  
 结束，即是随处可见的风景的开始。  
 随处可见的世界的开始。  
 在那前方出现的依然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风景。  
 名为重复的限。  
 名为以下同上的无限。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新奇事物。  
 存在于这里的，只有必须能被清晰阐述的事物……。  
 这个世界没有前方。  
 存在于这里的……，  
 走向下一个……以下同上的世界……。

彩名

「早上好……」

由岐

「彩名同学……为什么你在这里……」

彩名

「水上同学呢？」

由岐

「我……」

我……没有什么在这里的理由。

只是拼命地跑。

只是拼命地跑来站在这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扭曲的我的世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混入我未曾见过的风景的这个世界。

由岐

「因为莫名其妙……」

彩名

「莫名其妙？」

由岐

「因为彩名同学，我，我！」

彩名

「……」

彩名

「是要去看对吧」

由岐

「看什么？」

彩名

「终之空」

由岐

「终之空？」

彩名

「对……」

由岐

「那是什么？我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彩名 「意思？」

由岐 「到底是怎么了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啊……」

由岐 「我说，若槻镜是存在的吧。若槻司也是存在的吧」

由岐 「她们不会是根本不存在的对吧……」

由岐 「因为，我，我拥有与她们在一起的记忆……而且有从以前到现在的记忆……」

由岐 「为什么镜的尸体会变成玩偶……司会变成那么恐怖的样子……」

由岐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替换掉的啊……」

由岐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啊……」

由岐 「从什么时候开始……」

彩名 「所以你才来看的对吧」

彩名 「终之空……」

由岐 「终之空是什么？那东西做了什么吗！？」

彩名 「终之空……只是间宫卓司君那样称呼而已……」

彩名 「那个东西并没有名字……」

由岐 「什么意思？没有名字是指……」

彩名 「就像一周最后的天空……并没有什么名字一样……那片天空也没有名字……」

彩名 「那是随处可见的风景……」

彩名 「随处可见的……最后的天空……」

彩名 「这里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由岐 「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由岐 「确实不是不可思议这种了不起的东西……有的只是太过于不可理解而产生的不和逻辑」

由岐 「我说，我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彩名 「什么都……没有……」

彩名 「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体内细胞就已经被替换过很多次……」

彩名 「就像那个细胞从来不会是相同的一样……你从出生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同一个……」

彩名 「没有任何的变化，水上由岐就是水上由岐……其中没有不可理解也没有不和逻辑……」

彩名 「4京5千4百2十5兆6千9百8十4亿5千2百3十5万5千4百8十1」

由岐 「那是什么？」

彩名 「大概世界上第一个说出这个数字的是我」

彩名 「任谁都没有听过没有看过的未知的数字」

彩名 「但是没有任何不可思议……」

彩名 「虽然也许这个数字没有任何人说过……但没有人会感到惊讶……」

彩名 「即便没人将其化为实体……但任谁都能理解……任谁都是知道的……」

彩名 「即便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风景……那也不会是令人吃惊的景色……」

彩名 「随处可见的世界」

由岐 「哪里……哪里是随处可见的世界啊……这里的……」

彩名 「所以才问……你是想要去看看那个随处可见的世界的前方对吧？」

由岐 「……」

彩名 「间宫君那样称呼的风景……」

彩名 「终之空……」

彩名 「而且你也有些事想要问问间宫君对吧」

由岐 「……」

由岐 「……嗯」

彩名同学走了起来……。

我跟在她后面。

由岐 「旧游泳池……」

由岐 「彩名同学……」

彩名 「什么事？」

由岐 「你知道这里吗？」

彩名 「当然……」

由岐 「啊……」

由岐 「她先下去了……」

由岐 「总觉得……那个人还是真不知道什么叫犹豫啊……」

由岐 「眼睛看不清楚……」

下到下水道里面后不适应数十秒的话甚至连前进都没法前进。

由岐 「彩名同学」

彩名 「……好臭」

由岐 「那当然……因为是下水道嘛」

由岐 「喂，啊」

由岐 「进到排水箱里面了……」

那个人……全部都知道啊……。

由岐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也不可能会有人聚集在排水箱这么狭窄的地方吧……。

由岐 「啊……」

彩名同学已经打开排水箱深处的盖子出去外面了。

由岐 「啊，彩名同学……」

由岐 「有好好考虑过啊……在这里的话不管有多少人都能够逃掉……」

彩名同学就那样继续前进着。

仿佛知道所有的通路一样……。

由岐 「彩名同学……到底是什么人……」

彩名 「音无彩名……」

由岐 「不……名字我还是知道的……」

……。

由岐 「?!」

我们来到镜倒下的地方停下。

那里是满地赤红色的血……。

并不是这样……。

由岐 「棉花……」

只有被撕碎的棉花四处散落着……。

由岐 「果然那个是……」

本来应该是被撕碎了的镜……只不过是玩偶……。

只是个塞满棉花的普通玩偶……。

那么真正的镜到底去哪了呢……。

彩名 「往这边走……」

彩名同学停下脚步。

然后招手叫我过去。

巨大的柱子……大到甚至会让人产生是不是就是这根柱子支撑着世界的错觉……。

彩名同学指着那根柱子。

由岐 「这，这是……什，么」

巨大的柱子上，整面墙上的涂鸦仿佛是宗教画一般细致。

从远处看过去和柱子的颜色混在一起就像是一片紫色。

由岐 「整面墙的涂鸦?!」

由岐 「这个是……间宫卓司做的?!」

彩名 「对……这就是间宫君的，奈亚拉托提普的姿态」

由岐 「什么？那个，奈亚什么的……是某种生物吗？」

彩名 「对……就是那样的东西……」

彩名 「伏行之混沌……」

由岐 「哎?……伏行……」

由岐 「那个时候，我看到过几次……」

由岐 「那个是……」

彩名 「差不多该去看终之空了」

由岐 「……终之空……」

彩名 「走吧」

由岐 「哎……」

音无同学指向黑暗。

本来以为是黑暗的那里却渐渐浮现出两条竖管。

仿佛垂到地狱底层的蜘蛛丝一样……。

由岐 「那个是……梯子？」

由岐 「这是……建筑时使用的东西？」

由岐 「彩名同学……这个一直通到哪里？」

彩名 「所以说……这前方是……」

彩名 「向着终之空……」

由岐 「……」

……

不断延伸的阶梯……。

那仿佛是被困在徘徊在永远的寂静中的幻觉中一样……。

由岐 「……」

由岐 「风……？」

远远的传来了风声。

遥远的……前方，前方……。

从阶梯的前方……传来风声……。

由岐 「……总觉得……」

原本是感觉非常遥远的风声……渐渐的越来越大声……。

风声在……。

由岐 「！？」

由岐 「这里是……C栋？」

学生进不来的……屋顶……。

这里是那个C栋的屋顶……。

由岐 「彩名同学……」

彩名 「看……就是那个」

由岐 「那个？」

我看向音无同学指着的方向。

那是……谁？

在那里做什么？

那里是……。

濑名川老师掉下去的地方……。

为什么那两个人会站在那里呢？

……难道说。

由岐 「！？」

由岐 「……这算什么……」

由岐 「骗人的吧……」

由岐 「刚才……」

由岐 「又……死了吗？」

由岐 「还是说……只是两个玩偶？」

由岐 「只是我看花眼了吗？」

由岐 「这简直是……」

由岐 「这简直是……」

由岐 「间宫卓司!」

卓司 「哦呀……这不是水上同学吗……好久不见了呢」

由岐 「你……」

卓司 「你怎么还待在这种地方啊……我刚刚才拯救完大家哦」

由岐 「拯救……这是拯救?」

卓司 「没错哦……」

由岐 「……你脑袋有问题吗……」

由岐 「只不过是大家都死掉了而已啊」

卓司 「只是死掉了……原来如此……」

卓司 「是那样吗……或许是那样没错呢……」

卓司 「人们想要与伟大之物同化……但是那却与死没有任何不同……所以人们才害怕与伟大之物同化……并且害怕死亡……」

由岐 「我想听的才不是你那脑袋里少了根螺丝的疯话……」

卓司 「是吗……那么你想问的是什么呢?」

由岐 「想问的事? 啊啊……对啊……要多少有多少」

卓司 「要多少有多少呢……哼～」

由岐 「全部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对吧……」

卓司 「策划的?」

由岐 「对……这全部都是你一手策划的闹剧……」

卓司 「我一手策划的, 闹剧?」

卓司 「那个……你是指我引发的各种奇迹吗?」

由岐 「是的」

卓司 「哎……那还真是有意思啊……你是想说的是我引发的奇迹里还有什么机关窍门吗……」

由岐 「没错……这次的事件中, 不管是诅咒还是奇迹……当然世界毁灭那种预言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有的只是个粗陋的骗局……」

卓司 「哈哈哈哈哈, 粗陋的骗局? 原来如此, 你还真敢说啊。那么里面的机关窍门你全部都弄清了吗?」

由岐 「当然……」

卓司 「呵呵呵呵……那还真是厉害呀, 我应该称赞真不愧是水上同学吗……那么我们开始对答案吧……这里面的种种骗局的」

由岐 「好的……那么首先从哪里开始呢?」

卓司 「从一开始最好……对，事件是怎么开始的……你能从这里开始说明吗？」

由岐 「开始……原来如此呢……那么一连串骚动的开端，就是从高岛同学那里收到诅咒短信对吧？」

卓司 「哦哦，是高岛同学的诅咒短信啊……请让我听听你的高见吧」

由岐 「俗称高岛短信……发给大家的所谓诅咒短信……那这是用最简单的手法进行的……」

卓司 「最简单的？」

由岐 「没错……那是实在是太过于直接……太过原始的手段……」

由岐 「你，在自杀现场拣到高岛同学的手机吧……或者说说是偷来了吧」

卓司 「呵呵呵呵……原来如此，那确实是很直接的手法呢……那么你有证据吗？」

由岐 「从高岛同学的手机上，检测出高岛同学的指纹……并且还检测出了你的指纹哦……」

卓司 「你是怎么查到的？」

由岐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恶作剧，但是把高岛柘榴的手机放在我家里的是你对吧」

由岐 「我猜你的目的是要吓唬我，但是你却特意留下了证据啊，我可是将从你的桌子采集到的和高岛同学的桌子上采集到的指纹对比过了哦」

由岐 「答案是我猜对了。从那个手机上确认到高岛柘榴的指纹，还有你的指纹」

卓司 「原来如此……」

由岐 「使用高岛同学的手机……向尽可能多的人发送了高岛短信……」

由岐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弄到的，但你弄到的绝大部分邮箱地址，都是注册学校里揭示板时的邮箱地址簿」

卓司 「呵呵呵呵……我是怎么得到的……你还不知道啊……」

由岐 「是的……很可惜……但是我大体上已经有眉目了……」

卓司 「大体上有眉目？」

由岐 「嘛，这只是我猜测的所以没有证据……但只要警察出动的话马上就能弄明白……」

由岐 「学校的里揭示板……那个SAWAYAKA北校揭示板，是由你管理运营的」

卓司 「呵呵呵……」



- 由岐 「这样一想的话，那个不自然的帖子发展趋势就能理解了……」
- 卓司 「你是说身为揭示板的管理者的话，注册者的所有情报都能全部掌握……是这个意思吧……」
- 由岐 「没错……就是那样」
- 卓司 「呵呵呵呵……答对了呢……真不愧是头脑聪明啊……水上同学……」
- 由岐 「你使用这种手法，以可能跟欺负高岛同学有关的人为中心不断发送高岛短信……」
- 由岐 「据我所知……有赤坂惠……北见聪子……还有濑名川唯」
- 由岐 「怎么样？」
- 卓司 「这也答对了……但是只能给你 7 5 分」
- 由岐 「7 5 分？」
- 卓司 「对……主要参与欺凌的有赤坂惠、北见聪子、对其坐视不管的濑名川唯，还你漏掉的……那就是柘榴的朋友橘希实香」
- 由岐 「橘希实香？」
- 由岐 「她不是你的同伴吗？」
- 卓司 「对，现在是……她是帮了我最多的信徒啊……」
- 卓司 「但是原本她也有参与欺负高岛柘榴……」
- 卓司 「比起这个，我是怎么将赤坂，北见，还有濑名川逼上绝路的……能请你说明一下其中的手法吗……」
- 由岐 「在揭示板上，赤坂惠和北见聪子不是写得够多了吗。只有她们自己收到的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高岛同学的诅咒短信」
- 由岐 「一小时收到一次死者发来的短信……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极度的压力，引发了她们精神机能和思考能力的下降」
- 由岐 「这是社会心理学技巧中基础中的基础……」
- 卓司 「技巧？那是什么？」
- 由岐 「就是所谓的精神控制啊。新兴宗教为了发展信徒、传销商人为了套牢肥羊时经常使用的手法」
- 卓司 「那么我是为了什么？」
- 由岐 「只有自己的预言者那只不过是精神异常。但是只要有某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只要发展出一个信徒的话，那就成了宗教」
- 由岐 「你为了让自己成为救世主，必需拥有至少一个信徒」

由岐 「实际上，就我在揭示板上看到感觉，最开始相信你的是赤坂惠和北见聪子这两个人……在抓住这两个人之心之后信徒的数量立刻迅速膨胀」

卓司 「呵呵呵呵呵……具体要怎么做？」

由岐 「用死者发来的没完没了的短信将她们逼入绝境……让她们寻求拯救」

由岐 「只要有人能将她们从这个没完没了的地狱中拯救出来的话……那个人就拥有相当于救世主的价值……」

由岐 「并且，将那个在揭示板上在其他的目击者的围观中进行的话，效果更是超群」

由岐 「因此，为了要让她们们的精神压力达到最高，还指示她们前往最为害怕的高岛柘榴的自杀现场」

卓司 「精神压力……」

由岐 「对，指示她们在半夜前往自杀现场。在那里发现的是带有高岛柘榴头皮的发束」

由岐 「大概，那是在得到手机的同时在高岛同学的自杀现场采集到的……」

由岐 「把那个烧掉这种行为，明显就能给人一种诅咒消除了的印象」

由岐 「至此再向已经精神机能和思考能力都已经几乎完全陷入不全状态的她们，灌输你的教义……」

由岐 「用恐惧破坏人心，然后再在已经毁坏的心灵上改写进新的数据……这真的是精神控制中基础中的基础……」

由岐 「连大马路上的街头推销都会用的手段」

由岐 「从软弱的人开始发展信徒……并且进一步促进其他人的不安……」

间宫 「呵呵呵呵真是太棒了。你真的是太棒了水上同学……」

间宫 「那么濑名川唯的那件事呢？」

由岐 「我拿到濑名川老师的手机了……虽然是从清川老师那里偷来的……」

间宫 「啊，是这样啊……那么你明白什么了？」

由岐 「明白什么……确实那个手机已经将几乎所有的情报……收到的短信完全删除了……」

间宫 「那么你从那里面了解到了什么？」

由岐 「全部」

间宫 「全部？」

由岐 「对，那个机型，可以将被删除的短信全部重新接受……」

由岐 「每隔一小时的短信……在那之前都是没有什么内涵只是让人感到害怕的内容……但从15号开始突然开始带有某种方向性」

由岐 「为了将她诱导到C栋屋顶的文章……」

由岐 「于是我就想起来了……15号是你说出奇怪预言的那一天对吧」

由岐 「好像是，会由另一个人的死亡来证明你自己的正确性什么的……」

卓司 「确实有说过呢」

由岐 「所以说嘛……」

由岐 「短信的文字中频繁出现关于高岛同学在C栋被丢掉的玩偶的事情」

由岐 「然后让老师到处寻找」

由岐 「因为要是不找回来的话，高岛柘榴就要把濑名川老师带走来代替玩偶……」

由岐 「还有就是收到短信的时间……」

由岐 「非常有趣的是，所有的短信基本上都是每隔一个小时收到一次」

由岐 「00：01……01：01……02：01……」

由岐 「但是只有最后的短信，却在不早不晚的时候送到了……」

由岐 「要说原因的话，只有那个短信是在濑名川老师坠落的前一瞬间……还真的完全不遵守之前的法则的时间……」

由岐 「答案很简单……」

由岐 「据说是高岛同学丢失的那个玩偶，就放在C栋的……非常危险的地方……」

由岐 「一般的话，那种地方的话应该会使用什么工具来拿……但那个时候濑名川老师已经失去正常的思考能力了……」

由岐 「翻过屋顶的栏杆……然后下到房檐那边……并且伸出手……」

由岐 「在身体最不稳的一瞬间……在那个瞬间手机响了」

由岐 「那上面写的东西是……」

2012/7/16 17:58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無題

在你的后面

我抓到你啦

焦急的瀨名川老师手一滑……。

卓司 「呵呵呵……真是漂亮的推理……水上同学……几乎就是完全正确呢」

由岐 「没错……总算明白整个事件的全貌了……这个事件的全部，是你一手策划的闹剧……」

由岐 「这一切……都并非是什么超常现象什么神什么幽灵……全部是你独自一人一手策划的……」

由岐 「侵入我的房间放下高岛同学的手机的……并且还把镜和司……」

由岐 「到底是怎么回事？」

由岐 「镜和司是怎么……」

由岐 「她们……她们……」

由岐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由岐 「快点告诉我！」

卓司 「……」

卓司 「我对你什么都没有做哦……」

由岐 「那，那种事情怎么可能……」

卓司 「不……我什么都没做……」

由岐 「骗人！那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对我什么都没做！」

卓司 「不……我对你什么都做不了……」

由岐 「那么，我看到的東西是什麼！到底這是怎麼回事！」  
 卓司 「啊啊……已經到時間了……」  
 卓司 「看起來……你好像是打算永遠留在這個時間裡呢……」  
 卓司 「我要先走一步了哦……」  
 由岐 「等，等下！間宮！」  
 卓司 「我可能是喜歡過你的吧……」  
 由岐 「!?」  
 由岐 「!?」  
 由岐 「那是？」  
 由岐 「終之……空」  
 由岐 「……啊」  
 由岐 「間宮不見了……」  
 由岐 「我剛才……」  
 由岐 「……」  
 由岐 「彩名同學……我……」  
 彩名 「呵呵」  
 由岐 「那是……什麼？」  
 彩名 「什麼事也沒有哦，只是，間宮君他自己主動跳下去了而已哦」  
 由岐 「怎麼回事？」  
 彩名 「什麼事也沒有哦，只是，間宮君他自己主動跳下去了而已哦」  
 但是我看到了，是那個殺死了大家嗎？

什麼事也沒有哦，只是，間宮君他自己主動跳下去了而已哦  
 不，那個東西，什麼都沒有做，只是……  
 什麼事也沒有哦，只是，間宮君他自己主動跳下去了而已哦  
 只是……怎麼回事……  
 什麼事也沒有哦，只是，間宮君他自己主動跳下去了而已哦

「什麼事也沒有哦，只是，  
 間宮君他自己主動跳下去了  
 而已哦」「既是＜既是＞人  
 然而其又並非是＜並非是＞人」「什麼事也沒有哦，  
 只是，間宮君他自己主動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  
 ＜既是＞彩名然而其又並非是＜並非是＞彩名」

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  
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  
而已哦」「既是＜既是＞行人

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  
行人」「什么事也没有哦，  
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  
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琴美然而其又并非是  
＜并非是＞琴美」「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  
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学生然  
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学  
生」「什么事也没有哦，只  
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

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  
＞学校里然而其又并非是＜  
并非是＞学校里」「什么事  
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  
「既是＜既是＞赤脚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赤脚」  
「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  
了而已哦」「既是＜既是＞  
家庭作业然而其又并非是＜  
并非是＞家庭作业」「什么  
事都没有哦，只是，渡边君

他自己主动跳了下去了而已  
哦」「既是＜既是＞成功了  
然而其又并非是  
＜并非是＞成功了」「什么事也没有哦，  
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  
哦」「既是＜既是＞ケ口Q社然而又并  
非是＜并非是＞  
＞ケ口Q社」「什么事也没  
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

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

是＜既是＞景色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景色」「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最心爱的人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最心爱的人」「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想要去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想要去」

「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形体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形体」「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神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神」「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世界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世界」「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形体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形体」「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神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神」「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世界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世界」「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形体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形体」「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神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神」「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世界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世界」「什么事也没有哦，只>形体」「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去了而已哦」「既是<既是>神然而其又并非是<并非是>神」「什么事也没有哦，只是，间宫君他自己主动跳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我确实听到了头盖骨破碎的声音。

但是那个，并非是外面的世界。

而是从自己的里面传来的。

水上同学……我偶尔会思考这种事情。

世界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呢……。

世界的……世界的尽头的更尽头……。

要是能有那种地方……，

要是假如我能够站在那个地方的话……我还是能跟平时一样看着那个尽头的风景吗？我有这种想法……。

我理所当然的想着这种事……然后决定似乎是有些奇怪啊。

因为那里是世界的尽头哦。

是世界的极限哦。

如果我能够看到那个的话……世界的极限……是否就等同于我的极限呢？

因为，从那里看到的世界……我所看见的……不就是我的世界吗。

世界的极限……就会变成我的极限吧。

世界就是我看到摸到的，并且感受到的东西。

那样的话，世界到底是什么呢。

世界和我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有这种想法。

有吗？

世界和我的差别。

是一样的。

但是，或许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感觉……。

就连你，或许也认为世界就是你自己吧。

并且，我觉得那个大概是正确的……。

虽然我不太清楚……大概是你也站在世界的尽头，跟我一样在看着它吧。

所以，你也和世界一样。

但是啊，那样果然很奇怪啊……。

如果世界就是我的话……为什么我会看不到你看到的世界呢？

明明我的世界里有你存在……却看不到你看到的世界。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看到的世界。

那个，简直就像是两者不会交集的平行宇宙一样……。

即便有现象暗示着那个东西存在……却是绝对的无法触碰……。

我……看不到你所在的世界……。

但是……，

那个也真的是真的吗？

我真的没有看到过你的世界吗……。

既然所有的人都平等地拥有他们自己的世界的话，

那么为什么世界会变成一个呢？

为什么那么多的世界会存在于这里呢？

世界变成一个的理由。

……我偶尔会思考这种事情。

所以……

我才能够喜欢上你。

*To Be Continued.*